

國學基
本叢書

正誼堂文集

附續
集

書叢本基學國

集文堂誼正

集續附

撰行伯張

行發館書印務商

正誼堂文集序

昌黎之文。跨越百代。同時如子厚習之輩。出其所作。磊磊明明。莫不互相雄長。然泰山北斗之仰。必歸昌黎。則以尊信孔孟。若原道及答孟尚書諸篇。提闡聖緒。力闢異端。實關乎世道人心。而非華而不根者比也。方今聖聖相繼。正道昌明。海寓承學者。類知宗仰。濂洛關閩。以溯鄒魯之淵源。然高明之士。不屑平近。希心頓悟。默浸淫於新會。姚江之說者。多有之矣。於此有墨守程朱。心之身之。以助流聖化。昭示來茲者。吉光片羽。爲有識所珍傳。應不在昌黎下。大宗伯張清恪公。自幼卽志於聖學。積有年所。成進士。索官中外。聲施爛焉。余久欽慕其人。顧未得一接顏色。近得其正誼堂文集讀之。乃彌歎其所學之正。所得之深。足以信今而傳後無疑也。蓋公之生平。篤信子朱子。表章不遺餘力。大要尤謂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紫陽一脈。所以直接尼山者在是。故公之學問本末。一以是三者爲的。凡獻之大廷。嘉惠來學。無非直抒所心得。其有少異於是者。辭而闕之。毋少借焉。則是集之傳。其裨益於世道人心。視昌黎爲何如耶。青天白日。人共快其清明。鳳凰芝草。世共知爲美瑞。余請卽昌黎之言。以爲是集必傳之券。時乾隆三年春正月穀旦。東軒高斌拜撰。

正誼堂文集目錄

卷之一

疏一

請借庫銀買穀疏康熙四十六年

臺屬疊被災傷題請分年帶徵疏康熙四十七年

請酌撥庫銀買米平糶疏康熙四十九年

海洋被劫三案題請敕部審擬疏康熙五十年

劾總督抗旨欺君疏康熙五十一年

卷之二

疏二

瀝陳被誣始末疏康熙五十一年

謝復任疏康熙五十一年

遺疏雍正三年

卷之三……………三三

奏摺

請補道員奏摺康熙四十八年

薦江蘇藩司摺康熙五十二年

再奏設立社倉并附條例摺康熙五十五年

遵諭條奏黃河摺康熙六十年

條陳泉湖摺雍正元年

卷之四……………四一

公移

條陳黃淮河務十條

條陳分黃洩湖策

敬陳賑濟始末詳懇代題

卷之五……………五三

檄文

飭置社倉捐積穀石檄

特飭官民平糶檄

申飭臺地應行事宜條款檄

通飭清釐保甲檄

通飭墾荒檄

教條

飭禁婚嫁喪葬華奢示

嚴禁透越之弊示

禁止餽獻諭江蘇等七府一州示

淮揚徐三屬賑濟饑民條約

卷之六……………六七

書

答同年陳宮詹

答浙江彭學院

復師提督書

與冉永光檢討

答冉永光檢討

答蔡聞之

與蔡聞之

與黎寧先

與臺灣陳巡道

復候補李主政

與山陽縣徐令

與陳玉立

復原元功

與毛心易

上叔父

卷之七……………八一

序一

立德部總序

立功部總序

立言部總序

氣節部總序

楊椒山文集序

楊大洪文集序

名儒粹語總序

二程粹言序

薛文清公讀書錄序

胡敬齋居業錄序

名儒文集二刻序

石徂徠文集序

黃勉齋文集序

羅整庵存稿序

陳布衣文集序

陸稼書文集序

卷之八……………九七

序二

三朝名臣言行錄總序

小學衍義序

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序

學部通辨序

養正先資序

家規類編序

讀禮志疑序

讀朱隨筆序

問學錄序

困學錄序

補刻泉河史序

補刻北河續紀序

鄭貞孝集序

卷之九……………一一一

記

鼇峯書院記

紫陽書院碑記

仲夫子祠堂碑記

南平縣學重修文廟記

論

伊尹伯夷論

述而不作論

聖人可學而至論

論學

說

著述說

同姓不爲婚說

親喪不可久停說

卷之十

.....一二一

議

張迪宜配享啓聖祠議

治河議

西北水利

救荒事宜十條

卷之十一……………一三九

傳

許魯齋先生傳

薛敬軒先生傳

胡敬齋先生傳

嵇留山先生傳

卷之十二……………一四七

墓誌銘

皇清誥授通議大夫總督河道兵部右侍郎隘恪勤陳公墓誌銘

蔡恭靖先生墓誌銘

貞節解母張安人墓表

祭文

祭倪鬱洲夫子文

祭冉永光文

雜著

紫陽書院示諸生

紫陽書院讀書日程

續集

卷之一

疏

題請鄉試廣額疏康熙四十七年

請續賑淮揚徐三屬災民疏康熙四十九年

題報擡財神疏康熙五十年

一六三

海洋商漁船隻編號疏康熙五十三年

請免揚州落地稅疏康熙五十三年

明白回奏疏康熙五十四年

摺

請緩徵摺康熙四十九年

告病摺康熙四十九年

請羅欽順從祀孔廟摺雍正二年

條陳摺雍正二年

表

恭進濂洛關閩書表康熙五十二年

擬疏

擬請廢天主教堂疏

擬請鄉舉里選疏

擬請防閩海疏

公移

移浙撫飭查海口閘座咨文

通飭各屬刻日完報檄

申禁盤運米石檄

駁審盜犯雷升等一案檄

劉濟公布店被盜一案駁勸江浦縣誣盜檄

駁勸顧少連家被盜一案檄

駁勸張元隆船隻有無在外逗遛檄

飭禁橫抽鹽稅示

諭植桑養蠶示

勸諭農隙開池蓄水溉田示

勸諭招商販米平糶示

卷之三……………一九五

序一

諸葛武侯文集序

陸宣公文集序

柳文序

韓魏公文集序

三蘇文序

張橫渠先生集序

朱子文集序

張南軒文集序

呂東萊文集序

陳北溪文集序

文文山集序

謝疊山集序

羅整庵困知記序

魏莊渠集序

卷之四……………二〇九

序二

易經提要序

張錫祉春秋觀聚序

濂洛關閩書序

小學集解序

朱子學的序

伊洛淵源續錄序

性理正宗序

居濟一得序

漳浦蔡氏家矩序

盡心錄序

王學質疑序

松陽講義序

冉永光八十壽序

費晉陶六十壽序

卷之五……………二二七

書

與浙江王撫軍

答貴州劉撫臺

與同鄉劉鵬文掌科

答陳滄州

答宋藩司

與冉永光檢討

答冉永光檢討

與冉永光檢討

答黎寧先

與湯素一

答江西某鹽道

與友人

與友人

卷之六……………二三九

記

請見書院記

建陽縣崇政里正學書院記

壽寧縣新建紫陽閣記

唐昌黎伯韓文公專祠碑記

傳

羅整庵傳

冉蟬庵傳

文學華理奇偕配孺人合傳

卷之七

.....二五一

墓誌銘

皇清誥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戶部尚書加七級王公墓誌銘

明進士中大夫太僕寺卿管廣東鹽屯水利道事實陞一級紫屏何公暨配傅淑人墓誌銘

皇清敕贈文林郎江南和州含山縣知縣許君墓誌銘

太學生待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衡湘鄒公墓誌銘

考授州佐潛若程君墓誌銘
墓表

翰林侍讀澹成陸公墓表

純孝王命時先生墓表

卷之八……………二六七

雜著

祭孝感熊中堂文

祭司農華亭夫子文

題金華張申伯所藏魏公宣公誥敕手卷

書劉喬南題周寒溪卷後

紫陽書院落成告朱夫子文

書表忠錄後

東嶽廟祈晴祝文

圓妙觀祈雨文

羅氏宗祠碑文

題道統錄

正誼堂文集 目錄

正誼堂文集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著

疏一

請借庫銀買穀疏康熙四十六年

爲謹陳閩省地方等事。竊臣一介寒儒，蒙皇上特恩，委以巡撫重任。莅事以來，日夜兢兢，惟以地方民生爲念切。見閩省地方人衆田少，數十年來，我皇上覆育休養，生齒益繁，而額田未盡墾復，雖當豐年，所入不足供一歲之用。專賴各處商船帶米接濟，故米價易貴，民食維艱。臣六月到任時，以雨澤愆期，米價益貴。臣多方料理區處，使百姓不致失所。又虔誠步禱，以皇上愛養黎元之意，籲天告神，甘霖大沛，各府先後得雨不齊。雖臺灣業經報災，通計全省，尙稱有收。但恐來歲春夏之交，各處商販不至，米價一時增長，窮民恐至艱食。臣身任地方，不得不豫爲籌畫，仰祈皇上俯念民食爲重，許臣於藩庫動借存貯備賑，監穀銀三五萬兩，委官往湖廣、江蘇、江西、廣東地方買米平糶。秋收照數還庫，並祈敕部咨行該地方督撫，不得阻閉，庶採買得便，而民生大有裨益矣。

臺屬疊被災傷題請分年帶徵疏康熙四十七年

爲海外疊被災傷，編民備極困苦，僉懇詳題帶徵額粟，以甦民命事。該臣看得臺屬一郡，孤縣海外，民鮮蓋藏，所賴時和年豐，以給朝夕。康熙四十四年，適罹旱災，該年應徵額粟，荷蒙皇上特恩，盡數蠲免。四十六年，又值亢旱，禾稻失收，經臣查明災傷，分數題報，復蒙聖恩，照例蠲免。閩郡生靈，感激歡呼，惟是蠲免之外，該府屬臺、鳳、諸三縣，四十六年分尙應徵粟一十萬七千六百九十六石四斗零。臣仍檄行照數徵收造報，以副奏銷。去後，茲據布政使金培生會同署糧驛道事分巡延建邵道僉事陳延統詳據臺灣府知府周元文、署臺灣縣事臺灣府同知孫元衡、鳳山縣知縣宋永清、署諸羅縣事鳳山縣知縣宋永清、據閩屬里民環庭僉籲，以疊罹荒歉之後，米價騰貴，升合艱難，汪洋大海，告糴無門，徒有急公之心，已當束手無策，請題帶徵，并準臺灣廈門道副使王敏政移報。前由該司道查以臺郡邇年連遇旱災，百姓俯仰不繼，值此青黃不接之候，責其辦完十餘萬之粟石，徵比勢必不前，是使小民徒受敲扑，究於國賦無補。請將臺灣縣康熙四十六年分應徵額粟三萬三千八百九十二石六斗零，鳳山縣應徵額粟四萬二千五百八十八石四斗零，諸羅縣應徵額粟三萬三千五百四十五石三斗零，於四十七、八兩年帶徵，所徵前項額粟，仍彙入各年奏銷冊內，一併報部查核，以舒民力，以廣皇仁等由前來。臣覆查無異，謹會同閩浙總督臣梁鼎合詞具題，伏乞睿鑒，敕部議覆施行。

請酌撥庫銀買米平糶疏 康熙四十九年

爲購米必須動帑，平糶方能濟民，循例題明，仰祈睿鑒事。竊照臣屬江蘇淮揚等府，前經連年水旱，荷蒙

皇上格外施仁。頻蠲疊賑。億萬飢民固已各霑實惠。惟是江省爲東南重地。生齒繁衍。民鮮蓋藏。蘇、松、各府上年雖稍獲有秋。而完辦糶糧之外。所存食米無幾。淮、揚、徐、三屬災民困苦尤甚。所領賑銀。止供舊冬。卒歲入春以來。米價日貴。小民餬口殊艱。臣荷聖恩。調撫此邦。夙夜兢兢。惟以地方民生爲念。自莅任後。察知淮、揚、徐所屬海、高、等十三州縣。并徐州一衛。災黎饑餓堪憐。業經題請再賜賑恤。見候部覆。而當此麥秋未屆之時。窮氓枵腹。皇皇不能終日。敢不詳爲籌酌。以副聖天子惠愛元元至意。臣查外省各商販到米石。因災區既多。糶者亦倍。凡巨艘所載。朝發糶而夕已完。糧食漸少。價值漸增。焚獨無告之民。視升合爲庾釜。除臣已經飭令各府州縣。勸諭鄉紳富戶。先爲捐助以濟貧民外。目下接濟之策。惟有酌撥銀兩於鄰屬產米地方。並本省價賤之處。採買運歸。減價平糶。務使米日多而價自平。則災黎可以度日。并據蘇屬之吳縣、崑山、松屬之上海等縣。以災侵之餘。民間元氣尙未全復。今值青黃不接。仰事俯育之謀。每多不給。紛紛詳籲。康熙四十九年地丁欽奉上諭。暫停解京存留本處。請每州縣酌動見徵地丁銀二三千兩。於產米地方及米稍賤之處。購歸減價平糶。以資閭閻日用。待米賣完。照數歸補原項等情。但淮、揚、徐被災各州縣。本年地丁銀兩。欽奉皇恩蠲免。本地無款動支。臣請於江蘇藩庫見存銀兩酌撥銀一二萬兩。差委賢員星赴隣省產米及各處價賤之地。照依彼處時價購買。務於三四月內陸續運回。分發被災各屬。減價平糶。將糶完米價銀兩隨即歸還司庫。一轉移間。在國帑毫無虧損。而裨益地方實非淺鮮。臣因溥救窮黎起見。恐候部文遲延時日。見在動支司庫銀兩。委員買米。速運淮、揚、徐、三屬。減價平糶。

并飭合屬酌動庫項。專差購買。連回發賣。以起此溝中之瘠。專擅之罪。仰祈皇上原鑒施行。

海洋被劫三案題請敕部審擬疏 康熙五十年

爲閩省獲賊已解。縣案待質未明。仰請敕部審覆定擬事。竊照海賊鄭盡心等糾夥在洋肆行劫擄。復至盛京錦州雙島溝地方登岸搶掠。被官兵趕殺。敗走回南。奉旨行文各省嚴加搜捕。已經閩省拿獲。見在解部質審。茲准閩省督臣范時崇移送鄭盡心等審供解部一案揭帖到臣。查揭開各盜所供歷次行劫俱在閩浙山東等處。外洋未及江省。被失之案。並無失主姓名可稽查。康熙四十九年八月初八日。據上海縣詳。一件海賊劫貨焚舟等事。內稱康熙四十九年閏七月十九日。據本縣船戶張元隆呈稱。有自造貿易沙船一隻。領本縣上字七十三號牌照。於本年六月初六日。裝載各客布疋磁器貨值數萬金。從海關輸稅前往遼東貿易。六月十九日。行至山東文登縣界馬島嘴地方。遇賊烏船兩隻。吶喊揚帆。與隆船相近。斯時幸有隨帶護船炮火。連發兩門。賊不敢逼。彼此相持兩晝夜。至二十一日。隆船停進近岸。謂哨船聲援。可保無虞。孰知二十三日。賊又增駕烏船三隻。而汛口絕無一兵防衛。客商水手寡不敵衆。驚惶無措。急登脚船。渡岸逃生。賊遂上船。罄搬貨物。炮火兩門並遭劫去。將隆船縱火焚燒。竟成焦土。該地陸路汛官馮守備。雷千總。張把總。目擊心傷。苦無舟楫追捕。亦惟相與歎歎太息而已。竊思荷蒙聖恩。大弛海禁。原期足國裕民。緣海寇連年肆劫。阻截商旅。特奉俞旨。造設船隻。在洋巡緝。各省官兵往來會哨。定有處分嚴例。蓋欲彌盜安民。商稅胥利。乃該地弁兵逍遙河上。坐視賊船圍商四日。曾不一救。試問朝廷

設官養兵之意。謂何竟虛糜俸餉。若是也。查得東省鎮標林游擊係福建人氏。今日之海賊大半俱係閩人。桑梓情深。往往縱漏。卽如本年六月十七日。有計永吉船裝載客貨。在山東膠州界被賊劫殺。巡哨船隻目覩。不追縱賊逸脫。反擒永吉人船。陷良爲盜。以攘虛名。則平日之養盜不緝。見劫不救。又彰明較著者矣。抑隆更有慮焉。山東與畿輔接壤。奉天遼陽一帆可達。儻宵小黨類日繁。盜風日熾。羣聚島嶼。將爲地方隱憂。凡有封疆職任者。能不爲之過計乎。事關海賊劫商。時值本縣公出。含冤無愬。先經具控提督。海關通蒙移咨東省各院。但隆係治下子民。哭叩恩賜通詳督撫兩院。轉咨東省督撫提鎮。嚴飭巡哨兵弁。併力剿滅。並檄文武各汛密緝盜船。捕獲正典等情前來。據此。審問船戶張元隆口供。與原呈無異。當經移咨山東撫臣蔣陳錫緝盜追賊。併行按察司在案。臣查此案失事在東省地方。船戶所報。無從察其虛實。今核鄭盡心等在閩供稱。六月十二日。被南風打到山東。十八日到勞山內洋。劫奪裝貨空沙船。水手二十二人。人船俱爲留用。又遇著陳姓之船。招他入夥。不肯。十九日早。船被石撞破。因自燒焚。人亦散去。只有伊結拜兄弟四人。搖著杉木船來投我等語。查鄭盡心所遇陳姓。供係陳應龍。是否卽係陳明龍。應聽部臣訊奪外。惟是船戶張元隆呈報。於上年六月十九日。行至山東。遇賊相逼。而鄭盡心亦供。於是月十八十九等日。在山東內洋。復遇陳姓。欲招入夥。是彼此俱在東省。所遇日期相同也。張元隆之船稱被賊焚。陳姓之船。鄭盡心供撞破自燒。是所供燒船又相同也。惟張元隆供在山東馬島嘴。鄭盡心供在山東勞山。未知馬島嘴卽係勞山否。或係相近之處。且張元隆在東省稱。在岸上望見燒船。不知是爲賊

所燒。還是船上遺火自燒。在上海縣竟供報賊焚其船。並稱未在山東告狀。情詞閃爍。則張元隆之船貨。是否係鄭盡心劫燒。與陳明龍自燒之船。是否即係張元隆自燒之船。均未可定。更可異者。張元隆一船。戶耳。乃呈稱。山東與畿輔接壤。奉天遼陽。一帆可達。儻宵小黨類日繁。盜風日熾。羣聚島嶼。將爲地方隱憂。似張元隆又豫知鄭盡心有盛京之行。此中疑竇。非究訊陳明龍、鄭盡心。不能明白。今陳明龍先已解京。鄭盡心見又解部。應請部臣提齊質訊。以定虛實。又於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初四日。據上海縣詳。一件報明海洋被劫事。內稱。華亭縣船戶張永昇呈稱。身領華字九十號縣照及江南海關部牌。攬裝茶葉、布、碗等貨。在本關輸稅。於本年八月二十日。前往關東貿易。因風汛不順。停通州廖角嘴地方。於九月十八日。遇賊駕鳥船八隻。放炮鳴鑼。上船行劫。搬去布、碗、胡椒、紙爆。并護船炮、關牌、縣照及頭桅、篷、錨、杉板一隻。擄去水手馬祖一名。拘留昇船。直至十月初六。夤夜逃回等情。又據上海縣呈報。被擄水手馬祖。於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赴縣稟報。身係張永昇船上水手。在廖角嘴遇賊。被捉過船。至十月二十八日。在福建福寧州地方釋放登岸。同伴一人曹三。稱係崇明縣人。亦在客船被擄。同至蘇州分路。祖於今二十六日到家。伏乞賜報等情。訊據供稱。賊是福建土音。在盡山見有客船。放炮追趕。不曉得賊姓名。約有六百餘人。船上白心黑鑲邊三角旗號。錄供通報前來。當檄江蘇按察司提訊確供。勒緝賊盜。務獲。並提同在賊船放回之曹三。究明於何年月日。在何處地方。係何客船上被擄。查取疏防職名報參。經臣先疏題明在案。比臣奉旨。在上海縣會議出洋搜捕事宜。就便提訊船戶張永昇。據供。上年九月十八

日在通州廖角嘴海洋。被賊駕鳥船八隻行劫。卽將身船帶往盡山海面。後因賊瞭見有洋船經過。放船前去打劫。昇於十月初六。乘夜砍纜脫逃。其被擄水手馬祖供。賊是福建土音。聞有暗船緝捕。於十月二十八日。在福寧州地方放回。今又據江蘇按察司詳稱。船戶張永昇已往山東貿易。同行之曹三。據崇明縣稱。未開明切實住址。無從查拘。隨提馬祖覆訊。據供。上年九月初一。船到廖角嘴。守風至十七日。開船走一日一夜。十八日午後。遇賊鳥船八隻。鳴鑼吶喊。把船上布碗等貨都搬過船。我亦被賊捉過船去。賊首鄭盡心。副賊鄭盡海。自去年七月裏。在關東打仗回來。前供恐說出鄭盡心來有罪。故不敢指明。同行曹三。據說是張永昇船上水手。去年七月裏。在山東被劫。同我一齊放回。住在崇明縣史橋河地方。離南門十里路等供。合將疏防職名開報題參。至馬祖從賊船放回。有無通同情弊。見在嚴提同回之曹三。到日。究明另詳等情。今核鄭盡心等在閩供稱。上年九月十五日。船至盡山。住十天。九月二十七日。見有一東洋船來。八隻船就去打劫。鄭盡心一船被風打壞。到東湧山。又住二十天。分贓散夥。於十一月初三日。到福清沒汛口地方。上岸等語。是永昇船貨被劫。正鄭盡心等住船盡山之日。而賊駕鳥船隻數。亦與永昇所報相同。且十月二十八日。自福寧州放回馬祖曹三。計與鄭盡心等分贓散夥之時。不甚相縣。見據馬祖供出賊首姓名。又皆符合。則張永昇被劫一案。似難舍鄭盡心而別緝夥黨。特以事屬隔省。未經究及。故鄭盡心等隱諱不吐耳。再據賊夥林菇蘆供。將船攙駕到盡山來時。二隻沙船已壞。就放他去。而永昇稱在盡山砍纜脫逃。是否逃回。或係賊放。并請部臣訊明示覆。以便飭審定案。又於康熙四十九年十

一月二十五日。據崇明縣詳。一件稟報事。內稱。蘇松水師營弁兵出洋巡緝。於八月初三日。在大洋山南盤獲趕繒船一隻。查驗船票。係松江府華亭縣於四十八年九月初三日給票。載着舵、水手、余元亨等共二十五名。俱本縣人氏。江南海關照票。亦係四十八年八月內給發。訊問該船人等。有舵工、水手、二十三人。係福建籍貫。又水手二名。係寧波人氏。又有搭船福建人。余廷文等共九名。客商王熙安、鄒吉、王文卿、孫三合、趙直、施元生等六名。并據余元亨、張任等。供出華亭縣照票。是上海牙行張御科領的。錄供詳報前來。當將照票籍貫不符、奸良莫辨、緣由具摺奏明。一面行提該船着舵水手人等。據崇明縣申解前來。飭發上海、常熟、華亭三縣究訊。據詳。舵工水手二十五人。俱係頂名。蹤迹無定。余元亨不能隱匿。衆犯亦一一供出。當將各犯飭發上海縣收禁。卽令查拿冒領照票之牙行張御科解審。隨委常熟縣知縣章曾印同署上海縣印通判周葑訊問口供。當據章曾印將張御科交與周葑。取有該縣收管在卷。臣於本年正月。搜緝事竣回署。於二十三日。檄行該縣。提弔一千人犯究審。續據該縣於正月二十七日申報。張御科。又名張羽可。卽張元隆。於四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病故等情。查張元隆先據該縣具有收管。患病之日。因何不卽申報。且收管何處。所患何病。醫生何人。所服何藥。病故之後。該縣曾否親加驗明。並無印甘。各結申送。見在駁查。是否徇縱捏飾。並提親屬查究。亦無解到。臣思張元隆身死是真。則其畏罪可知。若係詐死。其情更屬叵測。臣又查上海縣造報四十五年出海船隻冊內。開有船戶余亨、舵工張任、林永祥等二十三人。與華亭縣余元亨船上着舵水手姓名。俱各相符。均係張元隆保結。未知又係何人頂冒。

擄駕尙未查審著實。又據上海縣詳報。余元亨於康熙五十年正月二十八日病故在獄等情。批行江蘇按察司確查有無致死滅口。并提見犯究審。至今亦無詳覆。臣查張元隆開張洋行。聞其立意要造洋船百隻。今已有數十隻。招集異鄉水手。假名冒籍。請關縣牌照。藉稱貿易。往來東西二洋及關東等處。查其出海船隻。有稱遠洋未歸者。但商船照票。例應一年一換。豈容逗遛在外。久不歸里。臣以爲海洋賊艘。必由內地成造。請照今鄭盡心等。雖經弋獲。而原駕之船。與散去夥黨水手。尙無著落。其盤獲余元亨一船。亦係張元隆經領照票。在船者舵水手內。多閩省人氏。假名冒籍。據張元隆原報。劫貨焚舟云。海賊大半福建人。今伊乃盡用福建人氏。且冒華亭籍貫。其意何居。臣訪得上海縣張元隆聚衆爲非。聲名甚著。家擁厚資。東西兩洋。南北各省。傾財結納。稔惡已久。今雖據報身故。而黨援甚衆。臣以愚忠。竭力窮究。恐將暗受其害。但臣受恩甚重。不敢一毫欺隱。利害所不暇顧。惟望皇上鑒臣微悃。時賜體察。則臣忠愛之心。庶得常效於君父之前矣。除張元隆海船。見在確查外。惟是鄭盡心等。已經解部。誠恐審明正法。臣屬張元隆、張永昇、被盜二案。與盤獲余元亨等一案。質證無人。縣案難結。相應具疏題明。聽候部臣提集陳明龍、鄭盡心等。逐一究審。曾否在東省馬島嘴劫貨燒船。江南廖角嘴劫取布碗等貨。拘留船隻水手。並余元亨等船上。供出頂名冒籍者。舵水手人等。有無同夥在內。及張元隆卽張羽可。平日有無熟識。錄取確供。行臣知照。以便覆審定擬。事關海洋重案。貼黃難盡。伏乞皇上俯賜全覽。敕部審覆施行。

劾總督抗旨欺君疏康熙五十一年

爲督臣抗旨欺君、營私壞法、請旨解任併審、以正國典、以彰公論事。竊惟人臣之罪、莫大於欺君。欺君之罪、莫大於抗旨。我皇上臨御以來、萬幾總歸聖斷、鉅細靡遺、內外臣工、孰不奉法惟謹。從未有抗旨欺君、營私壞法。如兩江總督臣噶禮者也。其受朝廷篆養、不爲不久。蒙皇上委任、不爲不專。稍有人心者、自當凡事恪遵聖訓、仰體聖懷、以圖報效。而其大端、無過於進賢退不肖、養一代之人才、以培國家之元氣。不謂督臣自到任後、所轄兩省大小文武屬員、逢迎趨附者、雖穢迹昭著、亦可藏垢包荒、守正不阿者、雖廉潔自持、難免吹毛索瘢。此久在皇上睿照之中、無容臣再爲瀆贅。最可異者、江南今科鄉試、盛傳總督通同監臨、提調攬賣舉人。臣以督撫藩司、皆朝廷大吏、豈有病狂喪心、至於如此之極。迨後衆口難掩、正主考臣左必蕃不得已具題、疏內原有或發督臣嚴審之語。又風聞總督要銀五十萬兩、保全伊等無事之說。臣雖未敢遽信、固已心竊疑之。及至部覆奉旨、這事情著張鵬翮會同兩江總督、江寧、安徽巡撫、在揚州地方徹底詳察、嚴加審明具奏。左必蕃、趙晉、俱著革任、發往質審。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臣卽自蘇抵揚、公同會審。據左必蕃供、程光奎六月二十六日到京、二十八日、趙晉已點江南主考。程光奎往見趙晉說、爾我誼同兄弟、中式不要謝禮。但與左家銀八千八百兩。趙晉起身到常新店、與程光奎同宿一夜。關節是他給程光奎、著姚陶交與方名。程光奎原與趙晉、姚陶、楊緒、結拜四弟兄。人人都曉得。傳聞趙晉四千兩、楊緒四千兩。又聞趙晉得五千兩、楊緒止得三千兩。程光奎供、並沒有關節。場內文字實出己手、令馱寫原卷。稷黍訛稷黍、豐稔訛豐稔、棄置訛器置、化成訛化誠、蠶桑蠶字竟不成字。其文非出己手可知。方

名供。程光奎從來並不識面。及再三研訊。又供去歲山陽煮粥賑饑。程光奎之父程用昌獨設一廠。程光奎曾在廠中料理。因常去查賑。纔得認識。嗣後時常往來。見伊書房有孔子登東山而小魯一節文字。曾看過。後來場中遇著。料是程光奎之文。因薦與主考。卽不中也。見得我的情。不意竟中了。這是自己一念之錯。尙有何辨。又據左必蕃供。吳泌中式。是他父親吳榮贊給他二萬銀子買的。據吳榮贊供。是余以介、俞世臣、員星若、引誘小人兒子買舉。不知數目多少。中有金子、珠寶。是向人家借來的。吳泌供。原與俞世臣、員星若、議買舉人銀八千兩。場前交金子十錠、銀二千兩。場後又交銀二千兩。還有三千兩未交。關節是其實有三字。係俞世臣所給。文字係揚州府學生員相權所作。與他五十兩銀子。隨驗吳泌硃墨卷頭。場首篇破題內果有其實有三字。俞世臣供。吳泌買舉人是八千兩銀子。還有三千兩。因事發沒交。是員星若管的。星若說是安徽葉撫院門路。及去詢問。葉撫院迴避不見。小人怨他誤事。他說另有一條門路。包管穩中。中後交銀子。便是。員星若供。小人是安徽葉撫院門生。吳泌八千兩銀子。是葉撫院五千兩。海防廳葉同知三千兩。督臣大怒云。真乃大光棍。葉撫院已死。還說他做甚麼。若再提起。定要兩腿夾折。又供十五錠金子。交與布政司書辦李啓。小人跟隨到衙門前。看著拏進裏面去。李啓說。交與家人。軒三關節。是軒三交與李啓。李啓交與小人。場後。李啓向軒三討信。軒三說。薦得極高。後來果中第十三名。李啓供。小人是安徽布政司書辦。本官家人。軒三向小人說。今年主子做提調。有買舉人的攬來。後來遇著員星若。說吳泌要買舉人。小人向軒三說。知軒三遂進去裏面商量。出來說。做得。小人往揚州驗過銀子。

回到江寧。軒三叫小人在茶館裏等著。他到承恩寺。拏出一小紅封。說是關節。小人交與員星。若是實。督臣又大怒云。馬藩司不是主考。亦不是廉官。那裏來的關節。可實說。關節是何人給的。臣隨勸督臣云。欽差大人奉朝命來。我等今日審事。儼如至尊在上一般。不可動氣。況且皇上旨意要徹底詳察。豈可使衆犯閉口不言。督臣云。我不曾說甚麼。衆犯口供鑿鑿。因安徽督撫尙未到揚。臣又係下江巡撫。不能行提。上江布政使家人。欽差大人令督臣行提。督臣不肯去拏。欽差大人隨傳馬逸姿。要軒三。據馬逸姿回稱。這都因本司揭報場屋事。挾仇妄扳。員星若先供葉撫院要銀五千兩。葉同知要銀三千兩。今又供本司要銀三千兩。豈不是挾仇妄扳。查先據員星若供葉巡撫五千兩。葉同知三千兩之語。外邊並無人知。馬逸姿如何曉得。必有奸人暗通消息。與馬逸姿者矣。欽差大人云。把軒三送出來。訊後便知虛實。後復訊李啓。據供。初六日晚。吳泌向小人說。當把口供酌量改變。若不改。將來夾棍恐喫不起。軒三到案。據供。因小人主子揭報吳泌買舉人。他挾仇買出光棍來。扳著主子。查此案。正主考於九月十八日具題。馬逸姿等於二十八日方詳報到臣。如係挾仇。豈有不扳主考。反扳馬逸姿之理。隨夾訊軒三。據供。誰使銀子。卻使我替捱夾棍。又供。審事大人的頭都長不住。還來問我。臣云。畢竟問他是誰的頭長不住。審事大人因甚麼頭都長不住。督臣不答。欽差大人云。此時已交三更。可將夾棍鬆了。遂俱散訖。次日傳馬逸姿問。昨晚軒三說。審事大人頭都長不住。是怎麼說。馬逸姿云。他沒這話。因著馬逸姿去問軒三。飾辭云。是說正副主考。臣又詰馬逸姿。正副主考是聽審之人。並非審事大人。馬逸姿無言。自此以後。一月有餘。並不敢

復審軒三矣。及復審，據李啓供，發榜後到揚州取金銀交與軒三。小人問他要議單，軒三遂將議單交與小人。回來交與員星。若審王曰：「俞據供，涇縣陳天立到我房裏說，有其實有三字關節卷子，是有人託過的。遇著替我薦一薦，中不中憑他。後來此卷分在本房，看他文理順通，遂薦上去。正主考先讓副主考官看。副主考說：『這就是易五房好卷子，就取中了。』又問陳天立是誰託爾來，據供是副主考。此案審取口供，俱係欽差大人所帶部中書辦寫錄。臣原不隨帶書役，且年逾六旬，事多健忘，不能全記。惟擇其要者，爲皇上陳之。則督臣抗旨欺君，營私壞法之罪，昭然無可逃矣。夫國家設科取士，以供將來任使。科目之中，有正士，斯朝廷之上有直臣。今賄賂公行如此，督臣駐劄省城，若欲委爲不知，彼素矜明察，非聾聵者比。見據督臣向欽差大人云：『今科舉人有一大半是副主考賣的，知之最詳且確矣。』而不卽據實入告，則督臣必有不敢明言之隱。其弊不獨在副主考可知。迨審據員星若、李啓供出葉撫院、馬布政使、通同賣舉情由，督臣兩番大怒，不容直說。欽差大人令其提挈軒三，堅執不允，是誠何心。且據軒三供，審事大人頭都長不住，還來問我。卽應詰審事大人是誰頭長不住。大凡人臣非有欺君壞法之罪，不至頭都長不住。臣查彼時安徽撫臣尙未到揚，審事者止有欽差大人與督臣三人。不知軒三所指何人。若指欽差大人，則奉皇上特簡而來，斷不肯作欺君壞法之事。自干三尺。軒三輒敢妄言汗鱗，使之不敢公審。小人之放肆已極。朝廷之體統安存。若指督臣而言，則督臣必有欺君壞法之事。爲軒三所深悉。故雖於大廷廣衆之前，直言指斥，督臣不得不隱忍付之不聞耳。若謂指臣而言，自問服官以來，雖才庸性拙，從未有欺

君壞法足取殺身之罪者。久邀皇上睿照。此等情節。皆不容不細加推鞠。乃連日惟將李啓等屢加究詰。要犯軒三總置不問。臣若參酌一言。令緩問李啓。宜訊軒三。督臣卽變色。以惡言相加。竊思此案關係匪小。奉旨徹底詳察。督臣必不肯詳察。奉旨嚴加審明。督臣必不欲審明。推其抗違聖旨。始終庇護之故。則以前通同監臨。提調。攬賣舉人。以後要銀五十萬兩保全無事之說。情真事實。不爲無稽之輿論也。況監生鄉試。例由地方官查取地保族鄰甘結。加結給文。山學臣錄科送考。以防頂替。今查程光奎本名程建常。原籍徽州。見住淮安。地方行鹽。係兩淮巨商。乃頂冒蘇州府吳縣程光奎姓名籍貫。不山地方官查明出結。亦不由學臣錄科應試。係督臣大收送考。則督臣之違例營私。監臨。提調之通同舞弊。更彰明較著。雖百喙奚辭。若不請旨解任一併發審。將通同作弊之人。仍爲奉旨察審之人。真情何由得出。國法何由得伸哉。自督臣震怒之後。至今要犯一名不能提。自吳泌令李啓改口供之後。至今真供一句不可得。皆由督臣驕橫之氣。足以震懾人心。臣實有欲提不能。欲訊不得者。此雖臣庸懦所致。有負皇上付託。然事勢處於無可如何。不得不大聲疾呼。以煩瀆聖聰。至欽差戶部尚書臣張鵬翮。素稱鯁直。豈畏強禦。只因伊子張懋誠。見任安慶府懷寧縣知縣。係安徽屬員。總督得而挾制之。布政司亦得而挾制之。父子天性。恐遭陷害。不能不瞻顧掣肘。督臣欺君壞法之罪。又何能直達於聖天子之前乎。督臣擅作威福。賣朝廷之官。賣朝廷之法。復賣朝廷之舉人。其貪殘暴橫。兩江之人知之。在朝之人知之。天下之人無不知之。祇緣權勢赫奕。故默默以避禍耳。臣非不知此言一出。天下之人莫不爲臣寒心。但自念一介豎儒。由候補

中書科蒙皇上洪恩。特授濟寧道。由濟寧道。特陞江蘇按察使。由按察使。特陞福建巡撫。復蒙恩調補江蘇。受恩之深。無過於臣。圖報之難。亦無過於臣。故在督臣敢於欺皇上。臣斷不敢顧念身家。畏避權勢。同爲欺君負恩之人。貽譏天下後世。是雖言出禍隨。亦所不惜。況臣之功名。予奪出自朝廷。臣之性命。死生亦有定數。恭逢聖明在上。督臣卽甚殘險。亦未必能加害無辜也。臣又何憚而不言哉。爲此據實直陳。仰祈皇上大奮乾斷。將兩江總督臣噶禮卽行解任。一併發審。俾狐鼠之輩。失所憑藉。則承審之官。亦無瞻顧。懷遵嚴旨。徹底審明。庶真情得出。國法得伸。培一時之士氣。振千古之綱常。除兩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將見天下後世。咸仰皇上除奸燭弊之神明。億萬斯年。永享國家賢良喜起之福澤矣。緣係題參督臣抗旨欺君。營私壞法事理。字多逾格。貼黃難盡。伏乞皇上俯賜全覽施行。

正誼堂文集卷之二

疏二

瀝陳被誣始末疏康熙五十一年

題爲瀝陳被誣始末、仰祈睿鑒事。竊臣一介庸愚、荷蒙聖恩、畀以封疆重任、自調撫江蘇以來、庶務殷繁、才識短淺、時深惕勵、惟期勉圖報稱、而秉性硜執、疾惡如仇、未肯阿附、以致同惡相濟之輩、畜謀傾陷、匪朝伊夕、臣之功名身命、早已有所不計、前因會審江南辛卯科文闈作弊一案、奉有徹底詳察嚴加審明之旨、訊據出銀買舉之吳泌、與居閒立議之李啓等、供出安徽布政使馬逸、委家人軒三收受金銀、給與關節、鑿鑿有據、乃督臣囑禮專權抗旨、曲意庇護、不容究訊、其情形與臣從前風聞督臣通同賄賣、并要銀保全之輿論、正相符合、是以不敢扶同徇隱、於正月十九日、先疏題參、督臣聞臣具題、撫拾虛詞、欺誑聖聰、欲圖報復、茲接閱邸鈔、蒙皇上洪恩、將臣與督臣俱著解任質審、聖明已無私照、曲直自有攸分、臣亦無庸再瀆、但督臣誣妄過甚、合就其誣臣各款、逐一分晰、爲我皇上陳之、如一款稱、因前冬奉旨出洋搜賊、臣止督臣不必前往、恨不聽從、遷怒於爲督臣僱倩舵工之船行張元隆、陷以通賊、牽累多人、將元隆兄弟子姪淹禁不釋、旣致元隆被逼身死於前、復拖斃元隆胞弟張五於後、謂臣違旨逗留、挾私致斃、

多命等語。查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臣准部文。令帶領官兵搜緝海賊鄭盡心等。臣卽專差齋咨馳赴江寧。與督臣會商。據該差回稱。督臣於十二日已往鎮江坐艍。船出海矣。臣標並無戰船水師。正與本標將弁酌議。作何速往搜緝。又聞督臣從鎮江由運河來蘇。臣遂出郊遠迎。十六日督臣到蘇。臣問所往。督臣云。往上海出洋。臣思由江出海。則盡山花鳥。一帆可達。若由上海出口。實屬迂遠。未知督臣之意何居。十七日督臣開行。臣亦於是日帶領官兵隨往。是臣本欲出洋。豈有反止督臣之理。於十九早同抵上邑。提臣師懿德亦卽繼至。據提臣云。接到部文。卽委蘇狼二鎮總兵出海。已據蘇鎮穆總兵報文。於十五日出洋矣。督臣又將穆總兵差人趕回。臣與提臣俱不解其何故。自至上海。每日在出海船內擺設品物。直至十二月初六日。始由吳淞江出口。卽聞其欲山浙江寧波入口。臣以出海緝賊之船。何須鋪設華美。江南之官。何必由浙江遶道。心竊疑之。只得向牙行僱募民船同往。而民船止可裝貨物。不堪用以捕賊。曾商之督臣。據云。船上旣無器械。又無水師營兵。駕此出洋。豈不有損國威。因無船可乘。又恐沿海內地。或有奸黨潛藏。巡哨亦宜嚴密。臣與提臣分頭偵緝。當經具摺奏明在案。何爲違旨逗遛。至張元隆的名張豐。係監生。考授州同之職。訪聞四十九年九月間。元隆聞鄭盡心等在奉天敗走。恐致破露。卽使伊弟張令濤。竄入督臣內幕。多將洋貨賄賂。其督臣在上海十數船。所鋪設者。皆元隆所餽也。伊弟張令濤。押船護送至寧波入口。運赴江寧。臣始悟督臣之不由鎮江出海。而先至上海。不仍由上海入口。而又至寧波。以及停泊上海半月有餘。鋪設多船之故。皆借出洋緝賊之名。爲裝運貨賄計耳。其所擊之賊犯。

人皆傳其從寧波定海得來。通省官民無不知之。第以事屬風聞。未敢輕爲入告。比時。先有崇明水師營兵在洋盤獲余元亨等。趕繒船一隻在船者舵水手俱係福建人。所與執華亭縣照票內姓名籍貫互異。訊據供張元隆代領。臣飭署上海縣事常州府通判周葑。常熟縣知縣章曾印。提訊元隆託病不出。周倅章令親赴元隆家取供。至伊書房。元隆公然上坐。兩官側坐其下。臣聞之駭異。嚴飭拘拏。兩官見元隆與督臣交好。止據周葑出具收管申送。內稱收管在家。臣以爲既經收管。卽應拘禁。何得聽其在家。遂經駁回。令其另具收管。收管雖換。元隆仍優游在家。夫一牙行。而能制地方官不敢提問。則其所恃之大有力者。已可概見。迨臣回署之後。行提余元亨。張元隆等解蘇發審。始據周葑申報。元隆在家病故。臣因元隆往來海洋。黨援甚衆。其時鄭盡心等雖經閩省獲解。而其夥盜尙未全獲。仰體皇上寧謐海疆至意。恐係兩相認識。故又題請敕部審取鄭盡心等確供。以便定案。今見查出元隆自置船隻。皆以百家姓爲號。頭號趙元發。二號錢兩儀。三號孫三益。四號李四美。五號周五華之類。則其立意要洋船百隻之說不虛矣。又經臣親審華亭縣經承。據開出元隆在該縣冒領照票之船。有楊日昇等二十八隻。俱非華邑民人。一處如此。其在別縣。移甲換乙。冒領照票。當又不止百隻矣。此等船隻。共有若干。何人撐駕。何處貿易。因何久留外洋。並不回縣換照。必須徹底清查。庶無隱情。是以不能遽結。並非無故遲延。其案內張思永。張藻文等。皆元隆手足腹心。元隆平日妄爲實思永等附和助惡。元隆已死。安得置思永等於不問。何爲牽累多人。淹禁不釋。至元隆病故。據報有醫生王禹九及親屬地鄰人等咸供該犯先於四十九年七月內染

患吐血病。醫治不痊。延至十二月二十四日身故。有該縣印文可據。而思永等見俱在案。並未報故。案內又並無張五姓名。不知督臣何據。誣臣以逼死元隆。拖斃張五。二款稱原任上海縣知縣許士貞係臣同窗好友。將徐君祥失事一案。拖斃王三等八人。誣拏邵傅等二人。始終庇護。將四十八年四月內所獲之犯。改爲十一月內乃獲。並將久已拖斃之王三等八人。於上年二月。尙以見在咨題。冀免士貞處分。案內止存一穉子張四。仍淹禁不結等語。查徐君祥失事。在康熙四十八年正月。至四月內。拏獲盜犯張四、王三、潘四、盛長生、王才、王五老虎、東王四、王連、潘滿九名。督臣於四十九年九月間咨參武職年限。先據革職。按察使焦映漢改作四十八年十一月十二等日獲犯具詳。臣不知督臣核咨之時。許士貞等若何彌縫。而乃徇情捏飾。據詳咨部。迨後十一月內。據該司詳題承審遲延。與五十年二月內會同督臣咨參文職年限。俱照督臣原咨所改月日。臣因巡撫應聽總督節制。不能據實覺察。扶同咨題。固臣庸懦所致。而捏改獲犯日期。並以拖斃盜犯稱爲見存。實由督臣作弊於前。何反誣臣爲冀免士貞處分也。至此案據報獲犯十一名。內王三、潘四、東王四、王連、王才五名。係四十八年間取供後病故。在臣未經到任以前。而盛長生、王五老虎、潘滿三名。於四十九年正月內報故。俱在臣甫經莅任之際。邵傅、徐賢二人。審非真盜。卽已省釋。其已死八犯。有無誣拏致死滅口情事。邵傅等是否官捕誣良。或係盜夥妄扳。經臣嚴檄按察司逐加究明。例應隨招附參。並非徇庇隱諱。至張四一名。審係上盜時年僅十四。前據臬司招解。經臣提訊。供詞與司招不符。臣仰體皇上慎刑至意。駁飭覆審。並非淹禁不結。臣與許士貞雖同籍河南。臣係開

封府儀封縣人。士貞係歸德府虞城縣人。相去二百餘里。何得捏稱同窗。且士貞在四十九年九月降調離任。爲臣屬員不滿數月。何誣始終庇護。三款謂督臣嚴飭保甲。臣與陳鵬年揚言總督查富戶。竟寢不行。以致盜賊充斥。鎮江府同知施世驊捕獲盜首。臣因囑陳鵬年不行究賊。致斃在獄。反參施世驊爲誣良。指臣縱盜殃民等語。臣查保甲之法。爲靖盜安民善政。屢經奉旨飭行。凡屬臣工。敢不奉行惟謹。不特督臣循例通飭。卽臣莅任之後。亦經嚴飭舉行。至今各屬奉行無誤。江蘇係水陸通衢。五方雜處。最易藏奸。故盜案比他省較多。自臣到任以來。雖不能盜風全息。亦已漸次稍彌。何反謂盜賊充斥。誣臣縱盜殃民。至長州縣陸鳴欽被盜。獲犯夏麻子。據臬司詳係施世驊訪知該犯素行不端。檄行長邑關獲。迨審非真盜。解府覆訊。蘇府不卽轉詳保釋。以致監斃。開列施世驊訪拏不實。與陳鵬年不卽審釋。各職名通詳。臣與噶禮會疏題參。續准部覆。以夏麻子到案並未刑訊。自認同夥。陳四等行劫。復審改供。監斃。或有滅口開脫夥盜。令將真情查出。題參再議等因。臣隨檄行按察司遵照。續據革職按察司焦映漢詳覆。夏麻子拏獲到案。所供夥盜陳四等姓名數目。前後不一。歷經查拏。並無其人。供認劫分錢數衣服。亦與失主原報不符。實非行劫陸案真盜。其供出夥犯陳四。稱係鎮江水手。而夏麻子原係鎮江府同知施世驊訪拏。如果有陳四在鎮。則鎮捕多人。何難就近拏解。歷經嚴緝無獲。則其畏刑妄扳可知。祇因前任知府陳鵬年不卽詳釋。以致夏麻子病斃在獄。委無滅口開脫夥盜情弊。臣以部駁嚴切。未使據題。復駁確查在案。是陳鵬年之不卽詳釋。致斃夏麻子在獄。臣已先疏指參。如謂臣囑鵬年不究。臣何以復參鵬年。鵬年

又安肯甘心默受。四款稱蘇松道喊大受於上年四月二十八日尚在松江。五月十一日始到淮安。有報明文案。謂臣徇情作弊。將大受所屬三四月內貝二、吳煜、汪服周、葉陽和、汪翰文、趙弘臣、施霖等被盜七案。盡捏作大受往淮催運。因公出境。混飾具題。冀免大受處分等語。查盜案疏防。道員兼轄。例止罰俸。停陞。貝二等被盜各案。據革職按察使焦映漢開報。兼轄蘇松道喊大受因公出境。臣因比時正值該道催價漕船過淮之候。據以敍稿。移送督臣噶禮畫題。移回合詞拜疏。前據噶禮於特參焦映漢貪劣案內。將此款列爲映漢徇庇大受。奉旨敕臣究審。見在行提映漢訊明。捏報實情。俟審明之日。檢舉臣從前失於駁參之咎。第此等案件。督臣與臣會題。同爲失察。則當同受處分。若謂臣徇情作弊。何以通詳會題之時。督臣不卽指明駁飭。乃於連名入告之後。先參臬司爲徇庇。今又稱臣徇情作弊。則督臣之自相矛盾。信口誣讒。於此概見。五款稱蘇松糧船過淮遲誤。非鎮幫開遲阻壓。指臣捏飾欺罔等語。臣查蘇松常鎮四屬四十九年分漕白糧過淮逾限。奉旨令臣明白回奏。據蘇糧道喊大受詳稱。該年鎮屬漕糧。先因截留賑閩。已運至狼山對渡。徐六涇地方候船交兌。後又奉文起運。詳候漕院派單。撥船修艙。受兌於五十年三月初三、初四、十七等日。始得兌竣。開行鎮屬丁船爲江南首幫。必得鎮船出口。蘇松常三府之船方得跟幫前進。又因帶運四十七年災漕。民間完納不前。尙俟征完。剝送受兌。以致過淮遲滯等情。臣查江省糧船定限二月以內過淮。今蘇松等屬船糧既已過淮逾限。咎有何辭。當於回奏疏內。臣自行引咎。聲請敕部察議。并將糧道、監兌等官過淮違限職名。應聽漕臣赫壽彙疏題參。今督臣以鎮幫糧船於三月二

十四日以前已盡過江。而蘇、松、糧船催至四月二十八日方始兌足離次。指爲臣之捏飾。查各屬起運漕船。例係頭幫受兌先行。尾後幫船。或因前途重運阻壓。或因支給行月等米未完。續後趕幫交兌。故尾船開行較之頭幫稍遲。是四月二十八日離次。係就尾船而言。非通幫皆然也。若謂蘇、松之船非因鎖幫開遲所致。何各屬糧船過淮日期皆先後緊接。挨次過淮。並未脫幫攙越。又何虛捏欺罔之可以陷臣耶。六款誣臣與進士方苞友善。延請在署著書。已非朝夕。昨刑部行文查提方苞。并南山集刻版。並未差一員一役提拏。且南山集刻版藏於蘇州寶翰樓沈明玉家印行。方苞著書伯行署內。張伯行豈得諱曰不知等語。查上年十月三十日酉刻。部差筆帖式王六齋到刑部等部咨文。嚴拏方苞。尤雲鶚解京。時值前任按察使焦映漢在蘇。臣卽飛傳該司。並委蘇州府知府孟光宗飛騎前往江寧。會同該府知府劉涵。密行嚴拏。眼同王六在坐差遣。並經咨會督臣噶禮。署安撫臣噶禮各在案。續於十一月初五日。據該司。府呈報。拏獲方苞。並獲雲鶚之兄尤雲鵬。臣隨繕給咨文。於初六日。專差蘇州府庫官王鴻齋交江寧府知府劉涵。將已獲方苞及尤雲鵬一併轉交筆帖式王六解部。并經咨明刑部。此係有案可考。及筆帖式王六可詢。何誣臣並未差一官一役提拏。其刑部咨取戴名世。方雲旅兩家所藏滇黔紀聞書並刻版。查臣衙門未准有此案部文。而督臣噶禮於署安撫任內准到部咨。亦未移會臣衙門。迨於桐城縣戴名世。方雲旅兩家搜查無獲。據方雲旅供出刻版在江寧伊故弟方溥家。始准部臣咨會。臣卽刻專差飛檄臬司并江寧府。督同該縣印捕各官。嚴加搜查。又檄江蘇按察使焦映漢。會同安徽布政使馬逸。委公同會訊究

追。嗣據詳覆。南山集等書刻版已經方苞交出。並未有藏於蘇州寶翰樓沈明玉家之語。見有咨部原案可查。何誣臣隱諱七款稱。臣專以賣書著書爲事情。多猜忌。心更糊塗。一切命盜各案。混行翻駁。濫准詞狀。拖累株連。鮮有案不斃命。屢奉嚴綸。恬不知改等語。查江省地方獄訟繁多。人命盜案關係重大。臣據各屬詳報。批行按察司確究實情。無不嚴催速審招解。以期及早完結。及至解臣親審。臣必平心靜氣。虛公細鞠。見有疑竇。不得不飭行嚴審。期無枉縱。但刑名事件。例由臬司審詳。而該司衙門駐劄江寧。距蘇五百餘里。非別省臬司與巡撫同城者比。如有情罪未符之案。一經駁審。由院發司。由司發府。府縣審明之後。再將人犯解司。司復解院覆勘。合計發回復解往返程途。共有二千五百里。輒致逾限。此亦事勢使然。何誣臣混行翻駁。不能清理歸結。至江蘇官民狡猾。臣身在地方。分宜伸冤理枉。照例開期放告。檢閱詞狀。內有情關重大。或下屬審斷不公者。酌量批准數紙。何謂濫准詞狀。謂臣拖累株連。鮮不斃命。則題報有案在部可考。非臣所可掩飾也。若臣賣書著書。亦有緣由。臣叨中乙丑科進士。蒙皇上傳諭。新進士回家照舊讀書。不要荒廢學業。臣恪遵聖訓。到家之日。卽閉戶讀書。猶慮博而無當。思科場功令。恪遵程朱。且見程朱之言。與孔曾思孟實相符合。遂朝夕誦習。覺日有進益。故於服官辦事之餘。亦未嘗釋卷。又新奉功令。文闈論題。出周敦頤之太極圖說通書。張載之西銘正蒙。故將周程張朱之書刊刻。以廣其傳。并將諸儒之有合於周程張朱者。亦爲刊刻。此皆仰體聖訓。使天下之人知聖賢之書不可不讀。讀其書。率其教。入爲孝子。出爲忠臣。用副我皇上崇儒重道之至意。而仕不廢學。欲萬一有補於治道耳。又因闕

中書院工匠到蘇。無以資其飲食。會令刷賣已刻書集。稍助其費。此實臣鄙陋之見。有失大臣之體。然實臣取與不苟所致。非有他罪。至謂臣情多猜忌。心更糊塗。臣自問衷懷坦直。從不忌人。而與貪殘暴橫之人同處。又不得不留心瞻顧。臣自服官以來。不能爲身家計。實臣之糊塗。而愚忠自矢。奮不顧身。此心又必不敢糊塗也。又稱臣與馬逸姿舊有嫌隙。被逸姿一面遣家人叩關。一面通詳部院。督撫臣欲嚇督臣挽和等語。竊思臣與逸姿。既無統屬。又無交際。有何嫌隙。今李啓乃逸姿書辦。軒三乃逸姿家人。其受金銀。通關節情事。當公同會審之時。供證確鑿。臣不過據實入告。逸姿罔顧法紀。架虛叩關。聖明自有洞鑒。臣亦何懼而欲噶禮挽和。若臣果欲挽和。方將懇求噶禮之不暇。又何敢聲言恐嚇。其詞已自相背謬。總之。噶禮之蓄怨積怒。起於臣之發覺張元隆一案。臣與元隆本無私怨。不過爲地方起見。冀除濱海巨寇。爲皇上寧謐海疆。使商民無擾。不意噶禮嗜利忘義。恣肆毒螫。以封疆大臣而黨護張元隆。撫拾前款。欺君陷臣。且云難與臣俱生。其意必將置臣於死而後快。臣憶前冬與提臣師懿德在上海會見噶禮時。據伊備述家世赫奕。聖眷崇隆。在朝無出其右。固知石卵不敵。幸荷皇恩寬厚。不忍遽加罪戮。理合逐款據實陳明。仰祈鑒察。再安徽撫臣梁世勳至臣寓所。指臣挾仇誣陷安徽布政使馬逸姿。已據逸姿通詳。將臣題參。并云該司見有許訐稿刊布揚城。臣隨查覓披閱。不勝駭異。據訐稱逸姿前任蘇松道。臣任江蘇臬司。曾經勸勉招尤。恭逢聖駕南巡。臣推委退避。規諫觸怒。又臣蒙皇上超擢福建巡撫。逸姿陞補臬司。急於交代。理論成費。辭駕赴閩。逗遛月餘等語。查臣於康熙四十六年正月內。趨赴山東濟寧魯橋地方。

跪迎聖駕。扈蹕南行。駕至松江。蒙皇上特恩。放臣福建巡撫。隨駕至杭州。及回鑾至蘇州。臣在虎丘跪請聖訓。荷蒙溫旨詢問。不啻家人父子。臣感知遇隆恩。未能報稱。而奏送駕至山東。皇上以閩省連荒四五年。令臣速行赴任。臣又奏請送過黃河。皇上不允。臣復請送至揚州。使道回江寧。星馳赴任。復蒙諭臣送至鎮江。由鎮江回省。是正路。不必又到揚。隨遵旨。在鎮江西門北河沿送駕。隨於四月二十五日回江寧。於五月初四日起程赴閩。何誣臣違旨在省逗遛月餘。逸姿雖與臣同官半載。相會敘談之頃。無幾。有何勸勉成仇。規諫觸怒。理論成覺。乃訐稱吳泌。彘蚤緣事露。臣乘機陰使扳害。將伊家人軒三。酷炙逼招等語。查此案於上年十二月初四日審起。卽據吳泌之父吳榮贊。供出員炳等引誘伊子賄買舉人。左必蕃亦供。吳泌買舉人。是他父親給與二萬兩銀子。共三十六蒲包。人人無不知道。隨據員炳供出安徽布政司書辦張舜臣。李啓。過付。李啓供出馬逸姿家人軒三。進衙商量。給與關節。啓得之於軒三。炳得之於李啓。歷歷如繪。此係公會審時。各犯落膝初供。並未動刑。何誣臣陰使扳害。斯時安徽撫臣尙未到揚。欽差大人隨令督臣拘提軒三。諄諄再四。督臣堅執不允。又令臣拘拏。臣以下江巡撫。不能提拏。上江藩司家人。欽差大人遂傳逸姿。令其自行送出。自十二月初九日。審問軒三之後。督臣卽託病停審。至十六日。安撫臣到揚。連日止將李啓窮究。臣若參酌一語。督臣卽發怒挾制。何反誣臣破面攔阻。馬逸姿素爲督臣牙爪腹心。藐法狂噬。固已欲蓋彌彰。在安撫臣梁世勳。自應查究虛實。秉公折斷。何得據逸姿妄捏偏詞。徇私具題。況科場一案。上年十二月十六日以前審過情節。安撫臣並未與聞。如臣果有誣陷逸姿之處。逸

奏既經通詳。督臣參疏內。自應詳細指出。又何必安撫臣另行題參。明係朋黨構陷。隨聲附和。我皇上至聖至明。自必洞囑羣奸阿比情形。第恐黨附之漸一開。萬一人人趨勢營私。必至公道盡廢。如臣孤介獨立之人。何足以當多人排擠。此亦不得不亟陳於聖明之前。以求鑒察者也。今督臣與臣已蒙聖恩同著解任質審。若仍令朋比附勢之撫臣梁世勳會審科場作弊一案。恐案犯之向藉督臣庇護者。今又轉而憑依於安徽撫臣。則此案交通賄賣之情節終難畢露。而臣被誣捏陷。又何能伸雪哉。相應一併據實陳明。仰祈皇上乾斷。將此案專敕欽差戶部尚書臣張鵬翮、總漕臣赫壽公審。勿使徇私附勢之撫臣得以顛倒是非。阻撓國法。則真情得而公道昭矣。緣係備陳誣陷始末。字多逾格。貼黃難盡。伏乞皇上睿鑒。俯賜全覽施行。

謝復任疏康熙五十一年

奏爲恭謝天恩。仰祈睿鑒事。康熙五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准帶理江寧巡撫印務浙撫臣王度昭咨。爲遵旨察審事。康熙五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准吏部咨開。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鈔出。該本部等衙門會題前事。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十二日。奉旨。噶禮著革職。張伯行著革職。留任。欽此。鈔出到部。相應移咨前去。欽遵施行等因。計黏鈔一紙。到部院。准此。除行江蘇布。按二司移行遵照外。相應咨會。爲此合咨貴都院。煩請查照施行等因。并鈔黏內開。會議得戶部尚書穆和倫等審理噶禮張伯行互參一案。以張伯行不能出洋之處。俱是真。且妄行參奏。有玷大臣之職。將張伯行革職。以噶禮所參張伯行不能

出洋之處是真。將鳴禮免議具奏。吏部照依戶部尙書穆和倫等所審議覆奉旨。張伯行居官清正。自天下婦孺無不盡知。允稱廉吏。但才不如守。果係無能。鳴禮雖才具有餘。辦事敏練。而性喜生事。並未聞有清正之名。伊等互參之案。皆起於私隙。聽信人言所致。誠爲可恥。朕臨位天下五十餘年。屢通政事於滿洲。蒙古。漢軍。漢人。毫無異視。惟一以公正處之。且鳴禮屢次具摺。欲參張伯行。朕以張伯行爲天下清官。第一斷不可參。手批不准。其親筆見在。鳴禮處所議是非顛倒。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矢公據實再議具奏。欽此。又遵旨。九卿詹事科道繕寫摺子。奉上諭。張伯行。鳴禮兩人才守之處。評定確當。臣等無不欽服。卽天下臣民亦莫不悅服。皇上大公至正。天地爲心。誠千古所未有也。等因。面奏。奉上諭。從古治天下者。莫要於至公。朕御極五十餘年。凡內外大小之事。皆以公心處之。觀近日外官。滿洲所參。大抵多漢人。漢人所參。大抵多漢軍。皆非從公起見。朕悉據理處斷。並無偏向。張伯行居官清廉。一文不取。天下人所共知。其家亦般實。朕巡河工時。適彼爲按察使。知之甚悉。但才具略短耳。鳴禮辦事歷練。至其操守。則朕不能信。若無張伯行在彼。則江南地方必受其朘削一半矣。彼目前礙於張伯行。不無日後受財之意。語云。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惜命。然後天下又安。又云。清官不累民。朕自幼讀書。研窮性理。如此等清官。朕不爲保全。則讀書數十年何益。而凡爲清官者。亦何所倚恃。以自安乎。如蕭永藻。富寧安。張鵬翮。趙申喬。施世綸。殷泰。張伯行。李陳常。此數人皆清官。朕皆愛惜保全。昔趙申喬任偏沅督撫時。居官甚清。但有性氣。人皆畏其口直。後與俞益謨互相訐參。彼時亦有以趙申喬爲非者。朕細加察訪。卽彼所轄武官及陝西人。

良心不昧。俱言愈益謨之非。無有以趙申喬爲不是者。清官固所當惜。而其言之不可行者。朕亦不行。如趙申喬條奏黃河坍地免糧一事。朕亦不准行。雖所言未當。而並無私見。凡交與伊一應事情。皆實心辦理。朕是以護惜之。至陳鵬年稍有聲譽。學問亦優。噶禮欲害之也久矣。張伯行聽信陳鵬年之言。是以噶禮與之不和。屢次具摺欲參。朕以張伯行天下第一清官。不可參他。各省督撫。具摺來奏。朕俱有硃筆親批付之。從未有令其參一官舉一官者。彼皆收藏有據。朕恐異日遺累於彼。故並不留一字。爾等內有爲督撫。及見在大臣具摺者。皆知之。以此見朕事無大小。以誠待人也。噶禮曾將陳鵬年虎丘詩二首奏稱內有悖謬語。朕閱其詩。並無干礙。朕纂輯羣書甚多。詩中所用典故。朕皆知之。卽末鷗盟一句。不過託意漁樵。凡作詩者。喜時則語多歡娛。失意則詞多拂鬱。如在全篇中指摘一二語以害人。則人皆不能免。陳鵬年詩見在。非無據者。今與爾等公看。可知朕心之公矣。噶禮曾參李麟騎射俱劣。李麟在口內迎駕。朕試彼騎射俱好。因被總督所參之人。並未下旨。今李麟見在。若令噶禮與之比試。定不能及。彼時朕已心疑噶禮矣。噶禮先具摺奏聞。朕必不准其參奏也。互參一案。初次遣官往審。被噶禮制定。不能審出。及再遣官往審。與前無異。爾等既係大臣。知張伯行清官。當會議時。何無一言。今朕既有諭旨。爾等方贊其清。亦晚矣。朕因保全清官。不但文臣鼓舞。而武臣亦皆感勵。如師懿德、江琦、額倫特。俱稱清潔。湖廣空糧甚多。鄂海額倫特抵任以來。已補過二千五百名。營伍亦甚整飭。爾等諸臣。皆能體朕保全清官至公之意。使爲正人清官者。無所疑懼。則人皆欣悅。海宇常享昇平之福矣。欽此。欽遵。伏惟我皇上天地爲心。大

公至正日月並明。無微不照。總爲愛養百姓。保全清官。誠亙古帝王所未有也。噶禮、張伯行、係封疆大臣。不思和衷協恭。輒因私隙。聽信人言。互相訐參。殊玷大臣之職。應將解任。總督噶禮。原任巡撫。別案降三級調用。張伯行均應革職。但地方必得清正之員。方不遺累百姓。張伯行居官清正。天下盡知。應否革職。留任。伏候聖裁。等因。到臣。准此。臣隨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訖。伏念臣一介儒生。至愚極陋。屢蒙聖恩。格外超擢。畀以巡撫重任。在閩三載。未有報效。調撫江蘇。又經二年。以地劇才疏。亦涓埃無補。撫躬循省。抱愧實多。荷皇上如天之仁。不惟不加譴責。而且疊頒溫旨。真千載未有之隆遇。何幸於微臣身親被之。每念聖恩深重。圖報爲難。惟有愚忠自矢而已。他非所計也。前以會審科場作弊一案。在臣本期同心併力。窮究根株。仰副徹底詳察。嚴加審明之諭旨。是以不顧愚戇。據事入告。致督臣噶禮。撫詞誣陷。煩瀆聖聰。此緣臣之愚誠不足。以服物。故未能和衷協恭。仰體聖明期望至意。罪譴奚辭。兩蒙欽差部堂審訊。已將臣擬罪議革矣。復叨我皇上乾剛獨斷。大沛恩綸。察隱洞微。明照萬里。仍令革職留任。臣跪聆天語。恕其所不逮。獎之以未能。皇恩浩蕩。感激涕零。從古君臣際會。未有如我皇上之不徇衆議。俯賜矜容。使微臣。硜執之性。孤特之操。猶得保全於誣謗反噬之餘者也。自今以往。臣惟有痛自刻責。益勵驚駘。此生未盡之年。皆爲勉圖報稱之日。以期仰答聖天子高厚之恩於萬一耳。臣謹具疏恭謝。伏乞皇上睿鑒。施行。

奏爲君恩未報。臣病難痊。伏枕哀鳴。仰祈睿鑒事。臣中州鄙儒。由乙丑科進士。授內閣中書。歷任濟寧道。江蘇按察使。特簡福建巡撫。莅任三年。改調江蘇。臣賦性迂直。不能協和同官。屢干吏議。蒙聖祖仁皇帝。曲賜保全。署理倉場總督事務。旋轉戶部右侍郎。恭遇皇上登極以來。知遇之恩。陞授禮部尙書。一品龍章。榮及祖父。恩廕下逮。臣子奉命祭告。恩假回家。欽賜御書衣帽食品。種種異數。感惕交并。臣念隆恩難酬。戀主情切。雖年已七十有五。不忍乞休回籍。不料此月十五日。忽得痰證。延至十六日夜半。愈加沈重。醫藥罔效。犬馬之年已盡。而報主之心未已。仰見我皇上聖學聖治。媲美隆古。堯仁無所不被。舜智無所不周。伏願聖性王心。懋加無已。崇正學。勵直臣。厚精以養廉吏。明法以懲貪員。寬裕溫柔。發強剛毅。爲千古第一首出之君。綿億萬載無疆之福。臣不勝惓惓禱祝之至。謹奏。

正誼堂文集卷之三

奏摺

請補道員奏摺康熙四十八年

爲臺道職屬重寄。謹薦真實能員。仰祈睿鑒。特裁事。竊照臺灣爲海城要區。而道員實關係重大。蒙我皇上遠鑒情形。設立一府三縣。併設重兵彈壓。所有兵馬錢糧地丁餉稅及督察屬員賢否。全在道員考核綜理。且又兼理學政。有考校士子之責。非得真實能員。難勝其任。今臺灣廈門道副使王敏政已經推陞。其所遺員缺。應於文到日。將閩省道員內選擇調補。臣思責任既重。選擇非輕。於閩省見任各道員中。逐一詳擇。或歷俸未久。或與例不符。並無銜缺相當。人地相宜。可以調補者。我皇上神明洞鑒。有可以補授之員。伏乞特簡。或一時未有其人。臣查見任四川學政陳瓊。舊任福建古田縣。廉能著稱。曾經改調臺灣縣。政聲日著。輿情悅服。至今感戴不忘。若得此人。補授臺灣廈門道缺。不獨駕輕就熟。而臺灣士民且大慰所望。其於重地裨益良非淺矣。臣封疆念切。不揣愚昧。妄舉所知。若云見任學政不便調補。臣愚以爲四川學政得人。猶易。而臺灣一道得人。實難。可否伏候聖裁。

薦江蘇藩司摺康熙五十二年

爲江蘇財賦要地。藩司特重其人。保舉賢能。以收實用。仰祈睿鑒事。臣一介寒儒。屢蒙聖恩。不次超擢。以至今職。數年以來。未有寸報。夙夜籌度。惟有以人事君之義。庶幾稍佐國家久安長治之道。知人之賢而不薦剋。是竊位也。臣前疏內。以藩司一員爲屬員之表率。必得品行端方。操守清廉。才望素著者。方克勝任。臣查新任福建布政使李發甲。於五十一年十二月內。赴任過蘇。臣見其人。氣度端莊。言論忠誠。已蒙我皇上洞見其才品。特授福建藩司矣。臣愚以爲閩省錢糧少。而事體簡。盡人可以料理。若江蘇藩司錢糧多。而事體繁。非得老成練達。忠誠直亮之人。實難勝任。再查前任國子監祭酒。今告假在家。余正健者。其人品行端方。操守清廉。持正不阿。於戊子科典試河南。力主公道。拔取真才。臣知之甚悉。已由編修蒙皇上特旨超陞。以至祭酒。是其人之才品。久邀我皇上之洞鑒矣。再查臣前保舉臺灣道陳瓚。已經歷俸三年。將滿。循例應陞。雖於藩司一缺。品級相懸。臣伏見我皇上特簡賢才。有非尋常資格之可限者。此三臣皆久蒙皇上睿鑒。簡用之員。臣冒昧保舉。仰祈皇上廣詢博訪。如果衆論僉同。臣言不謬。伏祈皇上軫念江蘇財賦重地。於此三臣之中。特賜簡用一員。洵屬人地相宜。不惟錢糧可免虧空。而於地方實大有裨益矣。臣受恩最深。惟願端人正士。悉出而宣力效忠。以報主知。可否允行。出自聖裁。惟望恕其愚而鑒其誠。微臣幸甚。地方幸甚。

再奏設立社倉并附條例摺 康熙五十五年

臣聞聖王之世。縱遇水旱。百姓不致流離者。皆由良法善政。素有儲積故也。伏見歷代以來。天下郡縣皆

有倉穀。所以廣儲備荒。厚民生。重邦本。但法久弊生。有名無實。且民愚無識。不善自謀。常其豐稔。任情浪費。不知撙節。至於荒歲。流離失所。比比皆是。所賴於上之人。先事而謀。有備無患。則不致束手於臨時也。臣前奉旨巡賑。備見我皇上軫念民瘼。無微不至。好生之德。直與天地同其覆載。臣仰體皇仁。備深感激。因思歷代備荒之政。有所謂社倉者。出之於民。仍用之於民。下足以備荒。上亦不費帑藏。乃經國之良法。救民之善政。揆之於今。誠可舉行。蓋勸民出粟。設立社倉。一遇荒歲。則比閭之民。自相計議而散之。朝開倉。午得食。於民甚便。若置於州縣。戶口待審於官府。文移高下於胥吏。恐貧富顛倒。窮民不得實惠。且鄉野之民。百里就食。不若社倉置之民間。爲至簡至便也。前已具摺奏聞。今斟酌條款開列。此雖采擇歷代之成法。亦臣一己之愚見。恐其中有未盡合宜者。請再加妥議。酌量事宜。如法行之。務使民間豫備儲蓄。荒歲不致失所。普天率土。頂沐聖恩。高厚於無疆矣。

臣謹擬社倉條約十六款。恭呈御覽。

- 一、立社倉之法。每鄉各立一倉。鄉之小者。不能獨立。或二鄉。或三鄉。共立一倉。又於各社正、副中。舉德行素著、公正廉明者。總統之。
- 一、社倉捐輸之法。論地土之多寡。家道之貧富。量爲捐輸。分上中下。以爲捐輸之多少。則事得其平。而人心自服矣。

一、一社之中。捐輸無論多寡。總分東西兩倉。各貯其半。今年當春天青黃不接之時。將東倉之糧。借與本

鄉之貧乏者。若遇十分收成。則收三分之息。遇八九分收成。則收二分之息。遇六七分收成。則取一分之息。遇四五分收成。則只取其本。則東倉俱係新糧矣。第二年。又將西倉之糧借出。秋收還倉。三年。四年。亦如之。此朱子已行之法。斟酌最善。不可更易也。

一、社倉令鄉人自爲之。不掌於官。恐一經衙蠹之手。則百弊俱生。惠不及民矣。或慮人心不齊。事難速集。則稟明知縣。令同鄉中德望爲衆所推服者。勸導之事。必無不濟矣。

一、社之中。有武斷鄉曲。游手好閒。不事生業者。公同擯斥。不許入會。如有改惡從善者。同社之人能保其自新。亦令人會。以勵將來。則於積貯之中。寓善俗之道矣。

一、同社之人。有衣糧僅足自給者。或並不足自給者。秋收之時。既經捐輸若干。來春不能度日。仍許將所捐之糧取出。或再不足者。亦許借本鄉之糧。

一、一社之中。或遇婚葬之事。自己力量不能備辦者。許將本人原捐之糧借出暫用。及其償還。不必加息。如仍或不足。同社之人能出財力相助。則縣官獎賞之。亦卽古人鄉田同井。百姓親睦之義也。

一、借糧加息。就豐收之歲言之。如遇災荒。許本人將原捐之糧領出自用。如再不足。則將倉中之糧酌量借給。償還時。不必加息。其或真正乏食。不能償還者。社正副。驗明銷冊。不必索取。亦朱子之遺法也。

一、捐輸之日。社正。社副。社長。社佐。公同收貯。借放之日。亦令公同監收。不許會中之人私自收放。

一、家道殷實。素有德行者一人。爲社正。處事公平。人所信服者一人。爲社副。忠厚老實。可以承命奔走者

一人爲社長。頗曉文書。精通算法者一人。爲社佐。遇各項差使。俱宜優免。社正、副。如有事見官。宜加之禮貌。以示優異。

一、社正等實心效力。一年之內。倉糧完足。無虧空侵蝕等弊者。知縣給匾旌獎。二年。無虧空侵蝕者。知府給匾旌獎。三年。無虧空侵蝕者。司道給匾旌獎。以示鼓勵。

一、米糧出入。聽社正等公同酌議。有司不得干預其事。亦不得因端借用。如有此事。許社中人公鳴之上。可以因公那用參處。

一、秋收捐輸。無論豆米。聽從民便。不必拘定一格。恐措辦之難也。

一、減價平糶。或牙行販出貴賣。或富戶囤積。以待高價。於窮民仍無所益。不如遇青黃不接之時。卽令各社中社正、社副、社長、社佐等。將各社真正窮民計有若干。每日需米若干。各造一冊。或半月。或十日。令社正等帶領赴縣買米。則牙行不能販去。富戶不能囤積。設遇荒歉待賑之年。就各社中買平糶米者。再加確查。則窮民不至爲溝中瘠矣。

一、社中有倉可盛者。則公同收貯。如無倉可盛。或糧尙少。無需乎倉者。擇殷實之家二人。一收東倉。一收西倉。若有收放。社正、社副、社長、社佐。公同驗看。

一、社中或有設法借去。拖欠不還。以致虧空者。許同社之人稟之於官。按法究治。以一罰十。以警將來。以上各款。似於民生稍有裨益。其有未詳備處。臣再當斟酌補入。伏乞皇上睿裁。

新增二款

一、每月朔望日一會。每會二三十家。或四五十家。在村鎮者。以土地神爲主。在城市者。以城隍爲主。至期。社正、社副、社長、社佐、率一會之人。詣神前上香。奉上諭十六條於上。序長幼。立於神位前。行三跪九叩頭禮。社正又向神前宣讀聖諭十六條。讀畢。再向神前申明之曰。凡我同社之人。能遵聖諭者。神必降之福。有違聖諭者。神必降之禍。爾其慎哉。爾其勉哉。禮畢。徹神位。序坐。社正、副將前半月行過好事者一人。舉其事而稱獎。其善衆人共一揖。以讚賞之。再將行過不好事者一人。亦舉其事。論說其不善。衆人亦一揖。而督責之。此於社會中寓鄉約。以厚風俗者也。

一、凡同會之人。務要各相保愛。遇水火盜賊。則同心救護。遇婚姻喪葬。則協力贊助。其間或有爭鬪不和者。社正、副、集同會之人。評其曲直。而勸諭之。會中之人。或有出外遠行者。並自遠方回來者。必知會兩鄰。或有外方之人。遠來住宿者。亦應知會兩鄰。便於稽查。此於社會之中。寓保甲之法。以弭盜賊者也。

遵諭條奏黃河摺 康熙六十年

臣籍隸儀封。去黃河止三里。故黃水之性最爲留心。蓋黃水不兩行。若有兩條河。水行一條。必淤一條。若遇沖決。水行新河。舊河淤塞。則缺口難築。若雖不沖決。而舊河仍行。則新河之水。不過因水勢汎漲。洩有餘之水耳。水一消落。仍行舊河。新河必淤。此自然之理。亦必然之勢也。今武陟縣沖決河口。不過因黃沁

並長汎濫溢漫洩有餘之水耳。聞得南來人說。黃河之水仍舊東行。入冬以後。水勢消落。勢必盡歸舊河。而新河自然淤塞。卽或不能盡塞。稍加堵築。卽復舊矣。獨是山東運河。只借一線泉水。若遇天道亢旱。泉源乾涸。則寸步難行。山東河南漕米。例係三月抵通。今歲至六月。方有山東船到。而南糧並不能過濟。後得大雨。糧船始行。然河水若不能暢流。漕船亦不能速至。臣前任濟寧道時。曾議引沁河之水。以濟山東之運。後陞江南按察司。故未及行。今歲糧船淺阻山東。將至遲悞。而黃沁交會。忽沖一缺口。直入張秋運河。而糧船遙行。盡皆抵通。所未過天津關者。只有南昌兩幫。及截留湖廣等船耳。聞南昌幫已出臨清閘。此時想已過關矣。湖廣係僱募民船。今歲之運。亦賴此沖決以濟之也。皇上愛民念切。未免慮及淹沒。故殷然下問。但河水沖決。在春夏之交。堵築甚難。在秋冬之交。堵築尙易。臣去武陟縣。相去遙遠。不知沖決情形如何。以理論之。是偶然沖決。不過一時之害。若由此修治。引之濟運。便可成萬世之大利。臣愚昧無知。所見如此。未知有當聖意否。

條陳泉湖摺 雍正元年

竊惟皇上以漕運稍緩。遣大臣催償。又委大臣看河。令各湖蓄水濟運。其所以爲漕糧計者。至周悉矣。臣前在南河效力。三年後。任濟寧道。又管連河四年。閱歷已久。稍有所知。不敢不爲我皇上陳之。國家歲漕數百萬石。以實京師。全賴會通一河。而會通河。又借汶泗二水。以濟運。有明開河之始。築堰城壩。以遏汶水。又開堽城閘。引汶水。山洸河。至濟寧。濟運復築金口壩。以遏泗水。又開金口閘。引泗水。由府河。至濟寧。

濟運。迨其後宋禮聽老人白英之計。築戴村壩。引汶水於南旺。分流濟運。遂置泗水於不問。由是府河大半淤塞。而水之入湖者。亦復無幾。泗河之水。乃不至濟寧馬場湖。而合沂水以出魯橋矣。今宜於秋收之後。田地空閒之時。大開府河。使泗河之水。由金口閘引入府河。至濟寧馬場湖內。蓄之濟運。又於泗上諸泉源。大加疏濬。其逆流紆道者。改之。亂石壅塞者。順之。脈絡不通者。濬之。務使水勢暢流。則諸泉之入湖者無窮。而所蓄必多。或亦轉遲爲速之一法也。再濟寧至臺莊閘。相去四百里。中間之閘。將及二十座。而臺莊閘以下。至淮黃交匯處。中間將及四百里。並無蓄水之閘。所以每逢天旱之年。臺莊上下。不無淺阻之慮。似宜於臺莊閘之下。徐塘口之上。相地勢水勢之所宜。建閘一座。以備蓄洩。其與河道或有裨益。此臣之所知。謹據實奏明。是否可行。伏候聖裁。

正誼堂文集卷之四

公移

條陳黃淮河務十條

爲敬陳國計民生之要。建一勞永逸之規。以濟國家漕運。保淮揚生靈事。竊惟國家之大事在漕。而漕運之利賴惟河。其黃、淮、二河漕運兼需。但水有大小強弱之異。則治之之法自應得分合蓄洩之宜。自古言河流者曰分則勢小。合則勢大。言治河者曰順其性則易。遏其性則難。明臣王輒亦曰因其性順其勢而利導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或鑿自私之智。或泥已往之迹。不察水性之宜。而強治之。決無可成之理。爲今之計。惟在強者分之。弱者合之。大者洩之。小者蓄之。而其源總歸於順水之性。茲就古人之成法。酌以今日之形勢。謹列河務十條。陳之以備采擇。

一曰黃河之水本強。在有以分其勢而使之弱也。古人當鑿河之始。既使運河北來之水由茶城以入黃河。卽於桃源清河之黃家嘴開支河。以分黃水之勢。故黃水不得搶入清口。而淮河之水乃得入閘濟運。今則運河之水至清河縣而入黃河。黃河之水至此益強。而下流又無支河以洩之。是以一經汎漲。直灌清口。而漕河三百餘里盡用黃水矣。黃水阻遏清水。不使得而東。而淮水乃潰決於周橋。壩壩而

入高寶等湖。高寶等湖盈汎漲。而漕隄亦受潰決之患。此理之必然者也。黃水積淤。運道阻絕。淮水汎濫。民生昏墊。我皇上親視河工。知黃河之水常有以分其勢。故命河臣將陶家閘之下流。清口之上流。開支河以洩黃水之勢。深謀遠慮。誠超出臣下萬萬。但今河雖挖成。而水尙未放。宜於放水之時。將支河受水之處。濬之使深。則黃河之水入於支河者急。而正河之水自緩。正河之水緩。而淮河之水乃得一人漕河。一出清口。丘瓊山曰。平原之地。無高山以爲之制。無大澤以爲之匯。是當多爲之委。以殺其勢。未可以力勝也。

一曰。清口處所宜設安瀾閘座也。陶家閘下既開支河。而淮河之水得出清口矣。但黃河之水在順流之時。淮水固出清口。若汎漲之時。或由清口而反灌。未可知也。今宜於清口內建安瀾閘一座。當漕船出口。卽開此閘。一經過完。卽爲閉之。且漕船宜於黃水順流之時。卽開閘出口。若遇汎漲之時。不可開閘。更於閘外設壩以堵之。雖暫設壩。而常設閘。則隨時啓閉。永久可恃。以無患。且遇淮水汎漲之時。閉太平閘。開安瀾閘。使出清口。匯河刷沙以入海。又何至爲害於高堰一帶地方。是清口所以放淮水而使之出。非納黃水而使之入也。或曰。今工部已題准。將此處於糧船過盡之時。實築土壩矣。不知設壩之拙。不如設閘之活。閘可以隨開隨閉。而壩能之乎。且正、二、三、四、五月。漕船盛行之時也。而壩可閉乎。七、八、九、十月、十一月。漕船回空之時也。而壩可閉乎。是壩之爲益於運道者無多時。而閘之爲益於運道者爲時正多也。

一曰。請復天妃閘之舊制也。天妃閘爲淮河入漕之路。潘季馴之修閘也。用三分之二水入閘以濟運。用七分之一水出清口。刷黃河之水以入海。是用少水以濟運。餘水盡出清口以入海也。今築壩以塞清口。清口既塞。則全淮之水將盡入漕河矣。漕河能幾許寬深。而能容此全淮之水乎。漕河不能容。勢必決漕隄。漕隄一決。而漕運能免阻梗之患乎。且漕河不能容。勢必仍決高堰一帶。而周橋、翟壩將不可保。勢必仍入高寶等湖。而淮揚之民能免昏墊之患乎。將見下流壅而上流潰。必至之勢也。且天妃閘內。舊有五閘。其開放有時。其蓄洩有法。故漕運無阻。民生不受其害。今並復之。合新建之安瀾閘。以備分合蓄洩之用。則河漕無梗塞之虞。人民免昏墊之苦矣。

一曰。淮河入漕之處。宜設永清閘座也。清口既設安瀾閘。黃水汎漲之時。固可以閉閘。不至侵入淮河矣。但恐淮水汎漲。又值漕艘盛行。安瀾閘豈可閉乎。安瀾閘不可閉。而黃水仍不無溢入淮河之時。則淮河將不免淤墊之患。故宜於淮河出口之上流。建永清閘一座。儻遇黃水汎漲。又值漕艘盛行。卽閉永清閘。使黃水不至侵入淮河。而無淤墊之患矣。既有永清閘。安瀾閘、太平閘。又宜於此處設員專伺河水高下。以爲開閉蓄洩之宜。黃水盛大。閉安瀾閘。開永清閘。太平閘。淮水盛大。開安瀾閘。永清閘。閉太平閘。使匯黃河以入海。有此三閘。淤墊可免。歲挑歲築可省。漕運可常通矣。

考前朝萬曆二十五年。河臣因淮水被黃河暴漲阻遏清口。致清水不得入閘濟運。淮流盡汎溢於高家堰。堰勢告危。高寶各湖橫溢。關繫運道及淮揚十餘州縣。遂議於清河縣黃家嘴地方挑開支河。以

分黃水之勢。由清河縣娘子莊五港口入海。黃河水勢既分而下海。淮水遂得順流入閘。非俱黃流不得阻熱漕道。淮流更不爲害高寶。其前效也。可見欲分黃水之勢。舍開支河。無他術以措手矣。

一曰。運河宜及時大挑也。淮揚一帶內河。原係人力開鑿。連年以來。黃河挾沙之水。卽奪淮水南下之位。灌入天妃閘。內河淺隘。水緩沙停。加以數十年不挑。運河之底熱高益甚。日高一尺。水行地上。城郭廬舍。如在深谷中。諺語云。登舟俯看城市。陸地仰視洪波。一遇衝決。淹沒之患。正自不小。今淮水已復故道。宜乘冬春水涸之際。及時大挑。務復河身之舊。使水仍由地中行。則淮揚可免昏墊之患矣。然河固宜挑。使所挑之土。仍堆兩岸。則河水衝刷。或陰雨淋漓。勢必仍歸河身。宜將所挑之土。昇於漕隄之外。卽以爲加幫之隄。使隄益寬厚。而不許加高。則漕河既已闊深。足以容水。漕隄又加寬厚。不至潰決。淮揚之民。可安枕而臥矣。且聞運河之身。各有涵洞。以溉民田。一加大挑。民生之利。寧有窮乎。

一曰。淮河之水本弱。宜有以合其勢而使之強也。前明潘季馴知淮河原弱。當有以併其力。故築歸仁隄。又築周橋。翟壩。古溝。高良澗。高堰一帶。一束淮水之勢。使其大者洩之。小者蓄之。既無潰決之患。又通漕河之用。法誠善也。自洪塘埂一決。淮河之水盡汎濫於高寶等湖。無怪乎淮河之水不入運河。運河之內盡用黃水也。蓋淮水之上流既分。下流益弱。自不足以敵黃。勢使之也。今張福口既已開渠矣。仍宜於洪澤湖邊多開引水溝渠。而下流仍使之合而爲一。以助淮水之勢。且堅築周橋。翟壩。洪塘埂一帶。則淮水之上流既無所分。下流又有所合。其力自一往莫禦矣。

一曰高堰、周橋、翟壩一帶之隄工宜堅築也。諺云：日費斗金，當不得西風一浪。愚以爲皆由於築之不堅，修之無法也。今洪塘埂一決，河南千餘里之水，盡汎濫於高寶等湖，湖不能容，漲溢運河，致決漕隄，所以運道艱阻，民產飄沒，日糜我皇上無窮之憂。今宜將洪塘埂堅築之，於周橋、翟壩洩水之處，兩岸用平陂，使之以漸加高，陂平則水之衝刷無力，自不至於潰決。再用石塊、鐵釘、米汁和灰以灌之，則其工自堅，儻石不足用，用磚工亦可。然築之既堅，則常設員分汛守護，其最險之處，二年無衝決者，卽陞。次險之處，三年無衝決者，卽陞。稍險之處，四年無衝決者，卽陞。則人思鼓舞於功名，各盡力於河防矣。

一曰攔黃壩之宜盡拆也。雲梯關爲黃河入海之路，自攔黃壩一築，河之入海乃緩矣。愈緩則愈壅，愈壅則愈潰。今宜將攔黃壩盡拆到底，使之暢流無阻，則旁流不閉而自塞矣。下流既通，上流自急，可永無潰決之患。

一曰黃河兩岸遙隄宜堅築也。黃河之水由河南來，河南之隄，有離河三五里者，有離河十數里，至有離河二十餘里者。隄之去河既遠，故黃河卽異常汎漲，及至隄岸，勢力淺緩，容蓄寬舒，必復歸漕，不能潰出。至江南之隄，多逼近河岸，故一經汎漲，卽有潰決之憂。潘季馴曰：伏秋暴漲之時，難保水不至隄。然出岸之水必淺，既遠且淺，其勢必緩。緩則隄自易保也。今宜於黃河兩岸堅築以防之，有隄者加幫之，無隄者修補之。潰決之患自可免矣。賈讓策曰：趙、魏、瀨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汎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此善策也。

一曰運河之下流亦宜疏通也。使祇濬漕河而下流如弘濟河、涇河、白塔河、芒稻河等處，不各分頭濬理。水之下流不勇，運河猶恐不免壅墊潰決之患。今宜於弘濟河、涇河、白塔河、芒稻河亦大加疏濬。河之下流既急，運河之內沙自隨水而出，可無壅墊潰決之患。而淮、揚之民每曰築漕河之東壩，即可保下河之人民。豈知不築漕河之西壩，不築洪塘埂之隄工，不築歸仁集之隄工，而祇築漕河之東壩，漕河之內能容全淮與諸湖之水乎？此正所謂止兒啼而塞其口者也。宜先築歸仁隄，後築洪塘埂，再築漕河西壩，則漕河之東壩可以不築，而下河亦不受其害矣。

條陳分黃洩湖策

竊惟古之治河也易，今之治河也難。古之治河也，惟去其害。今之治河也，兼資其利。資其利而仍必盡去其害，是以爲難。自黃、淮交匯，淮、揚百姓悉慶安瀾。其利普矣，而盱、泗之民獨被水災。其勢至爲岌岌。凡有一得之思，不敢不盡芻蕘之獻。因陳管見二條，以備采擇焉。

一曰開支河以分黃水也。夫淮、黃之勢，視其強弱爲勝負。理勢然也。今清口暢流，淮水高出黃水數尺，淮強極矣。淮強則黃弱。此固河身刷深，水行地中之所致。實亦上流水小，勢不能與淮相敵也。萬一黃水陡長，能保清口之不倒灌乎？向者上諭特開陶莊引河，以分黃勢，意爲此也。但恐黃水暴漲，一陶莊引河，猶不足以分其勢。今特因皇上之意，推廣之，議欲於清口對岸之處，大開支河一道，由鮑家營、娘子

莊至澗橋桑墪入見成連河下新壩入海此卽明河臣潘季馴所謂天開之營家營是也按此處形勢正與淮口相迎此河一開使黃水與清水一會卽分雖黃水暴漲極其盛大而平分北注其勢已殺矣復有全淮之力以送之不患其不通行也河分而北安東以下水勢亦弱黃河兩岸諸險工皆可無慮不特此也黃不遏淮清口常得暢流洪澤諸湖滔滔直下是此河旣可分黃流之漲復得縱淮水之出盱泗之水患亦可漸消利孰大焉或謂此河所費過多未可卒成不知此處所費固屬不貲而他處所省亦殊不少蓋此河開王營之引河可以不挑省二萬餘矣此河開兩岸之縷隄可保遙隄亦可不築復省數萬矣此河開六慢閘之石工亦可不作又省十餘萬矣或謂六慢閘石工與此何涉而謂可省不知六慢閘之石工原以防高堰汎漲之水今此河開而黃分黃分則淮不受敵無復退縮涸洑之狀再於王營大壩建一閘引清水分入中河是又多洩淮水三分之一而泗州一帶之水自日見其消矣又何高堰之可慮而六慢閘又何需石工之爲乎今其河身尙在隄址亦猶有存者可訪而知也

一曰置木洞以洩湖水也夫淮水由連河行者一以濟運一以濟民故自二、三、四、月糧艘行動之時則閉涵洞以行運艘迨運艘過盡則開涵洞以灌民田制誠善矣然此行於水大之時則可若今歲水小一開涵洞民有所資矣而下流淺處不能通舟商艘不虞其困乎若閉涵洞商賈得行矣而民田復病是以雖有開三閉兩一時權宜之計而版閘督關下河百姓皆不免嘵嘵之請今欲通高寶諸湖無用之積水以灌民田留運河有用之長流以濟商賈莫善於多置木洞由水下過水也夫東隄之下地勢卑

下以西湖之水暗通於東。勢如建瓴。今相其出路。多置木洞於運河底。以洩湖水。先使之灌田。田已足。用卽導之由小河入大河。及湖蕩以入海。近澗河者。使之入澗河。近興文閘河者。使之入興文閘河。近六安溝者。使之入六安溝。近下河者。使之入東塘河。西塘河。總之。由射陽湖以入海。若此。則水行紆徐。非同暴漲之水。漫溢民田。而西湖千頃之波。亦可徐徐涸爲良田矣。卽或洪澤湖水盛大。令其由周橋。翟壩。漸漸流出。其水亦有所容。旋出旋消。不至爲害。而盱泗之水患。亦可除矣。按淮安府輿地志。天啓甲子。山陽知縣孫肇興。曾爲此制。所謂伏龍洞是也。其制用大椀木。做成木洞。長三十五丈。高廣各三尺。西出西隄之西。東透東隄之東。吐納均節。洞上實加十四尺。而後爲漕渠之底。隄東爲渠。引水入河。爲工甚省。爲益較大。以愚管見。揆之前人。若隱有合者。不知可行於今日否。

此二條者。一以分黃。一以洩湖。總之。可以消洪澤之水。救盱泗之災。以成久遠之利也。夫舉事者。必先度其利害。利多而害少。猶將爲之。況有利而無害哉。所陳管見二條。伏候憲裁。

敬陳賑濟始末詳懇代題

爲敬陳賑濟始末。詳懇恩准代題。以沛皇恩。以光聖治。事切本道一介寒儒。硜硜自守。由乙丑科進士。歷任中書科中書舍人。丁憂起復。於康熙三十九年八月。蒙總河題赴河工效力。四十一年十二月。題補山東濟寧道。奉旨。照該督所題補授。邀恩自天。感激無地。莅任以來。冰兢自矢。朝夕河干。竭力修防。惟恐職分稍有未盡。卽無以仰報皇上知遇之恩。今於九月十二日。准布政司照會。爲東省疊罹水災等事。內開。

濟寧道賑濟汶上縣。動用倉穀一萬五千一百八十一石三斗。賑濟陽穀縣。動用倉穀七千六百三十五石六斗。令本道捐補還項。且將職名揭報題參。本道查此案。本年二月十二日。蒙總河差官到署。委本道同布政司、兗州府、公議賑濟。當時公議。州縣有倉穀。用倉穀賑濟。將漕米減價平糶。如州縣無倉穀。即將漕米賑濟。皆係布政司親說。兗州府親寫。將單各存一紙。並報河撫兩院存案。又於康熙四十二年三月初四日。准布政司照會。內開。爲欽奉上諭事。康熙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蒙巡撫部院王案驗。四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准戶部咨。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鈔出。總河張鵬翮題前事。內開。二月初二日。侍衛馬武傳旨。朕經過泰安、新泰、蒙陰、沂州、郟城等處。見民有饑色。應急行賑救。經過地方。雖經賑濟。獨錢糧。但州、縣倉穀年久朽爛。無裨於散賑。今著將總漕桑格漕米內二萬石。交與張鵬翮。揀選賢能官員。運至濟寧州、兗州府等處州縣。減價平糶。有應賑之處。卽行賑濟。亦交米二萬石與桑格。於泰安州一路散給。又將收稅有力之官七員。并發在京旗民犯罪降級贖罪人一百名。伊等俱照養蒙古例。以所用之多寡。分別議敘。欽此。欽遵。仰見我皇上仁同天地。愛民無已之盛心也。今青黃不接之時。小民需食甚急。謹遵旨。派出賢能官候補僉事道程兆麟、濟寧道張伯行、海州知州陳鵬年、理事同知滿都、原任員外郎達古禮、原任佐領佛保、筆帖式察壽、原任知縣顧孫好賢、濟寧知州吳樞、原任運河同知羅景、等十員。前往山東。同布政司劉愷。將兗屬被災各州縣常平倉無朽腐虧空之穀米。驗量數目。將真正饑民。不論有地無地之家。酌量賑濟。仍一面遵旨移咨總漕桑格。將山東附近州縣漕糧。截留二萬石。運送被災州縣。

減價平糶。若州縣並無倉穀。即將截留漕米。將真正饑民徑行賑濟。俟賑至收麥之時。小民糊口有資。停其賑濟。將用過常平倉穀石。並散過漕糧數目。及運截留漕米與倉穀腳價。令山東巡撫將康熙四十二年俸工捐助。買補還項。其京城贖罪犯人一百名。除應發泰安州等處地方六十名外。內撥四十名。令山東巡撫分發兗州府屬被災州縣。照養蒙古例。養活饑民。以其所用多寡。報部分別定議。如有徇情受賄。捏報虛數。饑民不沾實惠者。令該撫稽查題參。嚴加治罪等因。康熙四十二年二月初六日。奏本月十一日奉旨。著照該督所題速行。該部知道。欽此。相應移咨。爲此。合照貴道。煩爲查照咨案事理等因。准此。是奉有司文照會。及部文行知。遵照奏准。俞旨。方敢動用倉穀賑濟。並非敢於擅動也。皇上巡視河工。回鑾之日。山東百姓。環繞運河兩岸。焚香叩迎。感戴皇恩。稱祝萬壽。歡忻鼓舞。踴躍爭先者。皆遵奉俞旨。開倉賑濟之驗也。今奉部文查議。藩司卽以本道職名揭報。以爲擅動倉穀。本道等動用倉穀。以推廣皇仁。非擅動倉穀。以希圖名譽也。動倉穀以救濟饑民。非動倉穀以私侵肥己也。且今日責本道以擅動倉穀之罪。其罪猶可諒也。設使當日奉旨賑濟。本道等到各州縣。不動倉穀。坐視其流離死亡而不救。使倉有餘粟。野有餓殍。再加以今歲之水災。使黎民嗷嗷待斃。朝不保暮。本道今日之罪。其可追乎。且本道等動用倉穀二十餘萬石救濟饑民。而竟屬之百姓。死於道路。逃散四方者。尙不可勝數。設當日不動倉穀賑濟。而百姓之死亡逃散者。不知更當何如矣。昔漢武帝時。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帝使汲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賑之。臣請

歸伏矯制之罪。帝賢而釋之。垂之史冊。萬世以爲美談。切思本道動用倉穀。令百姓頌皇恩浩蕩。祝萬壽無疆。此善則歸君之義。臣子職分之當然也。今部議本道擅動倉穀。查取職名題參。此過則歸己之義。理應順受。第恐本道直任之而不辭。將來台垣中有責本道以竊汲黯之美名。而邀萬世之令譽者。本道反無辭矣。是本道非不肯居擅動之名。實不敢居擅動之名也。且本道一任擅動之罪。使山東地方各官皆以本道爲戒。視倉穀爲重。民命爲輕。坐視鵠面鳩形之衆。而曾不加意軫恤。使老弱者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其受害更有不可勝言者矣。抑本道更有請者。皇上於山東百姓。旣蠲免錢糧。又截留漕米。發旂員養濟。又令有力之家。有情願養濟者。照所養之多寡。分別議敘。但見在旂員俱到地方。而有力人員。呈報前往者。寥寥無幾。是山東之饑民無窮。而養濟之人員仍屬有限也。本道竊以爲除旂員養濟之外。或仍有真正饑民。養濟不能周徧者。責令地方官確查真實。或用截留漕米。或用倉穀。酌行賑濟。仍令撫藩各官不時嚴查。如有虛冒。卽行題參。其所用米穀。將康熙四十四年、五年、俸工買補還項。則一轉移間。所活民命。爲無窮矣。皇上前年於淮揚災民。屢加軫恤。今已俱獲安全。咸慶更生之樂。況山東爲腹內近地。倍宜軫恤。語云。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是恤民隱。正所以固邦本也。本道從國計民生起見。冒昧陳言。伏祈恩准代題。惶悚待命。

正誼堂文集卷之五

檄文

飭置社會捐積穀石檄

爲特飭設立社會捐積穀石以裕民生事。照得民爲邦本，食爲民天。古之所以耕九餘三，耕三餘一，蓋爲豫積貯而備荒歉也。查閩省原有常平義倉，雖歷年俱有捐積，但山多田少，人寡蓋藏，且報捐有限，若不勉力勸輸，儻雨暘弗若，一遇荒歉，必致周章失措。本都院不得不豫爲籌畫，先經檄飭各屬清查餘存銀兩，正爲買穀積貯之計。今值收穫之候，該府州立卽查明所屬，凡有餘存銀兩，飭令盡數買穀積貯外，該府州仍率同各廳縣首先倡捐，並飭諭紳衿士庶人等勉力捐輸。於市鎮鄉村各置社會一所，積貯買捐穀石，倡率好義有德之人，董理勸捐，羣相鼓舞樂輸。如一鄉之中，有能勸捐至五十石者，該縣給匾旌獎，勸捐至一百石者，該道給匾旌獎，勸捐至二百石者，該司給匾旌獎，勸捐至二百石以上者，將勸捐之人姓名申報本都院給匾旌獎。如紳衿士庶人等有能約社會自五十石以至二百石以上者，亦照捐輸之例旌獎。至士民捐輸多者，該縣優以禮貌，免其差徭。每倉選擇殷實誠懇之人，收管倉廩穀石，公正廉介之人，經理出入數目，飭令加謹收貯，毋致汜爛。嗣後每歲源源照此輸捐，設遇歲有不登，卽以本鄉之

積穀濟本鄉之貧民。儻該鄉悉屬殷實之家。將所積穀撥濟鄰鄉貧屬。縱有荒歉。亦可無恐。如係大荒。再行題請動常平倉穀賑濟。小民自可無虞矣。所貯穀石。每歲當青黃不接之際。該鄉管理之人。將穀石數目呈明地方官。平價發糶。以濟民食。其價銀。令殷實之人收貯。俟秋收後。照依時價買補還倉。不許假手承胥。致滋需索。侵耗情弊。此事關係民命。合亟通飭。爲此。牌仰該府州官吏。即便照遵舉行。并飭將勸捐士民各姓名。與設立社會處所。經管姓名。造冊送查。該府州縣爲牧民之官。務宜倡率勸諭。盡心料理。本都院卽以穀石之多寡。定官評之殿最。果能勸諭有法。自當另行薦舉。如或慢不經心。視爲虛文。無補備荒實政。一經查出。白簡隨之。各宜懷遵毋忽。

特飭官民平糶檄

爲特飭官民平糶。以蘇民困事。照得本都院下車以來。值茲天時亢旱。本都院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設壇步禱。雖降微雨。尙未霑足。方今米價騰涌。四民艱食。爲司牧者。能不蒿目。今已遣人往廣東、蘇州、江西買米。期平市價。以濟目前。但道里遼遠。所買無多。爲力有限。查照官倉之有積穀。原爲備荒之計。粟貴則糶。粟賤則糴。此古常平之遺意也。合就通飭。爲此。牌仰該府州官吏。照牌事理。即便轉飭所屬各縣。凡官倉積穀。不拘多少。限以持平之價。酌量發糶。俟收成之後。糴補還倉。又於紳矜士庶家。有藏穀者。誰無濟人利物之心。況情聯戚屬。誼關桑梓。原有緩急相通。有無相濟之雅。除本家大小一年口食外。其餘一盡發糶。上爲有司分憂。下爲子孫造福。不亦休哉。其有厚自封殖。不肯發糶者。許本保甲及確見人報名。府州

縣以憑詳究。如有乘機報復及告發不真者。該府州縣查確。從重治罪。該府州縣亦宜區畫詳明。加意勸諭。矢公矢慎。不得聽一偏之言。徇愛憎之私。以取罪戾。今將應行事宜開列於左。

一、官原有發賑之例。見今米價既貴。貧民難堪。速將積穀酌量平價發糶。其發糶若干。開明登簿詳繳。銀則收貯各府州縣官庫。以憑稽查。俟收成時。即宜糴補。務足原額。如價平即止。

一、米價太高。則富民愈利。貧民愈困。太賤。則抑富民之價。亦非得中之道。該府州縣照各處鄉價略爲持平。使兩不相虧。則無閉糶之弊矣。

一、官倉之發。不可衙役主之。須擇有身家誠實者數人董其事。每戶來糴。報明家口若干。每次不過三斗。則澤及貧民。而兵丁闖棍蠹役。不得把占射利。其發糶時。用合同小票。如納糧庫串事例。以憑稽查數目。

一、藏穀之家。非殷實素著。好行其德者。誰肯平價賤鬻。然多藏者。必有天災人禍。如訟獄盜賊水火皆是也。出粟濟人。實奪其物於天災人禍之中。從而給散之。在己。既得美名。在子孫。必享厚福。亦何苦而不爲乎。

申飭臺地應行事宜條款檄

爲特申臺地應行未盡事宜。以固海疆事。照得臺灣自平定迄今。所有應行事宜。業經歷任總督部院。會同酌議。大者具疏題請。小者申飭遵行。各在案。本都院下車以來。採訪臺屬民情。籌度地勢。尙有未盡事。

宜業經細加勘酌。合就臚列飭遵。爲此牌仰該府官吏照牌事理。即便查照開後各條。按款轉飭遵照舉行。仍具文回報。毋違。

計開

一、清查匪類。凡地方生事犯法。多係蹤迹無定。不入版籍之人。臺屬原有官莊產業。佃丁半屬粵人。援引無籍之徒。蟠踞窩藏。一入官莊。非鄉保所能過問。且營兵內有伙兵。原係平民影冒。營伍不入保甲。一遇犯事。則投營抗拘。有司不能執法審理。深爲大害。文到該府。即便轉行各縣。凡各莊佃丁。俱著管事。按名開報。各營伙兵。移營著令正兵。開名造冊。交送有司。一體編入保甲。不許遺漏一名。遇有犯事。一例句問。如有倚勢阻撓者。許有司據實詳究。

一、議建竹城。各府州縣俱有城郭。原以捍外衛內。臺灣因遠在海外。磚瓦等項皆自內地運去。建造維艱。是以未經勦建。但該地僻處海陬。番民奸良不一。查廣南交趾等處。皆廣植雜樹。竹木爲城。臺地刺竹叢生。栽種甚易。該府即便轉飭各縣。於應建城處。栽種刺竹。日久叢生成林。便可作爲城郭。其應用種竹人工飯食。該府縣公同捐備。不許派累民間。仍將自某處起。至某處止。周圍種竹若干里。需竹若干株之處。開明具文。徑報本都院查考。

一、飭歸縣治。朝廷設官定邑。自應各照所轄地方駐劄。以撫綏子民。臺郡初闢之時。因衙署未建。鳳山、諸羅、二縣邑令俱寄居府治。據臺廈道詳稱。鳳山縣篆見係海防。趙同知兼攝。該同知有稽查出入船隻。

督修戰船之責。未能遠離。應俟新縣到日。卽著歸治。諸羅縣已據該縣毛鳳綸呈報。帶領吏役移歸本管地方等由。近聞鳳山諸羅二縣。藉徵收錢糧名色。久住郡城。應酬諧謔。不歸縣治。殊乖職守。該府立卽轉飭該二縣。各照所轄地方衙門駐劄。鳳山歸南路。諸羅歸北路。不得仍住郡城。

一、改建祠宇。各府州縣建立紫陽書院以及文昌等祠。原以崇祀先賢。振興文教。臺屬各縣並無此等祠宇。至忠臣烈女臺地亦不乏其人。何以未有崇祀之者。而道府廳縣歷任各官。俱各立一生祠。豈道府等官俱得民心。士民有去思之慕乎。抑上下相蒙而爲此舉乎。該府立卽移行各衙門。將道府等官一切生祠。俱改爲紫陽書院及文昌忠臣烈女等祠可也。

通飭清釐保甲檄

爲清釐保甲。以靖地方。以厚民生事。照得保甲之設。固以稽查奸宄。實以勸勉良善。誠久安長治之道也。如一舖之中。甲有保長。一甲之中。戶有甲長。休戚何等相關。稽查自難容隱。奈有司奉行不力。地方人等視爲故事。以致匪類潛藏。禍患弗恤。或游手不事生業。流入賊盜。或停柩不急葬埋。毀於水火。或生女不撫養。殘溺以傷生命。或使婢不遣嫁。久錮以干天和。至於富厚之家。以奢靡爲豪舉。貧寒之戶。以覓食爲活計。富者欺貧。貧者恃富。一當歲凶。禍亂遂生。思之可爲寒心。且有外來之人。圖爲鼠竊。或潛身廟觀。或窩匿山澤。惡莠恐其亂苗。不可不察也。爲此牌仰該府州官吏照依事理。立卽通飭各屬縣。於每舖之中。計戶分爲幾甲。公舉誠慤一人。以爲保長。於每甲十戶之中。又公舉誠慤一人。以爲甲長。每戶照頒式各

給牌一面懸於門首。甲長亦照頒式給長柄牌一面立於門首。飭令遵照牌文互相稽察。朝夕勸勉。除查獲逃盜。該保甲即時拘報外。游手者。教令勤事生業。停柩者。催助出殯郊原。生女當存撫養。長大隨分字人。使婢計年二十。毋愆期。卽爲遣嫁。儻有不遵。該保甲鄰佑隨時據實舉報究治。再。每甲十戶之中。貧富不同。或係上上。上中。上下之戶。或係中上。中中。中下之戶。或係下上。下中。下下之戶。分爲九則。秉公確報於門牌戶名之下。俱註明衣食豐歉之數。以憑查奪。其舖內紳衿。勸令舉行社會。以爲小民表帥。各舖俱有所蓄。卽遇饑饉。亦可恃以無恐。且將舖內人等。或躬行孝悌。或和睦閭里。或周濟孤寡。行善事幾件。或武斷。或曲。或包攬詞訟。或酗酒賭博。行惡事幾件。一一據實填註牌內。後開以憑勸懲。如有外出者。於牌內填明因何事故。前往某處。字樣。回日。註明於某日回家。儻敢抗玩容隱。不據實填註牌內。立將該舖保甲一體治罪。至僧寺。尼庵。道觀。務與民戶一體編入甲內。給牌開明僧尼道士若干人。此係本都院仰體皇上愛民苦心。宣布實政。爲爾民造福也。毋得汎視。自貽伊戚。該府州縣務要實心奉行。造册呈送。以備查考。其册籍紙張書寫工費。各該縣自爲捐備。不得私派舖民。如有經管胥役串通保甲科斂舖民分釐者。或被告發。官則飛章參處。役則立斃杖下。慎之。

通飭墾荒檄

爲清查荒田。嚴飭據實造報。以便設法勸墾事。照得養生之計。莫急於務農。無田之家。莫善於開墾。今台計閩省未墾荒田。尙有二千餘頃。部文墾限甚迫。本院望墾之念更殷。而從事者寥寥。細訪其由。蓋緣有

荒之家。力不能墾。又不肯讓人領墾。而情願領荒者。工本既艱。復恐墾熟之後。原主告爭。是以報官有荒。究竟無荒可領。無人報墾者。職此之故。今欲設法勸墾。令墾荒之家。一領之後。永爲己業。原主不得復問。非先知荒田所在。未便縣示招墾。合行飭查。爲此牌仰該司道府官吏照牌事理。即便轉飭所屬有荒各州縣。將從前節報荒冊內。挨次細查。某人荒田若干。共計幾坵段。坐落某圖甲。是何土名。上中下何則。條分縷晰。限文到三箇月以內。造具清冊。報取原主力不能懇。情願入官聽人領墾爲業。甘結冊繳。如田主抗不具結。及強墾有主之田。並州縣不卽據實造報者。明係隱熟作荒。卽將該州縣原報荒田。徑報部起科。遺悔無及。其有從前欺隱之田。無論在官在民。有能據實出首者。止照本年起科例入冊陞科。田租免追。儻始終欺隱不首。一經訪出。或被人首告察實。除將欺隱之田入官追租外。本人仍按律擬罪。決不寬宥。法在必行。各宜懷遵。毋忽。

教條

飭禁婚嫁喪葬華奢示

爲申明禮制。以阜民財。以正風俗事。照得理民之道。務豐其財。豐財之法。必禁其奢。閩爲禮義之邦。日來人心漸漓。競趨汰侈。不但舍本業。營末作。麗衣鮮服。游諛酒食。爲財之蠹。卽婚喪二事。禮有定經。亦不敦尙本根。專飾浮文。富者務其繁華。貧者效彼所爲。至賣田以嫁女。破產以治喪。富者就貧。貧者顛沛。民力

困絀。職此之由。合行禁止。詳條於後。

一、婚爲吉禮。人道之始。必須親迎。聞八府中惟泉州尙行此禮。他府闕如。其在省會。惟誇嫁妝。情願嫁女千金。不能教子一經。排箱倒篋。照耀街市。鋪紈披錦。輝煌里閭。一物不備。女不登車。婿家責備其豐。甚且勒索隨車田業折儀銀兩。癡人變產以應。或勉強無措。稽延年。月。女至逾笄。不得出閣。內有怨女。外有曠夫。嫁妝之害大矣。大凡爲人。必度分量力。慈而且義。身無一命之秩。而作百兩之將。是逾分也。家無擔石之儲。而效盈門之爛。不量力也。翁姑不問婦之賢淑。但以嫁妝厚薄爲愛憎。非所以示慈也。父母不訓女。順正。第欲女挾所有以驕其夫。非所以教義也。入門之後。而月鼓樂。或至半月。或至累日。且連旬。設酒演戲。動十餘席。糜費已極。合卺之夕。親戚朋友。夥飲徹宵。擁衆入房。披帷帳。搜枕衾。名曰鬧房。褻狎瀆亂。傷風敗俗。此其甚也。竊婚喪繁文。奉有明旨。都下業已從簡。閩中何得獨違。爲此示禁。嗣今嫁女。椅桌不過數張。被褥全具。衣服一箱。過此定挈其父母。以違制論。并著地方保長。糾察鬧房之人。子衿移學院戒飭。小民發府縣懲治。慎之毋忽。

一、喪爲慎終。人所自致。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世俗惑於釋典。不盡哀而佞佛。謂超度父母者。佛也。於是延縑流。建道場。誦經拜懺。或七日。或五日。或三日。或一晝夜。富者蕩財以爲美觀。貧者亦借重債。勉作佛事。以塞衆議。則僧道邪說害之也。且追薦何爲者。未有佛法以前。人豈盡沈於畜道而不出耶。既有佛法以後。人豈盡超六道而升天界耶。地獄尤爲不經。人子謂父母必入地獄。

是以窮奇，樛杌待其親也。即使親不幸有過，爲子者，惟有反身修德，幹蠱蓋愆，是爲克孝。不此之務，願望解脫於僧，何其蠢也。道場旣設，每值七日，親朋會赴，食前方丈，至數十人，主人臨喪不哀，惟酒食是議。客子食於喪側，必飽必醉，何其悖耶。下窆之時，親朋送葬，雖曰情理，然輜至數百乘，或百乘少亦數十乘。孝子無暇襄事，多治廚以豐筵席，厚蓄金以發輜資，計其所費，至近百金。世人停柩而不敢葬，率多山此。此地方一大弊也。孟子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然孟子所不儉其親者，乃棺槨衣衾之美，非浪費之謂也。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以有益之錢，供無益之費。何如移此無益之費，廣置祀田，使牲殺長裕，器皿長充。世世子孫蒸嘗有賴之爲孝乎。合就禁諭，如有故違，重懲不恕。

嚴禁透越之弊示

爲特嚴透越之弊，以重民食事。照得省會重地，兵民雲集，所需食米，最爲緊要。但附郭郊原所產米石有限，專賴上游商賈販運至省，源源接應。庶民食不至匱乏，詎射利之輩，私販出洋，接濟賊艘，貪圖覓利，以致省城米價騰貴，民食維艱。是以本都院設法嚴禁米石出洋，凡有米船，不許過南臺大橋，并飭海口汛弁盤查在案。惟米石自上游販運到省，必由竹崎關經過，竹崎而下，港灣多歧，每有不法棍徒，先至水口以上，攔截購買，竟山洪塘、塔湖、歷陽岐、烏龍江、直達閩安鎮出口。本都院訪知此弊，正在飭行查禁間，據福州府議詳，批行臬司申覆前來。除詳批，仰照該府前議，飭令竹崎司刻票填明米數，交牙齋繳五虎司彙送該府查核，仍嚴諭各員役，不許指稱收繳號票，措勒索商民，致干查究。去後，合亟出示曉諭，爲此。

示仰所屬商販人等知悉。凡米船來省。經過竹崎關。先到竹崎司報明販到米石數目。并居停牙行姓名。該巡檢照填印票給付該商。該牙齋繳五虎司彙送該府查核。如米船至竹崎關。該巡檢立即給票放行。不許官役刁難阻滯。至繳票之時。五虎司員役亦不得藉稱收票措勒索。儻有刁難措勒等弊。定將該巡檢等官役一併提拏參究。商販如有違禁透越汶港。私運出洋者。一經拏獲。定行重處。米石入官。決不姑貸。

禁止餽獻論江蘇等七府一州示

爲嚴禁餽送陋習。以肅官方。以遵功令事。照得潔己奉公。官守之常節。存心愛物。吏治之本原。邇來習俗。移人廉隅。日刑括民財以肥己。疾苦罔聞。敲民髓以媚人。逢迎絕巧。其馭下惟貨賄是視。斯奉上以獻款爲能。就令盈萬盈千。止圖此身溫飽。誰知一銖一黍。盡屬百姓脂膏。亦思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期於自盡吾心。若使愛一文身受一文之汗。何以無慚衾影。本都院冰蘄夙盟。各司道激揚同志。務期苞苴永杜。庶幾風化日隆。誠恐屬縣視餽獻爲故常。勢必小民竭瘡。以填補。雖曰交際之情。於禮不廢。試思儀文之具。此物何來。將取之家乎。抑取之民乎。取之家。懼難爲繼。取之民。當何以堪。夫風憲固在上司。而親民莫如守令。彼稱我曰父母。我稱彼曰子民。土地我爲之墾。差徭我爲之清。逃亡失業。我爲之復。焚獨無告。我爲之恤。豪強侵占田宅。我爲之直。盜賊劫奪財物。我爲之弭。衙蠹生事擾民。我爲之懲。訟師舞文害人。我爲之逐。士風學政頹靡不振。我爲之興。天斂人紀。循行無虧。我爲之舉。諸凡周知痛苦。如入赤子之室。

如摩赤子之膚。斯民愛戴歡欣。如坐慈母之懷。如含慈母之乳。是謂父母。是謂子民。該有司果體此心。風行百里。何幸如之。儻貪饕成性。借餽獻以邀賞。有忝官箴。難孚人望。親民之任。既不堪居。風憲之司。將與有責。合行出示嚴禁。爲此示仰所屬各郡縣官員知悉。嗣後務存心愛物。潔己奉公。毋以登壘罔利之術。剝削吾民。毋以入廁墮臭之身。玷汙上官。從此風清弊絕。共成大法小廉。本都院與有榮施焉。各宜仰體。毋違毋忽。

淮揚徐三屬賑濟饑民條約

照得淮揚徐三屬上年夏秋被災。州縣饑民乏食。誠堪隱憫。本院特疏題請。將四十八年撥補俸工。照例捐賑。并請先動司庫見銀。酌量撥濟。部覆應如所請。竊念皇上軫恤災黎。一再不已。苟不溥實惠以救民饑。何以稱在官宣聖德。爲此分委職員。星赴該處。同該地方印官親查真正乏食饑民。據實造冊申報。酌撥賑銀。按名散給。此番續賑。實係皇上非常曠典。該州縣務須加意爲民。悉心任事。如或開報不實。或濫或遺。或侵或剋。本院不時密訪。仍許饑民首告。所有開報賑給事宜。豫定條例。出示通知。

計開

一、開報饑民。不得委之胥役。須敦請紳衿。或者民公直者。一二人協同保甲。逐戶細查。攢造清冊。務使饑者不致遺漏。不饑者不得冒濫。清冊既定。呈縣詳核。照冊刊設小票。逐戶分給。俟發賑之時。本戶只著一人持票赴公所領賑。

一、開報饑民查核不實。濫及不饑之人。卽數減於實饑之人矣。凡爾百姓中。或年壯力強。可以自食。或別有生理。可以存活。不致餓殍者。皆不得開報。

一、胥役不許假造冊紙筆名色勒索保甲。保甲不許假胥役使費名色勒索饑民。如犯。重究不貸。

一、保甲串通饑民虛開戶口。許鄰戶出首。卽以本戶冒濫之數。給賞其人。保甲定爲枷責。如饑民自行虛開保甲察出。亦以給賞保甲。其本戶名下實數。亦不准給。

一、各鄉保甲細冊造定。該州縣總彙若干戶申報。以憑酌撥賑給之後。照細冊開載申報。以憑查核。以防多報少散之弊。

一、刁民士棍。勢挾保甲。多開口數。或足於衣食。不應開報。強勒開報者。本處紳衿耆民公呈究處。

一、生員貧者。著各學教官確查造冊送縣。該州縣附於饑民冊後申報。

一、支庫項糴米賑給於民甚便。而被災之民。縣釜枵腹。望救已久。若須委員遠從上江糴米以濟。曠日遲久。急何能待。且懼大負皇上求瘼如傷。急切斯民之至意也。因此卽以庫銀。照各州縣冊報口數酌撥。

差發該州縣官同查賑官開封分析。給散饑民。聽其就近糴米自食。所謂救饑如救焚也。

一、查賑官單騎輕舟。大減從役。自備飲食往還。不得擾亂州縣。致州縣藉口供應。剋扣饑民。本院密訪確實。卽以此定該員之賢否。爲大計黜陟之功罪。

一、發到銀兩。零細分晰。務在均平。如委之胥役。上下其手。弊不勝言矣。只宜將銀照冊查給保甲。如某鄉

某莊共饑民大小若干口。應給銀共若干兩。卽照數付之。協同該鄉內紳衿耆民逐戶公分公給。不許短少分毫。

一、大錠銀碎翦零分。抽添排搭。最難均平。可將銀十之一買換大錢。如銀十兩。內將一兩買錢。凡該給銀一兩之戶。只稱銀九錢。或多一分亦可。少一分亦可。多一分則補錢九十文。足一兩之數。少一分則補錢一百十文。足一兩之數。或八錢九錢之戶。多少二分三分之數。以錢長短補足。通用此法。則用力甚易。爲數亦均矣。不許換搭潮銀。攙和低錢。及除扣平頭。短少錢數。如有此等。或經告發。或經訪出。卽行處死。該州縣亦不免失察之咎。給散之後。仍取實領實散結狀。以憑查核。

一、銀到給散。不得過五日之外。蓋已屆麥黃秧長之期。又在望食待炊之候。日復一日。奔走道途。旣誤農工。又傷生命。各州縣亦當惻然動念也。

一、銀發之後。本院逐處查賑。如有沿途饑民。擗舟號呼。卽該州縣查報之不實。當卽面詢何縣何鄉。因何致有遺漏。逐名開記。著該州縣自出己錢。加倍給散。如非被災地方之民。或已經報名入冊。故意號呼。亦著該州縣嚴查。

一、向年賑饑。州縣官之不肖者。米則剋扣升合。銀則減折平頭。民沾實惠。十不得五。又其甚者。串同查賑官。公然分撥入己。全不給散。種種弊端。本院訪聞甚悉。此番賑給。實出皇上格外洪恩。再有侵吞。或委之胥役。漫不經心。是爾之貪婪殘忍。終不能悛。官則飛章題參。胥役立斃杖下。

一、官吏不肖公然侵吞者。或申報則多開戶口。給散則刪除原冊。上司無憑稽查其銀米之剋扣。逆料久饑羸敗之民。救死不暇。必不能以升合分毫之短少。匍匐上控也。今本院提取州縣細冊。俟賑給之後。照冊開明。出示張挂。通衢俾人人咸知。如有赴院訴者。給賞路費回籍。卽提經承及保甲人等。嚴訊得實。該州縣官并查賑官。一同題參。慎之毋悔。

一、行賑既有清冊可驗。票單可憑。爾饑民只合安靜力於農田。俟給賑之日。保甲約期傳喚。爾執票於公所。推次候領。本處紳衿耆民。識認本人。驗票逐名給散。隨卽收票呈縣查核。

一、錢糧動支有限。而萬姓之待哺無窮。推食食人。仁者之事。凡在鄉黨鄰里。日視顛連。聽其流亡。絕不動念。必非人情。本院屢經行文州縣。勸諭大戶出粟賑救。兩月以來。未見有舉行申報者。果大戶之吝於施歟。抑州縣之勸諭不篤也。本院不惜再三申說。仍有望於好義之人。各動惻隱。量力捐輸。一倡衆和。救得一人。則爾施一人之惠。救得一日。則爾行一日之仁。該州縣造冊申報。視出粟之多寡。分別加獎。雖忠厚長者。施不望報。而樂道人善之意。本院亦不能漠然忘情也。

正誼堂文集卷之六

書

答同年陳宮詹

弟撫閩兩載。苦無善政及民。利未能興。害未能除。抱愚守拙。虛度歲月。尸位素餐之譏。所不能免。今將何以教我耶。況鄙性迂疏。世務多所未諳。酷好讀書。而貴鄉又人文之地。或得相與朝夕。講明聖賢之學。庶幾無負耳。乃日以聖賢之道告人。而人不吾信。又刻先儒遺書。使九閩之士。知吾之所言者。乃程朱之道。程朱之道。卽孔孟之道。非予一人之私言也。何意刻書之始。卽有爲予言者曰。是書不必刻也。凡刻書。必審乎時之所好尚。是書人必不觀。人必不讀。刻之何爲。予曰。子祇知是書之當刻而已。至於人之觀與不觀。讀與不讀。非我之所能知也。今書已刻成。或又爲予言曰。始吾以爲人必不觀。必不讀也。今果然矣。刻者自刻。而不觀不讀者自若也。予曰。彼之不觀不讀者。以彼之學非爲己。而未聞道也。設有志於古人爲己之學。欲聞聖賢之大道者。舍是書曷以哉。今世之學者。父所以教其子。師所以詔其弟。不過舉業已耳。其資質之高者。詩文焉已耳。問其志。不過曰。富貴焉已耳。聲色貨利之習。溺於中。卽有告之以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聽之。又何怪乎人之不吾信也。彼之所爲。惟以博科第爲念。一得科第。終身富貴在是。又

何以先儒之書爲乎。豈知讀先儒之書。未嘗不得科第。但不慕富貴耳。近如蔡聞之、黎寧先、皆讀先儒之書者也。而已捷南宮矣。宴曲江矣。居木天矣。是讀先儒之書者。亦未嘗不中也。而況終日役役於舉業者。又未必皆中乎。夫終日役役於舉業者。未必中。讀先儒之書者。未嘗不中。又何必舍先儒之書。而役役於舉業乎。或曰。舉業可廢乎。予曰。不可廢也。程子曰。取其足以應舉。斯已耳。若役役焉求必得之道。是惑也。從事舉業者。以程子之言爲法可也。視乎蔡聞之、黎寧先之讀書可也。於是或者之言稍沮。然予欲以此言盡告九閩之士。猶恐其不吾信。年先生爲鄉先達。鄉人尊而信之也久矣。盍以吾言告乎。果能信而從之。吾見繼蔡聞之、黎寧先而起者。正未有艾也。

答浙江彭學院

竊惟兩浙爲人文淵藪。而自姚江倡異學以來。天下風靡。識者每有世道人心之憂。不知亂苗之莠。今日尙有存者乎。弟才不如人。學未聞道。嘗慨今時之士。喜圓而惡方。好異而厭常。卑者趨於利祿。高者樂爲頓悟。計功謀利之心。日勝。正誼明道之訓。不聞。士惟務外學。不知本。近時雖經陸、張諸儒力爲閑邪扶正。喚醒一世之人心。終不若得位遇時。一爲名教之宗主。其德風草偃。足以斬絕根株。廓清霾晦也。此事乃關世道人心。實爲匪小。當今之世。非吾直上。其誰任之。吾輩不出而擔當天下事。則已。苟出而得行其志。得爲其事。不大爲整頓一番。救陷溺。扶正道。使一世咸歸一道同風之上理。則平生之所學。謂何。是以古來有志之士。斷不肯依阿淪忍。因人成事。庸庸碌碌。甘與草木同腐也。吾鄉呂忠節公云。天下第一等事。

是何人做。天下第一等人是從何事做起。可惜終身憧憧擾擾。虛度光陰。到雨罷庭空。風過花飛時。攜甚物去。以此思之。何重何輕。何去何從。在老先生必能辨之。而弟猶以狂謬之言。瀆溷左右。多見其不知量。然亦可以見弟之自待待人。皆不敢處於菲薄也。肅此佈復。不盡翹佇。

復師提督書

語云。得一知己。可以無憾。老先生。弟之知己也。而存注有加。獎飾逾分。能無愧憾交并耶。弟思人臣恪供乃職。志乎古。必戾乎今。謹於獨不諧於衆。古之君子。直己而行。動輒得咎。有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者。蓋於理道之間。見之真。而守之固。孟夫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毅然一大丈夫也。弟愚。何足以及之。然此番蹤迹。孤危。幸叨聖明垂察。得免誣陷。早夜圖維。敢不益勵所守。以報聖恩。竊惟主上之愛我方切。而世之嫉我益深。知己如老先生。將何以教之。計三吳賦重。人稠。一切錢穀。刑獄。案牘。疊精。所賴以彌盜安民。左肩右臂。爲我扶持者。莫如麾下。而又摯誼深情。咫尺密邇。同舟共濟。凡關繫於國計民生者。無靳德音下逮。弟卽如奉令承教於階阨之前也。

與冉永光檢討

不奉訓誨者已十餘年。回思請見書院講道論德時。猶依稀若前日事。老先生晦明風雨。亦曾念及焉否乎。弟調蘇以來。毫無善狀。上之不能有益於國。下之不能有益於民。利不能興。害不能除。碌碌因人。抱愧實甚。老先生獎譽太過。以當代名臣相期許。愈增愧赧耳。世路崎嶇。人心不古。直道而行。便有滯礙。弟今

已蹈危陷之途。尙未知將來作何究竟。因思古來觸犯權奸。斷未有得免於禍者。然而弟之所恃者。皇上聖明。斷不使小人肆虐。加害無辜耳。弟從事聖賢之學有年。雖歷年以來。簿書鞅掌。而聖賢之訓。未嘗一日敢忘於心。聖賢處事。只論是與不是。得失利害。固有所不暇計。只成就得一箇是而已。況內重則見外之輕。德深則忘遇之淺。弟雖不肖。豈肯以富貴移易其心哉。周濂溪先生云。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贏得夢魂安。故人欲問吾何況。爲道毘陵只一般。弟履險若坦途。惟從事於濂溪斯語而已。

答冉永光檢討

弟愚拙疏懶。既無匡時之具。又乏趨時之巧。用世處世。俱非所長。而乃羈縻聲利之場。漫廁搢紳之列。信心孤往。又不度德量力。秉正嫉邪。日與羣小爲難。竟遭反噬。幾蹈不測。宦海風波。可畏哉。可畏哉。若非聖天子乾剛獨斷。其能免於禍也。幾希矣。既蒙恩宥。復命督理倉場。受恩深重。感激涕零。正不知若何圖報。始能仰答高厚於萬一也。老先生當有以教我。憶己卯之春。讀書請見書院。促膝談心。老先生爲予言曰。吾輩今日。講道論德。聚於一堂。何快如之。儻異日。姓名爲聖天子所知。恐此身不能自由矣。以弟今日之所處。進退維谷。回思老先生昔日之言。竟爲左券。老先生亦曾念及否。大抵耽富貴。則以位爲樂。效職業。則以位爲苦。才短淺而事繁難。其苦更甚。正弟今日之謂也。然弟秉性不合時宜。亦非能久於朝端者。第國恩難負。良心難昧。惟有隨時隨事。盡心竭力。以求不負所學。吉凶禍福。非所敢計。獨幸皇上聖明。或不至再遭傾陷。但未知何日復得相聚。如昔促膝談心否耶。

答蔡聞之

去夏過吳門。迄今又年餘矣。忽接來翰。猶如覲面。太翁之變。適在年兄旋里之後。可謂忠孝兩全矣。前者計音至蘇。念老成凋謝。吾道益孤。且使後輩失此典型。悲痛不可言。已具祭言。欲遣人致奠。適爲官事所累。未獲前往。歉仄何似。今日正學不明。能身任斯道。以紹承家學者。非年兄昆仲而誰。來書云。景況似諸生時。而貧約亦復不異。知不以勢分之榮易吾性分之素。謝上蔡云。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年兄操持。豈其或殊歟。科場一疏。上關朝廷之體統。中關士氣之盛衰。下關百姓之休戚。實有大不得已於中者。初非好爲矯激之行也。吾人行事。著箇道理二字。便自隨衆不得。所以有此一舉。若曰。迴狂瀾於旣倒。障百川而東之。若孔子所謂仁者之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何敢當。何敢當。自古觸犯權奸。從未有得免於禍者。所恃皇上聖明。洞見萬里。或不至爲彼所中傷耳。若曰。不日起用。豈猶欲以無柁之舟。令其常漂泊於大洋巨浪中乎。年兄讀禮之餘。講明斯道。必有觀感而振興者。跂余望之。因黃通判之使。寄去祭言一幅。年兄於太老先生前讀而告之。想太老先生當亦鑒此微誠也。閩省向稱海濱。鄒魯近日同人中有大可望者。爲誰。使中希爲示及。

與蔡聞之

京口晤別。倏忽一載。殊爲縣念。接來書。知年兄到家之後。遵行古禮。訓飭族人。激勸交至。是亦施於有政之意也。并聞夏閒撫軍敦請主持講席。閩中人士當必多所成就。忻慰忻慰。愚竊有慮者。比來士風不古。

奔競成俗。祇廉飭隅者。蓋什不獲一二。儻書院立而若輩得廁足其間。殊足爲有志者累。譬若蓬莠嘉禾。雜然并產。收穫必無望矣。似宜嚴加別擇。察其品行之賢否。以爲去留。則教易施而得人之效速。至於科舉之業。最足尊志。向在貴鄉時。習舉業者。總歸之共學書院。亦稍爲區別。以激其向道之心。年兄以倡明絕學爲己任。所重似不在舉業。第當聽其自爲。勿行禁止可耳。若定期每月三課。沾沾以文藝之高下。分人才之優劣。不且胥閩士而揣摹場屋。冀得入彀。置正學於弗問哉。事有遠者大者。不必以舉業爲汲汲也。

與黎寧先

儒者淡泊明志。自是本等。況居清華之地。尤不得不淡泊也。年兄官邸一切拮据之難。聞之甚爲縣念。而僕移撫此地。應接銜煩。供給取之家中。亦覺費力。尙未能代爲謀。奈何。愚意年兄此後交際。或有稍可謝卻者。不妨直情相告。想未有不諒也。若日食齋鹽之外。思欲勉強圓通。取此與彼。知有志者必不爲矣。朱子曰。十大夫之辭。受出處。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盛衰。可不審乎哉。

與臺灣陳巡道

昔人仕宦所至。往往能廟食百世者。惟是爲國爲民之念。真切篤摯。絕非身家所得而累。有以感動於自然耳。年兄歷官有年。廉勤著績。聲施達乎中外。固知儒術足尙。而吾道之可以有爲也。但名臣建豎。無間初終。宋韓魏公有云。莫嫌老圃秋容淡。且看黃花晚節香。年兄從此益懋厥勳。慎終如始。雖古名臣何多。

讓焉。朱晦翁告陳同甫曰：真正大英雄，卻於戰戰兢兢臨深履薄得之。年兄勉之哉。

復候補李主政

弟羈縻官舍，久不獲故人動定，積有馳情。茲承惠書，深荷惓惓之愛。三復低回，未免稱許太過。然語語鞭辟近裏，實弟之所願學而未能者也。竊惟古之君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自度不才，久當退藏丘壑，溫習舊業，以冀有進。乃冒然膺重大之任，忝風憲之司，與時浮沉，因人俯仰，無所短長之效。見於此矣。夫巡撫立於萬民之上，誰非毗倚吾者。況大江南北，賦重民稠，所懷來而安集之者，非巡撫之責而誰責。今欲令行禁止，勉力施措，而難成易敗，窒礙隨之。實由平日德不足以善身，誠不足以動物，故至此也。吾兄過譽，謂勳猷聲望，可與司空湯潛庵公並駕齊馳。以弟自視，直瞠乎後矣。來示又云：所遇者聽其在人，所守者盡其在己。彼夫人事之啖合，成功之遲速，蒼蒼之中，有主之者，此猶道乎其常也。若此時與其勢，且有不可以終日將奈之何乎。吾黨服古入官，求以行其志也。使俱曰：潔清鎮靜，在己不易所守，而毫無善狀，裨益民生，是所謂爲趙魏，老則優爲滕薛，大夫則拙亦重違初志矣。弟之才識本自短淺，兼復水火冰炭，從而矯揉挫折之。朱子曰：事有不常耐者，豈可全學耐事。此間惟有決計歸田，庶可無貽玷於我良友也。他日儻得一二同志，互相講習，重理舊聞，不至垂老頽墮，有道君子，且將進而教之，幸莫大焉。聊布區區，以復知己。朔地風高，冀自調護。

與山陽縣徐令

別後殊爲縣念。及接來札。始悉近況。年兄一似乎重有憂者。守令之難。人所共悉。矧處此繁劇之地。能不視爲畏途哉。然士君子得位行道。不論官職大小。總可利益民生。程子有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況縣令親民之秩。職守甚重。縱或不無掣肘。猶得爲所欲爲。盤根錯節。可別利器。年兄今日之謂矣。夫事無鉅細。皆當至誠處之。積誠所感。自足交孚乎上下。至於禍福利害。有定數焉。非人力所能旋轉。願年兄悉置之度外。但期隨事盡職。上不負吾君。下不負於民。中不負所學而已。僕自分不才。謬膺寵眷。拜命以來。夙夜祇懼。事之難處。有倍於年兄者。然強自淬厲。不敢以多難之餘。苟圖宴息。有負聖恩也。年兄亦見及鄙意否耶。

與陳玉立

予才淺學疏。過蒙不棄。辱賜教益。感佩曷可言喻。獨是足下所學之妙。見道之速。予有不能無疑者。昔羅整庵先生自幼不識禪學。在京師遇一老僧。訪求心要。遂爲之構思。徹夜不寐。一日攬衣將起。恍然有悟。流汗通體。證之禪書。如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天下之理無以加於此。後取五經四書。濂洛關閩諸書。讀而玩之。漸復有疑。久之喟然嘆曰。昔兩程子。張子。朱子。早歲皆嘗學禪。已究其底蘊。及於吾道。有得大悟。其非乃知前所見者。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也。遂發憤卒業。追悔前非。年幾四十。始志於道。雖纔見大意。而官守拘牽。加以善病。工夫不專。故力辭冢宰之命。杜門謝客。足迹不涉城市。潛心二紀。其學遂至大成。嘗曰。自昔有志於道學者。罔不尊信程朱。近時以道學名者。泰然自處於程朱之上。然究其所得。乃程

朱、早年學焉而竟棄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止捨先賢所棄以自珍，又從而議其後，不亦可歎邪？三寓書於陽明，力排其說，陽明強答之而已。子以爲足下所得者，猶是此心虛靈之妙，卽羅整庵幼年所得之道。程子、張子，朱子早歲學焉而棄之者也。惟陽明執而不悟，遂成異學。夫二氏之學，猶各尊其教，而不肯從吾儒。今吾儒之學，竟舍聖賢之道，而入於二氏，且以三教歸一之說，混吾道於異端，吾恐此說一倡，爲世道人心之害，非淺鮮也。抑吾更有說焉。三教者，二氏巧立之名色，以抑吾儒者也。且曰釋道，儒則二氏儼然超吾儒而上之。吾儒之所以自立於天地者，以其有人倫之教也。爲二氏之學者，必曰棄爾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以從事於清淨之域，獨不思人人盡入於清淨，則人道絕矣。天下尙復有人類乎？吾儒之所以常存於天地者，以其有農桑之業。爲二氏之學者，必曰耕穫可無事，蠶桑可無庸，一持鉢而衣食可得，獨不思人人盡持鉢，則農桑廢矣。世間尙得有衣食乎？二氏之教，不可爲訓也。明甚，而其教所以至今不絕者，以附吾儒而不絕也。是二氏者，吾儒之賊，其不可與吾儒并列又明矣。年翁又以參同契爲朱子晚年所得之妙，愚以爲必朱子幼年學禪時所註之書也。不然，諸書皆曰某年成，年譜何以不曰某年參同契成乎？胡敬齋先生云：朱子註參同契，陰符經甚無謂，引入入異端去，調息箴亦不當作。敬齋先生篤信朱子者也，豈無所見而云然哉？足下又謂夫子亦云：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吾夫子所云者，欲人汲汲於謀道，庶幾無負此生耳。故程子申其義云：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足下以己所得之道，卽夫子朝聞道之道，與程子之所解大相懸絕矣。不幾於侮聖言乎？足下又云：得吾道者，口有異

味、鼻有異香、美在其中、吾儒之道、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相傳、惟是有物、有則、生人不易之常理、不聞其口有異味、鼻有異香、美在其中也。是足下所得之道、道其所道、非吾儒之道也。吾儒之道之所以可貴者、將用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今日口有異味、鼻有異香、美在其中、持是道也、身可恃以修乎、家可恃以齊乎、國可恃以治、天下可恃以平乎、足下又謂得吾道者可以長生不死、予謂即學長生不死、亦必見有長生不死之人、而後從而學之、未有我云能長生不死、人即從我而學之者也。韓非子曰、客有教燕王爲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己、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過也。人之所以足重於世者、謂其爲聖爲賢、豈以其年之多寡、卽如盜跖而壽矣、至今遺臭萬年、顏淵而夭矣、至今流芳百代、足下如德不進、業不修、惟欲長生不死、將何爲乎。聖道榛蕪已久、今足下以所得相質、故不敢不盡所欲言、非故相牴牾、以蹈同室操戈之譏、如足下翻然悔悟、如羅整庵早歲時、則吾道之明行可冀矣。

復原元功

去歲多事之秋、有勞遠顧、雅愛惓惓、感切於懷、僕奉職無狀、謬蒙聖恩、授以重秩、拜命以來、夙夜祇懼、足下隨時處中之說、僕雖未敢自信、當謹佩之、承惠語錄全卷、僕向未曾徧閱、茲案牘餘閒、讀一二過、大意已悉、殊多見道語、顧其間向有可商酌處、當與足下詳論之、如篇中所載、人能全其虛靈之體、卽出衆物、而與天地合撰、因其靈以返乎虛等語、不能無病、夫虛靈知覺、氣之妙也、周子所謂人得其秀而最靈、當

卽指此。至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便是以義理爲知覺之主。吾儒義理不明，虛靈便易爲累，所以必要學問思辨，躬行實踐，涵養省察，擴充克治。凡此工夫，無非是踏著實地，不使此心曠蕩蕩，毫無把握。昔賢教人之法，具在，並不曾說，因其靈以返乎虛，自異學作用之說興，曰明心見性，曰淨智妙圓，曰神通妙用，曰光明寂照，總不離虛靈者。近是陸象山之收拾精神，楊慈湖之鑑中萬象，陳白沙謂一點虛靈萬象存，王陽明謂心之良知是謂聖，皆是以知覺言心，欲守此虛靈，以任其所爲，流毒迄今，靡有底止。愚謂義理於人最重，全義理以應萬事，則動不踰矩，發皆中節，自有依據，舍義理而尙虛靈，則爲空寂，爲狂妄，是卽目視、耳聽、手持、足行、頭頭是道之說，足下云云，不致辨於人心道心之介，恐非所以詔後學也。又云：須於靜中究心之本體，事物未接，斂襟危坐，反求其本心，此等語，自是從周子主靜之說來，然只可令奔馳者收其放心軼志，若一向如此，與坐禪入定有何區別。愚按：朱子初年答何叔京書，有云：李先生教人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其作延平行狀，亦深取此。逮後來大以爲不然，以子思只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嘗教人靜坐體認也。靜坐體認之說，起於佛氏六祖，所謂不思善，不思惡，認本來面目，宗杲所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是也。學者做存心工夫，不得其道，多流於此。在昔伊川識破此弊，有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二語，最爲確當不易。朱子晚年亦云：李先生說終覺有病，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不可專向靜中求。又云：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便類禪，只須著一敬字，通貫動靜。由朱子二言觀之，知主敬是學者第一切要功夫，靜而存養，則靜時敬動而

省察則動時敬。無時無處不用其力。久之自有把捉。不至猖狂恣肆而入於禪。足下云云。恐亦過信。延平體認之說。於程朱內外交養。靜存動察。切實下手處。相背而馳矣。語錄全卷中。類此者約計二十餘條。亦不能盡舉。姑略摘一二言之。如不卽行改正。必誤後學。不可不慎也。

與毛心易 ○

昨舟過毘陵。愬愬而別。未獲盡叩其蘊。用是悵然。竊意近世學者。皆爲舉業計耳。足下謝絕舉業。一心聖賢之學。誠近今所難得。舟中讀延陵書院會語。亦多中道之言。獨是揭格物爲宗旨。予不能無疑。夫格物者。窮理之謂也。朱子論爲學工夫。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此三者。乃爲學之切要工夫。今以格物爲宗旨。予意若不主敬以立其本。是無本之學。而學爲雜學矣。若不反躬以踐其實。是無用之體。而體爲虛體矣。聖賢之學。由本以及末。明體以達用。內聖外王。備於一身。用行舍藏。運於一心。而謂一格物遂足盡聖賢之工夫乎。而謂一格物遂足滿聖賢之分量乎。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格物之前。尙在主敬之功。又曰。學之道。必先明諸心之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薛文清公曰。讀書不體貼向自己身心上做工夫。雖讀盡古今天下之書。亦無益也。是格物之後。又有實踐之功。安得以一格物盡之哉。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聖人復起。不易其言。別立宗旨奚爲也。

上叔父

聞邇來多招謗尤。皆鄉親所以教誨我宗者也。叔父但當反己。不可怨人。若情事有關繫我者。叔父但從

寬厚。我之喫虧。讓人鄉親所共知。豈可因我事而使人怨及叔父。於我心如何過得去。昔范文正公歸里日。有絹三千疋。盡散與族戚。曰。親族鄉里。見我生長。幼學壯行。爲我助喜。何以報之。祖宗積德百餘年。始發於我。今族衆皆一脈。豈可獨享富貴。我今雖不富貴。衣食纔足。豈可不念我鄰里鄉黨親戚朋友乎。我中舉。中進士。鄰里鄉黨親戚朋友。兩次爲我助喜。我殯父母時。鄰里鄉黨親戚朋友。兩次爲我父母祭奠。是人之待我厚矣。且我應童子試。至二十五歲。欲博一青衿而不可得。今旣叨中甲科。又受朝廷爵祿。得以光耀祖宗父母。是天之愛我至矣。天之愛我也。至我無以酬之。是負天也。人之待我也。厚我無以報之。是負人也。若天人交負。還成箇甚麼人。我平日講學。原是講明道理。以便身體而力行之也。若口裏只管講行時。卻不照著這箇道理行。講他何用。叔父處事。還有箇最要緊的法。只是要把便宜處讓與鄰里鄉黨親戚朋友。我自家卻喫些虧。這便是聖賢處世道理。至於某弟。更要大破情面。向他痛切言之。令其翻然悔悟。痛改前非。方好。昔司馬溫公與姪帖云。近除門下侍郎。忌者無數。而獨以愚直處其間。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不墮。是以受命以來。有懼無喜。汝輩當識此意。倍須謙恭退讓。不得恃勢作不法不公事。擾官司。凌小民。使鄉人厭苦。不然。則我禍起於汝輩。而汝輩亦不免也。某弟。今已三十餘歲。年紀不算小。處已待人。應事接物。俱宜講究。聞家下諸事。皆未安。待人亦刻。昔程大中夫人戒諸子。呵責奴婢。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某弟。何不體人情。如彼叔父。代我勸他。著他持身要謙謹。存心要忍讓。這纔是做人的道理。朱夫子居家四本。讀書起家之本。勤儉治家之本。和順齊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某弟於四本俱失。寧

無慮乎。司馬溫公，宋一代大儒也。身居侍郎，猶且小心謙謹。我既無侍郎之尊，所處之地，更甚於溫公之時。他若不循道理，不止害我，連他都害了。他縱不愛我，獨不愛他自己耶？若能改過，吾家之幸也。終不能改，只得由他。所謂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到異日有事時，毋謂我言之不早也。

正誼堂文集卷之七

序一

立德部總序

古稱不朽者三。首曰立德。而功與言次之。蓋人自形生神發以來。得天地之氣以爲體。得天地之理以爲性。而吾心之明德具焉。第氣不能無拘。物不能無蔽。由是格物窮理。返躬實踐。其德乃全於我。而無所虧。是德也。先乎天地而在。不與形氣俱盡。嗚呼。至矣。弗可及已。以予觀洙泗間。吾夫子以盛德之至。集萃聖之大成。一時親炙若顏。曾。私淑若思。孟。均所稱見而知之者也。自漢迄唐。其閒非無一二厚自濯磨。擔當世道之士。而不醇不備。識者不無遺憾。宋興而濂溪周子出。發太極之奧。得不傳之緒於遺文。嗣是而伯子。叔子。橫渠。力肩斯道。闡明絕學。至朱子而復集其大成。是數君子之立德。幾與孔孟並。外此而程氏之門。若龜山。和靖。上蔡。再傳。三傳。而有豫章。延平。與朱子相師友者。若張南軒。黃勉齋。陳克齋。皆直接程朱之統。而元之許。胡。明之薛。胡。開風繼起。皆踐履篤實。而醇乎其醇。其於立德之科。均可以不愧者也。予因哀集前後諸刻。凡數十家。分立德。立功。立言。並氣節。爲四部。茲部彙編立德。以五君子立之宗。其他皆可從此統焉。雖然。德非諸君子所獨有也。諸君子能與日月爭光。後之人豈宜與草木同腐。誠能不自廢棄。謂

聖人可學而至。將見德自我立。而充實光輝。焜耀天壤。與諸君子後先接迹矣。昔敬軒少時。聞其父稱某。某爲大儒。卽識之於心。謂彼亦人耳。以人學人。必無不可至之理。故卒能刻勵樹立。而河津之德。與濂洛關閩俱傳。後之讀是編者。亦可奮然興起也夫。

立功部總序

聖人之道。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是故溫恭允塞。而百揆敘焉。四門賓焉。祇台德先。而九山刊焉。三壤則焉。此古之人立身行道次第始卒之常也。今乃欲歧德與功而二之。得毋與古之體立用行者相懸遠甚乎。然朱子嘗謂人之所稟不同。而其所遭亦異。故得於身者。或無以驗其事。成於終者。或無以考其初。由是觀之。三代而下。道德事功。亦有未可強齊者矣。然開氣所鍾。未嘗代無其人。歷觀史冊。於漢得諸葛武侯。於唐得陸宣公。於宋得韓魏公。范文正公。及司馬溫公。之數君子者。宰世馭物。取諸其懷。而裕如。彼於本原之地。豈漫無蘊蓄而能然哉。武侯教子書。謂澹泊明志。寧靜致遠。朱子稱爲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宣公奏議剴切。凡所論諫。無非仁義微旨。魏公之言曰。始學行己。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汙。及其成德。有所容受。亦爲無害。此其醞釀深厚可知矣。文正公本先憂後樂之心。以天下爲己任。迹其讀書長白山。及處南都學舍。日惟畫粥斷齋。未嘗一解衣就枕。其成就於動心忍性者。爲何如。溫公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平生所爲。未嘗不可對人言。田夫野老。婦人孺子。無不知有司馬公實者。嗚呼。武侯未能滅魏興漢。宣公則見逐於裴延齡。韓范與溫公雖嘗見用。而未罄其學。而後世望之如泰山北斗者。爲其心純學正。非

後世苟且功名，隨運會爲轉移者，所可企也。數君子之功業，卽數君子之文章，豈如文藝之士，審節顧步，以求筆墨之必工哉？然文之傳以其人，故數君子雖片紙隻字，皆當愛惜，爰編立功部於立德之次，取其遺文之未泯者，彙訂成集，而敘其意以弁諸簡端云。

立言部總序

程子曰：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夫六經、四書，德盛之言也。繼此而先儒遺書猶庶幾焉。所謂文盛言亦傳者，意惟唐宋八家其人乎？溯自孔門設教，分爲四科，羣弟子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至後世源遠而流益分，豪傑之士，期有所立以不朽於世者，其趨每下，而文章一道，亦可以觀世變矣。綜而論之，六經治世之文，文之本也。國語、衰世之文也。戰國策、亂世之文也。秦亦有文，但可略耳。漢之文，賈誼、董仲舒、劉向、爲盛。東漢之文弱。三國之文促。六朝之文淫。哇靡麗亂雜而無章，立言之士，蓋寥寥焉。至唐有韓退之、柳子厚，宋有歐陽永叔、曾子固、王介甫、蘇氏父子，數百年間，文章蔚興，彬彬乎，可以追西漢之盛。後之論者，因推以爲大家之文。儻所謂立言而能不朽者耶？夫立言之士，自成一家爲難，其得稱爲大家者尤難。巧言麗詞，以爲工者，非大家也。鉤章棘句，以爲奧者，非大家也。取青配白，駢四儷六，以爲華者，非大家也。繁稱遠引，搜奇抉怪，以爲博者，非大家也。大家之文，其氣昌明而俊偉，其意精深而條達，其法嚴謹而變化無方。其詞簡質而皆有原本，高可以佐佑六經，而顯足以周當世之務。此韓、柳、歐、曾、蘇、王諸公，卓然不愧大家之稱，流傳至今而不朽者，夫豈偶然也哉？雖然，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聖賢非有意於文。

也。本道而發爲文。文人之文。不免因文而見道。故其文雖工。而折衷於道。則有離。有合。有醇。有疵。在讀者明以辨之而已。余選是集。不特以資作文之用。而窮理格物之功。卽於此乎。在學者誠能沿流以溯源。究觀古聖賢之所以立言者。則六經四子而下。程朱之書具在。有非唐宋文人之所能及者矣。

氣節部總序

綱常名教之重。所藉以長昭於天下者。賴有人焉。負荷於其間。不肯少有紆回。諉諸時數。以伸兩間之正氣。以維千古之大防。嘻嘻亦難矣哉。予讀史冊。閱人雖多。而其卓卓表見者。亦約略可指數。士君子生當太平之世。明良一德。師濟同心。抒其生平之素學。以利濟生民。此得志於時者之所爲。否則有其學。無其時。退而紹先聖之道。倡明絕業。著書立說。藏諸名山。以傳其人。是窮達皆有所表見。而無曠於天職之所當爲者。乃有時值其變。事處其難。或際陽運將終。或當讒小交構。一木之微。不足以支欲傾之廈。寸心之赤。難達乎莫回之天。而能百折不回。赴湯蹈火。絕祀覆宗。坦然不顧。當是時也。天地爲之晝晦。日月爲之失明。山川爲之震動。卽至千百世後。考其軼事。猶令人感慨歎歎。潸然出涕。忠義之氣。不自知其何以生者。其關繫於世道人心。非淺鮮矣。迹其所爲。不可謂獨善兼善二者皆失。予每欲求其遺書。哀而輯之。以爲觀摩之助。而人文俱喪。不獲多見。幸於宋得二人焉。曰文文山。謝疊山。於明得三人焉。曰方正學。楊椒山。楊應山。在諸君子忠肝義膽。天日長懸。其不朽。自不藉此文詞之末。而文詞亦精氣之所發。有不可得而掩者矣。嗚呼。古今來文人學士。其隨俗披靡。無所樹立者。何可勝數。甚或回面易心。覲顏人世。其文縱

極離龍繡虎。徒以供人指摘唾罵。以視諸君子之流芳百世者。其得失之相去。爲何如也。諸君子清魂未應無。展卷讀其文。恍兮惚兮。若將遇之。

楊椒山文集序

聞嘗讀勝國遺書。文貞、文敏、文定、三楊公。皆以功名自見於洪熙、宣德之間。所遇亦何隆也。而射洪、斛山、椒山、三楊公。皆以節烈自矢於嘉靖之朝。所遭又何蹇也。然前三楊皆遜國舊臣。雖勳業炳如。而氣節究竟有虧。孰若後三君子。當關背誤國朝。士鼠竄。獨能出死力以排之。雖百折終不自屈。至今歷二百餘年。懷懷然猶有生氣。予撫闔三載。嘗以理學、文章、經濟、集諸生而講明之。凡先賢之書。皆次第付諸剗劒。旣又以氣節者。天地之正氣。與日月爭光。山河同壽。宜並爲表章。旣梓文山、疊山、正學、諸集。繼覽椒山公奏疏。見夫忠藎鬱於中。節概見乎外。其擊奸如雷霆破物。以作士子之氣。莫銳於斯。故復梓之。不敢或略。當公之諫馬市也。亦旣廷杖矣。遠謫矣。鯁直之氣。謂宜少挫。乃甫起官。行至淮上。卽辭妻子。以死自誓。是公於分宜。不可一日共朝廷。寧言不從。而疏必不可緩。寧身可殺。而心必不可轉。夫孰得而遏抑之哉。公較射洪、斛山二公。得禍尤慘。至今匹夫、孺子。言者變色。聞者刺心。公上宰執書曰。有一時之富貴。有萬世之事功。有生前之榮辱。有死後之褒貶。其志向已定於平日。故視刀、鋸、斧、鉞。若履坦途。然而過矣。公嘗登泰山。仰觀天體之無極。而悟學無止法。惜其功力未及施。僅以節義著耳。吁。永樂殺方公。讀書種子猶在椒山。今又殺之。讀書種子絕矣。覽公遺文。每流連於懷。不能自置云。

楊大洪文集序

有明稱文章節義赫奕古今者莫盛於二楊。一則發奸相於前。一則擊逆璫於後。而皆死於巨愍之手。嗚呼。何禍之烈也。二公懷忠義之性。抱貞直之操。均所謂丹可磨而不可改其色。蘭可燔而不可滅其香。其質賦於天。其學成於人。夫孰得而撓之者。余觀忠烈公浩氣磅礴。踔厲千古。當主少危疑。權璫竊竊之際。親承顧命。正色抗爭。雖羣奸側目。有所弗顧。方是時。公一諫垣職耳。諸大臣所欲言而未敢言者。獨迫切言之。諸大臣所欲行而未敢行者。輒果決行之。其明目張膽。煌煌大節。誰不耳而目之哉。及國事既定。謗議紛起。竟以此犯宵小之忌。公亦不自安。乞身引去。無何。詔起田閒。旋司風憲。而奸黨之鴟張。婦寺之專橫。勢可燎原。時事已不可爲。公之聲罪致討也。惟賴祖宗之靈。冀得當萬一。早已付生死於度外。其奏疏詞嚴義正。直足奪奸惡之魄。而斬逆閹之魂。公之言曰。雷霆雨露。莫非天恩。白日冥冥。於我何有。非大義充於身。能如是乎。當日之媚璫者。或爲上公敕書。或爲生祠碑版。像贊榜額。以嚮取富貴。而身旣誅殛。後世猶咀罵不已。作小人亦何利於己耶。嗚呼。天地長存。人心不死。尙其讀公文而躍然興起也哉。朱子謂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吾彙刻氣節部。以公爲殿。大旨亦不外朱子所云。

名儒粹語總序

道行於上爲帝王。爲師相。道明於下爲儒。儒而聖。儒而賢。儒而士。皆儒也。自世教日衰。儒風益替。言學不以道爲志。言人不以聖爲志。故程子謂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有詞章之學。有訓詁之學。有儒者之學。

朱子亦謂涉獵記誦者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者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無實。措之事則無常。噫嘻。彼固儼然儒矣。而以質諸程。朱、薛、胡之所謂儒。則相去遠矣。吾觀有宋以來。名儒蔚起。往往發明聖蘊。語極粹精。亦何嘗有高遠難行者。不過在身心性情之中。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以至威儀動作出處。去就辭受。取與閒盪之學。苟問塗於已經。則千支百派。皆有一路可通。蓋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綿綿延延。以迄今日。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繩墨具在。殼率依然。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而已。學者同具此理。而不知求之。日敝敝焉。爲其所不當爲。至於老死而莫悟。如迷失道路之人。東奔西馳。終無歸家之期。良可歎也。夫先儒之書。錯出互見。不可勝紀。若語類記錄。尤爲身心性命切要之言。人生日用所不容斯須置者。學者審端用力之地。無有過於斯者。果能深求先儒所以垂世立教之旨。優游厭飫。循循乎敬義夾持。知行並進。山下學而上達。則其所造有不可涯量者矣。卽資質有高下。學問有淺深。而希聖不至。猶可以爲賢。今聰明才智之士。惡拘束而畏躬行。以求方便之門。往往流入於異學。稽其弊。較俗學爲害更深。讀是集。亦可憬然悟。翻然改。以求無負乎儒者之名也夫。

二程粹言序

二程粹言者。河南二先生與其徒平居講論之詞。而門人記之者也。髣髴乎語孟。貫串乎六經。包括乎百家諸子。舉凡天地之所以覆載。大道之所以流行。彝論之所以罔斁。身心性命之所以各正。天下國家之所以久安長治。莫不具於斯。其爲詞易簡。其爲理廣大精微。所謂至醇至粹而不可易者也。龜山先生自

洛歸閩。爰採擇而編次之。以傳於後。學者得此而拳拳服膺焉。可以終身行之而不盡也。夫正道失傳。俗學固陋。士子自童至老。所謂遠大自期者。不過讀書取科第焉足矣。問其人。則曰。學者也。問聖賢之事。則曰。我不知也。掇拾伊吾於燈窗之前。以博一日之微幸。輒詡詡自以爲榮。及其服官臨政。皆茫然失措。民有隱而不知。下有奸而弗燭。甚者恣睢暴戾。以肥身家。使天下謂儒生爲無用。噫。可歎也。夫體用一貫。聖賢之學也。無體何以有用。惟見理不明。故處事多謬。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所以學者立志。當以聖賢自期。本聖賢之學。以消其固陋。發之爲經濟。見之爲事業。其於用也。寧有窮乎。粹言共十篇。一曰論道。二曰論學。三曰論書。四曰論政。五曰論事。六曰天地。七曰聖賢。八曰君臣。九曰心性。十曰人物。上下古今。瞭如指掌。內聖外王。體用兼備。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統。寄於是矣。卽取而躋之語孟六經之列。夫何愧焉。予故梓而序之。以俟後之學者。

薛文清公讀書錄序

有明一代人物。首推河東薛敬軒先生。先生之學。根柢周程張朱。以復性爲宗。居敬窮理爲要。其措之事業。莫非本平日讀書自得者出之。信道直行。窮達一致。極患難生死而不失其常。爲人優游平中。初不矯激立異。而鳳翔千仞。固已凌霄漢而上矣。所著讀書錄若干卷。皆先生隨時所得。載筆於書。自一身以至家國天下之大。天人性命之精。以及雷露風雲山川草木之變化。無不窮究。語雖千條萬緒。而理實一貫。先生之所以居敬窮理。以自復其性者。於是乎在。謂先生一生事業。包舉於斯錄可也。夫人工詞章以弋

科名。皓首窮經。與身心毫無關涉。則書自書。我自我也。居官以氣質用事。或泥古成法。不能揆度義理。以適於宜。卽不自肥其身家。已與古聖賢致君澤民之道異矣。幾何不以古聖賢之發明於書者。反於讀書而失之哉。更有陽儒陰墨。徜徉恣睢。以昏迷滅裂其性。則汗牛充棟。率爲厲階。道之不明。讀書者之責也。余故取先生前後兩錄。稍節其重複。梓爲成書。使天下學者。知周程張朱自有正脈。修己治人體用皆備。非徒剽襲粉飾。以讀書循故事已也。

胡敬齋居業錄序

居業錄者。胡敬齋先生紀其自得之書也。先生當正學明晦之際。尋朱程微言大義。以探孔孟淵源。主忠信。求放心。一歸之於敬。其云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敬之入頭者。卽程子動容貌整思慮之說也。其云提撕喚醒。敬之接續者。卽尹氏收斂身心。不容毫髮事之說也。曰未窮理時。以敬爲本。蓋操存涵養。挈始終之要也。曰浩然純一。敬無間斷。乃純一不已。極聖功之全也。非其近返諸身。所見親切。焉能言之鑿鑿如此。至於井田封建。推先王至公之心。謂得人爲必可行。教養人材。取明道學校之劄。謂周官爲必可復。此皆有體有用。內聖外王之學。豈迂儒拘執之見。宜古不宜今者比哉。閒嘗尋繹其書。想見其人。蓋大資端慤。存養深邃。漸漬之久。醇乎其醇者也。論者或擬之尹和靖。其從入之途。二公固後先一轍。至所謂漸漬之久。醇乎其醇者。吾不知伊川考亭之後。端屬何人。又不知敬齋平生位置。肯步程門諸子後塵。較分寸毫釐否耶。載考有明。薛敬軒胡敬齋。皆服膺於聖門主敬之教。其學同也。所異者。敬軒在朝。雖道不大行。而

風采發越。表著於當時。敬齋則隱約終身。一似獨善自樂。無意於世者。然學同。豈以出處異哉。先生以一介士。從祀孔廟。且信豪傑之士。希志聖賢。雖貧賤必彰。學者讀先生遺書。亦可奮然而興矣。

名儒文集二刻序

聖賢道德之事。固不在有文無文。又何在文字之多寡。第使義文周孔。未有卦畫爻象之文。堯舜禹湯。不垂典謨訓誓之文。正恐後之學者。欲立志爲聖賢。而悵悵然莫知所之。雖忠信原恕。具天資之美。亦終其身不爲非義之事而已。究之於道。概乎無聞也。然則文辭亦何可少哉。今人之爲學。其易於古。亦宜矣。上古之文。渾而樸。中古之文。旨而奧。輓近之文。博辨而詳明。秦漢之世。無論也。由宋以來。名賢輩出。繼繼繩繩。以闡發聖學者。殊足撒後人之蒙蔽。導於光明正大之域。猶輪轅飾而人庸之。匪是無以載。無以行也。余研磨於斯文已久。茲付諸劖劖。以公同好。凡爲集二十有一家。繼此有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者。當爲補之。願有志之士。藉是爲父兄之臨師保之督。篤其實而適於用。則輪轅之飾。非爲虛車。而於身有益於世有濟也夫。

石徂徠文集序

宇宙間有正氣焉。曰剛。天德惟剛。故行健而不息。地亦至柔而動剛。至靜而德方。人而剛者。得天地之正氣。所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士君子一身欲爲千古擔當綱常。維持名教。苟非有壁立千仞。泰山巖巖氣象。未有不與時浮沈。委靡弗振者。朱子云。孔子晚年方得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

孟子都如此剛果決烈。況當世道衰微之時。尤用硬著脊梁。無所屈撓於世間。禍福得喪。一不足以動其心。方可靠得。善哉斯言。吾於石徂徠先生見之。先生生於宋之初年。承隋唐詩賦取士之後。學者多崇尚雕鏤。掇拾藻麗。絕未知有所爲學。先生獨與孫明復力挽時趨。障百川而東之。其氣象固已不凡矣。當其隱居固窮。躬耕徂徠山下。垢面跣足。恬然自安。旣而稍得一官。使遇事發憤。指切當時。是非非。毫無顧忌。以至櫻奸人之鋒。濱死不悔。所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先生殆近之矣。嗟乎。世之被服詩書者何限。方在草茅。高談闊論。視天下事若無足當其意。一旦身都爵祿。則變其所守。誰能如先生之剛而不撓。始終特立哉。先生嘗以周孔與揚雄王通韓愈並稱。所見不無未醇。然其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則己獨得其宗。惜其遭讒困抑。享年不永。弗獲充其所學。以與於斯道之傳。然而剛方正直。懷懷不磨。吾道仔肩。斷推先生矣。先生每自以剛爲病。吾以爲惟剛然後見先生。讀其書。想見其爲人。後之學者亦可奮然而興矣。

黃勉齋文集序

晦翁朱夫子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無慮數百人。獨勉齋先生從游最久。於師門最爲親密。文公退居山谷。幾三十年。討論經籍。以惠後學。先生日侍左右。纂集考訂之功居多。吾嘗以爲文公之學。集諸儒之大成。而先生則具體而微者也。先生志堅思苦。文公早知其足任吾道之託。而先生果能不愧負荷。先生嘗言曰。進道之要固多端。且刊落世閒許多物欲外慕。一切榮辱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要直截此心無

愧無懼。方見得動靜語默皆是道理。誨學人又曰。人不知理義。則無以自別於物。周旋百出。自少至老。不過情欲利害之間。甚至三綱淪九法斁。亦將何所不至。觀其所以自厲與教人者。確乎其實。懷乎其至嚴。見道明而守道篤。如此真可謂不負師傳者。文公嘗謂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所望於直卿者不輕。及作竹林精舍成。貽先生書。有他時使可請直卿代。卽講席之語。較程子於龜山和靖等。其倚賴有倍重者也。先生政事亦絕人。使得究其設施。文公之道可以大行。而當事者忌而擠之。先生遂無復用世意。退居田里。編禮著書。巴蜀江湖之士皆來受學。推衍文公之道。以傳諸奕世。其功不亦大乎。先生文集凡若干卷。余彙而刻之。其義理精深。未易窺測。文章亦宏達。與文公氣象不異。學者讀其書。亦可知所師承矣。

羅整庵存稿序

羅整庵先生存稿若干卷。自題其首曰。後之人於吾晚年成說。果能究心。則聖賢門戶可得而入。晚年成說者。指困知記也。又云。或不免爲詞章。亦當取法於古之作者。無事浮誇。以踵余愧。則此稿之傳。亦必擇而後取。當而後存。可知矣。或者不求先生晚年之說。見其文簡潔高嚴。凌厲排宕。以爲古稱能文章者。不是過。是先生第因文字之美。以傳。豈不誣耶。吾嘗謂先生之文。可以正人心。扶世教者。有二。顯官要職人所共羨。先生於宗伯之命。則疏辭。於冢宰之命。又疏辭。其難進易退之節。並時者孰能及之。至其衛道之嚴。於王伯安。馮元明。辭而闕之。皆一無所假借。然學術之真僞。於馮闕之易。於王闕之難。最後戊子冬。與伯安一書。辨致知格物之功甚悉。欲寄去。而伯安已下世。吁。生不隔代。講論紛如。莫能歸於一是。此先生

之所深痛也。然而世有知者，其得失自明。先生之文，有功於人心，世教如是，斷無湮沒不傳之理。然流播不廣，使後世不得盡讀其書，則予心有歉然不安者。因出篋中所藏，舉其精要者授之梓，學者誠能讀，因知記而兼及於此，用以堅其氣節，一其學守，則先生之澤，寧有艾哉。

陳布衣文集序

或問余曰：陳市衣先生之書，多言心學。近世立言之士，謂心學異端之教也。先生以之爲言，可乎？予應之曰：橫渠謂觀書當總其言以求作者之意，如不得其意而徒以言，則聖賢之言其爲異端所竊而亂之者，豈可一二數？孔子言道德，老子亦言道德，言道德同，而其爲道德者不同。吾儒言心，釋氏亦言心。孔子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孟子亦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釋氏乃曰：卽心卽佛。是釋氏徒事於心，何嘗知學。吾儒之用功，則不然，以窮理爲端，以力行爲務，體之於身而實推之於家國天下，而無不當。至語其本源之地，不過曰：此心之敬而已。自堯舜以訖周程張朱，未有能舍是以爲學者。上蔡謝氏曰：常惺惺法，在吾儒言之則爲敬，在釋氏言之則爲覺。先生之言心，不過謂其活變出入無時，非主敬無以操持之也。可與異端之虛無寂滅同日語哉。先生取聖要四說系於法天之圖，曰：主一無適。曰：整齊嚴肅。曰：常惺惺法。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嘻，盡之矣。吾子取其書熟復之，所疑自渙然冰釋矣。又問曰：先生之學誠如所言，然世無有訾其號而不察者乎？曰：世之訾心學者，訾爲異端之學也。若以訾異端之故，而並及先生，則訾老子之道德者，將並孔子道德之云而訾之。訾陸氏之尊德性者，將並中庸尊

德性之云而訾之也。且將中庸爲孔門傳授心法者。亦疑爲本心之學。可乎。不可乎。或退。因次第其語。以序先生遺文。而授之梓。

陸稼書文集序

學至於朱子。洙泗伊洛之傳。渙然如日中天。惟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遺。學者有志聖賢之道。由是而之焉。未有不至者也。後之詆毀朱子者。喜頓悟之直捷。厭正學爲支離。駕其說如大霧之蔽青天。使人莫知所趨向。卽有二三名儒。以衛道爲心者。將求軒轅氏之指南。以示四方。而擇之有未精。養之有未粹。雖力爲摧陷廓清。終不能撤其蒙蔽者。往往有之。甚哉。正學之難明也。自本朝以來。文教既盛。理學輩出。其篤信朱子之道而力行之者。尤莫如陸稼書先生。先生之爲學也。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一以朱子爲準繩。教人必循乎下學上達之次第。其好高躡等。師心自用。爲陽儒陰釋之學。以貽誤後人者。審擇詳辨。毫髮無所遁其情。埽迷空之大霧。還白日於中天。先生之於正學。其功豈淺鮮哉。至本其所學。以見諸實用者。兩膺邑宰。德教深洽於民心。進居言路。忠蓋見乎於當宁。優游恬退。士大夫傾心景慕。海內學者。聞其名。斂衽起敬。讀其書。恍然如入道之有規矩。油然而得其心之所同然。皆其學之由體以達用者也。先生之文。辨學術則源流灼然可視。陳世務則經緯井然可行。他如雜記。尺牘。片簡。隻字。無非發明洙泗伊洛之旨。爲朱子功臣。而詞氣安詳。條理縝密。充養之粹。又豈世之文人才士所能髣髴其萬一也哉。余素景慕先生。旣從其家得問學錄。讀禮志疑。讀朱隨筆等

書刻於鼇峯書院。此集三魚堂舊有刻本。余又選而梓之。以見先生之學卽朱子之學。求正學之指南者。必於此而得之矣。

正誼堂文集卷之八

序二

三朝名臣言行錄總序

名臣言行錄。晦翁朱子所纂輯。以紀本朝名臣言行之迹也。舊分前後二集若干卷。其後李幼武氏。又自靖康建炎下及南宋。纂而錄之。分續別外集各若干卷。並傳於世。予讀之有年。因其卷帙分散無統。於是約而合爲一集。起於趙忠獻王普。訖於王文憲公柏。合一百五十三人。而宋三百年人物大略具是矣。既而又纂錄元一代名臣。起於木忠武王華黎。訖於杜處士瑛。合一百六人。又纂錄明一代名臣。起於徐武寧王達。訖於劉新樂侯文炳。合二百八十八人。兩朝四百餘年人物又大略具是矣。原朱子之爲是書。尙恨書籍不備。多所遺闕。續其書者。夫何容易。然亦隨其見聞所及。以加蒐討採擇之功。使後之君子得其梗概。以折衷於其閒。固不嫌於舛鄙疏略。而自退託於無能也。夫天理民彝之具於人心者。固亙古亙今。不可泯滅。而世運有汗隆。人品有高下。學術有邪正。則不能不因時而異。惟取其善者以爲法。苟有一言一行之合乎道者。孰不爲吾多識之資。況自宋以來。歷八百餘年。名臣輩出其閒。爲德量。爲勳業。嘉言善行。可效可師。燦若日星者乎。噫。學者未論作三代以上人物。卽此錄所載。已足以薰陶我德性。開擴我才識。

淬厲我名節。其取益寧有窮乎。若徒拾其遺文。記其事蹟。以自負該博而已。則謝上蔡舉史文成誦。明道先生且以爲玩物喪志。其於是書也何有。抑余更有說焉。此八百餘年中。世運有汗隆。人品有高下。學術有邪正。而並列爲名臣。無所區別。得無使金銀銅鐵混爲一冶。如晦翁之譏陳同甫者乎。然辨學貴嚴。論人貴恕。昔孔子未嘗以仁許人。及論列當時名卿大夫。如管仲、子產、晏平仲之徒。莫不稱其一端之美。其答成人之問。則知廉、勇、藝皆可節取而兼資。此朱子纂輯斯編之意。亦卽予所以竊取朱子以續纂斯編之意也。

小學衍義序

予自丁亥歲奉命撫閩。仰體聖天子養育人才至意。建鼇峯書院。以延英俊之士。作藏書樓。貯經、傳、史、集、數千卷。命書生課業之暇。日纂錄古聖賢嘉言善行。予總其成。簡擇裁汰之。取朱子小學綱目例。分門別類。編次聯貫。凡得八十六卷。名曰小學衍義。旣成。而爲之序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有五而入大學。凡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事。俱於小學中養其知識。完其德性。後入大學。始無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自後世衰道微。小學之功不講。而望人才之成難矣。朱子著小學一書。分明倫、敬身、稽古三綱領。各著條目於其下。源委井然。誠蒙養之聖功也。竊思朱子以後。名儒輩出。其議論風旨。足以啓佑來學者。亦夥矣。前人不能留其身。以見後人。後人不能隔其世。以見前人。求如洙泗之間。師弟唱和於一堂。何可得哉。然古今之道一而已。散者寧不可聚。離者寧不可合。彙而集之。繼而續之。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皆可

相見於六經四書之中。何獨於朱子小學之書而不然哉。此子小學衍義一書。不避僭妄之罪。而欲小有補於朱子也。或疑採輯過多。非初學所能徧覽。不知道之在天下。無一事一物之可離。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有經焉。卽有曲焉。皆所以衍夫禮而不厭其多者也。大學之有衍義。自西山真氏始。其規模較經傳已加詳矣。又有大學衍義補。則瓊山邱氏之說。較諸真氏又益加詳。予之爲是書。亦竊比於西山瓊山云爾。雖然。真氏邱氏之書。當時已經進呈於朝。至今流傳海內。予何敢望。惟是區區纂輯之勤。歷有年所。且嘗與書院諸子切磋討論。冀稍當於立教。明倫。敬身之大旨。誠使初學之士。取而玩之。庶幾有所考據。以爲學問。思辨。篤行之方。則是書或者不爲朱子所深非乎。

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序

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古之取士也以實。今之取士也以文。古之時。鄉舉里選。故人務實學。爭琢磨於仁義道德之中。處爲純儒。出爲名臣。今則不然。所取者時文已耳。父教其子。師教其弟。惟以時文爲兢兢。非不讀五經四書。究其所以讀之者。亦不過爲時文之用。初未嘗取而體之於身心也。幸博一第。并其所爲時文者而棄之。五經四書。束之高閣。詡詡然誇於人曰。吾已讀盡天下之書。而不知彼固未嘗讀書也。由所以教之者未盡其道也。予嘗於友人齋頭。見程氏家塾分年讀書日程一書。心竊喜之。以爲堪爲後學津梁。謀受之梓而未果。後見陸稼書先生刻之於靈壽。以爲陸先生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及細閱之上。截所載旁證俱未詳刻。末後又增入朱子調息箴。予不解其何故。胡敬齋先生有言曰。朱子註

陰符經參同契甚無謂。使人入異端去。調息箴亦不當作。陸先生昭代大儒。予佩服久矣。第今之爲異端者。方借朱子註陰符經參同契作調息箴爲口實。謂儒釋實同一理。陸先生又取調息箴表彰之。毋乃揚其波而助其喙乎。故予以爲陸先生之刻似未盡善也。或曰。調息箴亦朱子之書也。今子必以爲不當表彰。毋乃與朱子相左乎。子曰。不然。調息箴或亦朱子偶然爲之耳。昔程明道先生嘗學康節之學。旣而悟曰。此不過加一倍法。後數日。伊川先生問明道曰。予已忘之矣。使朱子作調息箴之後。或有人問調息之術。朱子未必不曰。吾已忘之矣。又安得執爲朱子之書。而一概守之乎。朱子之書如小學近思錄文集語類。吾方讀之。恐不能盡。而何暇及於是。余因取程氏遺書重刊之。非敢與陸先生有異同也。以立後世之防。故不得不嚴耳。

學部通辨序

學者不知性善之旨。夢夢終身。始如長夜。然此特庸衆之人。行不著而習不察耳。獨怪王新建以絕人之資。自幼讀孔孟之書。乃不加察識。敢爲異說而不顧也。新建與錢德洪王畿證道於天泉橋上。其宗旨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夫無善無惡。伊何人之說哉。告子之說也。以告子爲宗。是異於孟子性善之說矣。不寧惟是。孔子繫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孟子以孔子爲宗者也。守仁之說亦異於我夫子矣。異孔孟而同告子。羣天下之學者趨之若鶩。吾誠不知其何故也。間有起而辨之者。如羅文莊諸公。未嘗無正論。然猶略而未詳。獨陳清瀾著學部通

辨分爲四編。首辨朱子晚年定論之謬。次明陸象山之爲禪學。次明學者陷於佛老。其來已遠。終以朱子正學立標準焉。其攻新建也。摧陷廓清。不啻入虎穴而得虎子矣。昔朱子以象山爲告子。明高忠憲之答門人曰。告子非禪也。在禪家謂之自然外道。夫禪家猶謂之外道。而新建乃以之樹赤幟。其可悲憫孰甚焉。自漢以後。學者趨於佛老。然亦明以爲佛老。至象山以及新建。遂儼然自負爲儒者之絕學。反以朱子爲支離。嗚呼。本天本心之異。其孰從而究之。存心致知之蘊。其孰從而體之。始援儒以入墨。繼且主墨以攻儒。縱橫捭闔之變。其孰從而正之。此學葩通辨爲異端之爰書。爲學者之指南。而不可一日無者也。新建之答羅文莊書曰。孟子之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尚宋說。嗚呼。守仁之無忌憚。至於如此。又何足與辨哉。

養正先資序

北溪陳先生爲朱門高第。學術醇正。造詣精深。得紫陽夫子之真傳。養蒙一書。誠幼學之指南。作聖之根基也。余故取以教蒙童。使其幼而習長而安。不見異物而遷。則所以希聖希賢者在是矣。抑余更有進者。嘗考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蓋妊子之時。必慎所感。感於正則善。感於邪則惡。故子在母腹中。母呼亦呼。母吸亦吸。母以正氣感之。則先天之變化得效最速。古之婦人皆知此理。惟恐己身一毫不正。使其嬰孩氣質臟腑未全之時。受其侵染。故於日用之間。凡坐立飲食以

至視聽言動無不自持以正。正則外邪不能入，內邪不能起。其母已純乎天理，可爲聖賢之母，而所生之子安得不形容端正，才德過人哉！此古人於嬰兒未育之先，立有胎教之法。爲父母者又不可不知也。有胎教以端蒙養之原，復有啓蒙以立聖學之本，人才之成也易矣。

家規類編序

堯舜在上，化民成俗，首重五品之教。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法至備也，要之推行之本，必自教家始。易設家人之卦，夫子以言有物，行有恆，明之。姬公繫初爻，則曰：閑有家，悔亡。夫子以志未變釋之，甚矣。家之爲道，亶亶乎難哉！夫家庭之間，恩多掩義，不有言物，行恆，以豫爲之閑，則善念易墜，私意易乘，未有不流蕩而忘返者。又況汙染成風，習以成性，物欲所昏，利害所蔽，則無以約其汙，免不一之心，平其悍，驚難御之氣，小則傷恩，害義而不自知，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以此求治，不亦難乎！余忝膺新命，來撫閩疆，懼無以宣明皇上子惠元元德意，旣懷遵聖製訓，飭士子之文，而博採先儒教人爲學之方，以推廣誘勸之。有養正類編，用訓蒙士，有學規類編，諄勵士子，庶幾漸摩於仁義之中，有成舉髦之彥矣。又慮窮鄉僻壤，未知向義，復爲家規類編，以告之。夫家之有規，猶國之有經也。治國不可無經，刑家不可無規，總不外五品之教者近是。近代浦江義門鄭氏，著有家規，其說爲至詳。月川曹氏，因其成書，復輯諸家之說，折衷以己意，名曰家規輯略。今刻之閩中，以廣其傳。余於公餘之暇，更約取前哲訓言，易知易行，可以觸目警心者，編次成卷，以附其後。亦匡直輔翼，務使其自得，讀是編，有能提撕警覺，力行不倦。

義路熟而天理明。將見興仁興讓。由家及國。旁皇周浹。以臻盛治。余不佞。藉此仰答聖天子化民成俗。一道同風至意。斯心實有厚望焉。是爲序。

讀禮志疑序

昔夫子自謂信古而傳述。則考古之貴於信不貴於疑尙矣。蓋聖人之世。作者略備。其書昭然若揭。日星而行。無可疑者也。而及門季路言游。諸賢自信過甚。夫子於仲氏既有不知爲不知與不知闕如之誨。又觀檀弓所記。有秦哉叔氏專以禮許人之譏。則學者之不可安於自信而貴於能疑者。固復如是。自秦火之後。六經得於煨燼之餘。每多闕略。於是諸書雜出。而禮爲尤甚。漢初魯高堂生所傳士禮十七篇。謂之古經。今儀禮是也。自河閒獻王得古禮五十篇後。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五種。合二百四十篇。梁人戴德刪其繁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其兄子戴勝刪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馬融足以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合四十九篇。今禮記是也。又李氏得周官。缺冬官一篇。獻王取考工記以補之。謂之六典。今周禮是也。三禮之書。多不相合。至孔鄭諸家註疏。下迨唐宋。宋以來旁搜博訂。亦多自相齟齬。不可盡信。欲學者之無疑。抑綦難矣。夫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大而明堂清廟吉凶軍賓嘉之典。小而一身言動起居視息之節。一不由禮。而天理已失。人事遂乖。故顏子在聖門。其學爲博文約禮。宋時橫渠張子亦諄諄以知禮成性是務。爲學而不知禮。猶操舟而無楫也。昔考亭朱子有儀禮經傳通解。足折漢儒之角。當湖稼書陸先生學朱子之學。探索儀禮。戴記諸書。凡古今之名物位號吉凶饗祭之品物。序次無

不精究深考。不遺餘力。於孔、鄭諸家之註疏。其是非非。皆衷以考亭之說。爲書深切著明。亦可自附於信古而傳述者矣。先生於信者。雖自矢其信。疑者仍自闕其疑。顏之曰。讀禮志疑。其歉然不敢自是之心。寧不深爲聖門之所許哉。讀是書而能得其心。則爲學自無鹵莽滅裂之弊矣。

讀朱隨筆序

自精一執中之傳。閱世相承。至我夫子而集其大成。及門中踐履篤實。惟曾氏子得中庸之統。與子思相授受。而歸諸孟氏。遞相傳述發明。於今聖道賴以不墜者。思孟之力居多也。自孟子沒而微言絕。佛老清虛之談。充斥於漢、晉、隋、唐之世。雖以韓文公談笑揮之。而終不能息也。至有宋諸先生出。而後聖道復明。不啻撥雲霧而覩青天。理學之盛。於斯而極。南渡以後。紫陽朱子復集厥成焉。其學之純粹無疵。實與曾氏後先默契。同時如金溪陸氏。爲陽儒陰釋之學。立說不啻冰炭。然後餘姚王氏。祖金溪而不敢顯背乎紫陽。乃刻晚年定論以附會己說。夫朱子之學。以敬爲主。以格物窮理爲要。以存養省察爲功。其生平之所論著。無非闡明斯旨。但學者得其書。善於卷帙之繁。而不能讀。讀而不得其解者。又往往是也。稼書陸先生生於陽明之鄉。而不爲所染。其制行精純。卓然爲一代大儒。實得力於朱子之書。其讀朱子之書也。隨其所得而劄記之。於詩賦劄子二十九卷。人所共知者。不再加發明。自三十卷至一百卷。旁逮別續諸集。則究研搜討。務見其精意。而得生平三變之功候。每條之末。綴以所見數言。其詞約而不煩。其意暢而曲盡。於金溪、姚江之異者。不必過爲排擊。而辨晰入微。使人不惑。其有功於朱子之全書。非淺也。先生之

書如四書大全、三魚堂文集、子服膺久矣。丁亥夏奉命撫閩，道過嘉禾，囑別駕項君求先生未刻書。項君從先生之婿曹君名宗柱者，盡搜其家藏，乃得是編及讀禮志疑、問學錄、松陽鈔存四種。然後先生之書悉出，因亟刊而傳之。俾世之學者人有其書。由先生以溯紫陽，由紫陽以上溯先聖，正學昌明，斯文日盛，是余之志也夫。

問學錄序

或問於余曰：尊德性、道問學，並見於中庸。吳草廬謂考亭主於道問學，象山主於尊德性。其說果然乎？曰：象山亦焉知所爲德性而尊之哉？彼其爲說，謂心卽理，是以心爲德性可知矣。吾不知質諸伊洛所云性卽理者，能無失焉否也？其教授弟子，主於止靜，有安坐瞑目之功，有忽然頓悟之效。其以主靜爲尊，又可知矣。吾不知質諸伊洛所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者，又無失焉否也？昔考亭之學，則不然。操存涵養，莫非明德性之當尊，而格物致知，兼以著問學之不可偏廢。揆諸孔孟質之二程，無幾微之不合。其於象山，目之爲禪學，方之爲告子，豈非以其任心廢學之故耶？朱子尊德性以道問學，道問學以尊德性，象山不道問學，謂有妨於德性，則尊其所尊，非中庸之所謂尊。有明以來，正學或顯或晦，姚江祖金溪之說，標爲致良知一門，幾欲舉問學而廢之。天下之士，見其功業文章彪炳宇宙，莫敢置一詞。隨風而靡者，比比矣。稼書陸先生獨毅然闢之而不顧。此問學錄所由作也。今觀其書，學術醇正，原本深厚，於近世諸賢所論，辨晰尤精。余素仰先生之學而未逮也，因爲刊訂之，使天下知是書實與考亭相表裏，而於卷中特刪

去其辨難牽引之太繁者。如伊川先生置而不問之意。夫本天本心。此學術邪正所由辨。正學旣明。異說自息。凡天下聰明未一。識見未定之士。當不至路塗莫辨。茫然狂奔。入於荆棘泥淖中而不能自拔也。則是書其指南乎。

困學錄序

知之數三。生知尙矣。而學知之下。復有困知。誠以天之所賦資稟有厚薄。故心力有敏鈍。學焉而卽知。乃大賢以上之事。而非中材所可幾也。易曰。困。德之辨也。記曰。知困然後能自強。孟子言。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蓋困則悔。悔則思。思則奮。奮則用力必堅。入道必深。故困而怠忽者。庸人之所以自棄也。困而刻厲者。君子之所以自修也。余稟質中下。幼受父母教誡。長承師友訓誨。雖頗知自愛。而讀書輒忘。不能使常著於胸中。余之於學。亦旣困矣。於是隨時所閱。凡可以檢束身心。涵養德性者。從而筆之以自省察。朝夕考驗。其有一理之未融於心。一事之未協於道。則潛思極慮以求之。困極而通。每有所得。亦附於後。以備參觀。題曰困學錄。嗟乎。自異學紛起。其所宗主者。雖不一其名。要之皆缺下學之功。妄議上達之效者也。甚且以任心而動者爲妙道。所存勤苦而有成者皆迹象所在。信斯言也。聖人不當以困學居。學知之次。而中材無以爲入道之階矣。故欲辨異學。當崇正學。欲崇正學。當從困學者功始。余以此自勉。尤願與天下共勉之。

瀉出者泉。流行者河。此天地自然之脈絡。而河以會泉。泉以助河。細流不讓涓涓。皆歸總以興洪濤。而積厚力。使漕艘而資灌溉也。由是而有渠。以通其障隔。有隄。以時其蓄洩。有隄。以鎮其奔逸。有壩。以節其氾溢。有湖。以儲其汪濊。有橋。以濟其往來。皆所以有功於泉。河者也。故總而繫之。泉河。伯玉先生之爲泉河史。真史才也。志十有一表三。其辭嚴而舒。謹而不黷。駁駁乎班范矣。明儒有言。世無子長之史者。非才不足也。史記之地名。官制皆古。而今鄙俗也。余甚笑之。夫史記所稱。卽當日俗名。後乃以爲古。今名詎不古哉。伯玉之書。縣邑山川。悉從俗稱。文蒼然古也。余來濟上。求其書。散軼者甚多。訪得完本。讀而悅之。其所著井尹國計民生之變。歷歷如覩。旣善其典型。又愛玩其文辭。惜其後之莫與磨續也。夫泉源之興廢不一矣。舊者或湮。新者或開。余將徧歷其地。釐正其數。續列於左卷。而年來鞅掌河干。日僕僕風塵泥淖中。無暇及此。且自慙文不逮之。不敢爲短貂之續也。於是謀諸運河同知蘇君。就其缺者刻而補之。余聞伯玉排異學。翼聖道。侃侃好辨。以障百川而迴狂瀾。其能盡力於溝洫也固宜。此以知天下大學問人。未有非大經濟人。故留其完書。以與後來之君子共相考鏡焉。

補刻北河續紀序

事不師古。不可以治今。備不素具。不可以應猝。源流沿革之莫稽。而師心以試。如瞽者之無相也。其物其事之未前聞。而欲應其變。猶渡者之無楫也。凡事盡然。况治河之尤爲艱鉅者乎。國家歲輓東南粟數百萬石。仰於漕河。而北河居江淮之上游。爲咽喉之重地。蜿蜒千餘里。北苦水少。南苦水多。亢陽則聊攝左

右有膠舟之虞。霖雨則方與上下有其魚之歎。故尤爲難治。嵩嶽閻公爲吾鄉理學名儒。其北河續紀一書。條分縷析。考核詳明。泉源出入之脈絡。河政前後之異同。修築挑濬。牾壩隄淺之方略。莫不具備。覽者披卷尋之。瞭若指掌。按圖略地。酌古準今。確有所持。循以爲乾溢之調劑。而無畏於倉猝之憂。其鏤版舊藏。張秋公署中。歷年以來。居是任者。傳舍其官。散逸莫可收拾。余甚惜之。乃廣爲蒐羅。訪得舊本。補其散失。付諸剞劂。以貽後來。庶臨事者有以考焉。今天子御極以來。數十年間。河政之損益。名物之變遷。所當次續載者甚夥。會余遷任江臬。未遑編纂。但補綴殘缺。還其舊觀而已。續修之役。以待後之閎雅君子。

鄭貞孝集序

崑山鄭子某。持其先世貞孝先生集。謁余。屬爲之序。余受而讀之。其籌海圖編十三卷。江南經略八卷。各爲一集。及江海防圖考。及海運。黃河。日本。朝鮮。安南。琉球諸圖說。無卷次。都爲一集。大意則籌海爲要焉。其所以威遠。弭變。靖海氛。而奠定東南者。功績已著。復筆於書。用貽百世之安。公之意至深遠矣。夫王者統一區宇。薄海內外。罔不在懷。柔胞與之內。而海滄山陬。王化所不能及者。來則受之。自外則置之。初未嘗疲中國而勤遠略。獨其蠢動跳梁。爲害邊徼。則驅逐撲滅。又不可以已。當明中葉。東南瀕海。萬里洪波。島嶼之人。風潮乘便。憑陵內地。沿海縣邑。無不受其毒害。蓋波濤出沒。聲擊無常。防禦爲難。故聯絡控制。遠瞭邀擊之法。不可不講。水道風信。不可不知。戰艘攻器。不可不備。口汛要害。不可不謹。絕句引附逆之奸。作士卒敢戰之氣。持我之堅。以屈彼之利。乘彼之隙。以用我之謀。使之進無所掠。退無所據。柵之使去。

威之不來。此貞孝先生之書所爲謀之極善。規畫制度之詳且備也。今天子神聖。聲教四訖。日月霜露照隊之區。重數譯而來朝。海波不揚。鯨鯢偃息。智數材武之士。無所用其謀勇。余膺撫軍之寄。三載於閩。今移吳地。治皆臨海。亦得從容坐理。宣布聖德。國家太平無事。於茲久矣。而沿江沿海皆宿重兵。防捕衛營文武並建。連橋列堡。士練食充。古人有言。安以思危。治則防亂。國家武備。不以太平無事而忘。則先生此書。自不可以太平無事而廢。先生固儒者也。韓退之曰。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則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陸子壽主鄉兵以捍茶寇。閱習屯禦。皆可爲後法。孰謂儒者無偉略哉。先生是書傳於後世。固自可以不朽矣。

正誼堂文集卷之九

記

鼇峯書院記

閩中素號海濱鄒魯。自龜山載道而南。三傳至考亭。濂洛之學盛於東南。其淵源上接洙泗。自宋迄今。閩士蔚興。與中州埒。聖天子崇儒重道。於龜山豫章。延平三君子。及考亭夫子。皆親製御書匾聯。表揚祠宇。雲章爛然。輝映日月。務俾閩士瞻仰興起。益勵所學。以無負先儒之教。於以育人才。厚風俗。意甚盛也。不佞躬膺簡命。來撫斯邦。夙興夜寐。惟思以廣教化爲先務。自郡邑弟子員。莫不親加考課。申嚴規程。端厥趨嚮。庶咸蒸蒸向風矣。夫教之爲道。視人之所倡爲轉移。唐以前閩之人文未開。風氣尙樸。自宰相常袞觀察斯邦。鄉縣小民。有能讀書作文詞者。親與爲客主之禮。曾未幾時。翕然丕變。閩中文學之盛。於今爲烈。倡之以文而化於文。且若是其速。况聖賢之學。一日不講。則人欲潛滋。天理漸滅。有淪於不肖之歸而不自知者。尤不可一日緩。且所謂學者。非外鑠而強爲之。道不離乎人倫日用。使人人復其性分之所固有。盡其職分之所當然。苟其有以倡之。而不欣欣嚮化者。未之有也。不佞欲與士之賢而秀者。講明濂洛關閩之學。以爲之倡。旣表章先儒遺書。以行於世。乃捐俸購屋於九僊之麓。爲鼇峯書院。前建正誼堂。中

祠周程張朱五夫子。後爲藏書樓。置經史子集若干廚。樓東有園亭池塘花卉竹木之勝。計書舍一百二十間。明窗淨几。幽闥弘敞。士之來學者。日給糜餼。歲供衣服。無耳目紛營之累。而有朋友講習之樂。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於斯爲宜。然有志聖賢之學。必身體而力行之。非徒爲口耳誦說之資已也。周程張朱五夫子之書。昭然具在。君相之所以爲治。師儒之所以爲學。畢具於中。誠使平心遜志。研究其義理之所以然。會之於心。驗諸日用行事之閒。措之家國天下之大。則孔曾思孟之心。傳與泉蘊稷契之事業。其庶幾乎不然。雖日取五夫子之緒言誦之。習之。論之。辨之。猶爲無與於己。而與道聽塗說等。又況溺於靡麗之詞。逐乎紛華之習。視五夫子之書爲迂闊支離。竝誦習論辨之。未嘗從事者乎。蹈此弊者。幸無登吾堂。

紫陽書院碑記

東南文學之盛。自言氏受業於聖門。得其精華。歸而教其鄉。厥後英材蔚起。代有其人。故聲名文物甲於海內。流風至今不墜。我皇上御極五十二年。中閒以文章大魁天下者。三吳之士居大半。孰非聖朝禮樂教化漸摩使然。不佞中州鄙人。謬膺簡命。撫臨茲土。數載於茲。顧不能宣揚上德於萬一。不有忝斯任乎。竊念服膺於朱子之教有年。稍能窺學問之大概。今爲諸士子陳之。昔吾夫子設教洙泗。及門之士至二千有餘。而惟顏曾爲入室。其餘雖各有所造就。而不無偏全之別。及至後世。尊德性道問學。分門立戶。幾成聚訟。朱子之道。迭明迭晦。於五百年之閒。迄未有定論。惟我皇上學術淵深。躬行心得。默契虞廷十六字真傳。獨深信朱子所云。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其道大中至正。而無所於偏純。

粹以精而無所於雜。欽定紫陽全書以教天下萬世。其論遂歸於一。始知學者之所以爲學。與教者之所以爲教。當以紫陽爲宗。而俗學異學。有不得而參焉者矣。不佞樂與多士恪遵聖教。講明朱子之道。而身體之。爰建紫陽書院。地度於學宮之旁。材取於僧廬之毀。工成於農隙之餘。中爲崇祀紫陽夫子之堂。旁爲諸生講學藏修之舍。庖廩溥浴靡不畢具。經始於癸巳之冬。落成於甲午之春。暨茨丹雘。翼如嚴如。諸士子可以朝斯夕斯。若工人之居肆。以成其器矣。夫所謂道者。在人倫日用之間。體之以心。踐之以身。蘊之爲德行。發之爲事業。非徒以爲工文辭取科第之資已也。諸士子勉旃。勿務華而離其實。亦勿求精而入於虛。他日學成名立。出而大有爲於天下。庶無負不佞養賢報國之志云。

仲夫子祠堂碑記

剛、天德也。陽剛與陰邪不兩立。聖人作易。於陽剛則爲正。爲善。爲君子。陰柔反是。仲夫子之在聖門。固所謂以兼人之勇。造升堂之域。秉天德而加以聖學者也。歷代以來。自國學以及天下之府州縣邑。當春秋二仲。釋奠於至聖先師。則居十哲之列。而饗其祭矣。蓋其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可以扶天常。可以植人紀。可以羽翼乎道統。可以干城乎名教。雖千秋萬世之久。四海九州之遠。異其時。異其地。而尊崇祀享之典。不得而異焉者也。若後裔之世襲翰博者。於春秋致祭。展報本追遠之思。動春露秋霜之感。尤仁孝之不能自己也。然吾嘗誦詩矣。大雅之思齊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是豈徒烹熟羶膻。洞洞屬屬。以薦之之謂哉。夫惟克紹厥德。世濟其美。而後怨恫泯而黍稷馨也。今爲仲夫子之後人。入其門。登其堂。仰

瞻其椽桷。近省其几筵簞簋。固可儼然見乎其貌。肅然聞乎其聲矣。銘曰。直如絃。死道邊。曲如鉤。封公侯。嗟哉百鍊鋼。化作繞指柔。仲夫子。義是徒。游聖門。惡言不入耳。澳。忍媿媿者。聞風而興起。惟能有剛德。匪石奚其泐。從祠徧宇內。宗祠亦修飭。子子孫孫捧盈執玉於其側。念厥先祖之勇於爲義。而憬然於永錫爾極。

南平縣學重修文廟記

先聖夫子爲萬世師。天下郡縣無遠邇小大。至今守其教。具廟學制度。以示尊禮。高其垣屋。設其貌像。備其禮器。官司以時升降祭奠其中。嗚呼盛矣。夫天地人曰三才。四時運於天。萬物生於地。人道之極。則歸夫子。是吾夫子之道。雖亙古亙今。終天地而莫之改易。而鄉國學之猶尊孔子。亦終天地莫之改易。魏了翁謂祭孔子當祭於闕里。以鄉國學之制爲非禮。豈通儒之論乎。延郡劍津之麓。爲閩奧區。宋時楊羅李朱四先生皆延產也。先後接踵閒出。遵守聖人之道。以倡明絕學。啓佑來茲。有海濱鄒魯之風。則夫子之大有造於劍州也審矣。郡治西郊爲南平縣廟學。鼎修歲久。漸以傾圮。縣官某觀之。惘然難安。謀諸師生。鳩工庀材。葺而新之。殿閣崇邃。堂廡周密。塗茨丹雘。煥然具美。始某年月日。閱某年月日。告成。邑諸生王奇坡等。勾余文勒石。噫。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也。周茂叔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與天地參。四時同。蓋夫子之教。天之施地之生也。游夫子之門者。戴天而不知天之高。履地而不知地之厚也。時行物生。莫非天地不言之教。讀先聖之書。但曰能文章取科第而已。而於道之無乎不在者。惘惘然莫識所從事。尙

足與游夫子之門哉。夫學校之設，以明道也。諸生名爲聖人之徒，側身宮牆，窮年矻矻，固宜理義充於中，道德足於己，膠轕萬變，置之如遺，而往往難之者，豈非窮理盡性之功，下學上達之事，闕焉弗講乎。劍浦楊、羅、李、朱四先生舊址，其遺澤被於人遠矣。斯所謂能做宇宙間第一等事者。人生在世，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奈何甘自暴棄，如朽木之不可雕，糞土之墻之不可圻，諸生念及此，亦可慨然而興矣。

論

伊尹伯夷論

人有不爲，是其操守堅定處，可以有爲，是其才猷練達處。一介不與，一介不取，伊尹之不爲也，以天下爲己任，放桐復辟，以安社稷，非其有爲者乎。西山探薇，恥食周粟，伯夷之不爲也，叩馬一諫，犯左右之不測，留君臣之大義，非其有爲者乎。伊尹之功，人皆知之矣，而或有忘其操者。伯夷之操，人皆知之矣，而或有忘其功者。然伊尹之功在一時，伯夷之功在萬世，此又人之所不可不知者也。天生伊尹，用之以伐夏救民，生伯夷，則餓於首陽而死，豈知天之用伊尹者，特用於一時，不用伯夷者，將用於萬世也哉。

述而不作論

孔子言述而不作，此道統所傳也。故自孔子以來，接其統者，皆以善述爲德業。孔子刪定纂修六經，賴其表彰，是孔子善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者也。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又曰：由堯舜至

於湯。由湯至於文王。由文王至於孔子。而皆賴有見知聞知。是孟子之善述孔子。以善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者也。程子表彰四子之書。朱子因爲集註。是程朱之善述孔孟。以善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者也。今人不務述而務作。而其所作者。或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豈其才識學問遠過乎孔孟程朱。而其所作者能高出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之上者乎。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卒不可易。而才識學問又未必如孔孟程朱。乃不務述而務作。亦見其惑也。是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也。是程子所謂無用之贅詞也。則亦何益之有哉。

聖人可學而至論

客有問余曰。聖人可學而至乎。余應之曰。可。曰。何由知其可也。曰。三代而上。言聖者必曰堯舜。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三代而下。言聖者必曰孔子。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今與人言堯舜孔子。則震而驚之。以爲不能爲。及與之言孝弟忠恕。則忽而易之。以爲不足爲。此聖人之所以往往而鮮也。世之不知學者。無論矣。稍知學者。率皆求之高遠。或且索之幽深。探奇搜異。日從事於不可究極之域。以炫耀於人。其爲學也。愈難。而其去聖也。愈遠。卽有一二好修之士。知慕聖學矣。乃口談道德。而念切紛華。言稱先王而行同流俗。無怪乎爲知者所非笑。而不知者且得藉爲口實也。旨哉程夫子之言曰。言學使以道爲歸。言人使以聖爲歸。蓋聖之所以爲聖。祇此倫理之克盡而已。天下同此倫理。根於性。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見於事。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此人之所以異於禽獸。

而聖之所以與我同類者也。聖賢千言萬語諄諄告誡，無非欲人盡此倫理，成得箇人。既成得人，而聖已不外是矣。誠能於日用之間，入則孝，出則弟，事事本之以忠，而行之以恕，去其所以不如堯舜孔子者，就其所以如堯舜孔子者，則亦堯舜孔子而已矣。尙何聖人之不可學哉？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使以爲不可學而至也，孟子豈欺我哉？

論學

今天下學術裂矣。李中孚以禪學起於西，顏習齋以霸學起於北，嗟乎！正學其不復明於斯世乎？自程、朱後，正學大明，中經二百年無異說。陽明、白沙起而道始亂，延及中孚，噓其餘燼，一時學者翕然從之。中孚死，其焰少息。今北地顏習齋出不程、朱、不陸、王，其學以事功爲首，謂身心性命非所急。雖子思、中庸亦詆訾無所顧，嗚呼！如此人者，不用則爲陳同甫，用則必爲王安石，是大亂天下之道也。其言曰：格物、大學之始事也，物非他，卽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物也。格物非他，卽學習六藝以成其德與行也。噫！亦異矣。夫學聖人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譬諸適京師者，先考其程途，究其方域，歷歷不爽，然後就道，斯無誤也。若以爲至則自知，懵然徑往，吾恐北轅而南其首矣。今以學習六藝以成其德與行者爲格物，是未能知之，先已行之，以修身之事爲格物之功，其爲學不已誤乎？且其說尤有不可通者。旣謂物卽三物之物，是兼六德、六行、六藝矣。其所謂格物者，則但欲其學習六藝，不及六德、六行。今有人不孝、不友、不仁、不義，而日取禮、樂、射、御、書、數之事，自早迄暮，紛紛窮詰，不肯自休，而曰吾格物也。

此大學人道之門也。有是理乎。程朱格物之說。自天地萬物之理。身心性命之故。以及名物象數之變。無不究其所當然。窮其所以然。所謂細大不遺。本末具舉。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今舉六德、六行。置不復講。但學習六藝。無怪其以聖賢爲不足畏。以性命爲不足道。叫囂紛拏。拍案鼓掌。以狂噬天下後生也。艾東鄉曰。李卓吾書一字一句皆可殺人。今習齋之說亦可以殺人也。而四方嚮和者。方靡然不知所止。可慨也夫。

說

著述說

二程夫子最爲朱子所尊信。而二程夫子所解四書。朱子所改正者已多。大凡前人之說有未妥者。不妨從而改正之。前人之說有未明者。不妨暢快言之。此爲發前人之所未發。前人常必得我而快意焉。此朱子之大有功於前賢。大有功於後學。而至今學者稱朱子集諸儒之大成。無異孔子集羣聖之大成。並未有議朱子改程子之說以爲非者。蓋理惟求其一是。道理者。天下萬世之所公共也。學以講而後明。朱子之書。其中或有未定之論。及門人從旁竊記之訛。後之學者。其所講論。或有補於朱子之所不及。朱子之所未備。卽所謂發朱子之所未發。而朱子亦必快意於我之有斯言。又何嫌乎。卽如朱子四書集註。朱子日日改。月月改。年年改。至大學誠意章爲朱子絕筆。則大學誠意章以後及中庸論孟。朱子之所未改者。

正多矣。朱子嘗曰：文字頻改則愈佳。又曰：不用某許多功夫，亦看某的不出，不用古聖賢許多功夫，亦看古聖賢的不出。又自笑云：那得箇人如此著述。後之學者，果能用朱子許多功夫，並用古聖賢許多功夫，終日讀，終日講，終日改，是朱子之所深許者也。而其人我則未之見也。

同姓不爲婚說

禮曰：同姓不爲婚。大清律載：凡同姓爲婚者，主婚與男女各杖六十，離異。婦女歸宗，是同姓之不可爲婚。明矣。陳司敗曰：君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是孔子之所不許彰彰矣。夫古人娶同姓，猶諱言之，而人仍指摘之。今人則公然結婚矣，亦無有人告之以不當然者。抑知時有古今，而倫常之在天地，寧有古今乎。程夫子曰：凡同姓相見，但當致親親之意，而不可序長幼以拜，蓋恐其尊卑失次也。夫序長幼以拜，且不可，而顧可結婚乎。禮記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夫買妾，細事也，且慎之如此，況夫婦爲人道之始，顧可以或苟乎。不知其姓，且卜之，况明知之而可昧之乎。古之婚者曰秦晉矣，不聞其秦與秦爲婚，晉與晉爲婚也。曰朱陳之好矣，不聞其有朱朱之好，陳陳之好也。何不顧名而思義也。吾邑張姓爲多，又均係大族，結婚者往往而有，但往日既誤，今日豈可再誤。嗣後當猛然警省，永勿復行，使他姓亦聞而化之，或亦厚風俗，正人心之一端也。故作是說。

親喪不可久停說

古者三日而殯，三月而葬，蓋謂死者以入土爲安，初非爲子孫富貴福澤之資，以求死者之福蔭也。近世

惑於風水之說，欲卜美地，只圖一己之富貴，不顧親喪之暴露，或有停至數年者矣，有停至數十年者矣，水火盜賊皆足爲慮，而彼漠然弗恤也。故親喪在家，生員、童生公然出而應試，進士、舉人公然出而仕宦。夫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在家爲孝子，斯在國爲忠臣，斷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今宜酌爲定例，童生、生員親喪未葬者，不准應試，舉人、進士親喪未葬者，不准入官。凡生童之考試，科甲之銓選，俱令鄰佑具甘結，地方官具印結，並無停喪者，乃爲合例。若有停喪，則應試、謁選俱不准行。如是，則家無久停之喪，所以教孝者在是，所以作忠者亦在是矣。

正誼堂文集卷之十

議

張迪宜配享啓聖祠議

向余於啓聖配享習而未考。意以爲周程張朱之父咸與焉。乙酉夏以濟寧僉事。催漕至臨清。謁文廟。拜聖殿。並拜啓聖祠。見配享者爲周程朱蔡。而無張位。心竊疑之。以爲或臨清之廟偶爾也。及至濟寧。亦復如是。然猶未敢信。又至曲阜。復相同。而位置更有未安。程居上。蔡次之。周又次之。朱又次之。其不及張也。與他邑同。隨向衍聖公言。當爲易置。及回濟。因考從前並未奉有張迪從祀廟庭之文也。前代嘉靖時議享祀禮頗備。不知何爲有此缺典。豈偶未及耶。抑別有說耶。余謂張載與周敦頤倡明正學於聖遠言湮之後。俾孔孟道脈斷而復續。其所著西銘正蒙與周子太極圖說通書。並採入性理大全集中。今我皇上允羣臣請。鄉會試士。以此書命題。學士家尊之與五經四書等。具有功於斯道甚大。而推溯篤生之自。則其父張迪也。人因道重。張載久居從祀之列。父以子崇。張迪何獨遺啓聖之祀。周程張朱其爲宋室醇儒同也。其從祀孔子廟庭同也。周程張朱之子孫。其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同也。乃周程朱而推恩於其父。而張迪獨不得以父而食報於其子。揆諸張載之心。得毋有隱恫乎。我朝崇儒重道。如周公閔子子路子

貢其子孫俱賜博士。且令世襲。甚盛典也。而可令啓聖配享有闕而未備歟。或以張子之父未有所考耶。按張子之父諱迪。世爲大梁人。宋神宗朝。仕爲殿中丞。知涪州。卒於官。其子載。幼貧不能歸。乃僑寓於鄆。縣橫渠鎮。因家焉。是載與二程同爲河南人。而載實爲二程表叔。雖迪治涪之政不可考。觀其卒於官。至貧不能歸。則其居官之清廉亦可見矣。今宜急爲陳請。與周程朱蔡之父並配享啓聖祠。使天下之人。知周公閔子子貢子路之子孫俱得世爵。是從前數千年未有之曠典。自我皇上行之。張載之父張迪得配享啓聖。是從前數千年未備之缺典。自我皇上舉之。傳之後世。不益頌皇上之盛美於無窮哉。端賴當道大君子留意焉。更有請者。朱子世爲江南婺源人。以父官福建尤溪而生朱子。遂家於閩。故今婺源既有博士。而建安亦有博士。是兩地並重也。今張子之後。止鄆縣有博士。大梁乃未有博士。得毋猶屬缺典乎。若並請張子子孫世居大梁者。再賜五經博士一員。皇上亦必允行。則恩外加恩。無不全不備之憾矣。

治河議

善治水者爲水。大能治之使小。水小能治之使大也。水大能治之使小。所以除水之害也。水小能治之使大。所以資水之利也。然古之治河也易。今之治河也難。古之治河。止以除水之害。今之治河。兼以資水之利。惟其止以除水之害。故禹之治水。使水以四海爲壑。而已無餘事。惟其兼以資水之利。故不得聽其所之。使必曲折回旋。致其水爲有用之水。而其餘乃歸於海。此善治水也。若竟聽其所之。卽不得資水之利矣。然使曲折回旋。致其水爲有用之水。而餘不使之歸海。則資水之利。而究不免於受水之害。烏覩所謂

善治水者乎。我國家歲漕東南數百萬以實京師。所藉者會通河一綫之水。方其旱也。運道乾涸而漕病。及其潦也。潰溢衝決。民病而漕亦病。所貴乎善治水者。使水不至於甚大。而堤岸無漫溢之虞。民田免淹沒之患。使水不至於甚小。而運河不至於淺澀。糧艘不至於艱阻。斯已矣。何今之不然也。予於癸未年。始膺簡命。受治河之職。適遇雨潦。堤岸在在漫溢。民田處處淹沒。予以奉上憲之命。兩次監收截留漕米。勢不得兼營。是水大不能使之小。予之職有未盡也。迨至甲申。又遇亢暘。河水處處淺澀。糧艘在在艱阻。予極力設法。多方處置。糧運幸得無誤。是水小不能使之大。予之職又有未盡也。夙夜兢兢。日求無負。是職而不能。乃博覽羣書。考古人治河之方。又徧歷河干。觀古人已然之蹟。乃知尙書宋禮分水南旺。其法雖善。而猶有所未盡。考元李惟明改作東大閘。記略曰。昔汶不通。洸國初。歲丁巳。奉符畢輔國。請於嚴東平。始於汶上之陰。堰城之左。作一斗門。遏汶水入洸。至任城。汶由是有南入泗。淮之派。後都水少監馬之貞。於其東作雙虹縣門。閘虹相連。屬分受汶水。既又以虹石水易圯。乃改其西虹爲今閘制。通謂之東閘。謂輔國所作斗門爲西閘。西閘後改作址高。水不能入。獨東閘受水。汶水盈縮不常。歲常以秋分。役丁夫採薪積沙於二閘左。絕汶作堰。約汶水三之二入洸。至春。全遏餘波以入。霖潦時至。慮其衝突。則堅閉二閘。不聽其入。水至。徑壞堰。西循故道入海。故汶之堰歲修。延祐五年。改作石堰。五月。堰成。六月。爲水所壞。水退。亂石齟齬。壅沙。河底增高。自是水歲溢爲害。至元四年秋七月。大水潰東閘。突入洸河。兩河罹其害。而洸亦爲沙所塞。非復舊河矣。初之貞爲沙堰也。有言作石堰可歲省勞民之貞曰。漢曹參作興原山石壩。

常爲漲水所壞。時復修之。汝魯之大川。底沙深闊。若修石堰。須高水平五尺。方可行水。沙漲淤平。與無堰同。河底填高。必溢爲害。縱竭力作成。漲濤縣注。傾敗可待。晉杜預作沙堰於宛陽。遏白水溉田。闕則補之。雖屢勞民。終無水害。固知川之不可塞也。且曰。後人勿聽浮議。妄興石堰。終困其民。墜遏漲水。大爲民害。重修堽城閘。因自作記。勒其言於石。至後果如其言。是年九月。都水監馬兀公來治會通河。行視至堽城。謂衆曰。堽城。洸汝之交。會通之喉襟。閘壞河塞。上源要害。役有先於此者乎。於是用前監丞沈溫公關爲一大閘之議。命壕寨官梁仲祥、李讓計。徒庸度材。用量事期。以狀上中書。卽從其請。明年二月。命工入山取石。鍛灰。市物於有司。經營揆度。畫圖指示。以舊址弊於屢作。改卜地於其東。掘地及泉。降汝河底四尺。順水性也。閘成。予爲敍導汝始末。會通源委。以見堽城之水利喉襟。且表出馬公之言。以爲鑒。觀於此記。知堽城之宜閘。則知戴村之宜閘矣。知沙壩之爲善。則知石壩之爲不善矣。又李惟明濬洸河記略曰。至元六年。監丞宋公委壕寨官岳聚統奉符。汝上二縣。夫六千餘濬洸河。底闊五步。上倍之。深五尺。未閱月。工畢。而深固堅完。洸河旣濬。宜今閘。司嚴飭閘版。謹度閘口。絕塞沙源。勿令流沙上漫入洸。俾洸常受清水。以輸注南北。不然。以歲益無窮之汝沙。注新濬有限之洸河。數年之中。余恐淤墊有甚於今日矣。梗漕勸民。後將有不勝淘濬之患。觀於此記。則知閘之可以納清流而避淤沙。司閘者宜嚴而不可或忽也。明商輅堽城壩記略曰。成化戊寅。工部尙書郎張君克謙奉命治河。歷觀舊迹。首修金口堰。以石易土。不數月告成。又以堽城舊址河闊沙深。艱於用力。乃相西南八里許。其地兩岸屹立。根連河中。堅石縈絡。比舊

址隘三之一。於此置堰。事半功倍。命工淘沙鑿底石掌平。底之上。甃石七級。每級上縮八寸。高十有一尺。中置巨細石。煮秫米爲糜。加灰以固之。底廣二十五尺。面用石版甃二層。廣一十七尺。袤一千二百尺。開甃口七。各廣十尺。高十一尺。置水版啓閉。遇水漲啓版。聽從故道西流。水退閉版。障水南流。以灌運河。茲堰東置閘。爲二洞。皆廣九尺。高十一尺。中爲分水一。旁爲雁翅二。亦用版啓閉。以候水消漲。漲則閉版。以障黃潦。消則啓版。以注清流。洞上覆以石。石之兩旁。仍甃石。高一十有八尺。中實以土。與地平。俾水不致南侵。洸河免於沙淤。觀於此記。知建石堰。須置版啓閉。水退閉版。障水南流。以灌運河。水漲啓版。聽從故道西流。是水去而沙亦與之俱去。自無河底墊高水溢爲害之患矣。水漲則閉版。以障黃潦。消則啓版。以注清流。自無沙淤運河。歲歲挑挖之患矣。此古人制度之盡善可法。而可傳者也。何尙書宋禮之改河。猶未深察乎此也。改河南旺。分水南北。以濟漕運。此宋禮之功。不修石閘。相時啓閉。任水南流。以致運河沙淤。歲歲挑挖。遂貽山東無窮之害。宋禮亦有不得辭其咎者矣。然則改河之初。水不過數丈。其人鹽河也。順赴南旺也。逆且築壩戴村。以備分洩。故坎河口不歲築沙堰。及遇水漲。盡皆衝去。水之趨海也多。至南旺也少。山東運河兩岸之州縣。猶未爲大害。迨其後。河日刷寬。其赴南旺也易。入鹽河也難。萬恭又壘石爲灘。潘季馴復築石爲壩。而其爲害始大矣。夫汶河之水。原由坎河口入鹽河。以達於海。是以海爲壑者。也。自石壩旣築。而於石壩之北。又高築土壩。遂使水不得歸海。盡趨南旺。以運河一綫之渠。豈能容汶河汎漲之水。漫決橫潰。敗壞民田。勢所必至。是水不以海爲壑。而直以山東運河兩岸之州縣爲壑也。且不

獨以山東運河兩岸之州縣爲壑。而並以直隸、江南運河兩岸之州縣爲壑也。張純守戴村壩論略曰：每遇水潦，須決坎河口以殺之。殺之不足，則開滾水壩。又不足，則開減水諸閘。或披之入海以分其勢。或蓄之入湖以納其流。微則盡塞，令餘波西歸於漕。是決坎河口之宜急。初不以既有滾水壩而遂不開坎河口也。今則不決坎河口矣。且於坎河口高築土壩矣。故每逢水潦，先淹汶上，積水既高，一遇衝決，並淹東平。且南而濟寧、魚臺、鉅野、嘉祥，以及江南之徐州、沛縣等處。北而東昌、臨清，以及直隸之清河、故城等處，皆所不免。又何怪乎民生之受害無窮也。夫昔日之守壩也，守戴村壩則決坎河口。此古人之神明變化，妙運於一心者也。今之守壩也，守戴村壩而並守坎河口壩。此後人之執泥悖膠固而不通者也。或曰：坎河口石壩亦足洩水矣。安在水之不歸於海也。不知坎河口石壩僅百十丈耳。以數百丈之汶河，僅恃此百十丈之石壩以洩之。且高出三尺而後洩之。其所洩亦有限矣。安能殺汶河之勢哉。由此觀之，是山東以及江南之諸州縣，連年屢被水災者，一由於汶河隄岸不修之故。一由於戴村壩入運之汶河太寬也。寧陽汶河南岸，有石梁口，最稱險要。一遇沖決，山東、江南並受其害。至康熙四十一年、二年，爲害更烈。而汶河南岸之沖決者，又不止石梁一口。又有桑家等口，俱被沖決。所以淹沒之慘，較往昔而倍甚。去歲已奉河憲飭行該縣堵築矣。今年雨水稀少，河水又無大漲，幸未沖決。然而不可恃也。昨親往巡視，見堤甚單薄，且係頂沖，而離堤數十丈內，有高阜之地，可以加築越堤。又見石梁口上下堤岸殘缺者甚多。若於石梁口加築越堤，再於桑家等口堵築堅固，於沿河一帶堤岸加幫高厚，則山東以及江南之諸州縣

可永無水災矣。夫堵築石梁等口，加幫汶河堤岸，非有浩大工程，難以奏績也。爲費無幾，而造福無窮。從來皆以因循悞事，迨至沖決，卽欲補救而已無及。直至十數州縣被淹之後，而始行堵築，則何益哉。何言乎戴村壩入運之汶河太寬也。今南旺分水口往南例係三丈，往北例係七丈，合南北運河總計之不過十丈寬。而戴村壩之汶河乃有數百丈寬，以數百丈之汶河，盡注於十丈寬運河之內，欲其不沖決堤岸，汎濫民田也得乎。宋尙書旣分水南旺，築壩戴村，留坎河口不壩者，所以備分洩也。今則坎河口不能洩，水勢必盡趨於南旺，汎濫於運河，沖決堤岸，淹沒民田，不此之圖，乃欲開忙生閘及馮家大壩。夫欲開忙生閘及馮家滾水大壩者，將欲使汶上竟不受淹乎。抑欲使鉅野、嘉祥、濟寧、魚臺等十數州縣同汶上一併受淹乎。且馮家滾水大壩，所以障蜀山湖之水，非以洩蜀山湖之水也。特水大有餘，則洩之耳。故無論馮家滾水壩不當開，卽利運閘亦不當開也。無論忙生閘不當開，卽十字河亦不當開也。何也。水宜洩於北，不宜洩於南。南固未嘗乏水也。竊聞從前一遇伏秋，無論水之大小，輒開利運閘、十字河，將水盡往南放。所以北河一帶，每遇天旱，糧船卽爲淺阻。濟寧、魚臺等處，無論旱潦，田沈水底，數十年不得耕種。余到任後聞之駭然，乃嚴飭河官不許開利運閘、十字河。又差人專守利運閘，使水不得南行。差人守柳林閘，版盡啓，十里閘版放水北行，且開八閘，月河以放微山湖，及昭陽湖、南陽湖之水，所以北河無淺阻之虞。而濟寧、東南、魚臺等處之田，盡皆涸出。不知者猶曰：今年天旱，故田地得以涸出。獨不思諸處田沈水底，已經十數餘年，豈從前十數年來盡屬雨潦之年乎。何不亮之甚也。善哉。潘季馴之言曰：治河者無一勞

永逸之法。止有補偏救弊之法。於今日而施補救之術。惟有做堰城閘壩之制。建石閘。石壩。乃爲萬全。但工程浩大。一時難成。其次莫若先於戴村汰河兩岸築土壩。用埽裹頭。中留二十丈口門。引汶水達南旺。濟運。餘水俱由鹽河下海。俟石閘修完。將此二十丈亦行堵閉。如是。則蜀山。南旺。二湖不得盈溢。忙生閘。馮家壩。俱不必開矣。或曰。餘水俱由鹽河入海。東平州獨不慮淹沒乎。予曰。東平州原有鹽河南岸堤工。故民不受水患。奈年深日久。傾圮剝削殆盡。而鹽河之底沙淤日高。所以邇年以來屢被水災。今將兩岸堤工加幫高厚。則水有所束。尙慮汎濫於民田乎。或曰。加築堤岸。東平州可以不淹矣。獨是使水俱由鹽河下海。僅留二十丈口門。達南旺。濟運。東昌一帶運河不虞水小乎。予曰。不然。有張秋。棗林河。沙河在昔。宋尙書旣分水南旺。又以北河水小。於張秋西南開汶河一道。上達汴梁。於金龍口建壩。分黃河之水。達於張秋。原爲北運慮也。有明宣德五年。平江伯陳瑄言。自臨清至安山。漕河夏水淺舟艱。張秋西南原有汶河通汴。舊常遣官修治。遇水小時。於金龍口堰水入河。下注臨清。以便漕運。比年缺官。遂失水次。漕運實難。乞仍其舊。上從之。正統元年。漕臣會議。復言。金龍口水接張秋。是引水通運之處。宜令工部委官一員巡視提督。遇有淤塞。會同河南三司鳩工疏濬之。上命允行。是張秋分黃濟運。成蹟班班可考。運河不憂淺涸。而張秋河之爲害於地方者。以其壅塞故也。徐有貞沙灣治河三策。一置造水門。臣聞水之性。可使之通流。不可使之湮塞。世之言治水者。雖多。然於沙灣。獨樂浪王景所述制水門之法。可取。蓋沙灣地土皆沙。易致塌決。故作壩作閘。皆非善計。臣請依景法爲之。而加損益於其間。置門於水。而實其底。令水

常五尺爲準。水小可拘之以濟運。水大疏之使趨於海。如是則有通流之利無壅塞之患矣。一、開分水河。凡水勢大者宜分。小者宜合。分以去其害。合以取其利。今黃河之勢大。故恆衝決。運河之勢小。故恆乾淺。必分黃河。合運河。則可去其害而取其利。請相黃河地形。水勢。於可分之處。開成廣濟河一道。下穿濮陽。博陵。二泊及舊沙河二十餘里。上連東西影塘及小嶺等地。又數十餘里。內則有古大金堤。可倚以爲固。外則有八百里梁山泊。可恃以爲泄。其新置二閘。亦堅牢。可以宣節之。使黃河水大不至汎濫爲害。小亦不至乾淺以阻漕運。一、挑深運河。臣惟水行地中。避高趨卑。勢不能遏。故河道深則能蓄水。淺則勿能。今運河自永樂閒。尙書宋禮卽會通河浚之。其深三丈。但以流沙。恆多淤塞。後平江伯陳瑄爲設淺鋪。又督軍丁兼挑。故常疏通。久乃廢弛。而沙河益淤。不已。漸至淺狹。今之河底。乃與昔之岸平。其視鹽河。上下固相縣絕。上比黃河來處。亦差丈餘。下比衛河接處。亦差數丈。所以取水則難。走水則易。誠宜浚之如舊。弘治五年。河決金龍口。潰黃陵岡。東北入漕河。遣工部左侍郎陳政治之。未幾。政卒。陞浙江右布政劉大夏爲右副都御史。往治決河。七年。河復決。張秋。從沙灣之下十里。潰東堤入海。運河水涸。盡入決口。漕舟不通。復遣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協同大夏督治。山東按察使司副使楊茂元奏。張秋之役。官多而責任不專。供億甚鉅。乞取太監李興。總兵陳銳回京。專任都御史劉大夏以責其成功。八年。塞張秋決河。功成。然亦暫時之安耳。本朝順治七年。黃河決荊隆口。荊隆口卽金龍口。趨張秋城南。馬星海。甜瓜口。沙灣。戴家廟。迤西堤岸並決。水由大清河入海。張秋工部分司閩廷謨。率捕河通判方聖時。督官夫修治。九年。黃水

又大溢。力不能施。工役暫停。廷謨亦得代去。著決口行漕圖說以貽後官。至十三年。荆隆決口塞成。張秋決口並塞。是數十年來止以塞金龍口爲事。專避黃河之害。而開封至張秋一帶之河。遂廢不修。日漸淤塞。運河隨失其利。而曹州、鄆城、鉅野、嘉祥、濮州、范縣之水不能入運。遂汎濫不可治。而南北均受其害。皆由於張秋之沙河、棗林河不可開濬故也。總之前此諸公日以開金龍口爲議者。欲堰黃水入漕濟運。是計及運河之利。而未嘗計及於黃河之水之爲害也。後此諸公日以堵築金龍口爲事者。又止知避黃水之害。而未嘗計及運河之利也。或曰。金龍口既經堵築矣。黃河之水已絕。是卽開沙河、棗林河。安所得水濟運乎。予曰。不然。曹濮之間未嘗無水也。張秋西南諸邑水利。其源自黑羊山、澶淵等坡而入濮者爲魏河。其源自澶滑、青龍等坡而入濮之董家橋者爲洪河。其源自曹州而入濮者爲小流河。三河合流於濮之東南。出楊二莊橋入范縣竹口。又東逕張秋城南。過道人橋入運。又有源自曹濮、范縣、回龍廟而來者爲清河。亦名水保河。有源自定陶逕曹州新集而來者爲天鵝坡之水。有源自鄆城出五岔口而來者爲廩邱坡之水。俱入西裏河。逕黑虎廟、楊家橋。至沙灣、小岡入運河。方張秋之未決也。津流逕通。直抵運道。及張秋屢決。高築堤堰。阨其下流。而故渠亦往往湮廢。故曹州、鄆城、濮州、范縣。遂苦水患。而鄰邑之受害者亦無窮。今惟將此二河開通。不惟諸州邑之水患永除。民生可蘇。而國家漕運亦賴以永濟。或曰。開此二河。固可除諸邑之水患。可濟漕運之淺隘。但一遇雨潦之年。運河水大。再加以諸州邑之水滙聚於沙灣堤岸。可保無虞乎。予曰。有五空橋減水壩在。但今壩底太高。不能洩水。宜去面石二層或三層。使遇水

大由此洩入鹽河下海。再將大感應廟東建減水壩十丈寬。以洩運河有餘之水。則堤岸可保無虞。再將沙河之上源分一支由陽穀之官窰口入運。再分一支由聊城之龍灣入運。且將聊城之減水閘四座俱行開通。以洩運河有餘之水。使入徒駭河由漯河入海。孟子曰。禹疏九河。淪濟漯而注之海。卽此是也。由聊城而北。博平縣境又有減水閘五座。亦所以洩運河有餘之水也。將此閘亦行疏通。則水之入海者益順矣。最可異者。聊城之徒駭河。濮州。范縣之魏河。洪河。小流河。皆有利於運道。有益於百姓。急宜開濬者也。而乃以爲有礙運道。無容開濬。夫張秋。東昌一帶之運河。每苦於水小。則開魏河。洪河。小流河。由沙河入運。以濟漕河之淺。利運道乎。礙運道乎。若一遇河水汎漲。則開聊城之減水閘。由徒駭河洩之入海。而堤岸可保。民田不淹。利運道乎。礙運道乎。至開忙生閘。牛頭河。有礙運道者也。而乃以爲當開。夫忙生閘。永通閘。爲牛頭河之上源。而運河底高。牛頭河窪下。忙生閘。永通閘。一開。運河之水必至乾涸。此固人人所共知共見者。又何必多此無益之費也。欲開牛頭河者。必先淹汶上。後淹鉅野。嘉祥。濟寧。魚臺。以及江南之諸州縣。此治其末而均受其害者也。水以海爲歸。治戴村壩。開坎河口。使水由鹽河下海者。汶上不受水害。而鉅野。嘉祥。濟寧。魚臺。及江南之諸州邑。俱不受害者。此治其本而均享其利者也。救民者何不使均享其利。願使均受其害乎。且均受其害。又何益於汶上乎。此愚一得之見也。

西北水利

西北水利。在黃河之北者。莫大於沁河。沁河發源於山西。由河南懷慶府武陟縣入黃河。若於木欒店做

金口壩。金口閘。堰城壩。堰城閘之制。修成閘壩。冬春俱係清水。則閉壩開閘。引清水入內河。夏秋水發。恐有混濁。則閉閘開壩。放入黃河。總之。清水則引入內河。濁水則放入黃河。不使涓滴入內河。由木欒店以下至陳橋。由陳橋至黃陵岡。至張秋。若運河水小。則使之入運河濟運。由臨清至天津。若運河水大。使之由五空橋穿運河入鹽河。至濟南府。雒口下海。或由雙河集引入牛頭河。由濟寧魚臺至微山湖。如水勢仍大。使之由荊山口。彭家河。貓兒窩。過駱馬湖入中河濟運。而中河之尾。仍使之由鹽河下海。如駱馬湖水勢仍大。則使之由西寧橋河。由宿遷。桃源。清河。安東。沐陽。海州。五港口下海。由木欒店以至五港口。凡有可以開通河道。挑挖溝洫。灌溉民田者。皆可作爲水田。而河北之水利溥矣。西北之水利。在黃河之南者。莫大於淮河。淮河發源於河南桐柏山。由開封。歸德。亳州。鳳。泗。至天妃廟。上出清口。此古之小清口也。古黃河在清河縣之後。淮水出小清口。獨行五六里。至大河口。黃河由清河縣後。亦獨行至大河口。淮合於黃。黃合於淮。是爲黃淮交會處也。是小清口至大河口。淮黃交會處。尚有五六里之遙。黃水安得逆流而上。倒灌清口乎。今則黃河已遷於清河縣之前矣。黃淮交會於清河口。黃水直衝清口。故歷年以來。總不免於倒灌之患。倒灌洪澤湖。則淤洪澤湖。倒灌運河口。則淤運河。黃水小灌則小害。大灌則大害。或歸咎於黃之強。或歸咎於淮之弱。總未有以治之。而使之不爲害也。愚不自揣。欲將清河口堵閉。使淮水獨入運河。由天妃廟後。離河稍遠之處。開引河一道。穿過堤北。於堤河適中之處。使之直往東行。至鮑家營河口對過。開河口放入黃河。則黃水既無倒灌之患。而糧船由清江浦至天妃廟後。御示閘對過。

再開引河一道。入新河出口過黃河。較之出舊清河口。又覺順使矣。且黃水卽有倒灌。一入引河。自往東行。而不能西行。若慮新河一時不能寬深。恐不足以洩淮水。則將舊清口之西。御壩之東。開引河一道。建閘一座。淮水大時。啓版放入黃河。黃水大時。閉版以拒黃。不使倒灌。洪澤湖蓄洩有方。似屬妥便。但此時淮河由開封至歸德。久經淤塞。必大加開通。中間凡有可以開通河道。挑挖溝洫。灌溉民田者。皆可酌量行之。至運河口之東。有可以開河引入高家堰內。灌溉民田者。則酌開河道。多挑溝洫。使高堰之內。盡成膏腴之田。再將清江浦覺津寺舊名檀度寺。東運料小河閘。座修理堅固。仍將運料小河。盡行疏通。以至海口。由此放水。可以灌二百餘里之民田。再於淮安之西。舊柳溝河。開通引水灌田。再於淮安之南。劉均溝。涇河。濶河。子嬰溝。盡行開通。並將鳳凰橋。人字河。芒稻河。白塔河。盡行開通。引水灌田。餘水下海。於運河兩岸各閘。壩。俱行修理。以備蓄洩。則高寶湖水。可以放入運河。運河之水。亦可以灌田。此無窮之利也。觀沁河。淮河。之可以分流灌田。則各省凡有清水之處。皆可以設法灌田。而水利益溥矣。是在後之君子。講求而酌行之耳。

引沁入運。予任濟寧道時。曾條陳河憲。蒙委筆帖式察壽。確查明白。又蒙委北河廳鄧之琮。丈量估計銀十四萬兩。後以予陞江南臬司。未經具題。淮河自開封至歸德一段。二十年前。每奉新撫臺到任。卽議挖河。後有阻之者。因不果行。

救荒事宜十條

賑濟

極貧賑濟。或散米。或煮粥。無容贅矣。然賑法須公。今查饑民止委鄉保。地方此輩多奸滑作弊之人。或借名造冊。或斂錢始得入冊。而真饑者反不得入。此查饑之弊。不可不知也。宜令鄉地既報之後。於紳衿中擇其品望公正者。加以隆禮。使之查核。必令得實。然後有濟。然饑民又不可一概定也。或有此月饑而下月可以存活者。則去之。或有此月猶可存活而下月饑餒。則增之。務使人人得生。不至饑死而後已。現今養濟之令。自今年十月。養至明年七月。共十箇月爲止。此十箇月之中。若限定數目。分定月分。所養之人反少。若不限數目。惟以每月之饑不饑爲憑。則十二月。正月不妨多養。至五六月可以少養。則所活者實多。林希元荒政叢言陳二難三便。而終之以戒拘文者。此也。

賑糶

次貧賑糶。卽今之各州縣減價平糶者是也。然其中亦有當審慎者。須是查明真係次貧之民。方許糶減價之米。若無論貧富人。人得糶。富者或得賤買而貴賣。而貧人之受惠者少矣。宜照賑濟之法。每家若干口。每月需米若干斗。每月止許糶減價之米若干。富民既不許概糶。而次貧之民亦不許多糶。如是。則沾惠得均。庶免詐冒假託之弊矣。

賑貸

稍貧之民宜賑貸。卽今各州縣之借用倉穀是也。而亦有當酌者。每見紳衿大戶及豪強有力之徒。平日

結交官吏。官吏等或喜其附己。或力不能制。一遇借穀之時。巧爲夤緣。有借三五石者。借至三五石者。且有借至三五百石者。展轉糶賣。止圖一己之利。罔卹百姓之苦。多一繼富之穀。卽少一周急之穀。此稍貧之民。不可不力爲查核也。宜令計口授穀。每戶若干口。每日需穀若干斗。每月亦止許照數借領。不許多支。亦給印票。執票赴領。仍勸諭蓄積之家。許行出利借貸與人。候豐熟之日。令其償還。如有好猾之人。不肯償還者。州縣官爲理索追比。不令逋欠。則人之借貸者多。窮乏之活者必衆矣。

擔粥法

極貧之民宜賑粥。然賑粥惟官長行之。而紳衿富戶鮮有行之者。非盡無惻隱之心也。有所畏而勢不能爲耳。蓋施粥之名一出。人來必衆。此人得食。而彼人不得。則彼人怨。今日得食。而明日不得。則明日怨。本月得食。而下月不得。則下月怨。恩未結而怨已隨之。所以雖有其心。而不敢見之施行也。然則隨力賑粥。使人感恩而不怨者。豈無道乎。今設爲擔粥之法。富家有願施粥者。每遇風雪寒冷。難以求食之日。煮粥一擔。令人肩挑粥擔。隨處給食。食畢則已。明日再煮。陸續挑給。擔粥者衆。則全活者多。且無斂怨爭擠之患矣。又風雪之日。饑民不能出門戶。每人量給粥一頓。俟天氣和煖。方能出門營求。此在富者所費有限。而貧者續命已多。若給食至於數十戶者。地方官亦卽申報。酌行獎勵。

勸捐

一、立獎勵之法。蓋地方雖有富戶。未必人人好義樂施。必得上人獎勵勸勉。則有所慕而爲善益力。宜諭

富戶各量力捐施。有捐之極多者。爲一等尙義之民。撫臺給匾旌獎。有司宜加隆重。次者爲二等尙義之民。知府給匾旌獎。再次爲三等尙義之民。州縣給匾旌獎。若有破格多捐。爲人所不能爲者。則申詳撫院。具題旌獎。

安流民

一、流民常互相養濟也。每十人爲一排。或多一二人。或少一二人。亦可立一排頭。來者卽令著落排頭。如來者多。再分排頭。令聚一處。晝則各出分路求食。夜仍聚會一處。或庵觀寺院。令排頭代爲料理。而以僧人董之。蓋恐流來人多。或有死亡。拐帶盜竊。爭鬪事故。有此著落。如佃戶之依里主。行旅之依店主。自帖然得安。至於男女。又當分別。寺院有男僧者。令其收養流來之男人。無妻女者。庵觀之有女尼者。令其收養流來之女人。無男夫者。如一家有男女數口者。不得分別折離。或於寺觀。或於各鄉村處。查設空閒房屋以處之。以耆老鄉約主其事。然流民又宜各州縣均爲安插也。使此處安插。彼處或不安插。則此處之聚集必多。必有不能周全之虞。惟各處均爲安插。則養濟自易。而人亦無擁擠之患矣。

稽察

人之饑餓而死者。必數日不得食而後死。斷無一二日不得食卽餓死之理。宜令流民頭或僧人稽察。有真正一二日不得食者。卽爲稟官給粥一頓。使能行走。再令出門求食。若居民則令耆老公正者會同鄉地不時稽察。真正一二日不得食者。卽令報所在官長。令給粥一頓。至風雪之日。寒冷不能出門求食者。

尤宜稽察報明所在官長。或量給米升合。或量給錢數十文。或用擔粥法。煮以食之。但要每日留心。如有凍餓而死者。卽報明所在官長。捐棺木以埋之。如先不稟明。幾日不得食。而卽稟報餓死者。嚴加治罪。如地方官凍餓。死人不。行申報者。以匿災論。如有隆冬。真正無衣者。令耆老會同鄉地。查明報所在官長。捐給綿衣。流民亦如之。或者老確。查明白粟所在官長。設法捐給。或勸諭紳衿富戶。酌量多少捐給。如此。則所費者少。而所活者多矣。

收養

一、鬻賣子女者。原非得已。蓋舉家飢餓。束手就斃。不如割愛以甦旦夕之命也。且買者必有糧之家。賣者必得食矣。今凡賣子女者。責令地方官。捐俸代爲回贖。此雖軫念貧民。曲爲完聚之法。但富室有力之家。不肯再買。而災黎窮困之極。必有遺棄道路而凍餓以死者。今宜令如有窮苦零丁。不能自存者。許令親戚收養。如無親戚者。鄰里養之。或所至之處。有願收留者。任其收留。役使與僱買人同。而人多不肯收養者。誠恐歲歉。代爲收養。至年豐。伊又將竟回本家。不爲使令。故不肯收養耳。今宜官給之券。聽其自定期。以若干爲滿。其有遺棄孤兒。人家收養長大者。卽令拜所養爲父母。豐年不得歸還本家。著爲定例。蓋父母生之而不能養。此能養之。卽亦父母矣。則人之收養者自多。而孤兒庶免凍餓而死。此兩全之道也。

掩埋

一、骸骨不可不急爲掩埋也。昔文王澤及枯骨。況現經飢餓而死者乎。每見有拋棄骸骨。日色暴露。甚爲

可慘。宜嚴飭城關各鄉約、地人等。凡街市道路田閒。有拋棄骸骨。俱令掩埋。以順生氣。蓋災祲之後。每當疫疾。皆因餓死人多。瘴氣薰蒸所致也。一經掩埋。不惟死者得安。而生者亦免災沴之侵矣。

禁戲

周禮以十二荒政聚萬民。九曰蕃樂。註曰。閉止樂奏也。飢饉薦臻之時。流離滿道。何心樂此乎。是以嚴加禁止。蓋人方愁苦衣食之不暇。我乃演戲以取樂。無論向隅者所不願聞。恐天地神明亦不佑矣。何如省其費以濟民之爲得乎。自禁之後。如有搭臺及宴賓。仍前演戲者。每日罰穀十石。計日增加。立比入倉。賑濟飢民。既可化無用爲有用。亦可變游惰爲勤慎矣。

正誼堂文集卷之十一

傳

許魯齋先生傳

先生名衡，字仲平，懷慶之河內人。號魯齋。幼有異質。七歲入學，受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少長，以家貧爲郡從事。見州縣追呼旁午，歎曰：民不聊生矣。遂棄去。時中土困於戰爭，民轉徙無所。學無師授。又艱得書籍。先生嗜學如飢渴，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因手鈔以歸。旣逃難，岨嶸山始得見王輔嗣易說。先生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常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先生獨危坐樹下，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人曰：世亂，此無主。先生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居三年，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閒，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新安朱氏書，與樞及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歷、兵刑、食貨、水利之數，無所不講。其教人，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從事於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爲進德基本。篤信力行，以其身先之。嘗與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之如神明，信之如師保，能明此書，他書雖不治可也。樞嘗被召入元都，以其雪齋居先生，命守者館之。先生拒不受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獨處蘇門山，慨然以道爲己任。凡

喪、葬、祭、嫁、娶。必徵諸禮。以倡其鄉人。學者浸盛。家貧躬耕。遇歉歲。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誦之聲聞戶外。財有餘。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不義弗受也。元世祖王秦中。召爲京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先生來。莫不喜相率就學。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征。乃還懷。中統元年。世祖卽位。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先生與樞輩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文統患之。乃奏以樞爲太子太師。默爲太子太傅。陽爲尊用。實遠之。默以屢攻文統不中。欲因東宮以避禍。與樞拜命。將入謝。先生曰。如此是不安於義也。且禮師傳與太子位東西相向。師傳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以爲然。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乃免。改命國子監祭酒。未幾。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爲右丞相。欲先生輔之。復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先生上疏凡數萬言。一立國規模。二中書大要。三爲君難以踐言去邪。得民心順天道。爲日以修德任賢愛民。爲要。四農桑學校。五慎徵世祖深嘉納之。阿合馬爲中書平章事。領尙書省六部事。勢傾朝野。先生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屈。其子又有僉樞密院之命。先生獨執議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父與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耶。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馬深銜之。俄除左丞。從上幸上京。論阿合馬專權罔上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惻然。召其子師可。諭旨且舉自代者。先生奏用人天子大柄。臣子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以位。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八年。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上爲擇蒙古弟子俾教之。先生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太樸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

將必爲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永思、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燉、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爲伴讀。詔乘驛來京師。分處各齋。以爲齋長。時所選子弟皆幼穉。先生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己子。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靜而張弛之。慎之萌蘖而防範之。課誦少暇。卽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以說書。誦讀有未領解。則引證設譬。必通曉而後已。嘗曰。教人與用人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爲教諄煦懇至。從學者日改月化而不自知。十年。權臣屢毀漢法。諸生廩食不繼。先生請還懷。是年兵下襄陽。召先生議。持爲不可。其辭甚祕。丙戌。先生得告南歸。十五年。以金大明歷氣朔漸差。命先生與王恂、郭守敬等更造新歷。以集賢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十七年。歷成。奏之。賜名授時。歷六月。以疾請還懷。皇太子真金請於帝。以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其祿養之。先生卽歸絕人事。居山中課耕。尋病革。家人方祀祖。先生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旣徹。家人餽。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墓下者。先生善於教人。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惟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隨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爲世用。丞相安童一見先生。語同列曰。若輩自謂與彼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翰林學士王磐氣蓋一世。少許可。獨見先生曰。先生神明也。歿諡文正。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

薛敬軒先生傳

先生名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父貞。洪武初中鄉舉。除玉田教諭。母齊氏。一夕夢紫衣峨冠人謁見。已而生先生於學舍。肌膚如晶。洞見五內。七歲端重如成人。讀書過目成誦。年十一能詩賦。見周程張朱書。歎曰。此聖道正脈也。遂焚所作。覃思力行。言動必質諸書。有一不合。終夜反側。十七教諭公再改鄆陵。先生補鄆陵學生。應河南鄉試。舉第一。明年登進士。宣德三年擢廣東道御史。三楊欲一識其面。令人要之。辭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於班行中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得。可得而屈乎。正統改元。陞山東僉事提學。先生首以朱子白鹿洞規開示學者。按臨所至。必先考躬行。後及藝文。諸生稱薛夫子。太監王振與先生爲同鄉。問三楊曰。三晉之中無爲卿者。三楊以先生薦。遂得召爲大理少卿。先生不謝。議事東閣下。諸卿皆拜。先生獨立。振心銜之。頃之。振從子山通百戶安妾安死。欲納之。安妻不與。山教妾告妻。魘魅夫死。妻下吏自誣服。先生辨其冤。三覆三反。都御史王文承振風旨。嗾諫官以受賄劾先生。下錦衣獄。先生怡然曰。死生命也。辨冤獲咎。死何愧焉。日讀周易不輟。至覆奏臨刑。先生神色自若。會振一老僕哭於纍下。振問故。答曰。聞薛夫子將刑耳。振爲感動。遂得不死。家居七年。雖隣里罕見其面。來學者日衆。先生令從事小學。以及大學。教不躡等。而收功則歸一原。十四年起爲大理寺丞。時敵騎薄都城。先生分守北門。都帥欲避其鋒。先生曰。敵縣軍深入。勢必不久。將夜遁。已而果然。貴州苗叛。命將征之。以先生督餉。先生贊都帥爲檄諭。以禍福諸苗。悉平。景泰初陞南京大理寺卿。有富豪殘民命當死。獄久不決。或貸之。先生曰。如死者何。竟置之法。太監金英奉差歸。公卿送之郭外。先生弗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

公耳。未幾復召至京師。爲大理寺卿。時年歲七十。乞致仕。不允。草場災。欲誅典守者。先生力辨。乃免。蘇松有饑。民貸富人粟。不得。火其屋。竄海中。王文奉命往按籍。五百餘家。坐以謀反。衆莫敢言。先生抗章力辨。止誅其魁首數人。文大恨。曰。薛某倔強。猶昔。天順元年。裕陵復位。素聞先生學行。轉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一日。召入使殿。上方燕服。先生至。俟易服。乃入。所言皆正心誠意之要。左右望見。曰。此薛夫子也。時有矜迎復之功者。先生曰。凡事取必於智謀。不循天理者。非聖賢之學也。上初接見。禮遇甚優。後連日不召。會遣使往西番徵獅。先生諫。不聽。時曹吉祥。石亨等竊弄威權。先生曰。醴酒不設。可以行矣。遂稱疾辭歸。行至直沽。風雨大作。日中不得食。吟詠自若。子惇慍見。先生奮杖擊之。曰。我雖困。道則亨也。閉戶家居。從學者益衆。先生惓惓以復性爲教。曰。此程朱喫要爲人處。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有實見。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買櫝還珠也。所著有讀書錄。又有讀書續錄。言自朱子後。性理已明。不必多著書。平日奏疏。皆削其稿。一夕。檢閱東置架上。爲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忽遭疾白氣。沖天而上。是日卒。訃聞。贈禮部尙書。諡文清。隆慶六年。從祀孔子廟庭。

胡敬齋先生傳

先生名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人。幼端懿。有大志。不苟言動。長從吳康齋講學。已而辭歸。閉戶自修。惟以程朱爲師法。而聞見日異。迺出於康齋所傳之外。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而成始成終。皆收功於一敬字。故名其齋曰敬齋。處家庭如廟堂。對妻子如賓客。端莊凝重。篤學力行。日立課程。書言動以

自考。謂日用工夫。最怕做得不真。又怕閒斷。未窮理時。當主敬以立其本。既窮得理。須敬以守之。性孝友。執親喪。水漿不入口。哭踊絕而復蘇。三年不入私室。事兄恭。凡歸必迎於門。有疾。手自調藥。篤宗族。訓誨子弟不倦。家人化之。從游者日衆。先生語學。每曰。學不爲己。根本已失。雖有顏孟聰明。亦不濟事。語治。每曰。以真心行仁義。是王道也。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淮王聞其賢。待以賓師之禮。提學使者李君齡。請居白鹿書院。先生爲立學規。一曰。正趨向以立其志。二曰。主誠敬以存其心。三曰。博窮事理以盡致知之方。四曰。審察幾微以爲應事之要。五曰。克治力行以盡成己之道。六曰。推己及物以廣成物之功。又云。凡入堂者。必以聖賢之學爲宗。毋習虛誕之文。以干利祿。毋作草率之詩。以取時好。各置日錄簿一冊。書所習之業。所行之事。於上。稽察而激勸之。深衣巾履。終日儼然。談論寬和。亶亶不倦。謂堯舜之道不外孝弟。孔子之道不外忠恕。其爲教。必始於卑近。以漸進於高遠。不爲空虛幽渺之談。時陳白沙有大名。海內翕然宗之。先生獨詆其爲禪。論陸象山學問。有凌虛駕空之意。其爲異學可知。予謂先生之學。有出於康齋所傳之外者。不於此可徵乎。有明正學薛胡。在伯仲閒。卽羅整庵亦不能及其餘。可勿論矣。所著有居業錄。傳於世。年五十二卒。萬歷十二年。從祀孔廟。

嵇留山先生傳

先生姓嵇。諱永仁。字留山。別號抱犢山農。先世常熟人。父諱廷用。明季官中書舍人。僑居白下。先生少游無錫。樂其山水。因奉中書君卜居焉。就學吳郡。補博士弟子員。性孝友。侍中書君能以色養。學期有用。凡

天文、象緯、兵刑、禮樂、河渠、荒政，罔不條分縷析，爲詩古文詞，皆發於至性，揮毫振紙數千言，屢試不售。會范忠正公開府於浙，旋奉督閩之命，延先生爲記室，無錫令吳君伯成餽別賦詩，多黯然語，先生心動，不欲往。中書君促之行，夫人楊氏攜幼子送至紅橋莊外，淚涔涔下，當是時，朝議撤三藩，雲南吳三桂最先反，靖南郡王耿精忠鎮福州，與粵藩尙之孝密約，有三方鼎足之謀，忠正公至閩，先生悉心籌畫，代范公草疏請撥協餉，補錄旗兵，安插逃弁，廣興屯田，爲陰雨綢繆計，又謀巡視沿海爲名，提輕兵駐上游，以拊其背，扼其吭，使此謀得行，則制人而不制於人，斷如也。而一時文武大吏及范公麾下士，皆豫中賊餌，號令格不行，賊僞設宴召范公，鋼於密室，隨下先生於獄，迫脅萬端，屹不動，有同郡某附賊爲顯官，製鮮衣遺先生，先生怒裂而擲諸地，獄禁楮墨，然炭題詩於壁，盤屈若龍蛇狀，以發其忠肝義膽，嶽嶠磊落之志，閒與忠正公相聞，輒相和爲變徵聲，有林能任者，亦義士，往來探視，得忠正公及先生詩，皆默識而繕寫之，故遺篇皆傳於世。先生幽繫歷三載，丙辰九月十七日，范公遇害，先生仰天揮涕曰：「所以不卽死者，欲從公有爲也，今已矣。」死耳，死耳，遂自經。同時死者三人，紹興王龍光、松江沈天成、瀋陽范承譜。明年福建平，督臣上其事，給銀優卹，僕程治以喪歸。歲戊子，忠正公子時崇撫廣東，具疏爲先生等請贈官，特贈修職郎、國子監助教，夫人楊氏先於壬午歲以節賜坊表，閩子曾筠，丙戌成進士，官翰林，今荷皇上特達之知，綦擢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顯榮褒大，荷兩朝錫命，報忠教孝之典，於是乎備。先生遺集，則少司馬未第時，徒步入閩購得之，卽林能任所藏者，林已前死，丹心碧血，神物護持，先生亦烈矣哉。

贊曰。忠正之節。偉矣。若留山先生。非有官守之責。心感國士之遇。困阨幽囚。至以身殉。彼夫佩金紫。列方面。專城數十。而望風投降。多嬰僞命。蹈戮辱。而不悔者。視先生亦可以少愧哉。今讀其遺文。正氣噴噴。懷懷與日月爭光。嗚呼。若先生者。洵不死矣。

正誼堂文集卷之十二

墓誌銘

皇清誥授通議大夫總督河道兵部右侍郎諡恪勤陳公墓誌銘

故通議大夫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諡恪勤陳公於雍正元年正月朔有五日以疾卒於武陟工所遺疏入上軫悼不已賜詔云陳某潔己奉公實心爲國河決築修積勞成疾歿於工所此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臣著該撫賜司庫銀二千兩以營喪事母曹氏封一品夫人以一品廕其子諡曰恪勤案狀公諱鵬年字北溟別號滄洲其先江西廬陵人八世祖恬庵公始遷長沙之湘潭今爲湘潭人公在妊太夫人夢有大鳥之祥遂生公生有異質四五歲卽能背誦唐人詩九歲作蜻蜒賦數千言人驚異之目爲神童時避吳逆亂公盡室竄深山中數年淹貫經史亂定出應試輒冠其曹偶康熙甲子舉於鄉辛未成進士丙子授浙江衢州府西安縣知縣公剛方有大節不可干以私蒞任之日卽焚香告天矢爲清白吏又書清慎勤三字榜於室蓋公筮仕初早置險阻艱難於度外矣西安當耿逆初定戶口逃竄田稅錯迕公招集流民逋賦悉蠲之民歸復業者數千戶烈婦徐氏冤死十年公廉得其兇人寘諸法葬徐氏以禮立石以旌其節俗多溺女公嚴禁之賴公得生者皆冠以陳姓在西安四年聲績

大著制府再薦。皆格於部議不行。庚辰效力河工。逾年題補天津同知。引見先帝。稔知公清廉。特命宰淮安之山陽。公抵任。黜羨耗。繩胥吏以法。舞文婪贓者畏而歸農半焉。關吏亦守法。不敢於常稅外取一錢。旋奉旨特陞海州知州。公治海一如令山陽時。民以官清民安。榜其門。癸未先帝南巡。憫山東游饑。發帑賑濟。命公與余董其役。回鑾公接駕於濟寧之康莊。闈召入御舟。顧問公家世。讀何書。師何人。試詩稱旨。賜御書一幅。旋陞授江寧府知府。江寧俗習豪侈。不遵禮教。婦女多絺服游觀。公入境卽嚴禁之。風俗漸革。是時公廉正之聲動天下。松江富民某捕盜。卒心利其貲。嗾盜誣之。蠶擁入室。至窘逼女婦自經。死事發。將援赦以脫。公曰。賊吏無赦。況誣盜劫殺乎。根繩其黨五人。置之死。其會審蘇郡命案。事緣鬪毆。死主者已坐以謀故。公出其死罪。上之部。駁再三。卒不能奪。竟得宥。常郡守與諸生訟。文致十餘人於死。公承勘。盡平反之。其決獄明斷。仁恕類如此。會東南公務需費。當事欲私增戶租。公以去就爭。由是忌者必欲去公。乙酉先帝再幸江浙。督撫命修金山馬頭三限一夜竣。欲藉供億。不辦以困公。而民皆踴躍趨赴。毀其所居室以濟。越三鼓而工已就。先帝臨視。奇其才。未幾因江南河牾事陷吏議。幽於會城。民至痛哭罷市。持薪米相餉。遺者壅衢巷。獄成。衆莫知其故。及詔下。從寬免死。始知忌者直欲殺公也。旋奉旨。陳某著來京纂修。公入館年餘。每書成進覽。未嘗不稱善。戊子冬。命出知蘇州府。蘇大饑。且疫死者相枕藉。公視事畢。卽操舟徧歷村墟。詢疾苦。設法調濟。生活者幾千餘人。前守事多叢脞。未結案件若山積。不一月。剖斷無遺。囹圄爲空。逾年。蘇郡大治。庚寅奉特旨。護理布政司印務。忌者復恐公大。以撥拾無所得。藉承審

遲延。與前河牘案。羅織成獄。蘇民呼冤者數萬人。更烈於公在江寧時。會先帝聖壽六十覃恩。再被滯。謝恩。蒙召對。命五武英殿纂修總裁官。丁酉。署霸昌道事。又監修密雲城工。十月。公迎駕密雲。侍行二十餘里。先帝詳詢歷任事。而於河工尤悉。公自庚辰簡用河干。於土壤剛柔。水勢曲迅。防塞引洩之法。靡不熟講預籌。故奏對稱旨。辛丑。命公查勘河務。其秋。河決河南武陟縣之馬營口。汎濫山東張秋。直隸長垣等處。先帝爲之盱食。遣河臣與撫臣協同捍禦。公具摺奏於上。流對岸廣武山下開引河以殺其勢。仍乞速發帑金。著內大臣督理。會先帝已遣重臣授方略。適公奏入。天顏喜甚。語九卿云。陳某所奏事宜。與朕若合符節。十月。河臣趙世顯陛見。卽命公署理總督河道事。歲暮。公抵任清江。春正月。馬營堤工冰積水溢。兼以地勢低窪。舊口復決。公兼程奔赴。具摺奏於王家溝老黃河故道開挖引河。使大溜趨南。庶可修築。功未成。尋以南工伏汛將發。奉旨回清江調度。會漕運總督施公世綸卒。又命公攝其政。以一身兼兩任。雖經營盡瘁。亦必有難周者。時漕流淺澀。僱募民船。舟子數千人。食用不給。羣聚號呼。勢若鼎沸。公立發河庫銀六萬兩散之。事行。然後上聞。先帝歎爲有膽識。仲秋。還武陟。爲文以告河伯。河水忽縮減尋丈。再奏請開官莊峪引河一道。奉旨依議。由是晝夜河上。往來盲風。霖雨。嚴霜。積雪中。食飲俱廢。而南工文移郵傳飛至者。日數十百道。五官竝用。丙夜不休。公自是遂病矣。當公之初至也。秦家廠南壩尾已開。未及合。而北壩尾復潰。公力疾經畫。至十月。而南壩尾合。乃專心北岸。詎料北壩尾百方修補。幾合旋開。人力不能爭。於是勞瘁轉甚。寢以不支。忽聞先皇帝升遐。公摧傷痛絕。逾夕乃甦。匍匐望闕。長號曰。臣案次

豪聖上不殺之恩。龍髯可攀。臣願以魂魄隨侍。擗踊三日不絕。氣奄奄僅存。猶力疾辦事。至十二月。北壩尾猶未塞。公再爲文投河。自誓以死。衆皆銜淚趨工。歲終。北壩尾乃以合龍奏。計公之殫精竭力。兩年於茲。心維口畫。奔走勞動。其誠真足泣金石。而感鬼神。故得天人之助。以告成功。嗚呼。公可謂不負厥職矣。今上踐阼。遣使慰勞。特旨實授總督河道。公疏謝。兼以病篤告。上備問情形。賜以先帝御物。曰。如對先帝也。又遣御史馬爾赤哈往視疾。於癸卯正月初五日。漏下四鼓。命具湯沐畢。北面口授遺表。寅刻。齋賜物者至。公猶扶掖拜謝。復占奏摺附上。遂端坐而逝。享年六十有一。公身長七尺。美鬚髯。目光如電。聲若洪鐘。燕居衣冠必肅。言笑不苟。人望而畏之。接見則藹然春陽。胸無畦畛。喜怒不形於色。當機鎮靜。危疑患難中。神氣愈閒整。發覆鉤情。洞見毫髮。故所至政績咸卓。卓可紀。江左士民祀公於海忠介公祠。公爲人雖不必與忠介相似。要皆閒世特出之傑云。公忠孝根於至性。父喪。廬墓三年。終身遇先人忌辰。竟日含悲。不御酒肉。臨終。拳拳以受先皇帝與皇帝厚恩不得報。太夫人年八旬不得終侍。以爲恨。他無一語。生平嗜讀書。顛困疾苦。未嘗釋手。百家諸子。靡不窺究。而於詩尤篤好。自言年四十後。天機所發。自然成韻。視沈約之拘於八聲。五病者。異矣。書法師顏魯公。而草書特妙。求書者接踵。片簡行字。寶若珪璧。就逮京口時。甫開釋。卽縱游北固。金焦。焦山有陶隱居。瘞鶴銘投江水中。值霜降水落。出其銘。置山麓。覆以亭。作瘞鶴銘考以紀其事。倉皇跋窻中。猶瀟灑澹宕。不失其度如此。所著書有滄洲文集八卷。古今體詩五十卷。四卷。喝月詞一卷。自訂年譜一卷。歷仕政略。河工條約。各一卷。藏於家。其奉敕纂修四朝全詩。方輿全書。

月令輯要物類輯古略韻府拾遺分類字錦若干卷皆藏內府曾王父諱某王父明經公諱金臺文章學問爲三楚人士冠無子以弟之子太學公諱式毅嗣卽公考以公貴贈中憲大夫元配石氏繼配謝氏俱封恭人男七戊戌四月樹萱奉旨召入都引見於澹寧居著內大臣考試詩文俱蒙優獎命充武英殿分修官長樹芝蔭生候補員外次卽樹萱三樹葵出後公弟南皋郡諸生四樹蓍郡諸生五樹萊六樹繁七樹萃女七長適太學生唐承愷次適副貢生張瑗三適歲貢生趙景曾四適候選通判王瑋五適諸生曾鑽六許字吳翼民七許字宋鑰孫男二本乾本坤孫女二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某山之原以□□□
□_附銘曰

凡爲臣子忠孝兢矢及觀所爲多足羞鄙所以者何貪生懼死使己斯趨不利斯徙矯矯陳公守道若命奔義如風不移不悔不有其躬履危秉正捐軀效忠行政踴躍不爲噢咻課彼農桑範及士女奢毀忿銷局投衣褚厲以雷霆濡以膏雨蠲逋清置鴻返其鄉除耗祛羨鼠去其倉關絕豺虎衝殲蝨蝗狴豸空闕狐虻潛藏公直如筆焉不三黜迭遭媒孽再陷請室萬口悲號天地震栗聖祖神明照心如日公徂於河瓠子悲歌分流殺怒以奠洪波晦明風雨我勞如何功奏圭錫命殞沈疴公之行己廉謹直清廉不絕俗清非賈名安詳審密中正和平公之銘座卽公至評遭讒被謗先皇曲亮嘉歎忠勤逢我今上二聖如天知深論當萬年泥香九死何悵精意祈天天每霽顏投文河伯怒浪爲恬億萬士民感德潺湲祠廟碑版長鎮河山冰雪爲質清風難耦淇淇流水共鑑妍醜證明公行使之不朽詠詩銘墓以志永久

蔡恭靖先生墓誌銘

閩爲紫陽過化地。至今風流未泯。人文之盛。媲美吳越。而理學淵源。尤莫盛於漳浦一邑。余於康熙丁亥。奉命撫閩。建立鼇峯書院。延攬名儒。講求程朱之學。有維源蔡學博。訓士有方。日進諸生。教以修身勵行之旨。不專器人於語言文字閒。余心異之。聘爲多士師。其長君世遠。時以孝廉侍行。因共纂修先儒遺書。予於先生父子。相契不有最深者乎。未幾。世遠捷南宮。選庶常。余復調撫江蘇。仍委先生綜理書院事。以率育人材。俾有成就。逾年。以年老解綬。世遠亦乞假歸省。歲辛卯之冬。世遠忽以先生之訃至。余不勝哀慟。有文獻零落之歎。世遠以狀來。請曰。願乞一言。以誌不朽。余誼不可辭。謹按行狀。先生諱璧。字君弘。號武湖。閩漳浦人也。始祖蒙齋公。宋理學名儒。自是科第不絕。蔚爲漳郡冠。高祖諱大壯。領嘉靖己酉鄉薦。曾祖諱宗禹。萬歷辛丑進士官比部。嘉言懿行。載道南原。委中祖諱一橙。萬歷丙午舉人。蔡贈文林郎。子三。長而烜。順治戊戌進士。仲而焮。順治壬辰進士。季而煜。郡庠生。以碩德重望爲鄉祭酒。先生之父也。先生幼有異質。九歲能屬文。二十二補博士弟子員。二十五選貢入成均。時崑山徐相國爲大司成。先生兩試皆第一。聲震一時。會耿逆變作。留滯都門五年。不得歸。一時賢豪皆與之交。聞見由是益廣。顧時時念二親不置。或勸之仕。先生曰。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吾雞黍亦不能奉親。何仕爲。丁巳亂定。歸里。時二親避亂於梁山之麓。先生竭力承志。而益肆力於六經子史。四方來學者。莫不以河汾龍門擬之。二親既歿。喪葬如禮。丙戌授羅源縣學博。先生慨然曰。天下治亂在人才。人才盛衰由學校。比來士習驕於爲廣。

文者。師道不立。第省試文藝可否。甚者。徒博贊餽以自利。而於長善救失之意微矣。先生至羅。盡革其陋。習一意崇禮讓。重廉節。而躬行以率之。士莫不觀感興起。諸學使按部。見士之進止有度。文義斐然。亟下檄褒先生。余入閩。廉知先生名。使主書院事。人慶得師。先生之學。惟則古稱先。不爲勦竊之言。表暴之行。而人信服之。蓋以德勝也。先生家素貧。書院月餼無幾。余屢欲有所贈。恐傷其廉。輒止。欲循例疏薦於朝。以衰病辭。先生之介潔恬淡。殆有不可及者。比余徙江蘇。時先生暫假省墓。余臨行。亟以書促駕。先生惠然來省。整頓師席如初。庚寅秋。世遠得假歸省。始奉先生歸里。越一年。先生竟以疾終於家之正寢。先生生於順治戊子二月初一日丑時。卒於康熙辛卯七月初一日亥時。享年六十有四。門弟子私謚曰恭靖先生。娶陳氏。柔順有賢德。歸方期年。早卒。繼室吳氏。生三子。長世遠。字聞之。己丑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娶劉氏。次鳴珂。邑庠生。娶王氏。次可遠。邑庠生。娶黃氏。女二人。長適貢生朱永泰。次配林必藩。孫四人。女孫三人。先生天性孝友。清介絕俗。與人交則和平坦易。藹然可親。生平教人。總以篤於倫理。嚴於義利。爲諄諄。讀書限以工程。曰。學貴有序。無序者。雖務多無益也。又曰。見古人之行事立言。而反求諸己。其流於不肖者。鮮矣。其論說事理。指陳得失。皆可見之施行。惜其事業不見於世。然其潛德隱行。惟夜光之璧。差可比擬乎。其沒也。安溪李相國以文唁之。曰。人倫必有師表。鄉國必有典型。先生之存也。或稱之爲胡安定。或擬之於黃叔度。或品目之爲李元禮。郭林宗。名不虛立。信夫。余撫閩三載。得先生互相討論。自至江蘇。寤寐不忘。乃今不得復見。悲哉。世遠等旣得吉兆於某原。將於月日葬先生。原配陳孺人。附焉。因略舉其

概而爲之銘曰。先生之名。不必顯於時。而可述之後世。先生之學。不必售於己。而可傳之來裔。此非儒術緣飾者之所能爲。惟其真修實踐。故能如是。默與道契也。梁山之高。實爲邦望。鹿溪之派。其流泱泱。於此遞形。與天地長。與日月光。千秋而後。視此蓋藏。

貞節解母張安人墓表

余撫江南時。頗以忠孝廉節風厲境內。凡士大夫以及大家之女子。下至匹夫匹婦。其事有動關至性。足以植倫紀。扶世教者。皆欲表而出之。杜少陵詩云。新松恨不長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是予之志也。夫是予之志也。夫甲午歲。蒙恩還朝。山陽縣令解君以敬。走京師。謁選部曹。持其母張安人。褒節錄示余。按錄。安人江西永豐人。明經維垣其父。進士元銳其弟也。世稱永豐望族。安人幼而淑慧。明經授以孝經。內則大義。卽能了了。年十八。歸贈公。心翼壯以婉。惠以順。居七載。明經北行。贈公舟而祖之江。溺焉。安人走哭。欲躍入江中。明經急掖之。諭曰。汝完汝節。固宜。但如頽齡弱息。何時贈公。父母皆篤老子。以壯甫二齡。以敬方乳哺也。安人感悟。強自寬。上奉舅姑。下撫兩孤兒。自年二十五。至六十。其節久而彌堅。以莊列士林。以敬舉於鄉。皆其教訓之功。康熙三十八年。士民具狀上之。當事咨部。奏聞於朝。詔建坊於廬門。又十餘年。安人始卒。二子奉其柩葬於某所。而繫牲之石已磨。以敬。甸予文以表之。嗚呼。夫婦爲人倫之首。天作之合也。使皆失從一之義。乾坤於是毀矣。儒者之論。謂先王之時。有師傅。保姆。詩書圖史。以訓導之。故婦女多士君子之行。至於後世。禮教蕩然無存。求風化如二南所詠。往往而鮮。此說固然。而後世之爲。

夫婦者。豈因禮教不興。遂盡失其本心乎。吾觀三代以下。婦人不幸喪其所天。或自經。或投河。或刎頸。載於史冊。彰彰可考。此義固始終天地無前後也。然臨大節。有難有易。爲公孫杵臼易。爲程嬰難。何者。感慨激烈之氣。雖發於至性。所不容已。而一瞑不視。究不足爲人所倚賴。若安人之艱難困苦。無不備嘗。婦代子職。母兼父道。歷數十年如一日。以奠麗其先人。光大其後嗣。不尤難能而可貴哉。世有儼然士夫乎。日講明義理。卒然遭人倫之難。而改節易行者。何可勝道。吾表安人之節。以勸天下之爲人婦。並以勵天下之爲人臣子者。

祭文

祭倪鬱洲夫子文

嗚呼。夫子逝矣。夫子之蒞吾儀也。不及兩載。夫子之去吾儀也。已閱十三年。其執經問業。如某輩者。無日不願見夫子。顧其間有得再見者。有終未得一見者。今已矣。夫子逝矣。死生離合之際。雖有天焉。能不悲哉。夫子方在儀時。孜孜以振興文教爲務。政治之暇。以文事請者。未嘗不忻相接也。一時人思自勵。誦讀之聲相聞。莫非夫子教誨之力。夫何名高物畏。才大忌起。竟解組去。然猶思調補密邇。可以繼見。不謂定南一任。隔數千里。旣而復調筑陽。以爲境接豫壤。天假之使也。方期負笈往見。而今年四月。得世兄寓馮生書。言夫子病且甚。夫天福善人。雖病。可勿藥。及七月。訃至。溘焉逝者。卽此時也。天乎。天乎。何奪我夫子。

之速耶。夫以夫子之德行、人品、學問、文章，顧使之困頓簿書間，天之顛倒亦已甚矣。乃復不假以年壽，甲子一周而猶歎其二。天乎！天乎！何奪我夫子之速耶。夫子歷仕三邑，而定南爲暫，吾儀較久，筑陽較又久。吾不知數千里之定南，聞夫子之逝，悲當若何。又不知千里之筑陽，見夫子之逝，悲且若何。而吾邑編氓，追慕痛悼，受業諸子，疾首號泣者，殆不知其所極也。嗚呼！知己之感，今古同慨。爲諸子者，或幸而有成，或企焉而尙未有成，皆欲奉教夫子，而今已矣。永不見我夫子矣。狀中載董庶常之哭杜青公者，有曰：當三發鵬舉之矢，擗碎伯雅之琴。今之所感，正昔之所云也。能不悲哉！能不悲哉！神而有靈，尙其鑒請。

祭冉永光文

嗚呼痛哉！先生竟棄予而長逝也。耶！憶昔先生倡教嵩陽，表章正學，四方同志，聞風響應。余心竊嚮慕，思一親炙休光，而未之逮。旣而先生蜚聲翰苑，余適備員中垣，因得晨夕過從，與聞緒論，乃知先生之學，非幽杳恍惚，支離旁雜之說。顧當都門，息遯，心志紛雜，以不獲窮極其精蘊爲憾。未幾，先生給假旋里，余以讀禮居家，因構請見書院。延先生主教事，時及門受業者百有餘人。先生勤於講貫，指授要歸。一時學者多所感興，余亦不失所親，爲之勉勉而不能已。先生作人之功，於斯爲大，而余之受益於先生者，於斯亦彌深矣。自是以還，天南地北，出處殊轍。先生應召入館，不久旋歸，高臥林泉，閉門埽迹。余以碌碌之材，倖邀聖恩，竭蹶奉職，不敢言歸。與先生不相見者，幾二十載。而舊時學殖，亦日就荒落矣。然猶賴先生之教，頗識義利之辨，明於邪正之分。是以數被摧折而志不回，屢遭困阨而信逾堅。不至嗒然自喪，以處於汙

壞之地者。皆先生教誨之力也。歲丙申四月。先生壽介八旬。都門故交咸爲詩文稱賀。聞先生動履如故。強健猶昔。竊以爲此天之嘉惠來學。將使斯道之傳永無窮期也。孰意未及兩年。而哲人遽逝哉。嗚呼。世人奔馳於耳目口腹之欲。顛倒於利害榮辱之途。淺至錙銖。率若蟻鬪於穴中。生死而不自覺。而先生終身謀道。不以功名富貴累其心。真可謂存順沒寧。而無遺憾矣乎。予今年老志荒。頽廢日甚。其尙能克自振拔。終無負所學。以無負先生之教也耶。聞先生之訃。痛徹心膂。南望長號。遙寄此辭。惟先生其憐而鑒之。尙陰有以輔予之志也夫。嗚呼痛哉。尙饗。

雜著

紫陽書院示書生

蓋聞爲政莫急於賢才。致治必先乎教化。昔日安定胡先生教授蘇湖。有經義齋。治事齋。其大要使人明體達用。出則爲乘時濟世之才。處則爲經明行修之士。故一時游其門者。皆知稽古愛民。迄今閱數百載。稱善教者。必推安定先生。近日士尙浮華。人鮮實學。朝夕揣摩。不過爲獵取科名計。於身心性命家。國天下之大。茫乎概未有得。豈士風之不如若歟。抑所以教導者之不得其方也。恭逢聖天子崇尚實學。編輯朱子語類文集。可羽翼經傳者。定爲全書。詔刊布各學。諸生得以時肄業。興起教化。誠盛舉也。余才淺德涼。忝撫茲土。大懼隕越於下。不克成就人才。以負簡畀之重。爰設紫陽書院。俾有志之士。講求正學。今四

方向學者接踵而至。意亦轉移風化之一機歟。余維所以教導諸生者。不出經義治事二者之外。惜乎安定遺規僅存大略。其中節目不可盡考。今謹師其意而增益之。立爲課程八則。具列於左。願諸生遵守力行。潛修勿怠。

一、凡四子五經內聖外王之道備焉。朝廷所以特重明經之學者。非沾沾爲士子取科名計。惟欲漸摩陶淑於其中。則氣質自化。德性自堅。粹然爲一代名儒爾。今之四子五經。何人不讀。卻只視爲紙上陳言。於我都無干涉。大失爲學本旨。今與在院諸生約。每日早晨。先看四子五經各一二章。務必逐字逐句。於身心上體驗久之。默會心解。豁然貫通。舉足動步。自然把握得定。從此深造有得。以馴致於聖賢之域。其有詞義深奧。未能理會者。卽行劄記。以便質問。此爲學第一切要功夫。

一、凡先儒諸書。所以繼道統。明絕業。有功世教不淺。每見今之學者。才高意廣。或肆意於詩文。或留心於象數。窮極心思。作爲無益。自成童以至白首。於吾學毫無所見。思之誠堪痛惜。間有高明之資。可以入道。又陽朱陰陸。誤入歧途。近世王學之害尤甚。希心頓悟。率天下而盡入於禪。其流禍曷有底止。余爲此懼。謹纂先儒語錄文集。不背於朱子者。得數十部。今盡發之書院。令諸生得以縱觀。向日已經講究者。睹此自然奮發。倘有蹈前所云。不妨盡棄舊學。一歸正路。久之。自然道心充長。否則。日復一日。鋼蔽愈深。正如羅豫章先生所云。錯過一生者。良可懼也。

一、凡聖賢精義。講論始出。若以一人之見。搜討稽求。窮年累月。亦不能了了。所以獨學無友。昔人所深病。

今者英才聚集。正可互相諮訪。毋執己見。毋徇俗說。總以虛心質證爲主。雖在初學。亦可驟長一格。但恐羣居終日。漸開謔浪之風。不但妨功。亦長惡習。當於一六日。齊集明倫堂上會講。講畢。卽退歸各人坐臥處。細心研究。毋得彼此往還。浪廢時日。庶幾有益無損。

一、凡用世之道。學者所宜深究。昔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看他氣象是何等弘毅。今之學者。時藝之外。茫然無知。傲倖一第。出宰民社。凡兵刑。錢穀。農桑。水利。民生。日用之務。可修可舉者。毫無定見。不得不聽命於奸胥。猾吏。在我不能操其柄。則居官僅以守府耳。今諸生未第時。乘此餘閒。卽當留心世務。淹貫博通。務在有裨實用。可以坐言起行。則今日草茅所論。定卽異日之嘉謨。碩畫也。事孰有切於此者。故爲爾諸生次及之。

一、凡三、八日。作時藝二篇。講義一篇。時藝代聖賢口氣。發明道理。期於達意而止。若理不足而專求諸辭。其弊也。支離繁縟。鬪聲兢妍。爲纖爲雜。爲鄙。倍左支右吾。罅漏百出。不幾於侮聖言乎。願爾諸生悉除諸弊。以先輩大家文爲式。余將採其尤者。刊刻流布。以樹風聲。至若講義。既不順聖賢口氣。尤易發明書理。諸生宜各抒心得。大暢欲言。專在羽翼經傳。不詭於道。則經學明而人心正矣。

一、學者之心思。日用則日出。不行劄記。必致遺忘。昔張子著正蒙時。隨處置筆硯一具。以使得意卽書。故日積月累。以成此千古不朽之業。諸生儻心有所觸。任其轉盼卽忘。究所得者何與於我。平日讀古人書。見今人事。蓄積饒多。見解自別。偶有餘功。或作經義錄數則。或作治事錄數則。務要明白顯快。發前

人所未及。錄就呈閱。余將驗爾諸生之實學焉。

一、凡晏游交際。不但有妨正業。亦且漸長浮夸。孔子所以有佚游晏樂之戒。孟子所以有一暴十寒之懼也。曷思大禹聖人。尙惜寸陰。吾輩中人。當惜分陰。儼日務馳逐。呼朋引類。數往還。勤問答。此不過鴛名之徒而已。書院中豈宜有此事。諸生自進院後。除月朔歸家省親外。不必出院。如有萬不得已之事。必欲親自料理者。諸生可親自登記於所置簿中。某日某人以何事他出。事畢卽進。庶乎入世之念淺。而入道之功深。亦卽大禹不廢寸陰之遺意也。

一、凡人之品。望由乎素養。偶有失足。物議隨之。殊可畏懼。學宮臥碑。首重干謁之訓。諸生讀之。亦觸目警心否。余豈豫料諸生之必出乎此。而不得不深慮者。正以薰蕕不同器。恐與匪類相遇。不使拒絕。聲名從此頓喪。後悔無及。子曰。毋友不如己者。又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取其益而棄其損。是在爾諸生矣。其毋怠。

以上數條。羅立綱紀。若夫立志、省身、居敬、窮理、應事、接物之道。累幅難書。余將漸次錄出。以示諸生。茲不暇細及。

紫陽書院讀書日程

人生一日不讀書。與讀書而無法程。雖勤惰不同。其爲失則均也。如農勤於耕。女勤於織。皆於三時晝夜之間。有一定之工程。而爲學獨不然乎。夫夜以繼日者。周公之勤也。不寢忘食者。尼父之敏也。分治事與

窮經者。蘇湖之教也。詩書濯其靈腑。史籍長其精神。文章抒其見識。又學者無窮之樂也。慵廢荒經。不學牆面。玩愒既久。歲月坐消。縱桑榆思奮。而羲御已馳。匪惟余身之是憂。亦二三子之所羞也。今與諸生約。每日工課。大略有四。悉書於策。泊乎浹月。將考厥成焉。濬經史之精英。爲太平之黼黻。發程朱之祕鑰。成一代之碩儒。無怠無荒。毋爲耕夫織女之所竊笑。予有厚望矣。因條其目如左。

經書發明

經書爲義理之淵源。其至當不易者。固百慮同歸。至於隨人體驗。隨時觸發。意趣正自不窮。所謂一番提起一番新。不妨各家門前各爲景致耳。若拘文牽義。無所會心。則味同嚼蠟矣。此程子所歎。飯從脊梁過者是也。諸生每日看某經某書。自某處起。至某處止。必潛思玩索。身體力行。凡有所得。卽記於是日課程之內。

讀史論斷

讀史有真性。見古人可法可傳處。便欣然神往。恨不得與之同堂。見古人可憎可殺處。便怒目切齒。恨不得親唾其面。讀史有真識。當時事勢是如此。曰如此固當。當時事勢不如此。曰必如彼乃得。或設身處地。或略迹原心。異日真人品。真經濟。正從此中陶冶而出。若徒侈陸子之書廚。效義山之瀨祭。自不免於程子玩物喪志之譏。今與諸生約。每日看史。自某處起。至某處止。有所發明論斷。悉書於後。

古今文

雕蟲小技。壯夫不爲。俳語優詞。修士所恥。若原本高厚。上引星辰。下濯江漢。斯足尙已。天人三策。東西二銘。以及佛骨表。原道諸篇。皆有關於世道人心者。至於制義一途。潛發自己之性靈。闡明聖賢之義蘊。且又廷獻之先資也。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可無務乎。每日所作古文。時文。其備記之。

雜著

文至於雜組小品。微乎微者也。一木、一卉、一事、一物。其義幾何。卮言日出。縱或精工。要亦與三年一葉同歸無用。乃若茂叔觀蓮之說。蔡公野渡之詩。人品懷抱。悉徵於是。何可廢也。況聞見稀奇。用垂紀載。曠懷高寄。隱寓篇章。亦學士胸中蓬蓬勃勃之不可遏者。諸生一日之中。如或遙情勝致。偶託詩歌。其裨於世教者。悉以誌。

正誼堂續集卷之一

疏

題請鄉試廣額疏康熙四十七年

爲聖朝文治日隆等事。該臣看得文治覃敷。士風丕振。正當極盛之會。請弘曠典之仁。欽惟我皇上道隆洙泗。治邁唐虞。樂育人材。溥天悉霑化雨。廣興文教。比戶不輟誦歌。誠千古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閩省士子。霑被聖化。讀書之人。日益加多。且乙酉鄉試取中文舉人。欽奉恩詔。廣額十名。無不感勵激發。爭自濯磨。以自奮於功名之路。據閩閩府州縣學生員蔡衍鐸等呈籲。題請永垂定例等情。經臣批行查議去後。茲據布政使金培生詳稱。查福建省額中舉人七十一名。又奉部行額外取中五經三名。於康熙四十二年。欽奉恩詔。內開天下讀書之人甚多。直省應酌量廣額。隨奉部行福建省照大省例。加增十名。於乙酉科鄉試共取中八十四名。今歲戊子科鄉試。人才愈衆。讀書愈多。閩省士子。幸際景運昌期。冀廣書升論秀。請俯順下情。恩賜入告。於本年戊子科鄉試起。請照乙酉科加增名數取中。永爲定例。等由。臣仰體皇上樂育人材。廣興文教至意。不敢壅於上聞。儻蒙俞允。不特多士慶風雲際會。而且振古仰文治光昭矣。伏乞敕部議覆施行。

請續賑淮揚徐三屬災民疏康熙四十九年

爲災黎已蒙蠲賑、目下謀食猶艱、仰懇皇仁再賜賑恤事。竊照淮揚徐三屬濱臨黃運兩河、向來時遭水患、土瘠民貧、幸荷聖明疊賜蠲賑、加意滋培、萬姓得安故土。康熙四十八年海高等十九州縣、并淮大徐三衛夏被水災、軍民乏食、經前撫臣于準會疏題請動支康熙四十七年各屬解貯司庫留漕平糶價銀一十萬兩、分給賑濟、部覆奉旨允行、令將四十九年文職官俸、役食、捐補還項、業於去歲秋杪冬初、檄飭藩司照數動支、分發被災各屬、按名散放、小民已慶更生、無不感頌皇恩。今臣奉命調撫茲邦、莅任以來、仰體皇上愛民之心、博訪民間疾苦、察知淮揚徐三屬之海州、邳州、清河、桃源、宿遷、睢寧、沐陽、高郵、興化、徐州、沛縣、蕭縣、碭山等十三州縣、并徐州一衛、秋禾復被災傷、困苦尤甚、而所領賑銀亦止大口三錢、小口一錢五分、與僅被夏災者相等、是以延至新歲、仍多乏食、當此春氣尙寒、麥秋未屆、糞糶黎庶、飢餒堪憐、若不亟請聖恩再賜賑恤、誠恐仍致流移、惟是江屬從前積貯米穀、久已動賑無存、而向蒙發帑賑過之窮氓、又未敢再請動支正項、查有江蘇等屬、康熙四十八年蠲缺存留俸工等銀一十五萬五千五百餘兩、已經前撫臣于準題請循例撥補、內除祭祀、科場、廩糧、恤孤、及鋪兵等項、苦役工食、係萬不可缺之款、仍應按數支給外、其官俸、役食、雖係養廉、餬口、照編應支之款、然官役不領、尙可支持、而窮黎枵腹、實堪憐憫、且四十九年俸工已奉捐補賑項、則四十八年亦可照例動賑、但未准部臣撥有定款、除見飭藩司統計被災州縣、衛、乏食軍民、賑至麥熟、應需銀兩數目、同分委散賑事宜、悉心妥議、造冊詳報外、所當

仰請皇上敕部將請補江屬康熙四十八年蠲缺俸工等銀迅賜撥給。准予酌量動撥賑濟。賑畢之日照例造冊報銷。如請補之銀部覆動撥本省鹽課關稅等項。臣得移催速解。早爲給賑。儻係撥協鄰省錢糧。災民勢難緩待。并懇允臣先動司庫見銀散給。俟催協款歸補。庶億萬饑民咸得早霑聖澤。共慶生成矣。臣謹具題。

題報擡財神疏康熙五十年

爲題明事。該臣看得今歲江南文闈鄉試發榜之後。風聞各屬士民紛紛議論。稱考試不公。臣以未得實據。不敢草率入告。正在密加察訪。茲準督臣移送疏稟。江南正主考左副都御史臣左必蕃聞輿論喧傳。有同考房官句容縣知縣王曰俞所薦之吳泌山陽縣知縣方名所薦之程光奎。皆不通文理之人。或係傳遞代作文字。與房官打通關節。亦未可定。今場後傳聞如此。則外簾疏忽。內簾作弊可知。見有繕疏題參。移明督臣看守。已經督臣具題。將王曰俞方名委員各摘取印信。候旨定奪。又據蘇州府知府孟光宗詳稱。康熙五十年九月二十四日。有數百餘人。擡擁財神直入學門口。稱科場不公。務求申詳等情。竊思率士士子。久荷我皇上教養深仁。而廣額取中。尤蒙曠典。乃今江南發榜後。衆議紛騰。業經正主考臣左必蕃覺察題參。又據府詳財神擡入學門。臣身在地方。不敢隱匿。相應具疏題明。伏乞皇上睿鑒施行。

海洋商漁船隻編號疏康熙五十三年

爲備陳弭盜之策以靖海氛事。康熙五十三年正月初五日。準兵部咨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

科鈔出。該本部等部議覆。陞任御史陳汝咸題前事等因。康熙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題。本月二十五日奉旨。依議。欽此。欽遵。鈔部送司。爲此合咨前去。欽遵施行。計黏單一紙等因。到臣。準此。除經移行遵照外。該臣等看得。陞任御史陳汝咸條奏稽查海賊劫奪商船一案。先經總督臣赫壽會同臣議。以商漁船隻久經編號印烙給照。汛守官兵不過查察真僞。而一出大洋。或行不軌。亦未可定。應如臺臣條奏。海澳照依內地保甲之法。無論大小船隻。俱各設立澳總甲長。連環互結。分給腰牌。出入海口。以便查驗。如一船爲匪。則治澳總甲長及同甲之罪。茲準部覆四十六年。原任福浙總督梁鼎疏稱。商漁船隻出外洋者。令十船編爲一甲。取具連環保結。一船爲匪。餘船並坐等因。具題奉旨依議。通行在案。但日久恐致疏忽。應如陞任御史陳汝咸所請。再行申飭沿海各省督撫。實力奉行等因。臣思內地之稽查既嚴。外洋之盜踪自熄。無如邇年以來。海盜劫掠。屢屢見報。海洋盜氛。究不能靖。蓋商船與盜船在洋行駛。遠近茫無識認。而巡哨官兵。止循稽查之令。驗過即便放行。殊不知洋盜每有先劫商船。卽爲行劫之具。復攬牌照爲盤驗憑據。以致盜氛未靖。商害無窮。臣查各鎮營戰船。業經督臣赫壽條議。兵民船隻各有分別。當令營船刊刻號數。奉旨依議。欽遵在案。臣以爲不獨營船宜與民船有別。而出海商船漁船亦應有辨。又準閩浙督臣范時崇咨。準福建水師提臣施世驃咨。會請於商漁船篷上大書某縣船戶某人字樣。臣以爲不獨商漁船宜書。卽出哨營船篷上亦宜書寫。臣請將商船前後刻大商字。兩傍刻某省某府某州縣第幾號商船。船戶某人。俱用粉地墨書。漁船前後刻大漁字。兩旁刻某省某府某州縣第幾號漁船。船戶某

人亦用粉地墨書其篷上令將商漁字樣一例書記至凡出哨營船前後亦刻大營字兩旁刻某省某標某營第幾號捕盜某人所有刊刻字樣俱用紅硃填寫而篷上紅書大營字并請將商漁各船船戶舵工水手客商人等各給腰牌一面刊明姓名年歲籍貫住址一面繪畫像貌其標營船隻捕舵在船人等並照此例給以腰牌查驗如是則號數既定色認攸分出洋官兵一瞭即明再驗之在船人等聲音面貌并所執照票則奸良易於辨別儻有匪船混迹不難詰訊擒拏其於出入口汛防兵役亦便稽查如船無字號人有可疑即行盤拏究問嚴加治罪庶幾匪類潛蹤良民安枕此分別標記誠有便於巡哨利於商民似亦海洋弭盜之一法也至漁船止許捕魚不許裝米酒下海亦不許將海洋各樣貨物裝載進口如有不遵標記及漁船裝貨者嚴加治罪臣從靖盜安民起見謬抒一得之愚冒瀆宸聰可否採擇合候部議覆奪臣謹具題伏乞皇上睿鑒敕部議覆施行

請免揚州落地稅疏康熙五十三年

題爲揚城無土產之物客貨有重徵之苦公籲飭議柔遠甦商事據江蘇布政司李世仁會同兩淮鹽運司李陳常詳稱揚州府稅課司每年額徵商稅銀一千二百一十八兩四錢內有解司銀一千一百七十三兩四錢應解江安糧道麥折銀四十五兩原出之各商鋪戶日逐於落地貨物按照部則徵收年終開列稅官職名造冊奏銷今商民王永昇等呈請豁免業經兩淮運道議將經費銀兩抵完商課按照原款額解何衙門若干每年於鹽差報滿之時經由本道衙門扣捐移解其造報奏銷自應開列本道衙門職

銜。註明捐補字樣。等因。本司道覆查得揚稅司每年額徵商稅錢糧。既經運道捐補。照額完解。以副歲額。原無歧誤。然奏銷考成。亦開列該運道職銜。自有專責。則稅課一官。別無職掌。似屬虛設。應請一併題明。裁汰。以垂永久。相應詳請院臺俯賜題定案。等情。到臣。據此。該臣看得揚州府稅課司額徵商稅銀兩。例應分解藩司糧道兩衙門撥用。每年造入雜稅奏銷冊內報部之項。先據揚州府商民王永昇等具呈。以揚州客貨。既已到關投鈔入城。又有稅課司徵收。似屬重科。籲請豁免。經臣批行兩淮鹽運司查議。續據議覆。稅課乃報部錢糧。難以縣缺。而目擊民艱。又難膜視。請於兩淮運庫經費銀內代爲捐解。免徵於民。臣因事關豁免稅課。又隨批檄江蘇布政司覆查會議。去後。今據布政司李世仁會同陞任兩淮運司李陳常詳稱。揚稅司每年額徵商稅銀一千二百一十八兩四錢。原出之各商鋪戶。日逐於落地貨物。照則徵收。年終開列稅官職名造冊奏銷。今王永昇等呈請豁免。議於兩淮經費銀內節省捐抵商課。按照原款分解。以副歲額。奏銷考成。即開運司職銜。稅課一官。別無職掌。詳請題明裁汰。前來。臣查稅司之設。原以責成徵收稅課。今揚州府稅課司額徵落地商稅銀兩。既經兩淮運使情願於每年經費銀內照額代爲捐解。則上無損於國課。下有益於商民。所當仰懇聖明。俯將揚城落地貨物稅準其捐解免徵。至該稅司既不徵稅。別無責任。并請裁汰。以免虛設者也。臣謹會題。伏乞皇上睿鑒。敕部議覆施行。

明白回奏疏 康熙五十四年

爲遵旨明白具奏事。竊念臣以章句迂儒。輕矜自矢。荷蒙我皇上聖德優容。矜恤備至。兩經審事。大人題

參我皇上不卽嚴加斥革。復令臣明白具奏。跪讀恩旨。涕泗交橫。感激無地。臣非木石。正不知何以仰報高厚於萬一也。蓋臣智短才庸。叢過多端。有負簡畀重任。一切戀主之私。前疏冒昧備陳。不敢贅瀆天聽。但思本案張元隆雖據報身故。而金多黨衆。造船出海。人人可以冒名。處處皆能領照。久經審供二次。遲延本內。俱已題明在案。臣爲綏靖海洋起見。急欲杜漸防微。實非敢故爲譁張妄瀆也。至張令濤一犯。原因上海縣民顧協一等首告黨惡夤緣。被害告發者。十有餘紙。前藩司牟欽元庇匿不出。以致縣案莫結。不得已而具疏請旨。將牟欽元暫行革職。著追張令濤務獲。使當日張令濤無人告發。並不改易姓名。藏匿牟欽元署內。則臣之參爲不實。今控張令濤者。有顧協一、閔三等衆。令濤之在藩幕。又有伊子張二所供鑿鑿。而欽元亦自認不諱。則臣之參實屬不虛。令濤縱非通洋。亦係豪惡。何得藉庇抗官。卽謂通洋無據。亦應於顧協一坐誣。臣雖愚昧寡援。而身爲地方大吏。焉能置之不究乎。及查會審日期。去年八月初六日。楊宗義已入文闈監試。王英謀於初十日提到顧協一取供。而捏稱與楊宗義會審會詳。獨不思科場大典。安徽臬司無出場審事之例。江蘇署臬司亦無進場審事之理。乃王英謀公然捏稱會審。夫會審可以假捏。何事不可假捏。口供勘語。俱不可問。王英謀之徇庇同寅。欺朦上官。不辯自明矣。其李崇御一案。臣據崇明縣詳。曾令前藩司牟欽元遣親信家人確驗。旋據回稱。金銀已不在。口所遣者若非令濤。何以張思永爲之營謀。而金銀盡運於張元隆之後門乎。臣前蒙察審時。將張元隆、張令濤惡蹟。并署臬司朦詳情形。俱經咨明欽差大人在案。據咨上聞。自能仰邀聖鑒。案件自見明白。而審事大人將各犯悉爲

開脫。獨參臣以妄誕自矜之罪。但臣雖歷官巡撫。無飲冰茹蘗。服食起居。未嘗脫寒酸故態。人或哂爲迂腐者有之。何敢於君父之前。而反蹈矜妄。自滋罪戾乎。總緣臣戇直成性。卽有風聞。亦思入告。凡事執法。不肯纖毫假借。致來衆忌。鑿謀捏陷。而大人亦遂指臣爲偏私暴戾耳。臣止知有君父。不知有身家。止知報聖恩。不知避嫌怨。惟恐案情未能得實。則臣之負罪益深。此臣區區微忱。欲泣陳於君父之前。而不敢一事之挾私。一念之或欺者也。合將原委。遵旨先行明白具奏。伏乞皇上睿鑒施行。

摺

請緩徵摺康熙四十九年

奏爲災漕力難全完。仰祈睿鑒事。竊照江蘇松常鎮五府屬四十七年分被災田地。秋禾淹沒。無米完漕。前撫臣于準因災民力難供輸。請緩徵一半。於四十八年帶徵。臣莅任之始。已屆兌運開幫之時。據各屬紛紛詳籲。咸稱疊災之後。小民拮据不遑。完新不能完舊。除新糧兌足外。其帶徵災漕。完倉者僅十之四五。臣查漕糧關係國儲。緩半帶徵。已屬曠典。豈容再有拖欠。第念江蘇等屬上年雖獲有收。而四十六七兩年。連遭災祲。民生困苦。久在睿鑒之中。今欲以一年而完年半之漕。民力實有所甚難。臣敢再懇皇上格外施恩。將帶徵災漕。除已徵在倉者。仍令儘數派兌。其力不能完者。緩至今冬帶徵運通。不過稍緩須臾。而頂戴洪慈。實非淺鮮。除請賑饑民。見在另疏具題。其各屬災漕。容臣查明實完實欠。統於開幫疏內

題報。再臣已疏請陞見。如蒙俞允。卽星馳赴京。恭聆聖訓。其賑饑事宜。應委署江蘇布政司事蘇州府知府陳鵬年董理。自能宣布皇仁。澤被窮黎。且見據各屬士民呈稱。該員清廉愛民。實心實政。自奉特恩。署理藩司印務。黃童白叟。咸頌聖天子知人之明。赴臣衙門。連袂呼籲。懇題實受。臣隨曉諭士民。我皇上容斷如神。明燭萬里。自有聖裁。何敢冒昧瀆奏。但民情顛望。不敢壅於上聞。合並具摺奏明。爲此具摺遣臣家人代臣恭進。伏乞睿鑒施行。

告病摺康熙四十九年

爲江蘇事務實繁。微臣衰病難理。懇祈恩准回籍調治。免致貽誤地方事。臣一介庸愚。草茅賤士。荷蒙皇上不次超擢。歷任巡撫。皆未由保舉。出自聖明特簡。知遇之隆。從古未有。屢蒙賜匾。賜對。賜詩。賜扇。及眼鏡。哈密瓜。鹿條。風魚。人參。錫賚頻加。而且溫旨疊諭。寵眷之盛。更復千載一時。是深諒臣之樸誠無僞。異數加恩者。惟我皇上。而臣之所恃以報皇上者。亦惟此一點真心實意。竭蹶辦事。不敢稍有欺瞞。不敢偷安苟且。有負我皇上簡畀之至意。區區自矢。有生之日。皆報効之日也。但念皇上委臣重任。凡地方一切事務。自應料理妥當。不致上煩聖心。方爲無愧厥職。奈江蘇地方繁劇。臣才迂拙難堪。前經具摺陳奏。內云。江蘇庶務繁多。數倍閩省。臣雖盡心竭力。期於措置合宜。而才識短淺。謀慮難周。恆虞隕越。隨卽荷蒙天語誨誘。諄諄。今又數月。一切事務日積日多。其勢愈覺艱難。因是憂懼漸成。怔忡之疾。心跳頭暈。不時舉發。且臣年已六十。精力漸衰。事多遺忘。見雖勉強辦理。而事務維艱。才力難任。誠恐將來貽誤地方。則

臣罪愈覺莫道。況今年補行大計。尤關黜陟之重。恐耳目未能周悉。舉劾何以允協。更深隕越之虞。伏祈皇上俯念江蘇重地。憐臣衰病之軀。萬難勝任。恩賜回籍調治。庶不致貽誤地方。俟病痊之日。或得再竭駑駘。以仰報聖恩於萬一耳。爲此具摺奏聞。伏乞睿鑒施行。

請羅欽順從祀孔廟摺雍正二年

爲恭請崇祀正儒以光盛典事。欽惟我皇上纘膺實歷。卽褒崇孔子。五代加封王爵。隆儒重道。亙古未有。臣查明儒江西有羅欽順者。德備諸躬。道可淑世。凡天人性命之理。仁義道德之旨。靡不研究其蘊。其生平學術。皆本躬行心得。體驗親切。實爲後之學者所共遵守。至辭免吏部尙書。閉戶潛修。其恬靜之風。又爲當時所共推服。臣謹按欽順之學。實得程朱正脈。且有發明之功。其立身高潔。年踰八十。始終一節。如從祀學宮。洵可仰副皇上隆儒重道之至意。儻臣言可採。乞敕下內閣九卿詳議施行。謹奏。

條陳摺雍正二年

爲遵旨條陳事。竊惟經明行修。乃稱儒者。文章爾雅。斯號通才。是以聖賢之道具在六經。而濂洛關閩。宋儒性理諸書。則皆羽翼經傳。闡明道學者也。聖賢之道。發爲文章。而博學宏詞。古文詩賦之作。亦皆黼黻太平。輝煌治理者也。皇上天縱生知。道全德備。諸臣幸被光華。無不踴躍奮勵。求爲有用之學。微臣敢請欽定條規。嗣後新選翰林入館之初。卽分經學文學二途。願爲經學者。卽以經書性理教其誦習。而凡館課及散館。皆以經書性理命題。願爲文學者。卽以古文詩賦教其誦習。而凡館課及散館。皆以古文詩賦

爲試。則諸臣得專心誦習。而通經學道之彥。濟濟奮興。博學能文之英。翩翩蔚起矣。伏乞皇上睿鑒施行。謹奏。

表

恭進濂洛關閩書表 康熙五十二年

奏爲恭進濂洛關閩書。仰祈睿鑒裁定。以重儒宗。以光文教事。臣竊惟二帝三王之道。得孔曾思孟以大其傳。五經四子之書。至周程張朱而闡其奧。微言大義。炳如日月之常昭。繼往開來。垂諸宇宙而不朽。蓋自漢唐以下。代有羣言。而考其說。惟在乎詞章訓詁之間。卽如董韓之徒。亦多正論。而究其歸。尙昧夫誠敬知行之本。自濂溪著太極圖說。默契道源。迨橫渠作西銘正蒙。研精理窟。二程承周子指授。發明尤暢。精義散見於遺書。朱子集諸儒大成。纂述倍詳。至理旁羅於語類。要皆本乎身心體驗之實。而非徒口耳誦說之資。此濂洛關閩。其淵源直上。接洙泗者也。但全書浩博。盡讀則記識弗強。且義蘊精微。淺嘗而旨趣未晰。不由纂輯詮解。固慮後學以繁奧而難求。若非欽定頒行。又恐前言因日久而廢墜。欽惟我皇上聰明天縱。敦敏性成。德盛化神。四海頌太平天子。仁育義正。萬方歌有道聖人。五經四子之書。旣兼綜而條貫。周程張朱之學。復加意以表章。御賜匾聯。輝映先儒宅里。尊崇性理。式端選士章程。定紫陽之全書。斯文攸賴。升考亭於十哲。特典昭垂。皆由皇上道德淵涵。事事本躬行心得。故令當世風聲丕振。人人知

正學儒宗。溯自皇古以來。道統相承。在君相而迄素王以降。心傳代嬗。於師儒。何幸天運循環。復覩聖皇。建極山洛。閩而溯鄒魯。遠接千餘年未續之傳。自宋代以至今茲。正際五百歲昌期之會。我皇上應運而興。乘乾以御。本心法爲治法。統古今天地之道而咸宜。以作君兼作師。合帝王聖賢之傳而爲一。猗歟其盛。煥乎有光。臣至愚極陋。何能仰佐高深。被澤蒙休。每欲宣揚盛美。竊見鄉會兩闈試論。專取性理一書命題。然士子臨場。不過隨題敷衍。原未識立言之根本。卽主司閱卷。止取文理明通。何暇辨義類以指歸。雖曰先儒之精蘊難窮。亦由學者之鹵莽從事。臣濫膺科目。謬任封疆。奉職乏才。祇恪遵乎聖訓。服官稍暇。仍尋玩乎儒書。因擇其簡明親切之言。可資後生肄習。則闕其幽深精奧之旨。以俟積久融通。彙次成編。詳加集解。賢闕聖域。寧云已得其階梯。句櫛字梳。惟冀不述於塗轍。以之應試。或可藉爲先資。用此檢身。亦庶幾於寡過。但臣學識短淺。搜採有所未精。兼臣吏事繁多。纂修又非其任。雖常偕生徒以分訂。終恐失前哲之初心。方慮無當於簡編。詎敢瀆陳於黼座。不謂鄙儒末學。荷蒙聖澤薰陶。千載一時。自慶難逢之嘉會。葵傾芹獻。仰酬莫報之弘恩。固知燭火微光。難分日月之照。尤望躡泂勺水。同歸河海之宗。爲此謹將臣集解濂洛關閩書恭呈睿覽。伏冀聖裁。並請欽賜嘉名。御製大序。將見龍章煥采。遐邇共沐鈞陶。睿藻揚輝。今古咸霑德化。自此家傳戶誦。均仰聖明之教澤無窮。抑且俗易風移。共慶先儒之學。□有效矣。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恭進以聞。

擬疏

擬請廢天主教堂疏

爲請廢天主教堂。以正人心。以維風俗事。竊惟我皇上天縱聖神。崇儒重道。數十年來。海內嚮風。唐虞三代之隆。不過是也。切見西洋之人。歷法固屬精妙。朝廷資以治歷。設館京師。待以優禮。於理允宜。不謂各省建立天主教堂。甚盛。邊海地方。如浙江、廣東、福建尤多。臣莅任以來。細查確訪。見其徒衆日廣。意誠有未安者。敢竭其愚。爲皇上陳之。凡人之生。由乎父母。本乎祖宗。而其原皆出於天。未聞舍父母祖宗。而別求所爲天者。亦未聞天之外。別有所謂主者。今一入其教。則一切父母祖宗。概置不祀。且駕其說於天之上。曰天主。是悖天而滅倫也。堯、舜、禹、湯、文、武。列聖相承。至孔子而其道大著。自京師以至於郡縣。立廟奉祀。數千年來。備極尊榮之典。今一入其教。則滅視孔子而不拜。是悖天而慢聖也。且皇上以孝治天下。而天主教不祀父母祖宗。皇上行釋奠之禮。而天主教不敬先聖先師。恃其金錢之多。煽惑招誘。每入其教者。紳士平民。分銀若干。各以次降。臣愚以爲漸不可長。且入教之人。男女無別。混然雜處。有傷風化。閩省地方。如福州、泉州、興化、漳州、福寧州等沿海各郡縣。布置尤多。每教堂俱係西洋人分主。焚香開講。收徒聚衆。日增月益。不可禁止。誠恐其意有不可測。臣以非才。謬膺皇上特達之知。授以巖疆重任。夙夜祇愼。惟恐無以上報主知。此事尤臣在閩所目覩。而不得不言者。故敢竭盡愚誠。伏望皇上特降明詔。凡各省

西洋人氏俱令回歸本籍其餘教徒盡行逐散將天主堂改作義學爲諸生肄業之所以厚風俗以防意外儻其不時朝貢往來則令沿途地方官設館供億足矣臣不勝惶悚隕越之至

擬請鄉舉里選疏

爲請舉賢良方正之選以收用人之實效事竊惟自古之人才各殊其途自古用人之法各異其選古者鄉舉里選所取端在實行今惟科舉以取士所重獨在文詞故古之士皆敦行今之士專工文也皇上御製訓飭士子文以德行為先而文詞次之是亦古者鄉舉里選教人修行之意也數十年來人皆知行誼爲重蒸蒸向風翕然不變矣獨是制科之法未定而人心之趨向猶未盡一也臣查康熙□□年皇上舉博學宏詞之選而淹雅貫通之儒亦應運而興今若舉賢良方正之選而經明行修之士有不鼓舞而思奮者乎今制逢子午卯酉之年行鄉試辰戌丑未行會試臣愚欲於寅申巳亥之年加鄉舉里選之科舉賢良方正之士以裨世教而正人心其道必本於人倫以忠孝爲主而序別信次之五倫兼盡者爲上選忠孝兼盡而序別信有其一者爲次選至於五倫僅有其一者又次之無論舉人進士貢監生員以及布衣皆得人選其法以恪遵聖訓謹身寡過早完國課急公尙義者爲忠以生事死葬始終盡禮昭彰耳目宗族共稱者爲孝至於長幼之序夫婦之別朋友之信皆隨其所行之事實而填註之或謂科舉糊名尙有關節鄉舉里選保無弊竇臣以爲由士民而舉之儒學儒學核實舉之知縣知縣核實舉之知府知府核實舉之本道本道核實舉之兩司兩司核實舉之督撫督撫核實合詞舉薦於禮部禮部合九卿科道

核實。進於內閣。內閣核實。獻之皇上。或賜之召對。以驗其立身之實行。或加考試。以觀其經濟之實學。果係才德兼全者。送與吏部。或照其見在之品。量爲優用。或照其應得之職。豫爲先用。或皇上遇緊要之缺。特行擢用。至於生員布衣之無品級者。亦可附之貢監之末。量爲酌用。如此慎重。似亦可以無弊矣。若猶慮其有弊。則有連坐舉主之法。在既舉之後。若有貪賊壞法。按驗得實者。照其事體之大小。以爲處分之輕重。將所舉之督撫司道府縣儒學一體連坐。至若性情之偏執。或事理之失常。則祇罪本官。而不及其舉主。如是。則各官俱以功名爲重。又何至有妄舉之失乎。或謂子午卯酉之舉人。辰戌丑未之進士。尙有十年而不得選者。再加以寅申巳亥鄉舉里選之科。選法不更壅滯乎。臣以爲不然。所舉之人。皆應選之人也。特於應選之中。或爲先用。或加優用耳。初非於應選之外。別有所加也。選法又何虞其壅滯乎。且選舉之法。一行而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才者。在是矣。忠者舉而人皆勉爲忠。孝者舉而人皆勉爲孝。序別信者舉而人皆勉爲序。別信。是又舉善而教不能之一法也。此微臣一得之愚。謹奏。

擬請防閩海疏

爲請陳防海要策。以奠邊疆事。臣觀天下形勢。自西北而東南。至閩中而盡矣。又觀閩中形勢。自上游而下游。至漳。泉而盡矣。茫茫大海。近通浙江。廣東。遠接呂宋。琉球。日本。番舶之所往來。商漁之所出入。皆在於此。臣愚謂。幅員既廣。則荒陬遠嶼。或使匪類之逃藏。船舶既多。則此去彼來。易滋奸徒之出入。是故巡察不可不周也。臣思匪類所居。必在糧餉可通之處。奸船所聚。必擇風波可避之區。今但令水師鎮營於

要害水口多設哨艦。逐日巡視各島灣。以絕其飲食。斷其窩藏。而奸宄之自外至者息矣。盤詰不可不嚴也。臣思海洋無賴之徒。未必生長海上。不過內地人民。或爲饑寒所迫。或因避罪逃去耳。其生平行徑。豈能欺瞞鄉里。今但令州縣有司。於各處地方。編定十家爲甲。十甲爲保。十保爲鄉。各立一長。專察本鄉本保本甲之人。遇有不事生理。專習拳棒。夫與酗酒縱博。素行無良者。該長爲之責其改業。嚴其約束。其有不從者。鳴官治之。閒有自外鄉來者。爲之考其來歷。詢其去向。苟有蹤迹可疑之處。即便斥逐。不得姑容。其奸形已露者。立解州縣審鞫。凡鄉長任事五年。勞績最著者。許其考授把總。餘或給與吏員頂帶。則彼樂於趨事。而奸宄之自內出者絕矣。然臣更有請者。臣考前朝防海之制。自山東以至廣東。沿邊皆置水寨。其在閩者。有烽火門、小埕門、南日、浯嶼、銅山五處。其水寨所轄。復有會哨。或一寨而當會者二三。或一寨而當會者四五。哨道聯絡。勢如常山。會捕合并。陳若魚麗。防禦之策。未有善於此者。臣謂當今鎮營星列。亦足當水寨之制。勿事更張矣。欲使一呼百應。則會哨之法。不妨倣而行之。於以乘風破浪。無難也。再稽前制。凡十里之中。各立墩臺。以司烽堠。風帆瞬息。專賴傳燎。警報之捷。無有甚於此者。臣愚謂故臺雖廢。基址尙存。欲使有備無患。不妨並舉而修之。緩急有用也。夫以汪洋浩淼之區。又爲四達交通之所。防守稍疏。鯨波易起。與其圖之倉卒。孰若豫於平時。此臣所以有未雨綢繆之慮也。恭逢皇上文武聖神。威靈遐邇。總督提鎮諸大臣效力宣猷。民康物阜。大海之上。自可無虞。而久安長治之道。或宜早計及此。敢抒管見。冒瀆聖聰。伏乞睿斷施行。

右擬疏三篇。先生撫閩時所作。將次第上之朝廷。後因移撫江蘇。政務日繁。竟未暇具奏。茲附刻於疏奏之後。以見先生學業之洪深。經濟之弘遠云爾。

正誼堂續集卷之二

公移

移浙撫飭查海口閘座咨文

爲移請飭查海口閘座事。爲照浙省之嘉湖與江省之蘇松接壤。凡沿江沿海。設立閘座。以資蓄洩。莫不均霑其利。本都院於上年農隙時。通飭所屬。堅築圩岸。挑浚河流。并飭將原設閘座。督令閘夫。潮漲起版放水。潮退下版蓄水。今歲插蒔之際。天氣常晴。而內河之水不致乾涸。得以車戽栽插。見皆麥秋有望。皆以前設立閘座之力。惟是河口甚多。而有閘之處無幾。必得俱設閘座。方可水旱無慮。其如所費不貲。遲遲未果。前准浙閩督部院范。移請飭屬閉閘蓄水。以資灌溉等因。已檄江蘇藩司。轉飭各屬。遵照查明。俟詳到另奪。并先移覆外。查太湖爲嘉湖蘇松等府匯水之巨區。尙書云。三江旣入。震澤底定。所謂三江者。一在太湖東北。名曰婁江。卽今之劉河是也。一在太湖正東。名曰吳淞江。卽今之吳淞口是也。一在太湖東南。名曰東江。湮沒不可復考。去冬將賑閩米石運至乍浦交卸。曾經委員察訪舊迹。兼查平湖縣誌。乃知乍浦爲古之海口。大約卽係古之東江。或因閘壞不能蓄洩。久閉不開。往年浙江水大不能卽瀉。每先淹嘉湖。次及蘇松。而後由江下海。且查劉河吳淞有閘之處。海口皆建有天妃宮。而乍浦閘座之旁。

亦建有天妃宮。其他海口雖多，並無天妃祠宇。此其係古東江之明驗。再如海寧地方，另設有黃灣閘，皆關江浙水利。若得查勘修葺，各設閘版，專員董理。內河水大，則俟潮退啓版以洩其勢。天時亢旱，則俟潮漲起版以蓄其源。實大有造於江浙蒼生也。貴部院胞與爲懷，誠求保赤，興水利而助農功，自有卓識。相應咨會。爲此合咨貴部院，煩請查照，卽賜轉飭地方官勘明閘座舊址，酌議作何修整，依時啓閉。將見嘉湖蘇松等府農田旱潦有資，造福於地方者不淺矣。仍希示覆施行。

通飭各屬刻日完報檄

爲更定刻日完報之法，以儆積玩，以清案牘事。照得居官之賢否，卽見於職業之廢興。未有職業不修而可稱才能者。本都院自下車以來，事無大小，於批行之際，卽飭早結，猶恐泄泄從事，設立風火雷三催之法，頒行各屬遵依。限期勸勉警覺。總期案件早完，百姓得安。然在勤敏之員，不待限催，事件皆已副限審結。而怠惰苟安者，反恃有三催之限，卽一二催可結之事，亦必延至末催而後覆。甚且有頻催不應，以致文檄日密，而滯案愈多。若不刻定限程，勢必觀望效尤，漸成廢弛。徒事紙筆，穎脫唇焦。於事終無裨益。今更風火雷之法，爲刻日完報之法。但限期不寬，各屬必致草率。而處分不信，各屬不知惕勵。所謂刻日完報者，嗣後如欽部命盜案件，本有定限。本都院止以原行內硃標定於限前某月日申覆。違者照例參處。其餘各事件，並按各道司府州縣離省遠近，扣去郵遞時日，亦各立限期。以文到日爲始，各縣限五十日。府廳州限七十日，各道限九十日完報。卽硃標原行上限某月日內詳覆。聞有駁查者，量事之難易以爲

遲早另定嚴限。一切完報之期。卽定於批行之始。此後再不頻催。如有限內萬難完辦者。許將難辦緣由。具詳請展。自立限期。准其照限完結。儻有限內不完。又不詳請展限者。硃限一逾。立提經承重處。本官記過。積至三次不改者。本都院惟有白簡從事。定以闕茸溺職參處。斷不姑容。蓋清慎勤爲服官之道。卽察吏之方。然清慎猶需察訪。而勤與惰卽見於辦事敏怠之間。昭然難掩。況不勤之人。非利令智昏。卽怠忽成性。所謂清與慎者。亦不可信。不行嚴處。何以勸衆。合行通飭。爲此牌仰該司道府縣官吏。照牌事理。嗣後除欽部命盜案件。照依定限查照硃標詳報外。其餘批行事件。分別難易。務必遵照本都院所定硃限之前詳覆。儻有仍前怠惰。不副限期者。除嚴提經承究處外。卽照所逾次數。飛章題參。決不姑貸。

申禁盤運米石檄

爲再嚴盤運米石之禁。以杜奸宄。以保民生事。照得閩省比年以來。幸賴天心眷顧。雨暘時若。米穀豐登。民間稍有起色。見今早禾已經收穫。米價理宜平賤。近查各屬所報米價。尙爾如前。不能稍減。皆緣奸牙布棍。譬不畏死。刁通外境商販。恣意盤運。或由海船於僻處偷運出海。接濟賊艘。或藉肩挑無幾。任意擔負外境。覓糶多金。汛口弁目。以前禁日久。遵奉懈怠。不行查拏。該管員弁。以年歲稍登。聽其盤運。不爲禁遏。所以米價難平。豐稔之地。亦似歉收之所也。夫閩地偏隅。被山襟海。田少人多。一年所出之米穀。尙不足以供一年之食用。稍有歉收。則告糴維艱。非比四達五通之處。可以朝發而夕至。若容奸販盤運。米穀爲之一空。將來乏食。則於何處可以糴買。合再出示嚴禁。如有仍前盤運米石出海。或肩挑米石出境者。

不論諸色人等。許其舉報就近地方官。立即查拏詳報。以憑從重究治。仍將所拏米石。給賞舉報之人。爲此牌仰該協照依事理。立即嚴飭所轄汛弁官兵。如遇前項搬運米石出境出海者。卽行拏解地方官詳報。以憑重處。儻該汛弁容隱不卽拘拏。或經訪聞。或被告發。定將該管官以失察指參。汛口弁兵。嚴提究處不貸。

駁審盜犯雷升等一案檄

爲大盜劫殺事。據該司呈詳盜犯雷升等夥劫張成月錢店一案。招由到院。本都院提犯親審。據雷升等咸供。各係乏食飢民。素不識認。上年三月二十六日。因赴賑廠吃粥。適遇毛七倡言搶米療飢。萍聚同行者。遂有十二人。是夜前至張成月錢店門首。關壽知其店多錢。起意用鑿撬門行竊。被事主知覺。啓戶出視。衆卽蜂擁入店搶錢。回至關壽家俵分而散。並未預謀爲盜。明火執械塗面。及截傷事主情事。其所起鋼叉三眼等械。實係失主家之物。至阿胖一犯。堅供並未同行上盜。因關壽欠伊米錢。於二十八日索得錢七百元。實非分得之贓。後被供攀。刑逼誣認。各等語。據此。除人犯著令原差押回。詳文批發外。爲照承審盜犯務先究明起意商謀。糾夥上盜確情。如果起意商謀而爲強盜。雖有矜恤之心。亦未可輕爲寬縱。乃若本係窮民。初未預謀盜劫。因飢所迫。思搶奪以苟延殘喘。臨時迹同大盜。而情實非盜。則司民牧者。自當詳察其情。未可草率重擬。致傷民命也。如此案見存五犯。本都院庭審之下。極加窮詰。雖或狡供。遽難全信。但據雷升等辯稱。伊等旣爲大盜。何不直入失主內室。席卷衣飾重資。止搶得二十餘千之錢。等

語。揆此。或各犯當時志在乎搶而非強劫。未可定也。且又據供。係執鑿撬門行竊等語。則又似共謀爲竊矣。亦當究明臨時行者誰人爲強。分別擬議。今該司均擬重辟。似有未協。合亟駁勘。爲此。仰司官吏。查照來文。即將盜犯雷升等。立速確審。是否造謀爲盜。有無棍械。阿胖曾否上盜。抑係狡飾。錄取切供。另招詳解。以憑審題。毋得拘泥成案。致干失入之咎。慎速慎速。

劉濟公布店被盜一案駁勘江浦縣誣盜檄

爲呈報浦口等事。據該司詳稱。江浦縣劉濟公布店被盜。差捕趙奉等。拏獲馬虎山到案。供認夥劫。續獲尹麻子等。亦各承認。至本年三月內。拏獲真盜徐繼龍、楊之秀。審供同夥七人。並無馬虎山等在內。復訊虎山等。始供在先畏刑妄認。除胡明脫逃不議外。將趙奉問伊不應。重杖馬虎山。照自誣誣人律。重杖等情。先請咨部。前來據此。查馬虎山等。皆係平民。常趙奉等。拏獲到官。必極口呼冤。焉有無故甘認強盜大辟。自取殺身之禍。況查馬虎山。初供八月初四日夜。往劉家後門。用繩拴石。撞開進去。劫得布匹、銅錢、葛布、紅紬被等語。夫馬虎山。既未行劫。劉濟公布店。其所供上盜劫賊情事。何以恰與失主報呈失單相符。明係捕役私拷逼認。問官酷刑鍛鍊所致。苟非真賊就弋。則馬虎山等。幾爲泉下冤鬼矣。查律載。誣指送官。依誣告論。該司並不按律擬議。止將趙奉問以不應。重杖。又不將失察職名開報。據以咨部。必于嚴詰。再胡明係拏馬虎山首犯。今遽稱在逃。是否捏飾。抑係故縱。除詳批發外。合亟駁勘。爲此。仰司官吏。查照來文。即提趙奉。并胡明到案。立速確審。如何誣拏拷認。該縣如何刑逼招承。務得實情。取具切供。按律

妥擬。并開列應參職名。另招詳報。以憑核奪。例限已滿。毋得徇庇遲延。致干未便。

駁勘顧少連家被盜一案檄

爲夥盜劫殺事。據該司呈詳。婁縣顧少連家被盜。獲犯陳二等一案。招由到院。據此。爲照此案事主原報。被盜三十餘人。各執明火軍器。破牆入室。傷人放火。劫失金珠衣飾器皿等物。計七百餘宗。是盜案賊衆。賊多。莫過於此。據審陳二等供認。同行止有十三人。兩人把風接遞。三人在船看守。其入室劫掠者。惟陳二等八人。認分之賊。又不及十分之一。與原報情詞大相懸殊。則盜夥數目。是否官捕勒減規避處分。或係事主妄報。冀圖聳聽。原劫贓物。是否經捕侵剋分肥。抑係各盜隱匿不吐。必須窮究明確。方可定爰書。成信獄。今承審各官。並不細加推究。殊非信讞。且閱大等初獲到案。咸供王三係同行分賊之犯。拏獲王三。自認同夥爲盜分賊。口供鑿鑿。迨閱大等病故。新縣劉令覆訊。王三改供。被誘搖船。所得之贓。係各盜給與船錢。因而陳二等卽爲辨白。夫賊證未確。罪疑惟輕。固難深入。若條承條辯。關乎生死。尤宜詳慎。該犯是否賄囑見盜。通同改口脫罪。或係初審畏刑妄供。該司尙未勘出真情。何得輒行開脫。況陳二先在華亭縣審供。起意是顧少連家人柳仲如。他於八月裏領去看路。到十一月初四日去打劫等語。解至婁縣。兩次審訊。俱供柳仲如領去看路。原要同去行劫時。他不曉得。不會去。及解府審改供。仲如領看路徑。原出無心。前後互異。其因何互異之處。未據訊明。再檢查顧爾玉被盜一案。司招並無代盜操舟之人。今稱盜犯沈老佛係顧爾玉等案船戶。又與顧案有夥盜張品尙未拏獲。此案已獲之張二又名品。是否卽

係顧案之逸盜。或顧案另有其人。亦未查訊明白。至陳二在華邑供分賊衣三件。白綿十四兩。綿已用掉。後解婁縣。初審供亦相同。及追起該犯名下賊物。內有湖綿十四兩。并起錫壺、馬褂等件。其綿是否原賊。錫壺等物。既未供出。何以知爲盜賊。一併起解。且在何處起出。前供因何互異。歷審並無一語訊及。事主原馭被盜。械傷家僮。并打傷伊子。鄰佑各盜。供係沈茂。一人毆打。又供沈茂。止帶叉口進內。並未持械。供詞亦屬矛盾。至於張八一船。如果在黃浦洪濤急流中沖翻。人賊並落波臣。在盜犯或可倖生。其船焉能隨時駕回。今稱賊物翻河。船仍張八搖去。已屬捏飾。何況先供本無張八之船。直至覆勘。方始添出。其爲賊無著落。捏造口供。情更顯然。又近奉新例。捕役拏盜到官。必訊明拏獲根由。或係蹤迹敗露。何處踴獲。或係訪聞端的。何人引拏。取具捕役供詞入招等因。此案初獲閔大、李才。並無賊證。捕役在何地方。何以知其爲盜。卽拏解官。未據聲明。亦未訊取原捕口供入招。均屬滲漏。再如婁縣知縣陳又良於四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被劾卸事。同知唐之稷於十二月二十日署篆。至上年四月二十五日卸事。是以盜犯沈茂、張二於上年四月初九、十五兩日病故。前司於吳瑞生盜案。將唐同知承審職名開報請參。此案盜犯閔大於四十九年十二月初一日身故。柳文、沈鳴玉於上年四月十二日身故。該司乃將前任陳令承審、監斃職名報參。舛錯已極。事關題達重案。豈容如此率混。除詳批發外。合亟駁勘。爲此仰司官吏遵照來文。卽提此案盜犯并原捕人等。再加嚴究。當日各犯在何地方。如何敗露。致被拏獲。同夥上盜實有若干。事主呈報盜夥三十人。是否確實。認分賊物與失單不符。是否經承捕役通同侵剋。或係各犯懼追隱

匿王三一犯果否被誘搖船。或係改供圖脫。事主家人柳仲如有無引線知情。已故沈老佛於何年月日被獲到官。是否係顧爾玉案內船戶。張二又名張品。是否即係顧案逸盜。其陳二供認贓物。因何前後互異。該犯名下見起各贓。究於何處起出。是否俱係顧少連所失原物。事主家僮並鄰佑人等確係何盜打傷。沈茂上盜時會否執械。張八之船據稱在黃浦連賊翻溺。是否經捕囑盜捏供。或係各犯通同狡飾。逐一嚴究明白。取各切供。追贓給主。定擬妥招。開列應參承審監斃各職名。連人詳解審題。仍先將該縣從前接審遲延職名。即日叙具簡由詳報。以憑核參。展限毋得仍前延混。致干重咎。

駁勘張元隆船隻有無在外逗遛檄

爲奏聞事。據該司審解余元亨等頂名冒籍。駕船在洋行駛。張元隆奸詭叵測。保領關縣照票。一案人招到院。據此爲照海洋盜賊。必與內地奸徒互相聲援。方可肆無忌憚。本都院於上年十一月間接准部文。搜緝海賊鄭盡心等。巡察沿海各口。訪得奸牙張羽可。即張元隆。開張洋行。招集異鄉匪類。廣置洋船。詭捏姓名。冒領照票。往來東西二洋及關東等處。行蹤詭秘。稔惡昭彰。正在密拏查究間。因提到崇明水師營盤獲余元亨等人。照不符一千人犯。訊據供出。照票亦係張元隆代領給付。隨飭令署上海縣事常州府通判周葑。提究元隆。止據出具收管呈。近未經審供詳報。迨本都院搜緝事竣。回署提審。始據該署縣詳稱。張元隆已於上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病故。該縣以收管之人。不先報病身故之後。又不驗明具結。率以驗文申報。當經本都院將余元亨等。是否海賊夥黨。并將張元隆平日擁贊結納。羽黨甚多。具疏題明。

業將題過各緣由備檄該司確究在案。今據該司招稱：張元隆奸詭叵測，顯屬可疑。本應嚴查重究，但奉部審鄭盡心等供稱並不識認，且已病故，無從究詰。實屬厚幸等語。查元隆雖稱病故，尚有伊弟張思永、伊姪張藻文、張心佩、張齡千，皆爲元隆手足腹心，朝夕管事之人，更有假張思永的名余元彩，又名張仲泉，供係在行經管討帳，又有曹鳴岐供代元隆管船，上年前往山東被盜，係在山東頂名具報之人，又有沈漢修等俱代張元隆在行料理，則元隆之素行不端，實思永等附和助惡。且據張思永供：時常見余元亨在哥子行裏賣貨，有五六年了等語，而張羽可在海關保欠各船商稅銀八千兩，現據該關著落張思永等清追，可見同惡共濟之輩。當此水落石出，俱應一并究擬，豈容任其狡卸也。至海賊鄭盡心等雖經拏獲而未獲之盜尙多，何得以鄭盡心等供不識認張元隆，遂置不究。見准部覆：審據鄭盡心供，有我認識之陳朝貴告訴我說，在山東地方搶了一隻不知姓名客船，如此告訴過，是否張元隆之船，他將船燒與不燒，我俱不知道等語。該司自應查提張元隆原船水手，逐一確究，其船果否被盜劫焚，或卽係陳姓自焚之船，務得真情，未便含糊了事。又上海縣造報自十五年洋船冊內，開有船戶余亨，其舵工張任，水手林永瑞等姓名，與華邑余元亨船上者，舵水手姓名俱各相符，均係張元隆保結。今余亨一船，見係何人冒頂撐駕，又鄭盡心之夥賊高允泮在閩供稱，原有三隻船，在海上陸續投充五船，而張元隆船上水手王貴之據上海縣訊供，亦稱元隆共有五船同開出海，則陸續投充之五船，是否卽係張元隆出洋船隻，俱應提究明確。本都院訊據華亭縣經承沈來時，據開張元隆在華亭縣領過照票，有楊日昇、王勝吉、

何元吉、邵元隆、吳萬隆、王永順、陳茂盛、陳璧、吳天成、周嘉、李長吉、張元嘉、吳聖興、陳起勝、陳祿吉、吳茂順、葉楫臣、林文、林發、張除、祥、蕭鶴鳴、陳泰興、戴元生、吳起元、張盛、張南等。連余元亨、張永昇，共二十八船。華亭一處卽有如許多船。其在別縣移甲換乙，詭領照票，自必不少。合之本都院訪問，元隆立意要洋船百隻，已有數十隻。藉稱貿易，逗遛在外，久不歸里。該司自應遍查元隆名下自置，及保領船隻，共有若干。出洋未歸者若干。逗遛何處，撐駕何人，奚容隱匿不究，更可異者。曹三與馬祖同在賊船放回之人。本都院訊其自閩至蘇一路水陸住宿之處，所供互異，或係冒名頂替，亦未可定。又據曹鳴岐供，在東省止具呈投遞，並未取供。與山東撫院咨內所開審問被劫情形大相逕庭。未據研訊確切。又脫逃之郭茂宇，據王令稟稱，顧元供係眉濃眼陷，而乍浦緝獲之郭細弟，又據王令稟稱，原差顧元前往驗過，亦係眉濃眼陷之人。但不是郭茂宇。今訊該差，又稱在蘇州候審，并不曾往平湖。其差往乍浦者，係夥伴王章、王和，則乍浦緝獲之郭姓，顧元既未往驗，何以知不是郭茂宇。王令顯有捏諱情弊。再本都院去冬在上海縣面會崇明穆總鎮云，我營裏拏住的賊船上人，崇明縣都放了。隨問崇明縣，據稱人是福建人，縣照是華亭給的。已將人犯起解華邑審訊。及問華亭縣，又云，崇明止將空人解來，而貨物與船隻並未解到。無從審訊。必得驗明是何貨物，數目若干。某貨是某人的，方好究其貨物之所從來，或係盜劫，或係買賣。隨令一千人犯赴崇運取貨物船隻，以便質審。至今尙未運到。在華邑並未見船與貨，何由而知其是劫是置。此遲延推諉之咎，兩縣俱不能辭其責也。再余元亨等人犯二十五名，崇邑止差顧元一人押解。迨顧元押解

赴松。雖遇魏令公出。婦不解交。佐貳官收管。竟將人犯私交華差張禾一人。張禾亦不奉官票。擅自接領。致犯脫逃。其中明有通同賄縱情弊。而崇邑王令既知。余元亨等逃回境內。拏獲收禁。將脫逃之犯。不即關明華邑查拏。亦不責令原差偵緝。則該令之少差解役。與僉差不慎。縱犯脫逃。咎有攸歸。未使竟置不議。再查案內有水手黃君龍、林祥弟、周士榮、及搭船人林和卿、余發、許連、陳子奇等。崇明縣與府司審供籍貫不符。確係何處人氏。未據究訊明確。種種未協。合亟駁勘。爲此仰司官吏遵照來文事理。即將指駁各情節逐一嚴加究審明白。按律確擬另事妥招。取應參各職名一併開列詳解。以憑審題。毋再率混遲延。致干未便。

飭禁橫抽鹽稅示

爲嚴禁藉稅橫抽擾害。以安民生事。照得泉屬產鹽之區。原有潯、汭、浯、惠、四場。商販行鹽。載運車橋港。貿易。畫一徵輸。故名曰車橋鹽稅。凡四場貿易鹽石。設立徵稅。以便商販行運。而無透越漏課之弊。法甚善也。詎知年久弊生。近聞沿海各處。不遵舊規。多設稅館。差役巡丁。勒索擾害。任意橫抽。漫征無忌。深可痛恨。查鹽例開載三十觔無引票爲私鹽。負鹽易米者勿論。今訪得車橋各處。不論孤貧寡婦。與夫負鹽易米者。或三五觔。或十餘觔。一被捉獲。立拏解府。入門不問曲直。重責枷號。示衆再汭。惠、浯、各處居民房舍。僅可藏身。遮蔽風雨。邇來府官與鹽商勾結爲莫逆。計議設印。令巡攔將日間曬戶所出之鹽。日暮抵家。於鹽上蓋印。巡攔皆無賴棍徒。藉名蓋印。或乘黃昏竊取財物者有之。或俟暮夜引賊盜牽耕牛者有之。

或欺矚丁孤弱戲弄妻女者有之似此橫抽多方設館擾害良民言之殊堪髮指本應拏究姑亟出示禁革爲此示仰泉州府官吏商販稅役矚戶人等知悉嗣後車橋鹽稅每石只許徵銀一分照舊設館徵收如有沿海各處私設稅館濫收稅銀一經訪拏從重治罪差役巡丁人等亦不得嚇騙孤貧寡婦負載鹽舫以及藉名蓋印抵家擾害爾經徵官務宜痛革前弊俾百姓省一分之脂膏卽需一分之實惠自必急公輸將不敢透越漏課而於國賦民生均有裨益矣儻有陽奉陰違仍蹈前轍不論諸色人等許卽據實赴轅控告官卽飛章參處役則立拏杖斃決不姑寬各宜懷遵毋貽後悔

諭植桑養蠶示

爲勸諭蠶桑以敦本計事照得人生飲食而外衣服爲先王道耕稼之餘蠶桑是務此五畝之宅所以有牆下之樹而不毛之家難逃於里布之罰也我皇上念切民依萬幾之暇御製耕織二圖凡所以教蠶教桑者亦旣與稼穡並重矣矧茲閩邦氣厚風和繭絲年堪四熟暑多寒少桑柘歲復長青有此自然之美利竟爾棄置弗收本都院之所以深爲爾惜也合行勸諭爲此示仰撫屬人民於凡所在曠土平原務宜多種桑木凡各處人家婦女務須操習蠶工當知勞則生善古后妃尙爾親纁寒必須衣五十者方得衣帛在昔韋太守牧容州勸課耕織而郡無飢寒沈令君宰建康教治桑田而民日富庶本都院於爾閩民亦深有望焉特示

勸諭農隙開池蓄水溉田示

爲耕鑿乃相須本務。豫防實補救良圖。特示勸諭。以免廢業事。照得盡人可以回天。有備方始無患。閩省山多田少。年際豐稔。爲計一歲之出產。不足供一歲之口食。儻遇旱虐。必至饑饉。夫有田必須有水。有水然後有耕穫。有耕穫然後上以完國課。下以資民生。則因土宜而謀水利。最爲要著。如田鄰溪河。則可車水潤田。居山谷。則恃泉源流濟。至於平原曠野。不近溪河。又無泉源。一遇亢旱。目睹廢業。則鑿井開池。以爲防旱之計。是亦補救之一策也。當此三冬農隙之時。於各田會聚之區。開一小池。池分各圳。以通各田。又於每田相度土宜。一丘鑿井一口。豫蓄水源。若遇夏秋亢旱。則將此各井之水。通力運入池內。使之分流各圳。以爲灌溉各田之用。卽云難比甘霖。得霑普徧之澤。亦可暫救數日。以俟雷雨之敷。此乃本都院一片婆心。爲爾等豫籌捍災之至意。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村落耕農人等知悉。際此三冬農隙之候。務要於各田會聚之區。通力合作。開一小池。池分各圳。以通各田。又於每田相度土宜。一丘鑿井一口。豫蓄水源。以爲來歲不時之需。其開池鑿井用費。各田主出給口糧。各田戶出工力作。毋得故違。偷安懶惰。自貽伊戚。

勸諭招商販米平糶示

爲勸諭購米於價賤之區。平糶於價貴之地。梓桑被惠。貨本仍贏事。照得江蘇地方連遭水旱。去年雖稍獲有秋。而粒食猶艱。窮民尙多枵腹。本都院甫值下車。目睹城市之中途。有餓殍。其鄉村溝瀆。恐或不免。叨在封疆。寢食爲之俱廢。查從來救荒之策。莫如購米平糶。而欲望平糶。莫如米艘連艫。江南素稱殷庶。

自紳衿大家。以及里巷富室。豈乏好義樂施之人。但有餘之名一著。派捐之累堪虞。或郡邑稱貸。或監司誅求。拒則招尤。應則傾橐。是爲善以賈禍也。本都院飲冰固矢。拔薤亦嚴。今而後察吏誠民。自當仰體聖天子眷顧東南至意。擇殷剝削之害。庶其有瘳乎。夫富名可居。好善亦易。目下惟有湊貲販米。載歸散糶一法。可以濟緩急。而通有無。各屬有司。亟宜實心鼓勵。俾紳民見義必爲。乘此春融冰渙之時。各出貲本。前赴江楚產米處。所購運來南。照依時值發糶。或量爲酌減。源源不竭。務使米日多而價漸平。窮民藉以得活。陰功莫大焉。況貿易別貨。每過一關。按額納稅之外。陋規不少。若購米救荒。本都院見在咨明彼省督撫。曉諭平價糶賣。毋許遏糶高擡。并卽照會各關。止收正稅。耗羨悉蠲。於是驗照揚帆。毫無阻滯。所費旣省。獲利自多。爾商民亦何憚而裹足也。合就出示勸諭。爲此通曉該屬官吏紳衿商民人等知悉。凡富室大戶。互相勸勉。各出資本。先赴地方官報名。申請本都院給發護牌。前赴江楚採買口糧。如遇關津隘口。費照驗放。運回之日。發糶賣下銀錢。陸續購運。將見麥秋未屆之前。糶糶小民。無慮青黃不接。惠洽桑梓。澤綿子孫。一轉移而數善備矣。本都院軫念飢黎。拭目盛舉。早一日則醫桑受一日之惠。毋得觀望遲延。有負諄諄勸勉至意。如有地棍奸胥。從中阻撓。或藉端勒索。一經察出。定卽嚴擊重處不貸。

正誼堂續集卷之三

序一

諸葛武侯文集序

自三代以下。聖學失傳。雖有奇傑之士。不過隨世以就功名。而於聖賢治心經世之道。概乎其未有聞也。諸葛武侯應先主之聘。出扶漢鼎。託孤寄命。討賊出師。雖功業未究。而舉動光明。大節偉然。三代以下。不多見也。武侯之學。其淵源所自。不可考。然觀其言曰。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此聖賢治心經世大本領。武侯蓋得之矣。故能不爲物欲所搖奪。而有以養其精明之識。剛大之氣。經綸事業。皆從此出。方其躬耕南陽。抱膝長嘯。優游草廬間。若將終身。一旦感三顧之遇。遂許馳驅。永安受遺。不負顧託。是莘野之阿衡也。平定蜀漢。經略中原。制陣行師。隨機應變。是鷹揚之尙父也。開誠布公。集思廣益。而鞠躬盡瘁。不計成敗利鈍。則周公虛懷下士之衷。而孔孟分別義利之大旨也。程子以爲武侯近王佐之才。又以爲有儒者氣象。豈不信哉。至其經事綜物。立法施度。史氏之所贊。與後世所震而稱之者。皆其設施運用之迹。而未睹其本領之所存也。吾以爲三代而下。若武侯者。其於聖賢治心經世之道。亦庶幾矣。世遠書亡。欲睹其全而不可得。陳壽志載其書目二十四。自開府作牧以下。當是武侯經濟大略。今已無存。獨世

所傳心書。以爲武侯作。而陳壽書目不載。然按五十章中。略於將兵。而詳於將將。本於自勉。而歸於和人。詞旨正大嚴密。軼孫武。司馬之上。謂非武侯所著不可。若其表疏書教。見於史策者。雖片言斷簡。而公誠之心。形於文墨。其陣法之變化占驗。制器之神工異巧。皆有實用。亦窮理格物者所當考。余故採而輯之。使學者讀其書。論其世。而景仰其人。不徒作三代以下人物也。

陸宣公文集序

古之君子。抱經濟之宏略。不幸志不得行。而忠言讜論。欲以壯國勢。而格君心者。足爲當時之藥石。萬世之龜鑑。此非才無以充其志。而非學無以正其才。吾於唐得陸宣公焉。公之志存忠愛。而才優經濟。人知之。而其學一本於聖賢正誼明道之旨者。人未必知也。宋蘇軾進公奏議。稱其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疏。夫智哉。留侯。善藏其用。公自翰林至爲相。直節勁氣。無所避忌。烏在其用智也。至於賈誼。辨則辨矣。然其指畫形勢。多出於利害之私。而公之告君者。獨惓惓於天命人心之去留。忠邪義利進退消長之際。今讀賈生之文。雄偉可喜。猶雜以策士縱橫之餘習。而公之文。周詳委曲。惻怛懇摯。洞悉情事。而愜適人心。故草詔之下。能使將士讀之流涕奮發。而猜忌如德宗。猶能聽納。以收其益。蓋感人以誠。而不在於辨。又豈但其術不疏而已。然則蘇氏之論公者。公固未必許爲知己也。公之言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蓋其自信之篤如此。方其從幸播遷時。天子倚仗如左右手。公之行其所學也。易及乎平定之後。見忌於竇參。取嫉於裴延齡輩。德宗事事疑公。與之相左。公之行其所學也。難。而公審諤之誠。初終

不少變。非有得於聖賢正誼明道之學者不能也。大學戒專利而歸於用小人。德宗以小人爲腹心。而疑君子如仇敵。小人言利有以中之也。公隨時隨事。陳善閉邪。其大旨在乎散財得民。遠小人而信君子。此大學之旨。而孔曾思孟之傳所不能外。讀公之文而不能推公之學。豈知公者哉。公之志不得大行於時。而其生平所學。斷不少負。固不在於君之用不用也。余故選公之集而刻之。因本其所學。以告世之讀公之文者。

柳文序

唐世文章稱韓柳。柳非韓匹也。韓於書無所不讀。於道見其大原。故其文醇而肆。柳自言其爲文。以爲本之易。詩書禮春秋。參之穀梁國語孟荀莊老離騷太史。其生平所讀書。止爲作文用耳。故韓文無一字陳言。而柳文多有摹擬之迹。是豈才不及韓哉。其見道不如故也。然李樸有言。柳醇正不如韓。而氣格雄絕。亦韓所不及。吾嘗論韓文如大將指揮。堂堂正正。而分合變化不可端倪。柳則偏裨銳師。驍勇突擊。囊沙背水。出奇制勝。而刁斗仍自森嚴。韓如五嶽四瀆。奠乾坤而涵萬類。柳則峨眉天姥。孤峯矗雲。飛流噴雪。雖無生物之功。自是宇宙間洞天福地。其並稱千古。豈虛也哉。雖然。柳子所工者文也。余所執以繩柳子文者道也。謂柳子毫無見於道。固不可。然道有離合。豈可因其文之工而掩之乎。擇之約。論之嚴。不爲柳子恕。而後可以見柳子。

韓魏公文集序

宋時稱四傑。韓、范、富、歐陽。而韓冠其首。蓋讀公家傳。表奏制策諸篇。而知公之立大功。成大名者。非無本而能然也。余嘗謂立功之難。難於有識。有量。有膽。有才。四者公殆兼之。公歷事三朝。輔相十載。其間任三司。擢諫垣。出鎮邊陲。入參樞密。經綸事業。難更僕數。方公爲樞密時。皇嗣未立。卽請置內學。教宗子。及公秉政。又論建儲立本。繫天下心。而英宗卒踐大祚。逮至兩宮危疑。款曲調護。進對慈壽之語。同列皆爲之寒心。投杖入見。曾公以下皆汗流浹背。此豈尋常所及者。而公之德量過人。抑又難也。公嘗言。始學行已。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污。及其成德。有所容受。亦爲無害。是以平日與人。和易絕無私嫌芥蒂。明足以照小人之欺。受之而不形於色。在政府時。每議事。有至厲聲相攻不可解者。公概置不問。俟其氣定。徐一言可否之。歐公性嘗褊。輒自歎曰。蔡百歐陽。修不足望韓公。而孫元規亦自訴於公曰。沔真小人。相公知沔。沔不知相公。其見服於人如此。公又謂成大事在膽。生平未嘗以許人。往往自許也。觀其孤忠仗節。一遇大事。輒以死自處。公惟有識。有量。有膽。而才乃大。毅然報國之忠。直哉匪躬之節。弘勳峻烈。凌轢一時。其所蘊蓄。有由然也。今讀公所爲文。悃悃款款。鞠躬盡瘁。閱五十載。如一日。公生平惟一本於誠。經濟文章。出之有餘裕矣。

三蘇文序

朱子曰。李泰伯文字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老蘇父子自戰國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此言極得蘇氏之病。然盱江之文。傳之者少。而三蘇文章。不惟傾動一時。至今學者家習而戶誦之。蓋正

大之旨難入而巧辨之詞易好也。且以其便於舉業而愛習蘇氏。尤勝於韓柳歐曾。及其習焉既久。與之俱移。不覺權術之用。生於心而形於文字。莫有知其弊者。朱子自謂老蘇文字初亦喜看。後覺自家意思都不正當。以此知人不可讀此等文字。夫文字愈工。議論愈快。其移人愈速。朱子尙覺其如是。況學者乎。苟惟蘇氏之文是習。其不至爲心術之壞也幾希。余選三蘇文。老泉聊存一二。東坡子由亦擇其醇正者錄之。其多從小處起議論者不錄。知道之士必能識予去取之深意也。

張橫渠先生集序

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道相承。爲萬世立極。而子思孟子從而發明之。斯道始大著。孟子沒而微言絕。歷千餘載。能毅然以斯道自任。無所師承。而刻苦自礪。以底於成者。惟橫渠張先生。先生著西銘。正宗經學諸書。呂與叔撰行狀。以爲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明道亦言西銘道理。孟子以後無人及此。是豈虛稱也哉。閒嘗竊讀先生之書。其高極乎乾父坤母之大。而實不離乎吾體吾性之常。其詣必造於窮神知化之妙。而實不外乎存心養性之功。其旨歸在乎有無合一而動靜虛實之幾。灼然不爽。其致用務爲化裁。推行以盡利。而隱微幽獨之際。防之不稍懈。其學之正且大。爲何如哉。後之儒者。或桎於見聞之狹。或驚爲高遠之論。其於道何有。余故編輯是集。以破庸淺之見。以祛習俗之陋。俾學者有所操持存養。以趨向於本原之地。而因以自盡其心。雖然。未易言也。張子之於道。蓋自謂俯讀仰思。求之六經。而後得。今學者於六經孔孟之言。不日浸灌於胷中。而驟而語之。未有不河漢其言者。

且無張子畫爲宵得、息養、瞬存工夫，亦無以識其用意之所存。余固非知道者，然不敢謂無志於盡心之學。略附管見於正蒙，餘俟同志君子共爲討論，深造而有得焉，是亦張子之志而已矣。

朱子文集序

自鄒魯而後，天下言道德學問之所出者，曰濂洛關閩。然集羣聖之大成者孔子，而集諸儒之大成者惟朱子。士生千載下，欲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上，苟窮之不得其術，探之不見其原，守之不知所宗，而欲自命爲學，是非不謬於聖人，蓋亦難矣。歷觀古之君子，必有道有德，而後其成已成物爲有據，成已成物無憾，而後其文章爲足貴。此理之不易者也。惟是人之所學不同，而其所言亦異，得於身者，或無以及於人，顯著於一時者，或不足以垂教於萬世。此讀書論世者所以每恨全德之難，況本正心誠意之實學，肩前聖後賢之重寄，一一發明而折衷之，豈易言哉！文公興教自閩，值宋中葉，其道雖未大行於天下，而著書立說，昭示來茲，俾學者有所循以入聖人之道，其功不在孔子下。我皇上崇文重道，表章大儒，爲天下式，親製訓言，警飭士子，亦既煌煌諄命之矣。願茲閩疆爲先賢闕里，其遺風流澤，必幸有存者，不佞謬膺簡命，忝撫名邦，又況髻鬣訓行，服習有素，固知舍此而外，不足以言學也。公所著書，品目繁多，簡帙浩大，謹先輯其文之至精至粹者若干卷，以資講誦。蓋欲學者專務其心志，以約求其旨趣，則知學之有本，不爲見異而遷，因以循其先後本末之序，致其操存涵養之功，而歸乎仁義中正之域，則正心誠意之學，亦莫不畢具乎此，而朱子之道得矣。朱子之道得，則近而濂洛，遠而鄒魯，其道將無乎不得，於以仰答聖天子

械樸作人之盛。其在斯乎。自非然者。求之不得其宗。學之不知其要。雖日誦法乎聖人之道。而茫乎無畔岸之可尋。浩乎無津涯之可指。而陽儒陰釋之徒。又徇爲異說。以燭亂之。其不至迷惑鋼蔽。載胥及溺者。幾何。余所以急爲編輯。欲使學者從事於此。以得朱子之指歸也。是爲序。

張南軒文集序

道之在天下也。有一二人開之於先。而統系相承。遂有知所向往。以成其學者。固其人之克自振拔。亦良師友與有力焉。自鄒魯既遠。聖學不明。異端浸熾。至宋伊洛夫子出。始得其宗於數千載之下。相與講心性之微。嚴義利之辨。而陷溺已深。信從者寡。高者競尙穎悟。而其卑者。則不過掇拾詞章。以弋取富貴。習俗移人。賢者不免。蓋當其爲學時。而本原早已非矣。南軒先生爲忠獻公嗣子。幼習庭訓。已得忠孝傳家之旨。及長。師事五峯。慨然以聖賢自期。其平日之講究心性者。蓋深契乎伊洛之遺言。而其所得力。則尤在辨析義利。不使有毫釐之差。故胷次灑然。光明坦易。至於入侍經幄。出典名藩。無非本此而措之。蓋有古大儒純臣之風焉。其與考亭夫子志同道合。往來切磋。舉凡天道之精深。聖言之奧妙。德業之進修。行藏之大義。無不有以共悉其源流。而一歸於正大。朱子嘗極稱之。以爲天資甚高。聞道甚早。其學問日新無窮。其議論出人意表。此亦可以知先生矣。夫以先生之克自振拔。而又得良師友如是。使天假之年。則其作爲文章。播諸事業者。詎可易量。而享壽不永。惜夫。今其書具在。予懼傳之不廣也。因爲校選付梓。俾後之讀先生之書者。曉然於義利之分。而嚴辨於幾微之間。以不迷於所往。斯道之傳。實嘉賴之。

呂東萊文集序

東萊呂氏所稱宋文獻舊家也。自四世祖原明先生嘗從伊川程子遊。因以儒學名於世。蓋淵源授受。累代相承。其所觀感者深矣。道之絕續顯晦。賴有志之士擔當負荷於其間。使非德宇寬洪。器量闕廓。任重道遠。不以造次顛沛而少衰者。曷足以與於斯哉。惟先生恬淡寡欲。刻責奮厲。稟之既厚。而所養益深。取之既博。而所就益粹。學以關洛爲宗。而充其所得。不見涯涘。朱子謂以一身備四氣之和。一心涵千古之祕。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是可得先生之大概矣。予嘗慨俗學拘於氣質。汨於勢利。其居恆因循苟且。不能自克。是以頹惰縱恣。迄於無成。史稱先生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先生亦嘗示人。爲學必須於氣稟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疏通。顧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終難得力。又嘗與南軒書曰。從前病痛。良以嗜欲蠱薄。故卻欠克治。經歷之功。思慮稍少。故卻欠操存。激定之力。此其講磨深至。痛省力懲。勇於自克。爲何如者。要惟是立志既堅。不爲血氣所使。是以邁往直前。日新月異。卽至臥病三載。而左圖右書。析疑辨難。未嘗晷刻去諸懷也。嗚呼。先生篤志力行如此。而又嘗抑然自下。樂取諸人。以視金谿永康永嘉諸子。徒以聰明才智尙人。而終墮於老釋。溺於功利者。相去奚啻霄壤哉。使先生克壽。其引掖後進。傳道來茲者。考亭當不得獨當其盛。而先生甫逾強仕。溘焉長逝矣。茲哀集先生所爲文凡四卷。付之梓。而因綴其語於簡端。

陳北溪文集序

道之顯著於天下也。賴有師傅以昌明之。良友以輔翼之。更須循序漸進。朝夕研窮。於以探心法之淵源。究性學之奧蹟。靡不豁然貫通。而後矢之於口。筆之於書。無非日用平常之理。直如布帛菽粟之不可或缺。令後之覽者。一遇目而即知。聖賢源派。不爲異學所淆汨。豈非吾道之光。而學士之幸歟。北溪陳先生賦姿瀟灑。穎悟過人。自少卽高自期許。不同流俗。嗣得考亭夫子所編近思錄讀之。確然深信而不疑。第以無由親炙爲憾。閱十年。而考亭夫子出守其鄉。遂錄自警詩以贄。殊恨相見之晚。因訓以凡閱義理。必須尋究根源。先生日求其所未至。而於下學上達之序。人心道心之微。莫不從其根柢而辨之詳。講之審。朱子嘗稱其善問。而以吾道得人爲喜。是以學日進而道益明。闡明正學。排斥異端。著有道學體統等篇。似道似學二辨。不可謂非見道之切。衛道之嚴。而克自振拔者矣。無如功不及竟。而齋志以歿。然道以人傳。人以學顯。先生爲朱門高弟。誨人不倦。隨口授書。如字義。四書口義。禮詩女學諸書。以及筠谷。濼口所聞。尤爲深切著明。其書具在。足爲後學津梁。慮其傳之不廣。茲復輯往來書問。并記序銘贊等文。刊成一集。俾後之讀者。知先生之所學。皆由切實致功。尋求根柢而出。學者苟循是以探索原本。由濂洛關閩之遺言。上追古帝王危微精一之旨。不難直接薪傳矣。又何有道之不明。而學之不正哉。是爲序。

文文山集序

天地有剛大之氣。炳之爲日月。奮之爲雷霆。峙之爲山嶽。流之爲河海。其在人。發之爲文章。矢之爲節義。一而已矣。夫人於天地並列而稱三才者。惟其能全是氣也。孟子所謂養之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文章

節義皆由此出。非豪傑之士。其孰能之。宋丞相信國文公。遭罹末造。出師勤王。崎嶇山海。及祚移身。執事不可爲。從容伏鎗。以顯國家三百年養士之報。其節義懷懷。垂宇宙間。嗚呼偉矣。乃讀其文章。光明俊偉。磅礴敷暢。如日之爲照。而雷霆之爲威也。山嶽之爲高。而河海之爲潤也。蓋自寶祐四年大廷對策時。極陳法天不息之學。理宗親擢第一。識者已爲朝廷賀得人。至其不幸幽囚四載。丹心碧血。形於文墨。觀者無不流涕而悲痛。正氣一歌。足以扶綱常而立人極。千古文章。孰大於是。士當優游平世。弄翰揮毫。率爲柔情媚態。取悅耳目。譬如時花美卉。轉眼都隨風飄蕩。無復存者。其文如是。則其爲人必依阿淪忍。苟且取容。遇小利害。鮮不喪其所守。而況能臨大節而不可奪乎哉。先生之文。非孔孟程朱之旨不談。非忠孝仁義之言不道。蓋文章與節義相輔而行。所謂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微先生其誰與歸。讀其書。想其人。亦可以興起於百世之下矣。是爲序。

謝疊山集序

自古不二心之臣。甘心餓死而不悔者。於商得二人焉。曰伯夷。叔齊。於漢得一人焉。曰龔勝。并有宋謝先生。疊山而四焉。夷。齊。世遠莫考。獨傳叩馬之諫。與采薇之歌。龔勝。漢藝文志亦無傳。然則孤忠大節。足以廉頑立懦者。並不必以文著也。而況先生忠義之發越。文章之超卓。又可法而可傳哉。先生登寶祐間進士。對策卽極攻董槐。校文江東。發策又歷詆似道。當是委質之初。架閣之微。非有兵革艱大之委。臺諫糾刺之權。天下事宜。若可以謝其責者。而先生獨以天下爲己憂。憤權奸誤國。痛詆時政。至遭鑄秩貶謫。而

不辭。豈非正直之操。出於天性者乎。及宋社旣墟。乃扶老母。變姓名。逋播閩嶠。賣卜建陽。恍然梅福之於炎劉。淵明之於司馬也。觀其上程御史書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吁。其志亦可悲矣。至太夫人考終。先生久已得死所。彼魏參政者。尙以爲摩霄之鶴。可繫以樊籠耶。先生精於易數。以天時人事。決宋之亡於二十年之前。而驗於二十年之後。而先生之死。決於信州不守之時。而成於執拘投北之日。孔子之稱夷齊也。曰。求仁而得仁。如先生又曷愧哉。先生與文山爲同年進士。文山魁多士。先生亦爲二甲第一名。卒之後。先殉節於科名。爲有光矣。先生文集若干卷。皆高邁奇絕。忠義之氣。溢於言表。予訪得善本。命諸生校而刻之。後之覽者。尙其興起於斯文。

羅整庵困知記序

有明成弘以後。言學者日多。而見道反不明。何也。當時盛名所屬者。聰明材辨。皆足以自雄一世。彼其抱負。豈不以爲孔孟之道。得我而傳。程朱猶可擬議。然其弊也。屏絕思慮。以爲力制其外。而實無得於中。簸弄神奇。以爲已得於中。而實隔絕於外。此任道諸公所以懼而廓清之不遺餘力也。時則有羅整庵先生。痛排釋老。力扶正學。齒髮甫壯時。亦嘗馳縱於釋氏。探討其旨歸。苟非識見超拔。出汨沒而師聖賢。鮮不爲彼之所誘而去者。先生乃一返諸程朱。鑽研體究。隨所尋繹。輒書於篇。是困知記之所爲作也。其於邪正之幾。是非之介。析之精於毫髮。晚歲用功愈堅。自知愈審。推先生之心。邪正不並存。是非不兩立。有盡心知性之辨。而後明心見性之說。不得亂於儒宗。有格物致知之功。而後凌虛駕空之弊。不至貽誤後學。

迄於今。誦讀遺編。猶見巖巖之概。後之屏絕思慮。簸弄神奇者。寧不知所自返耶。前代碩儒。巍然在西江者。餘干則胡敬齋。泰和則先生。萬歷時。敬齋固已從祀廟庭。先生之書。僅傳於世。而表章闕然。著極必通。其將有待乎。茲記原分六卷。略爲刪其重複。擇其精醇。得卷有四。竊不自揣。序以梓之。

魏莊渠集序

古人學問。只是理會此身。踐形惟肖。擔負許多道理。迨其後德業有成。而拄天踏地。障川迴瀾。千載之統緒歸之。卽當時後世之學者。莫不賴之。有明三百年間。真儒輩出。若崑山莊渠魏先生。其殆稱醇乎其醇者歟。先生幼穎敏。讀書數行俱下。然絕不有其聰明。蓋樸訥簡重。言動以禮。又其性成也。釋褐後。歷任郎署。不逾時。卽移疾家居。講明正學。先生真見得許多道理。與世之一切閒物事。都無交涉。而直以此身擔負之意。念固已深遠矣。未幾。詔起田間。兩膺學使。其在百粵也。毀淫祠。闢異端。興學校。育人材。規條井井。及在中州時。亦復如之。嗣進秩棘寺。遷轉司成。兼經筵講官。俄復改太常。守禮秉義。毫不與俗浮沈。然而所至多窒。慨然動賦歸之思。蓋先生以倡明斯道爲己任。不得行其志於天下。則當廣其教於吾徒。故一時學士大夫。質疑問難。慕道而來者。先生皆接引不倦。警覺而提撕之。且復力砥頹波。距邪崇正。於象山則辨其學未近道。於慈湖則責其逆天侮聖。拔本塞源。凡衛之之嚴。無非信之之篤。而語其得力。要在理會此身。毅然以聖賢爲必可爲。而且與天下共爲之。先生不云乎。人真有希聖希賢之志。則其日用所學。決須下希聖希賢工夫。若乃交無益之友。觀無益之書。談無益之言。作無益之事。不惟不暇爲。亦且不屑。

爲。至哉言乎。後之學者。慎其無益。以務求其有益。夫乃與學問之途。一身之內。善理會者也。抑先生又謂。經師易遇。人師難遭。今讀先生之文者。尙其奮然興起。亟思所以師先生也夫。

正誼堂續集卷之四

序二

易經提要序

大易者。聖人寡過之書也。彌綸天地。包蘊古今。其用著於卦爻。而其情蘊於河洛。自河洛之理不明。而卦爻之義遂晦。割裂穿鑿。以爲應世之資。欲求寡過。烏可得哉。余自通籍以來。宦遊四方。思得窮經之儒。與之參究義文。周孔真義。而竟寥寥。丁亥夏。奉命來撫八閩。廣求稽古力行之士。相與切磋。以裨風教。諸公多爲余言。漳有隱君子詹明章。峨士者。聞修獨行之士也。余不啻心慕。令郡守物色之。詹子年已八十。精神健旺。不遠千里。惠然肯來。觀其辭貌。懍懍德讓。居然有道君子也。叩其所學。出大易通義。洛範啓要諸書。詳考其說。蓋精湛於河洛之學者。又有易經提要一書。河東衛爾錫先生已爲序而傳之。所謂天地陰陽之文。無少差謬。先後正變之旨。觸處洞然。反之於經。既有定據。揆之於理。當無復加。旣已得其旨要矣。乃詹子未敢自信。而又質於余。余方思寡過未能。何足以言易哉。嘗聞沈元用問尹和靖。程子易傳何處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是切要處。後來朱子舉似延平先生。延平曰。尹說固好。然須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今詹子於河圖洛書。條晰極其分明。使人無纖芥之疑。於先

後天卦爻發揮又極精確而始爲提要一書以授學者則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詹子當必有以得之矣。詹子遜世無悶而立言自不可廢。雖未有知於今日必有知於後世。余每嘉詹子之好學不倦老而益篤。有相識恨晚之歎。因序之以廣其傳。

張錫祉春秋觀聚序

春秋一經也。而緯以五傳。諸家疏義不可勝紀。顧朱子謂此經簡奧。立說雖易而貫通爲難。以故平日不敢措意其間。且有假年願學之思焉。不其慎哉。先聖曰。吾志在春秋。又曰。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其所以明王者之大法。垂萬世之大經者。至矣。特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錯文見義。在左氏則發傳之體三。爲例之情五。左氏以下。抑復支分派別焉。杜元凱言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又令學者觀其聚。豈非貫通之爲難歟。蓋自左國公穀。以及胡傳。彼此聚訟。互有異同。於是後之訓詁箋釋者。意見紛歧。穿鑿傳會。不一而足。彼讀經無識。得一說不能不移於他說。而務彼說又難割愛於此說。積千萬之散錢。無索以貫之。幾何不委擲於地。莫可收拾也。是故貫之者所以聚之。而能觀其所聚。則未有不貫之者。夫經學在當理。而作傳以通經。聖人之宗旨。殆有在也。若聚訟紛爭。廢興由於好惡。徒執成見。而無當於聖人之宗旨。其可乎哉。況膚淺末流。背經反傳。曾何足觀。先儒之於春秋。假年而切願學。良有以也。吳門張生錫祉。窮經有得。其於左氏之內外傳。公穀。胡氏之異同。解疑釋滯。較若列眉。又或詳或略。毋缺毋濫。大異乎操戈入室以從事者。標之曰春秋觀聚。取諸杜氏觀其所聚意也。然非貫而通之。

何以能聚。子朱子所謂貫通爲難者。其將不難於張氏子乎。夫表章六籍。儒者責也。書輯成。請序於余。余喜其能明先王之道。大有裨於來茲。爰述其意如此。

濂洛關閩書序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爲君爲相。孔曾思孟周程張朱之爲師爲儒。一也。一者何。曰道也。堯之授舜。止於允執其中者。道惟一中也。舜之授禹。推之曰惟危。惟微。惟精。惟一者。聖凡之相去。善惡之分途。直判其機以相示。亦道之不容有二也。自是道行於上。爲三代之盛治。道行於下。爲鄒魯之真傳。猗歟盛哉。然而孔孟沒。微言絕。自秦以迄漢唐。茫茫墜緒。綿延如綫。蓋亦盈虛消息之理固然歟。宋興而周子崛起南服。二程子倡道伊洛之間。張子篤志力行。關中學者與洛人並。迨至朱子講學閩中。集諸儒之成。而其傳益廣。於是世之言學者。未有不溯統於濂洛關閩。而以爲鄒魯之道在是。卽唐虞三代之道在是也。夫四氏出而聖道日新。六經四書。闡發無遺蘊。有志者不學則已。學則必由先儒之說。以求先聖之指歸。宜無不得常者。大非若秦漢時。榛蕪蔽塞。罔所適從矣。顧學者非不日誦先聖先儒之書。乃欲求一言一行之幾於道而不可得。抑獨何歟。程子之言曰。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佛老之虛無。朱子又曰。聖人教人。非使人掇緝語言。造作文辭。爲科名爵祿之計。今之人。不蹈此弊者。蓋鮮矣。夫刑名功利。訓詁詞章之習。固非學者所宜務。而執主靜良知之說者。希心頓悟。終不能不折而入於禪。先儒之垂戒尤彰彰也。先儒書具在。學者心驗而身體之。於周子可以會一理之通。而振俗學之卑陋。於張子可以窮萬物之故。而識

體性所自來。於程子朱子可以得主敬窮理。下學上達之功。而不爲詖淫邪遁所淆惑。故先聖之蘊。表章光大於先儒者。至爲明曉而詳盡。吾人生聖道日新之後。得開雙牘之耳目。拓膠擾之心思。其幸也大矣。乃或拘於習染。養之無以全其性。充之不能盡其才。而又遺棄事物。脫略章句。陽儒陰釋。以亂其真。徒爲先聖先儒之罪人。豈不惜哉。雖然。道未嘗一日不在人心也。而其顯晦絕續之幾。所賴仔肩斯道者。卓然挺拔。不囿時趨。毋狹小以徼近名。毋過高以希速化。堅自信而實用其功。周程張朱。耳提面命。如在几席。夫然後得鄒魯之所以傳心者。上溯乎唐虞二代。蓋道無不一也已。我皇上崇儒重道。又命儒臣纂修各書。以垂教萬世。洵所謂治臻堯舜。學並孔孟者。至鄉會命題。尤重性理。使四氏之書。直與孔會思孟同不朽焉。茲叨撫九閩。承流宣化。實有未逮。惟是先儒遺書服膺已久。爰出平日所詮解者。令書院諸生互相參酌。仍付柳生椿。陳生紹濂彙訂。雖妄意編輯。自知無當。亦以俟知道君子。略其僭踰之罪。進而教之也。因書以爲序。

小學集解序

古者有大學小學之制。而未有其書。太學書傳自孔門立三綱領八條目。約二帝三王教人之旨。以垂訓。程子以爲入德之門是也。然小學尙未有書。或有其書而亡之。學者不能無憾。於是朱子集聖經賢傳。及三代以來之嘉言善行。作小學書。合內外二篇。三百八十五章。以立教。明倫。敬身。稽古爲綱。以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心術威儀衣服飲食爲目。使夫入大學者必先由是而學焉。所謂做人底樣子是也。學者

不讀大學之書。無以得其規模之大。而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爲大學之基本。二書實相表裏。不可缺一。自世俗迫求近功。弟子當垂髫時。卽習舉業。小學一書。遂塵封高閣矣。我皇上崇尚正學。特賜頒行海內。而淺識者又第以爲課試作論之資。坊間刻本。亡慮數十種。纂註標題。未免苟爲試論剽竊之地。而鮮有敷暢尋繹其文義之微。與其教人親切之意。引學者以躬行而力踐之者。如此。則何貴乎朱子之輯是書。更何以仰副詔旨。頒行期望始學之至意乎。夫朱子之爲是書也。規模節目。無所不備。蓋卽一篇之中。而每章每句。皆有義理次第。每見註家於引四書之下。輒註之曰。已見論語。已見孟子。不知孔孟之言。編入小學。則爲小學之義理次第。雖意無殊歸。而語各有當。何疏略若此也。至若小學大旨。前賢論之頗詳。余括其要而言之。不離乎敬之一字。必也於內外二篇。三百八十五章。看得敬字義理次第分明。體之於身而實踐之。無不各有當然不易之則。修之則吉。悖之則凶。然後有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大學之基本以立。苟不能敬。而存心處事。待人接物。有與此書相背違者。則已失卻做人底樣子。而欲求入德之門。譬猶人之形體。尙不能全。而欲肩重大之任。以經營四方也。有是理哉。余故集諸家註釋善本而融會之。以成是編。且爲之掇其大旨。以弁之於首。俾學者知是書爲成就德業之要。勿徒視爲應試之資已也。

朱子學的序

自考亭朱子倡明絕學。由周張二程。上溯孔孟。迄明憲宗之世。二百餘年。當其時。金谿之說未熾也。而文

莊邱氏、依做論語二十篇、采朱子之言、次爲學的、以爲吾道之體要、聖學之統宗、下學上達之旨、天德王道之全、靡不兼收條貫、會歸於斯集、蓋文莊之所纂輯、卽文莊之所得力者、故能深切著明若此也、迨金谿之學盛、姚江、新會、並起爭衡、羣言淆亂、莫知所宗、學者罕能窺於道德之要、又豐蔀以制科之帖括、煥亂以剽竊之詞章、然後朱子之學日以益晦、嗚呼、其不達於聖人之的、後之學者宜其蔽歟、夫欲工於射而閉其目、雖羿、蒙、不能發一矢、欲入其室而憊其途、雖回、賜、不能有所就、今使學者省括於度、以從事於是編、精於思而不惑、純於氣而不亂、其知之明、極之窮神達化、而無所不通、其才之充、推之修齊治平、而無所不合、其道之行、至於化民成俗、綏來動和、而無所不得其當、則朱子之的、亦藉是以轟明、夫朱子之的、固周張二程之的、周張二程之的、固孔曾思孟之的也、朱子集周張二程之言、作近思錄、爲孔曾思孟之階梯、文莊作學的、爲周張二程之階梯、學者誠由此以求周張二程、從近思錄以求孔曾思孟、而造乎聖人之道、猶善射者視厥正鵠、而操弓挾矢、命中於百步之外、吾知其必有合也、是以不辭重鋟、而爲之序。

伊洛淵源續錄序

昔朱子輯伊洛淵源錄、蒼萃程門師弟子授受之際、一言一行、莫不條列備載、其居恆磨礱薰陶、裁抑其過、激厲其不及、或隨其材、或因其時、教者之所以教、與夫學者之所以學、概見於斯矣、自後未百年、而又有天民先覺者出、接引後學、爲之指其門庭、表其梯級、而先後之、於是聖道益明、源流益遠、則是續錄之

所爲作也。夫二程子師濂溪而友張邵，倡道伊洛，一時高第弟子如游楊尹謝數十輩，率能卓然有立，尊聞行知，以不負付託之重。蓋自鄒魯風微，斯文勃興，越千餘年，一盛恐其難爲繼矣。然而引而彌長，擴之乃大，自楊而羅而李，三四傳至晦庵夫子，膺斯道之任，而集羣儒之成，繼往開來，流行浩瀚，無論通都大邑，僻壤窮村，靡不願遊其門，執經請益。當此之時，循循誨誘，無間晨昏，所謂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及夫言行之一致，體用之一源，務使切己尋求，由博歸約，而登斯堂，聞斯旨者，亦皆佩服勿諉，各得其意以去。猗歟盛哉！張南軒嘗曰：道在武彝，信矣。其猶原泉混混之出於深山，迤邐九曲，分爲萬派，播爲百川，合而渾涵，溔瀆於四海中乎？此其爲淵源，詎有盡藏歟？續錄舊本，自有明成化，謝方石先生已彙輯成帙，分爲六卷，然採取未備，至隆慶時，薛公方山復因莆陽宋公初稿，而重編之，名曰考亭淵源錄。顧宋公初稿，雖未及詳定付刻，而編輯頗嚴，如朱子同志之友，自廣漢、金華而外，概不之錄。方山所刻，則於金谿、永康、永嘉悉爲增入，竊恐世之釋其緒綸者，或借吾儒之說，以蓋其佛老之真，或喜浮夸之談，以辨其功利之習，又將何以正之耶？余不揣固陋，參互考訂，爲二十卷，折衷於方石、莆陽二者之間。命陳生紹濂編校授梓，後之學者，庶知大儒間出，其一時師友之所漸漬，及門之所依歸，開悟釋疑，精深廣大，講學極其盛，而衛道極其嚴，析之入秋毫，而放之彌宇宙，所以表章先聖者在此，所以津梁後學者在此，而凡師弟閒磨礪薰陶，激厲裁抑，合之程氏之門，初無異轍焉。或者有當於朱子輯伊洛之意，則是錄真不可以不續，而謝宋二公不又先獲我心哉！因書以爲序。

性理正宗序

人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而太極之理具焉。命之於天。成之於性。性無不同。而氣稟則有清濁之異。智愚賢不肖之分。途於此。古之至人。所以能知性所從出。而復全其天者。必有靜存動察。下學人事之實功。以馴致乎自然。而非徒寂守此虛靈不昧之心。使之凝然不動。俟其一旦豁然省悟。謂可惟吾意之所欲爲。而不顧也。是則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卽性。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殆謂是歟。自孟夫子倡明性善之旨。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學者務在擴充以盡其力。於是乎告子之徒。雖誤認知覺運動爲性。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終不能逞其狂瞽之說。以惑亂天下。孟子之功偉矣。厥後荀楊輩。或云性惡。或云善惡混。邪僻之見。均足以害道。降及漢唐。千有餘年。詞章功利。惑溺沈痼。未有灼見心性之源者。得程張諸子起而闡明之。程子之訓其門人。以謂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命。是知非窮理無以致其功。而張子則云。合氣與虛。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學者必須敬其事。敬固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也。嗚呼。可謂深切著明矣。曷嘗有默坐澁心。可以證道之說哉。不一再傳。而金谿之學熾。甚以爲卽心是理。六經皆我註脚。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空洞無涯之識。而昧然於天理之真。學者樂其簡便而易從也。於是矯誣聖賢。捐棄墳典。逞其擎拳豎拂之餘智。猖狂叫呶。猶自擬於聖人之尊德性。若非紫陽朱子反覆辨難。大聲疾呼。比之爲告子。又直斥之曰禪。其爲正路之荆棘。入門之障蔽。寧有紀極耶。幸而格致誠正。修己治人之道。大明於天下。雖百世守之可也。何又有姚江王

氏祖述金谿。而以朱子之學爲支離影響。倡立致良知之新說。盡變其成規。知其不足以服天下。則又爲晚年定論之書。附會牽合。以墨亂儒。天下之談心學者。靡然響應。皆放佚準繩。不知名教中有何事。至啓禎末年。而世道風俗頹敗極矣。蓋比諸金谿之爲禍。殆有甚焉。嘗見傳習錄。有云。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卽爲義外。嗚呼。此卽六經註脚之唾餘也。卽勿求於心之宗旨也。不知窮理持敬。是以不識心性。惟不識心性。故於默坐。激心時。偶見西來面目。卽驚爲獨得之祕。遂至挾此以凌駕古今。莫之能禦。昔人有云。以學術亂天下。於姚江見之矣。非有特立不回之君子。障其狂瀾。而撲其熾燄。吾道其尙何望乎。余幼讀性理大全一書。見其引據詳贍。亦旣留心潛玩矣。惟是天文地志。律歷兵機。讖緯術數之學。援引甚繁。未免失之駁雜。又其爲書。於儒釋參同語。及縱橫家議論。概有取焉。似乎澤之不精。余不揣固陋。謬爲編輯。刪其繁蕪。補其缺略。尊道統以清其源。述師傳以別其派。凡靜存動察。下學人事之實功。有切於心性者。無不盡其節目次第之詳。於宋則取周程張朱五子之言爲的。於元明則以許薛胡羅四君子繼之。其餘諸子。間有採錄。不敢濫爲摭拾。惟於異學之邪僻。足以惑世誣民。而後之人能抉其樊籬。披其根株者。衛道之功。不可泯爲之三致意焉。是編也。始於辛丑。迄於癸卯。閱三載而後成。名之曰性理正宗。非敢自附於知道。惟自盡其區區向學之志。以遠於荆榛障蔽之歧途。尤願後之學者。循塗守轍。崇實黜虛。不至誤認知覺運動爲性。而默守其虛靈不昧之心。則窮理持敬。下學可以上達。盡性卽以至命。於以上接濂洛關閩之傳。無難焉。此固學術之幸也。亦世道風俗之大幸也夫。

居濟一得序

古人之治河也。治其汎濫橫溢。足爲吾民害者。引之於沮洳窪下之處。徐徐焉趨入於海。而治河之事已畢。蓋其時間曠之地甚多。委而棄之。不與水爭。故得施其疏濬之功。絕無所顧惜。而水亦順性以往。無奔騰衝決之患。今也不然。梁豫青兗淮徐之境。郡縣村落。星列棋布。生齒日繁。桑麻遍野。凡昔人所棄以與水者。盡爲沃壤。民所必爭。水旣無所容蓄。而又爲轉漕必由之要路。不得已而大爲之隄防。跬步之間。紆迴屈曲。使俯就吾之約束。幸而數千里間。不至有尺寸之滲漏矣。又恐其不足以轉漕而濟運。是必民不病水。水爲漕用。而後可以言治。夫以今人之才力。遠不逮古人。乃其遭際之艱難。似有倍於古人者。奈之何不智勇坐困。用力多而成功少也哉。雖然。滄桑變易。自古有之。彼蒼愛民之心。決不忍使數十郡縣無辜之赤子。頻遭昏墊。則所恃以利賴而安全之者。要在人事之補偏救敝。相時度勢。毋拘成格。毋循覆轍。善爲之節宣而已矣。豈宜委諸氣數之適然。漫曰古今人不相及耶。余自庚辰歲奉命效力河工。日夕奔馳於淮揚徐泗數百里之間。考古人之制度。驗今日之情形。源流分合。高下險夷。亦旣悉其大概矣。閱四載。而膺山東治河之命。甫視事。適遇雨潦隄堦。在在漫溢。民田處處淹沒。夙夜殷憂。求所以無負厥職者。越歲。又值亢旱。運河水涸。致廬宸衷。命廣善庫郎中德成格。馳赴封開催漕。並傳諭宜設法蓄水量塘。放船。余與德公恪遵訓旨。體究詳盡。漕運果得無阻。早達神京。此皆聖謨遠照。足爲千古之良法者。余不揣固陋。溯流窮源。力求有益於民生國計。數年以來。越阡度陌。相度經營。兼詢之故老。考之傳記。凡蓄瀉啓

閉之方。宜治宜革。或抑或因。偶有所得。輒筆之於書。以備他日參考。積久成帙。分爲若干卷。取曰。遵是說也。將以補偏救敝。獨任其難。而不愧於古人節宣之義乎。亦聊以自盡其一得之愚云爾。善乎。印川潘公有言曰。時勢可行則行之。不可行則緩之。慎毋使我誤後人。後人更誤後人。此卽余之素志也。抑有說焉。事不久任。權不歸一。則功敗於垂成。如同築舍。前明宋尙書之已事可鑑已。夫以數十郡縣生靈之命。而皆仰藉一人之謀畫。事寧有重大於此者。惟在慎擇其人。假以便宜之柄。使得久於其位。而不爲浮言衆議所搖奪。凡利多而害少者。毅然獨斷行之。無稍顧忌。建非常之原。以貽千百世生民之福。功孰偉焉。若徒汲汲於補苴罅漏。防護壅塞。歲糜國家無窮之帑。徼倖於旦夕之無事。謂可藉手告無罪於古人。適足貽笑後人而已矣。是烏足與言治河之術哉。

漳浦蔡氏家矩序

嘗讀大易家人彖曰。父子兄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未嘗不穆然深思。以爲齊家之道。篤恩義者。必以正倫理爲本。而秩然之分。恆與藹然之情相維繫。昔人所謂閨門之內。肅若朝廷。有取諸此也。夫治國。平天下。實始齊家。故大學釋齊治曰。孝曰弟曰慈。釋治平曰。老老曰長長曰恤孤。卒無出家而成教者。惟是一家之中。分位匪一。欲使親疏厚薄咸得其宜。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苟非得一矩焉。爲之審度衡量其間。則長短廣狹安保無有餘不足之處。此子朱子或問所以深紬繹於斯也。余撫閩時。得士誠多。若漳浦蔡宮聞者。家學淵源所由來者舊矣。居恆讀書窮理。殫心著述。遇事躬行實踐。勇於有爲。雖在諸生。

而其經術閎深。直可補政教所未逮。且復親師取友。虛懷善下。嘗欲然不自安者。其從余游也。閩及吳。凡數載。所持以質正者不一而足。而於齊家之道尤深。有會心焉。蓋當宋紹熙間。朱子官臨漳。興學校。明務化。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相示。蔡氏先世恪守其教。至於今不墜。故宮聞得紹述先業。坐言起行。間爲援引諸儒。參以己見。互相發明。無不脗合。編成一書。爲類二十。有取於大學絜矩之義。名曰蔡氏家矩。夫矩所以爲方。宮聞誠能度長絜短。於是乎神而明之。吾見其斟酌損益。務求情理之當。而得人心之安。上而祖父高曾。下而家人婦子。以至於居鄉居官。舉凡宏綱細目。準之而宜。推之而國而天下。無不肆應。而允協。是直朱子之功臣。又豈僅爲蔡氏一家之矩已哉。余因之有慨矣。世學弗講。禮制日湮。士大夫苟圖溫飽。一切宜家睦族。饗親保子孫之道。蔑若罔聞。因而踰閑蕩檢。刑方破圓。而里巷無識之夫。溺於時趨。轉相倣效。恬然不以爲怪。然則風會之升降。汗隆。非儒生之責而誰責與。勸哉宮聞。尙以其身爲一家。觀法。卽以其教家者而移其治於官。吾知上下四旁均齊方正。無不有各得之分。願也。矩之時義大矣。勸哉宮聞。

盡心錄序

天地之道。有春溫必有秋肅。帝王之治。以德化不廢刑威。故刑之象屬秋。所以懾服斯民。桀驚不馴之氣。而使之懷慄。然不敢以或犯。則肅殺之中。有生長之意寓焉。初非以慘刻之具毒天下也。三代以前。尙德緩刑。有一不善。從而矜恤之。又從而提撕警覺之。卽至情真罪當。猶必別其故誤。嚴其出入。三宥而後制。

刑其載諸經傳者。班班可考。漢唐以後。文網稍密。民生日促。幸有一二慎刑之主。爲之戒深文。釋重辟。幾乎有刑措之風。故能享國悠遠。保世滋大也。後之任刑官者。絕不解此。徒知威福。惟我恣行。臆見擊斷成獄。將欽恤之謂何。甚而請託公行。苞苴不絕。視民命如草芥。任術楊以徇私。迨案成覆勘。則稱冤疊疊。嗚呼。是不特殺人以媚人。而且殺人以肥己矣。尙忍言哉。尙忍言哉。余久欲取古今慎刑諸書。哀集成編。以爲當官者勸。無如案牘紛繁。有願未遂。適金沙李先生持盡心錄一書。欲重梓以行世。而問序於余。不禁喟然歎曰。有是哉。先生之先得我心也。夫刑所以輔德也。德化之所不及。於是乎有強梁頑梗之徒。甘自蹈於法網。庭鞫之下。其情有掩蔽不吐而難以遽信者。非明敏不克以決其疑。有畏刑誣服而不能昭雪者。非精思未足以洗其冤。若夫情僞微曖。變幻百出。歷訊滋累。而連年不結者。更非中正公廉。苦心推勘。無以燭其奸。而得其情也。卽有重大案件。信讞已成。尤須詳加體察。求其生而不得。然後引律例以斷之。方不失仁人君子之克盡迺心者。苟其矜智銜能。逞威馭法。爲一己邀功避罪計。是罔民也。何以爲民父母。書曰。惟明克允。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可不加之意乎。今聖天子在上。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或有身負重辟。猶從寬典。浩蕩之恩。洋溢中外。余承乏江蘇。當斷決之際。恆恐有一不慎。傷及無辜。用是日夜祇懼。求所以惠此生民者而不得。茲閱是錄。益信明察不足於私智。不足尙揆乎情。斷乎理。以詳慎之心。出之。爲平允之政。斯已矣。竊願當官者。日手是編而讀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庶幾刑無不當。法不妄加。於以體聖天子欽恤民命。刑期無刑之至意。雖唐虞二代。曷以加茲。又何春溫之不卽寓於

秋肅中哉。是爲之序。

王學質疑序

自陽明王氏倡爲異學。以僞亂真。援儒入墨。天下學者翕然宗之。於是荒經蔑古。縱欲敗檢。幾至不可收拾。此蓋有氣數存乎其間。非人力所能爲也。然當狂瀾橫溢時。猶賴有覺世憂道之君子。如羅整庵、陳清瀾兩先生。先後繼起。震聳發矇。得以稍稍廓清。顧猶有爲調停兩可之說者。叩之。則曰。學者尊所聞。行所知。遵朱而不闢王可也。何用呶呶焉。逞筆鋒舌劍。效辨士之所爲。嗚呼。是何言也。夫欲入德者之必先屏絕淫聲美色也。夫人而知之也。旣屏絕矣。又必日親正人賢士。受其箴規藥石。磨礱攻錯。日久而後底於成。亦夫人而知之也。今日尊朱而不闢王。是何異欲親正人賢士。而復任淫聲美色之日濡染於耳目之前。謂可以不拒者拒之也。有是理乎。嘗考朱子之學。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循循畏謹。奉前聖之格言。佩前賢之遺矩。終身悚惕於視聽言動。倫物政事之間。若無一息。可以便安者。其爲學固似乎拘苦。然上之可以入聖。次亦不失爲賢人。乃陽明獨敢詆之爲支離影響。別立致良知之說。以爲卽心是理。但求此心之速悟。六經任我驅使。不必循塗守轍。而自合於道。學者旣喜其便捷。而又可以任吾意之所欲爲。於是苟且儂薄之士。憑凌睥睨。得以恣行其胷臆。詆呵聖賢而不顧。滅裂綱維而不畏。沿至百有餘年。而士風不可復問矣。豈當時士大夫盡以朱子之學爲非。而必欲變亂其成法哉。其始不過存一調停兩可之見。不能勇於決擇。久知其不便於己。卒至決然舍去。縱恣自適。其勢不中立。而又轉

移之速如此。甚可懼也。吾烏知夫今之學者。不又承其流而襲其弊也耶。武承張先生。品行卓然。不隨流俗。初出入於王學者。有年。既而翻然自悔。洞徹底裏。著爲質疑一書。以問世。蓋真能勇於決擇者。余一再披閱。不禁喟然歎曰。何其愛道之深。覺世之切也。其大要以朱子之學。紹述程張。而遠宗孔孟。王氏之學。紹述象山。而遠宗告子。就兩家之言。直指其牴牾舛錯之處。其若何附會牽合。而卒相矛盾。率天下爲佛老。日趨於淪胥而不救者。能一一窮其源。而披其根。蓋其心卽羅陳兩先生衛道之心。而抉摘精微。則又有前人所不及道者。學者果能信其言。而熟復玩味。不啻暗室一炬。中天白日。任足所之。而不迷於歧途曲徑。夫豈譁張詭辨。畔道離經之說所能惑溺其心志也哉。是書爲當湖陸稼書先生所極賞。久經敍訂刊行。惜乎學者不得多見。余故重付諸梓。以廣其傳。成先生嘉惠後學之志。并以明余之非敢好辨云。遂書以爲序。

松陽講義序

學者講於聖賢之道。而不切於身心。雖連篇累牘。自識者觀之。徒以佐其徇外爲人之私而已。四子之書。聖賢精蘊之所聚也。其切於人之身心。如布帛菽粟之不可離。一日不得。則飢寒立至。是豈可以不講。而講之。豈可以不切於身心。而僅資爲干祿之具已乎。陸稼書先生。當代真儒也。其生平用功。惟在四書。晝考夕思。如食之充飢。衣之禦寒。所著諸書。擇焉必極其精。語焉必極其詳。海內學者。尊如著蔡矣。其松陽講義一百一十八章。則其宰靈壽時。與諸生講解而彙以成編者也。余嘗患聖學之不明。一在於異學之

空虛。一在於俗學之卑陋。自明季陽儒陰釋之學熾。將孔孟遺言改頭換面。混入西來宗旨。是所謂操戈以入室也。厥後諸公辭而闢之。稍覺廓如。而從事科舉之學者。亦隨聲附和。辨詰紛然。究之。不過尋章摘句。便於取世資。掇科第。按之身心。毫無關切。是又何異於買櫝而還珠乎。先生力挽斯弊。故其與學者講解四書。諄諄懇懇。引而歸於身心。辨別異端。振興俗學。使人知其途之所從往。而力行以求其至。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先生之用心。可謂勤矣。抑余考先生行己師法程朱。凡事一本至誠。自修身正家。以至莅官立朝。動有矩度。一介不取。以貞其操。直道而事。以遂其志。慷慨樹乞糶壟斷之防。泊然守陋巷簞瓢之素。其所守者正。其所見者真。皆出於躬行心得之素。而不爲空言。用能興起人心。扶持正學。視世之連篇累牘。而反以晦聖賢之道者。其相去何如也。則此一百一十八章。雖未足以概四書之全。學者讀而玩之。亦足以鍼膏肓而起痿痹。其於身心之益。豈淺鮮哉。予故序之如此。

冉永光八十壽序

歲丙申之四月。蟬庵冉先生壽介八旬。其姻婭戚友。及諸門弟子。謀所以壽先生者。靡不豔稱盛事。言人。人殊。或曰。文章華國。足爲世珍。先生宜壽。或曰。寄迹東山。嘯傲自適。先生宜壽。或又曰。子孫繩繩。克紹前徽。先生願而樂之。益宜壽。要此譽望之顯崇。襟懷之高寄。後嗣之迭興。固皆壽徵所必及。而獨不可以語先生。蓋先生之壽。不於其年。而於其學也。憶余年未壯。卽耳先生名甚熟。知設教於嵩陽書院。慨然以斯道爲己任。心竊慕之。願猶未得覲面承教也。已而先生翔步天衢。鳴飛翰苑。學日益有名。而德加進。四方

聞風景仰者。咸以不得一近丰采爲憾。時余適備位中垣。因得晨夕過從。考道論心。磋磨砥礪。嘗喟然歎曰。先生之學。程朱之學也。余雖未敢竊附諸賢。顧時時與聞正道。因之日夜刻責。迄今歷仕多年。恪遵聖賢遺訓。朝廷成法。不敢妄爲一事者。皆先生教誨之力也。未幾。先生給假旋里。余以讀禮家居。於戊寅之歲。構請見書院成。遂延先生主持講席。闡儒先之精蘊。闢異路之荆棘。搜羅愈博。研晰愈微。其尊崇正學。啓迪後人。曾不異曩日在嵩陽書院時。蓋先生澤物之功。於是爲大矣。獨恨余一別之後。碌碌風塵。不轉瞬間。幾二十載。學殖日就荒落。志雖盛而氣則衰。回意聚首時期許之深。未嘗不爲之廢書三歎。而先生獨優游鄉井。鍵戶著書。問業請益者以數百計。今且幡然爲八十翁矣。步履如故。矍鑠猶昔。是則先生之所以壽。乃天之嘉惠後學。俾得繼續斯道之傳。而於先生乎有厚望焉。豈僅如世俗云云哉。不寧惟是。彼世之銳意功業。赫然見譽於庸衆人者。何可勝數。而道術無聞。德音不著。雖享遐齡。備厚祿。不旋踵而消歸烏有。而先生乃以不世出之英。發明千百年來聖聖相傳之道。警醒聳聳。霑被來學。正猶日月之常明。星辰之常麗。嵩嶽河海之亙古而不易。是先生之壽。歷之弈禩。而正未有艾也。區區之年。又曷足論乎。余與先生交最深。故信之最篤。敢述生平相與之素。以爲先生壽者如此。若夫揄揚褒美之詞。則固世俗之人。盡能道之。無俟余言之贅矣。

費晉陶六十壽序

歲丙申之七月。費子思任自吳門寓書於余。述其尊人晉陶君今年六十初度。求余一言以爲壽。余維思

任欲以詩文闡揚其親。凡通門夙好。暨姻婭戚族。諒無不爭致華美之詞者。奚俟余之言。且余夙聞君德。望隆偉里。黨奉爲宗師。詒厥孫謀。後昆迭起。凡可以致壽之道。無弗備。又何煩余之言。以爲稱祝。雖然。有說焉。夫人世之修短不可知。而休聲令聞。獨垂不朽者。亦視人子之顯揚其親者何若耳。世不乏赫赫著功業。炳耀耳目間。人之稱其親者。止曰有子若人。克致通顯而已。又或役志詞章。雕鏤精刻。樵英拾華。文日益有名。人之稱其親者。止曰有子若人。才堪著述而已。余度君之所期於思任者。不僅是也。思任負果敏之才。憫俗學之淪胥。異學之沈痼。慨然以大道爲己任。常言周程張朱而外。無正學。許薛胡羅以後。多歧途。卓哉是言。何見道之真也。今其所詣。縱未敢遽謂比隆數君子。顧其立意較然不溺儕俗。將由是日進不已焉。非數君子之書不敢讀。非數君子之行不敢行。晝而講貫。夕而習復。整思密慮。毋怠毋荒。時若數君子者。提撕警覺於前。是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矣。步儒先之堂奧。樹來學之津梁。有子若此人。且以尊崇數君子之親者。畢舉而屬之於君。是則君之壽行。且超絕古今。卓越倫類。與日星河嶽共爭千古。思任思所以壽其親。道無大於此。豈必效世之人。縈情功業。畢力文詞。冀少得名。以爲吾親光寵乎哉。且今者思任擯棄儕俗。不自菲薄。亦卽得之庭訓者多也。克承親志。揚厥休聲。於易之義爲克家。於詩之義爲不匱。書稱掌構。禮重箕裘。皆是物也。吾固知思任之必能體此意。以榮其親。吾又信君之必樂聞是言。而以此余所厚期者。轉而期之思任也。遂不揣固陋。而爲君祝者如此。若夫侈陳美盛。曲意揄揚。則固盡人能道之。不待余言之覲縷矣。

正誼堂續集卷之五

書

與浙江王撫軍

不覲光儀於今二載矣。吳山越水相距非遙。而無緣把晤。時切遐思。啓者。貴治杭嘉湖諸屬。春夏雨澤連綿。奉旨豫爲籌畫。此誠興利除害一大機會也。竊以江浙地勢相爲倚倚。素稱澤國。欲防患者。惟有疏其流而已。敬陳末議。惟年先生採擇焉。夫浙中諸郡之水。半瀉於太湖。達三江以入海。相其形勢。必先治下流入海之門戶。而後上流得安。今婁江松江俱已疏達。獨東江久湮。無從識其故道。弟曾閱一水利書云。松江在太湖正東。婁江在太湖東北。東江在太湖東南。其地俱建有石閘及天妃宮。由是觀之。則東江故道卽今之乍浦無疑。若使乍浦不流通。夏秋之交。霖雨浹旬。諸水暴發。勢必阡陌浸淫。園田沮洳。倒流而旁溢。患不獨在一郡一省也。弟向經過其地。果見有舊閘及天妃宮。第閘址雖存。水道已塞。未知廢於何年。大約常時議者慮近海良田爲鹹水所漬故耳。不知閘之建也。啓閉在人。潮水湧進則急閉之。內河水溢則急啓之。時其蓄瀉。雖有洪波巨濤。自得所歸宿。不復爲害於兩省利莫大焉。何可廢也。年先生旣以憂國愛民爲念。似宜圖其久遠。相度形勢。而更建之。變澤國爲膏腴。爲功豈淺鮮哉。妄述鄙見如此。未知

有當與否。

答貴州劉撫臺

天地間撐持世道之人。原不可多得。老先生學術品行。爲時矩範。聖天子特起東山。寄以節鉞。西南半壁。實藉撐持久矣。弟迂拙之性。自知不合時宜。調吳未及而歲。卽具疏引退。未邀俞允。旣蒙聖眷。不得不勉盡臣職耳。至於平日之一舉一動。非敢求異乎人。第覺事情行到此處。便不得不如此行去。天理人情之正。原有一條。至當不易底理路。不容以己意相參酌。而事後之得失顯晦。更無暇計。然大江南北。賦重民稠。竭力措施。而孤子無助。動多阻滯。一旦欲其令行禁止。不戛戛乎難哉。乃過蒙獎譽。殊覺愧歎難安。近來仍擬退藏。又不敢有負聖主之知。是以暫留視事。夫功名可以任之時命。事業可以聽之遭逢。所可恃以自信者。惟此上不負朝廷。下不負生民。中不負所學而已。承諭委曲二字。聖賢不廢。具見老先生學有原本。奈弟抱愚守拙。旣不能隨時俯仰。又不能徑情直行。真如著敝絮行荆棘中。步步牽制。如何如何。老先生不靳金玉。時賜指南。則叨佩教益。良非淺鮮矣。

與同鄉劉鵬文掌科

弟多難之餘。彌增憂懼。報主之誠雖切。而迂拙性成。動多違俗。近況不堪。爲良友道也。啓者。吾鄉漕運水次。久經題往衛輝。軍民實爲兩便。第衛河水勢微弱。消艘艱於輸輓。歷年運官屢被遠限之罰。今秋。又紛紛具呈。力求題復小灘舊次。且聲言叩關。此誠運官之便。而全省百姓之大不便也。曩者。老先生在都。亦

曾堅持此議。幸而改次衛輝。吾鄉得沐休息者數年於茲矣。第輝縣一勺之水。實難載數百石之艘。而挖淺又未易爲力。計莫若於木欒店引沁河之水。由陳橋左近開通。不過六七里。即可從金龍口以抵張秋。運河中間若祥符、陳留、封丘、延津、原武、陽武、蘭陽等處均可爲水次。則民便而軍亦無不便矣。且開通此河。不特濟吾鄉之運。并濟山東之運。可以通商賈。可以灌民田。復可以洩黃河之水。一舉而數善備焉。誠良策也。弟向承乏濟寧。曾條陳此事於河院。遂委筆帖式齊壽親查。北河分防鄧諱之琮者已經丈量明白。并估費十四萬金。迄今有案可據。惜彼時未經題達耳。興利除弊。老先生諒有同心。伏乞商之於撫軍。并藩臬諸公。酌量區畫。而後行之。果得與此大利。千百世不朽之功也。否則。運官與旗丁不勝其苦。將來勢必叩關復歸舊次。全省受累無窮矣。

答陳滄州

使至。接捧來翰。甚慰遠懷。併聞德澤所被。遐邇謳歌。郡政一新。又可以風勵流俗。使人知儒者誠不負於斯世也。且值茲災荒之地。勢處艱難。老長兄設法賑濟。全活無算。此真仁人君子之用心。今之肉食者豈可概望之哉。語云。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信然。弟到閩以來。將及三年。碌碌因人。毫無善狀。利不能興。害不能除。尸位素餐之譏。所不能免。老長兄將何以教我耶。每念遙遙千古。不過數人在天地間。而綱常名教。賴以不墜。周程張朱而後。我輩今日正不能辭其責。老長兄海州赴任時。弟他無所贈。惟近思錄一部。數年以來。想已熟讀而力行之。善政宏敷。救災恤患。此其驗歟。近弟又將先儒之書次第重刊。

但才不逾人。學未聞道。妄執己見。謬爲刪訂。不知有當於古聖賢之意否。謹各呈一部。就正。伏祈指南。使不迷於所往。庶不至自誤以誤人耳。

答宋藩司

弟質本甚愚。學無所就。迂拙之性。久矣不合時宜。於庚寅春到任。未及數月。見世態不佳。人心陷溺。直道而行。輒有窒礙。已浩然有歸志。而二三友朋。猶有以行道濟時。稍展所學。相勸勉。予豈不知聖恩之當報。民隱之當恤。特以才與世疏。用與時違。理之所是。事之所可。我以爲當行也。而人或以爲不當行。理之所非。事之所否。我以爲不當行也。而人或以爲當行。既不能同寅協恭。以慰聖懷。又不敢同惡相濟。以虐蒼生。碌碌因人。毫無善狀。尙可眷戀依違。虛受朝廷之爵祿哉。又歷數月。其志益決。因以病乞休。方謂從此以往。得以優游家園。與一二知己。共相講論。以終素業。先儒有言。達則兼善天下。窮則兼善萬世。蓋進旣不能行其道。退或可以充所學。厭飫乎詩書之府。涵泳於仁義之途。談古論今。著書立說。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亦可不負區區之志耳。不謂重蒙聖恩。溫旨諭留。雖欲歸臥林間。而不可得。願皇上之愛我方切。人之忌我愈深。百計千方。陰圖謀害。然而弟所自信者。上不欺君。下不欺民。內不欺己。外不欺人。如是而已。時之難易。勢之利鈍。又何問焉。蘇東坡曰。吾儕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科場一案。亦以正論不泯。公道難容。而有此一舉。豈期勢焰愈橫。狂飈益厲。卽平日所稱錚錚有聲者。而亦立脚不住矣。夜因感一夢。云。試觀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脚人。後

歷歷驗之。竟無有敢主持公道者。時勢至此。良可浩歎。今欣逢皇皇聖明。儻得不爲伊所中傷。已屬厚幸。然而自古觸犯權奸。從未有得免於禍者。尙未知終當如何耳。若猶妄想欲以無柅之舟。常漂泊於大洋巨浪之中。多見其不知量也。從來聖賢處事。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利害所不暇計也。弟之所守者此耳。不知老親家以爲然否。

與冉永光檢討

世之宦遊者比比皆是也。而衣食之資。日用之費。取給於家鄉者。惟弟與老先生兩人。今老先生已高臥東山。田園自樂。因念及官愈高而費愈繁。弟將何以支撐。何其愛我深而念我切也。此等苦况。惟弟知之。弟並不敢向人言之。亦惟老先生知之。因而代爲弟慮之也。弟於四十九年莅蘇。數月見費用甚多。而毫無所出。事務紛冗而勢處甚難。兼以心力既竭。精神衰邁。因而有告病之舉。又蒙聖主溫旨諭留。君恩愈厚。圖報愈難。豈期遷延至今。遂遇科場一案。旣不能隨人俯仰。又不能乞休旋里。一時之士氣莫伸。萬世之是非莫正。不得已而爲此舉。而小人百計陷害。將來不知作何究竟。然將行將廢。自有天命。豈可以死生禍福移易其心哉。弟之可以自信。并可以對吾良友者。惟此而已。惟老先生更有以進而教之。曷勝幸甚。

答冉永光檢討

接讀諸大刻。如獲百朋。老先生衛道苦心。發明聖賢宗旨。使後學開卷了然。指南之功。莫此爲大。是紫陽

集諸儒之大成。而老先生又爲紫陽功臣矣。欣羨欣羨。弟前札敦請駕臨冰署者。非敢妄邀也。緣弟素聆大教。希志聖賢。奈聞道日淺。學問迂疏。思得大賢晨夕講貫。則是非得失有所諮諏。且夙蒙老先生情意懇摯。必不以弟爲不足教而棄之也。儻再得如請見書院聚首談心。使弟觀摩切磋有所矜式。或不至垂老無成耳。不圖玉體違和。復有陽春之訂。真令人喜憾交并。來翰云。講道論文。是誠私心所冀。若曰善政可聞。則弟愧滋甚。儒者立身。出則堯舜君民。敷揚治化。否則修明道統。閑邪崇正。以啓後人。老先生急流勇退。林下優游。數十年著書立說。四方從游日衆。吾道可謂不孤。昔孔氏之徒三千。而斯道賴以昭著。朱子門下知名之士。如黃陳蔡劉輩。亦不下數十餘人。故其著述最富。問答最多。而理學因之大明。然則天下第一等樂事。老先生實有之。若弟碌碌庸才。猥叨重任。兼以吳疆繁劇。清理實難。上負君恩。下失民望。而謬推善政。毋乃非知己之言乎。再懇者。前呈劄記一帙。冠以困學二字。見弟資質愚鈍。不敢自棄。而勤以自勉。謹就正有道。刪其所未當。啓其所未及。端所望於老先生者也。未知已邀斧削否。其五經詳說。願望校定。攜來一正。弟從前紕繆。掃埽鶴立。耑候行旌。臨楮曷勝翹溯。

與冉永光檢討

前者接讀來教。得悉老先生道履綏吉。精神強固。慰甚慰甚。併聞學徒益衆。考道論德者。戶外之屢常滿。老先生以引進後學爲懷。激厲裁抑之餘。當必有負荷斯道者出焉。誠吾黨之光也。可勝健羨。愧弟風塵鞅掌。案牘塞胷。兼以良朋契闊。無由質正。夙所有志而未逮者。今且日就荒落矣。顧公務之餘。稍理故業。

恆冀得一二同志之士。往復辨難。互相切磋。以歸於至是。而可與商榷者絕少。初擬京師人才輻輳之地。當不乏潛修篤行之儒。所望相與有成。從此學術歸一。登高而呼。勢良便也。詎意晉接多人。好尙殊軌。鮮不以此事爲迂闊。間或不溺於儕俗。則又儒釋混淆。源流派別。茫然莫辨。其不至倡爲詖淫邪遁之詞。以簧鼓當世者幾希。弟又豈能以一人之力。與之數數爭論乎。夫獨學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昔聖賢所深懼也。弟所學與世齟齬若此。以視老先生之引翼後學。英才畢集。如黃陳李蔡輩。盡出朱子之門。得不私心切慕。視爲人生第一樂事乎哉。異日儻得遂林泉之願。飲領誨益。并與諸君子晨夕過從。各出所懷。以相砥礪。或者尙有進境。弟生平之志願足矣。意所欲言。筆難縷述。伏乞時賜德音。輔其不逮。幸甚幸甚。

答黎寧光

僕莅吳逾載。無所豎立。實深蚤負之虞。然中心輾轉。欲去則時勢萬難。欲留則一籌莫展。以封疆重寄。而俯仰於一步一趨間。雖矯矯自好者。猶不屑爲。矧我輩讀聖賢書而甘此隱忍乎。關切如年兄。固宜一再相示。籌所以處此也。書中所云耳目有寄。手足有託。僕未嘗不寄之託之。無如此地屬員。倚爲耳目者多。聾瞶倚爲手足者實。痿痺人固未必盡不肖。似乎有迫而爲不肖者。僕之所優異皆人之所掩抑。僕之所擯斥又卽人之所褒嘉。是亦何道而措置之能宜乎。且僕之所患者。正所謂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誠則無不明。而物豈有遁情。誠則無不格。而物豈有梗化耶。夫大江南北。以一舉一動爲安危治忽之機。僕嘗日夜圖度。願彼同舟共濟者。曾未動彈。而先已掣肘。計此時待盡之黔首。惟有寬一分俾受一分之惠。雖曰

所濟無幾。猶愈於剝之削之之不已也。望年兄再爲僕壽之。相益當非淺鮮。率復。

與湯素一

曩者。僕與年兄在請見書院講道論德。敬業樂羣。依依若前日事。憶永光冉先生云。我輩今日聚首一堂。把臂談心。人生快事。莫過於此。但恐我等姓名一旦或爲君相所知。異時便有不能自由之勢。何期一時之言。竟爲今日之左券乎。僕以不合時務之人。處萬難有爲之時。既有不得不出之勢。而又有不能自止之情。古人所謂難進者而僕偏值其易。古人所謂易退者而今又適逢其難。何僕所遇之蹇。以至於此也。近屢聞年兄留心聖賢之學。心竊慕之。然僕之從事於此。亦有年矣。但才不及人。學無所就。碌碌窮年。幾至廢墜。皆以未信而仕。學無原本。仕亦安能有所建樹。所以世路崎嶇。動輒得咎。僕之將來。亦不知作何究竟耳。然所可自信者。上不欺君。下不欺民。內不欺己。外不欺人。仰不愧而俯不怍。如斯而已。自於吉凶禍福。惟聽天之所命。其奈之何哉。年兄今有意於聖賢之學。亦既脫去舉業。從此沈潛程朱諸大儒之書。由流溯源。自洛閩直達洙泗。所造正不可限量。僕異日且瞠乎在後。未可知也。曷勝欣羨。伏惟精進。勿懈爲禱。儻有所得。幸毋吝示。草復不備。

答江西某鹽道

斯文正宗四卷。領到。并讀中丞王年兄序文跋語。昌言辨道。深切著明。陽明另祠。極爲允當。江右爲前賢講學名區。近聞士子嚮道者多。此皆老世兄與中丞加意振興。其爲人心風俗計。非小補也。卽以政事經

濟言之亦莫大乎是矣。前後掘刻當次第檢發。至於廷中推舉必爲公論所歸。加以素心確見。不容有毫髮私意也。惟望老世兄爲國自愛。夙夜慎持。斯爲吾道之光矣。

與友人

來教云。弟以先生爲周旋世務。謂指人情往來乎。然而弟之所言者。初非指人情往來也。若謂人情往來。令弟年兄儘可周旋矣。豈必先生親到而後爲先生之應酬乎。弟以爲凡有在人面前討好之意。皆周旋也。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非必脅肩諂笑而後爲巧令也。凡與人接物略有一毫委曲順適之意。皆周旋也。皆近於巧令也。古人云。王道平平。不令人喜。不令人怒。大約弟之病在令人怒。而先生之病在令人喜。弟旣不能令人之不怒。而乃欲先生之不令人喜。亦見其難矣。但向外工夫減一分。則向內工夫增一分。此必然之理也。且詩文固亦學者之事。而有求工之心。亦足爲累。亦是周旋之一端。昔呂涇野先生謂空同李子。一爲歌行近體。卽如李杜。一爲古樂府。卽如曹劉阮謝。一爲賦記序書。卽如屈宋賈馬。向使李子一爲定性識仁。卽如程朱。一爲大學中庸。卽如曾思。惜其力之不加乎此耳。弟固敢以是爲先生望也。來教又云。必待學之旣成。而後一家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非必學未成而遂可自詡爲道學也。予謂道學二字亦甚平常。謂其道之所在而學之。凡非道之事。必不敢學也。而世之人見其守道不惑。遂以爲道學而譏之笑之。非真能見其爲道學而尊之也。若未嘗學問。而誇於人曰。吾道學也。此天下之至愚也。僭也。妄也。故務道學之名而自誇於人。固不可。避道學之名而不求其實。更不可。

若所謂學既成而後一家一國非之而不顧。則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孔子何有於我哉。亦何時爲學成之日哉。必待學成而後非之而不顧。則當學未成之日。一鄉非之一國非之。天下非之。早有退而自阻者矣。又何能成其學也哉。

與友人

年長兄先生來教云。先讀四書五經。再參以諸儒語錄。卽此足見先生以古聖賢自期待。而不肯苟同於流俗。弟已仰止久矣。然其中猶不能無疑。夫先讀四書五經。誠是矣。但諸儒語錄。則不容於無辨正。未可強而同之也。先生所謂諸儒語錄者。指薛胡之語錄乎。抑指陳王之語錄乎。若讀書錄。居業錄。誠可讀也。豈傳習錄亦可讀乎。陽明之學。羅整庵先生已辨之。陳清瀾、張武承、陸稼書諸先生又辨之。其不可爲其所誤。明矣。弟往見歸德陸別駕。曾刻傳習錄。而陸稼書先生見田梁紫先生札中。偶及陽明之學。其答陳子萬書曰。聞中州人主持陽明者甚多。又述田先生來札云。今日沈疴。惟在利之一端。我輩當實實於本分。當知上討論。實實於本分。當行上勇爲。只求自信。不圖人知。予觀田先生似亦非主持陽明者。其言於本分。當知上討論。非朱子所謂窮理以致其知乎。於本分。當行上勇爲。非朱子所謂返躬以踐其實乎。是田先生亦朱子之學。而非陽明之學也。或偶以陽明爲前輩。而不欲輕議之。此亦忠厚長者之道。而稼書似以中州之人。皆爲主持陽明之人。不無太過。然推稼書先生之心。初非有他也。不過以正學不明。大道久晦。欲尊程朱。黜陽明。使天下已讀陽明之書者。不至迷溺其中。而不返。而未讀陽明之書者。亦不至誤。

入其中而不覺。此亦稼書先生不得已之苦心也。相隔千里。不知先生所讀語錄爲誰氏之書。但學術不可以無辨。故敢爲先生陳之。愚意欲先生五經四書而外。先讀小學近思錄。朱子文集。語錄。及薛文清讀書錄。胡敬齋居業錄。羅整庵困知記。而後漸讀諸儒之語錄。庶有以辨同異而定取舍。若不先讀諸書。而沉觀先儒之語錄。則美惡雜陳。是非混淆。我之趨向能粹然一出於正乎。吾恐五色迷目。其不爲其所惑者。鮮矣。

正誼堂續集卷之六

記

請見書院記

吾邑舊有飲泉書院。蓋因孔子飲泉遠蹟。而構椽於此。以紀其勝。一邑之士。得以時講習焉。自明中葉。迄於國初。聞人學士。傑出乎其中者。實繁有徒。余髫髻時。往遊其地。私心竊慕。低徊不忍去。亡何。邑令某議欲毀之。余聞而駭。以爲聞有建書院者矣。未聞有毀書院者也。聞邑紳士欲出一言沮之。卒畏其嚴厲。相顧不敢發。而書院竟毀。令亦尋卒。余嘗有志興復。限於力。事遂已。歲壬申。余補內閣。撰文中書舍人。得與太史永光冉先生晨夕過從。交相淬厲。先生故大儒。久有倡明絕學。興起後賢之志。每言及書院事。輒爲愆憑。余欣然應命。終以羈於官。弗獲從事。甲戌。改授中書科中書。尋於季冬丁外艱。奉旨歸葬。次年春。扶櫬旋里。以大事未舉。無暇旁及。至丁丑冬。營葬畢。方欲鳩工庀材。又念舊址爲官地。私造非宜。乃於請見亭西置田二十畝。爲之基址。旋請命於邑令王公。而改作焉。今年二月。講堂及大門落成。餘亦漸次整理。顏之曰請見書院。今而後。諸君子可以朝斯夕斯。如良工之入肆。以成其器矣。余因之有感焉。夫世風日降。士人自束髮授書以後。富貴利達之念。卽已浸淫盤結於胸。牢不可拔。於是日營營於進取之途。冀得

一當以快吾志而於考道論德無聞焉。閒與一二搢紳先生綢繆款曲。無非廣爲聲援。資其標榜。至於天人理數之微。治亂興衰之故。概茫乎未有得。以視封人之隱於下吏。等軒冕若塗泥。而獨於大聖人之戾止。求一望見顏色。卽能決其爲上天所生以撥亂反正之人。不必請業請益。已若生平得所依歸者。其望道之切。見道之真。夫豈今之儒衣儒冠者所能髣髴其萬一哉。吾願學者之登斯堂。入斯室。顧名思義。羹牆往哲。毅然以斯道爲己任。不淪於俗學。不溺於異端。處則爲幽獨不愧之身。出則爲家國有用之士。今雖去聖已遠。不獲一親炙其休風。而行誼若此。是亦聖人之徒也。又何富貴利達之足云。余因紀興作之始末。而并述所期望於諸君子者如此。若夫維持風教。推獎英才。樂今日之有成。防他年之廢墜。俾得繼飲泉舊業。永垂不朽。則當事賢大夫之責也。余何有焉。

建陽縣崇政里正學書院記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以小成而大成。教化行而風俗美。率是道也。建陽崇政里爲先儒黃勉齋先生居址。先生思道脈之傳。非學無以垂後。因於蓋口禾場坪桐歷之地。畫基設塾。具廟學制度。諸生以時拜謁。朝講貫而夕橫經。亦昉諸古者家有塾之意。相勵於有成乎。明萬歷閒。充拓基址。殿閣崇邃。承先生志。且旁立先生祠以報功焉。越自國朝人文蔚起。重加鼎新。惟是甲寅兵燹之餘。凋殘漸久。復見摧圯。里中紳士恐其因此而絃誦輟響也。急爲鳩工而重葺之。門觀宮廡。肅然清密。諸如修器用。備享獻。以至圖史之藏。几席之設。漸次可觀。經始於年月日。迄某年月日告成。邑諸生王祖志等十人。不

辭跋涉。詣余請曰。事關盛典。幸給匾撰文。以光俎豆。以榮鄉塾。而因更請其所以爲學者。意良殷也。余惟文公有云。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今古之異。夫其所以道無殊。而學有異。抑獨何歟。蓋道原於天命之性。行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勉齋所謂五典者。天敍之常禮。人道之大端也。是以有物有則。民之秉彝也。實自有天地以來。無極二五真精妙合。因之氣化形生。五性感動。而親、義、別、序、信之道寓焉。故曰道無古今也。獨是古之學者。藏修遊息之地。學其所事。日用飲食之間。事其所學。用能開發聰明。成就德業。今但曰記誦訓詁。組織文章而已。縱日讀書於學校庠塾之下。而措諸事爲。終身惘惘。迄無一得。卒至日趨卑陋。莫能知所興起也。學有今古。不其然乎。余莅閩。甫下車。輒搜輯先儒遺集。表章正學。爲兢兢而常恐不得當也。念建邑居閩上游。同峯毓秀。文肅之澤猶存。考亭之範伊邇。道之所以明。所以行。將於諸生乎有賴焉。故特爲諸生勉者。惟在痛革夙習。反求身心。體前代立學之意。切彙牆如在之思。於先聖先賢及諸儒前後發明之書。默識心融。相觀而善。見諸言必期措諸行。毋徒記誦剽掠。爲科舉之學。膠滯胸中。夫然後經明行修。而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今之學。猶古之學。教化之行。風俗之美。將由乎是。是則俎豆有光。鄉塾大有榮施也。爰記其作興前後之由。顏其額曰正學書院。並推明先儒之說。詔示諸生。而志石於其廡。以俟云。

壽寧縣新建紫陽閣記

秦漢以來。道之所以不泯。人心者。賴有數人焉。守先聖之傳。以待後之學者。故生而人景行之。歿而人尸

祝之。繇延今古立祠宇。寄瞻依。豈徒襲尊崇之故事哉。文公朱夫子閩產也。羽翼經書。闡明濂洛。接鄒魯之緒。集羣儒之成。其所以流行道脈。垂範後人者。厥功鉅矣。建寧居八閩上游。山川淑清。人物秀靈。文公雅愛之。嘗讀書考亭。及武夷精舍。多有遺蹟。又考之志乘。壽寧向卽政和地。文公之先塋在焉。杖履往來。留題石刻。亙古如新。得非其靈爽所憑依歟。今所在設立賢祠。興人瞻仰。而壽邑缺如。其於仰止前賢。追慕無已之意。未有當也。屬員訓導童日鼎。具詳申請。以城南四宜樓改建紫陽閣。偕邑諸生鳩工庀材。葺修完密。乞余文以誌之。余惟今之司教者。名爲師嚴道尊。模範多士。實則不過奉行故事。取具文書足矣。茲以一介寒氈。留心斯道。能於數楹舊貫之地。寓崇奉先儒之誠。事可嘉也。抑余之爲邑諸生期者。寧惟是崇奉而已也。蓋自世儒溺於詞章之習。而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不過掇拾浮華。以爲弋取科名計。舍此無他務焉。豈知先儒之學。固以求爲聖賢。其理不外乎身心性命。其事不離乎日用人倫。而其教人之方。又皆深切而著明。平易而精實。使天不生文公。則無以集諸儒之成。而孔孟之道幾乎息矣。爾諸生朝夕來斯閣也。盍亦取其所爲。色莊言厲。行舒而恭。坐端而直者。一一而步趨之乎。亦更取其所謂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者。一一而體驗之乎。吾不敢謂十室之邑。不有忠信。遵茲以往。橫經講貫。無怠無荒。他日經明行修。俾先儒授受之源流。表章不墜。卽此其基矣。雖然。鼓士氣者。學官責也。亦有司事也。尙其量加優恤。用示鼓舞。謁文公之祠。卽本文公之教。以教之。彬彬然處能有守而出。可有爲也。是余之望也。夫爰書此而畀之。以勒諸石。

唐昌黎伯韓文公專祠碑記

道待人而行。亦待人而明。人數百年而一生。亦千餘歲而閒出。故天未喪斯文。則必於緜緜延延不絕如綫之會。爲之鍾靈孕異。挺生大賢。其道可以光日月。章雲漢。其學可以障百川。迴狂瀾。其守先待後。可以擬泰山之重。而北斗之尊。蓋自孔孟云亡。越秦迄漢。微言大義。侵蝕晦冥。墜緒茫茫。曾未聞起而紹續之者。獨至有唐而崇正學。斥異端。振衰式靡。俾文人學士。知性道之所由來。則有如昌黎伯文公其人。也。公之言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而宋儒程子謂。公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則言所傳者果何事也。公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而先儒亦謂。公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道不到。然則千載而下。君相師儒之所以遞傳。自公發之。所謂見知聞知之統。其源流之不沒如一日也。公之啓佑後學。厥功偉矣。夫古者。生有功德於人。歿則宜祭於社。抑或仕宦所經。追思遺澤。亦往往廟食無缺。況以公之賢。表章絕學於百世之上。而又爲公裔孫者。敬承無斁。不忘其先。專祠之設。烏可以已哉。按。公十一世孫諱文通者。元至正間。從征滇南。死於王事。廕其子爲南京羽林衛千戶。改任河南彰德衛。又改任蘇州衛。因家於蘇。越數傳。子姓繁衍。聚族而居。今吳邑臥龍街西上韓家巷是也。先是。邑諸生良臣。於康熙三十六年。卽其始遷祖遺宅。改爲文公祠。役未就而歿。至康熙四十七年。其子謙益。成父志。爰請當事。改建今祠。編入祀典。仍乞余文。敘建祠始末。鈹諸豐碑。余惟垂裕後昆者。宗祖之澤也。孝思不匱者。仁人

之心也。而其身雖往。其道尙存。沒世而不能忘者。又天下人公共之理也。嘗讀公原性原道。及佛骨表。諸篇。崇正闢邪。不遺餘力。實爲後儒之從事聖學者開其先。由今論之。當公之時。吾道之萎蕪已久。欲殫精萃神。旁搜遠紹。於殘編斷簡中而學爲文章。以求見道。如公之毅然自任。不隨時俗爲步趨。而卒能爲千百年來我道干城者。蓋其難矣。以視後之大儒輩出。聖道昌明。有志者尙易爲力也。不相去遠哉。謙益。吳之名諸生也。橫渠曰。子孫才族將大。此事之必然。氣機之早兆者。生毋徒曰。世守先祀已也。行當與其族之人。立志自強。希賢希聖。繩祖父而光大之。則今之姑蘇與昔之昌黎同不朽也。蓋惟有以盡夫天下人公共之理。而宗祖之垂裕。仁人之孝思。兩無遺憾。俾熾俾昌。永久勿替。吾爲此日之祠卜之矣。生方憂夫繼此之難保。以無虞也。爰爲敘述先德。而並書所由保世之道。勒諸石以觀其後焉。

傳

羅整庵傳

羅先生名欽順。字允升。江西泰和人。性恬雅粹愨。年十四。題其門有勉勉於仁義之語。登弘治癸丑進士。及第。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嘗與一老僧語。取禪家證道歌讀之。以爲至奇至妙。後讀濂洛關閩諸儒語錄。喟然歎曰。昔兩程張朱皆嘗學佛。已究其底蘊。及於吾道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之。予豈可沈溺其中而不出乎。自此研磨於人心道心之辨。盡心知命之說。理氣性命。神化陰陽。皆極其旨奧。弘治十

五年遷南京國子監司業。是時監規積弛，士多放逸。先生力爲振刷，士風丕變。正德三年，忤閹瑾，奪職爲民。瑾誅，復職。上獻納愚忠疏，言四事，曰：修德、曰勤政、曰作士氣、曰審時宜。疏入，留中。晉太常卿。十年，晉南吏部右侍郎。嘉靖元年，陞南吏部尙書。以父年踰八十，乞休歸養。遂丁父憂，服闋起爲禮部尙書。疏辭不允，改吏部尙書。力辭致仕。許之。時東粵陳白沙談學，有致虛立本之說。越中王陽明有致良知之說。學者從風而靡。先生一尊二程朱子，以上溯孔孟之傳。又於佛書求其旨歸，辭而闕之。嘗曰：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又曰：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此白沙自得之妙，而深之不能極，極之不能研。又曰：王湛，二子所以安於禪學者，只謂尋箇理字不著。嘗見傳習錄，有云：至善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於物事上怎生來。又云：於事事物物求至善，卽是義外。至善是心之本體。以此知陽明不見理字。又嘗見甘泉雍語云：天理只是吾心本體，豈可於事物上尋討。以此知甘泉不見理字。蓋當時之士，多宗禪釋。程朱之學，幾晦。先生卓然爲狂瀾砥柱，著書凡數千言，有困知記、前後凡六卷，詩文存稿二十卷，方屬疾，自作誌略曰：平生於性命之理，嘗切究心，著困知記，所以繼續垂微之緒。明斥似是之非，蓋無所不用其誠云。越九日卒。時年八十有三，贈太子太保，諡文莊。

冉蟬庵傳

君姓冉，諱觀祖，字永光，號蟬庵。先賢郟國公裔。世爲山東曹縣人。元末有爲中牟丞者，因家焉。君之高祖鼎，成化丙午舉人，知長清、文、麟遊三縣，封陝西道監察御史。曾祖崇儒，嘉靖乙酉舉人，知豐潤、保定、平山。

三縣。仕至鹽運司。祖夢元。例監生。父佐。歲貢生。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君生而靜重寡言。坐立凝然。有成人之度。時方勝國之末。贈公從兵燹中。授以章句。卽能沈潛服習。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甲午。赴鄉試。時會城自明季經河水淹沒。校士場在輝之百泉。書賈會集。君傾囊購五經四書大全。并諸大家文集。遂不應試。歸發所購書讀之。丹黃甲乙。殆忘寢食。有以二十一史來售者。價重不能償。謀於諸兄共購之。沈酣鈎纂。考辨益精博。汶上袁生深於等韻之學。君與之講論五日。盡得其傳。其性敏而力專如此。雅意網羅千載。不屑屑於科舉業。至康熙二年。舉鄉試第一。自後浮沈幾三十年。學問行誼日益完粹。著四書詳說。遞及五經。各有專書。兼採漢儒宋儒之說。每一經必閱數年而始脫稿。時論盛稱來易。四川來知德者。姚江餘派。創爲易說。改立錯綜名色。欲與程朱抗行。君著論駁正之。釋詩者類宗小序。尊毛鄭而疑朱子。君校其異同。參觀並列。使讀者瞭然知所去取。小戴記禮叢雜。而鄭學尤不純。於是摘鄭之失。補陳之略。歷五年而書始成。歲己未。開鴻詞博學科。郡縣交推君。開府遲君一見。卽入告。君不往。事遂寢。京師有爲名士會者。爭欲得君爲重。君力謝之。司空湯潛庵先生曰。冉君不入名士會。此真名士矣。論德耿公逸庵。崑崙書院。延君主講席。君與諸生講孟子一章。剖析天人理欲之辨。衆皆悚聽。隨出天理主敬圖。爲學大旨。二冊。給示學者。每遇開講之期。弟子環侍。耿公亦側坐。斂容以聽。講畢。設酒饌於疊石溪川上亭。酒數行。起遊巖磯。薄暮而歸。君平日於陽明持論頗恕。至是。謂教人無歧路。此是則彼非。不可不嚴辨。於是陸王之學不復假借矣。辛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益邃於性理之學。甲戌。授翰林院檢討。是歲。上徧試。

翰林每日四人分班考藝。上御西煖閣詢家世籍貫。獨詳詩賦。畢復問科第名次及數學之事。既退。掌院學士傳上語。有氣度老成之褒。於是感激知遇。省察益嚴。越旬日。賜宴瀛臺坊院。諸臣畢至。上獨識之。曰爾是河南解元耶。蓋以示優異也。丁丑分校禮闈。得十一人。皆闈修之士。秋。上北征凱旋。御太和殿。霈恩授君徵仕郎。父母皆被敕贈。君捧之而泣。曰。聖天子榮及臣親。於願畢矣。遂請假歸行。焚黃禮。余官京師。與君交最深。會儀封方築。請見書院。延君主教事。君以太極西銘。指示聖學脈絡。一時士子皆超然自得。於帖括之外。嚮道者日益衆。君於五經之外。復纂孝經詳說。又著陽明疑案。較之整庵。後渠。論辨尤嚴。假滿補原官。爲正蒙補訓四卷。越二年。告歸。蓋君之仕也。爲晚成。而遂初之賦。則加速。十大夫尤高之。歸而育士益勤。好學益力。時內廷方纂修五經。大學士安溪李公以五經詳說上聞。乙未春。都御史劉公爲纂修。奏請內府藏書。以供採取。上諭河南冉親祖有五經詳說。可取來參用。君年八十餘。名益高。中州大僚皆仰重之。欲建書院。廣十田。以君爲矜式。君以疾辭。疾屢發。屢瘳。遂不起。戊戌十一月某日也。君天性孝友。痛父母早亡。祭祀必誠必敬。追慕深切。贈公有潛德。學使者崇祀鄉賢。君心始一慰。君行第五。其第四兄主家事。先世之產未嘗析。迨兄沒。而其子溶以析產請。君笑曰。我兄弟不忍分。今乃叔姪分財耶。君娶梁氏。鄉縣教諭。梁天民女。有淑德。事姑極孝。君友教在外。婦姑相依。篝燈紡績。每至夜分。遇姑病。撫摩扶持。進湯藥。不離左右。逮至不起。哀痛幾不欲生。相夫子營喪葬如禮。丁丑封孺人。辛巳年六十四以歿。持家數十年。規畫井井。俾君一意稽古。無內顧憂者。孺人力也。子四人。誦衍以固始訓。導中甲午科舉人。謠

衡國子生調衡。丁酉科舉人。詮術國子生。皆以學業繩檢自勵。有名於時。君生平無他嗜好。深思遠紹。探源理窟。旁及詞章典故。皆纂輯。寢食萬卷中。晚自號蟬庵。被服雅素。苞苴竿牘至門。必委婉以卻之。閣學巢寄齋嘗以使事迂道訪君論學。流連信宿。出兼金爲贈。固辭不受。於寄齋賢者尙如此。他可知矣。贊曰。余觀二程子及朱子。在宋時。道勝名高。皆不免異己者之忌。今檢討遭遇右文之世。侍從禁林。顧問優渥。僚友心孚。生徒誠服。年踰大耋。著書滿篋。雖不獲究厥施。身世之交固已泰然矣。至其貽訓於家。子孫皆世其業。士大夫尤稱道不絕也。

文學華理奇偕配孺人合傳

余於己丑臘移撫三吳。越明年之任。錫邑華生希閔來謁。首接周旋。規言矩行。知其家學淵源。非復世俗詞章訓詁。馳逐聲華者比。又明年夏。華生將之官涇邑。則持其父理奇君所自撰墓誌銘。並生述略。造余垂涕洟言曰。希閔不肖。弗克負荷先業。願惟先人志事卓然可表見。而非得長者一言。恐終爾湮沒。末由示後人。敢請爲傳。以貽子孫。余惟古之大儒。有開必先。昔程大中公假倅南安。賞識濂溪於僚吏之中。稱其爲學知道者。而朱韋齋先生與延平同學於豫章。聞伊洛夫子之教。後卒成就其子文公成儒宗。然則洛閩之源流所自。其得於庭訓爲不可沒矣。今觀理奇之自誌曰。家罕藏書。獨喜觀先達格言。晚尤好辭文。清讀書錄。是其家庭所講貫。必奉大儒爲準繩。非獨爲鄉黨自好之善人而已。因本誌銘略述之語。而次之曰。君名汝修。字理奇。系出南齊旌表孝子諱寶。無錫人。孝子二十一傳。至宋承事諱原泉公。中間嘗

遷汴。至原泉。又自汴遷邑之隆亭。是爲第一世祖。又十有四傳。至邑廩生。封驃騎將軍。錦衣衛僉事。坦庵公。始遷居城南。又五傳。至郡庠鄉飲賓。靜育公。實生君。君性至孝。自成童時。卽能先意承志。得父母歡。比長。補邑諸生。數奇。屢躓棘闈。輒棄去。先是。君五世祖海月公。剏田租千石爲義莊。義塾。以贍族人。越至數代。猶守其遺訓。輕財好施。不事生產。以故家中落。君念厥考授經於外。母紡績自給。慨然傷無以爲養。於是習勞茹苦。以事親治生爲務。而二尊人亦得積其研田。緝績之贏。相與立家室。垂堂構。家隆隆起。嗣二親繼歿。公則哭踊毀瘠。竭誠盡哀。水漿不入口者三日。蓋自始至終。生養死葬。鮮不由禮。故厥考臨終前。一日口占。有子孝孫慈之句。蓋實錄也。君一生克勤小物。內行甚謹。事諸父如父。撫諸姪如子。遇先人諱。日素衣蔬食。不出戶庭。歲祀祭先儀節。悉本朱子家禮。而參考手定之。居恆或外出。當經宿而返者。必謁祠而後行。歸亦先至祖祠一揖而後入室。馭子女臧獲。不肅而嚴。賓朋燕會。應酬雜遝。雖甚歡。未嘗有譁笑聲。人接之。溫溫和易。及久與之居。凜乎不可褻狎。嗚呼。非有得於道而能如是歟。君先世有孝子祠。在惠山之麓。迄今千二百年。廟貌儼然。蒸嘗勿替。舊所置田。歲久多致侵蝕。君捐二十畝充爲祠業。又本支諸祠墓。仍割田四十畝。以供祭祀。而於宗族嫻親之無告者。則另捐田若干畝。寒助之衣。飢助之粟。死喪助之棺。俾子孫不得衣食其中。各立之簿。召司祭者及宗黨而籍記之。嗚呼。世教不修。人之自私自利者。惟是汲汲爲子孫計。至報本先人。賑恤嫻族。則恆漠然不加之意。求如君者。百不一二觀。而君於邑中義舉。如同善。育嬰。善澤諸會。暨掩骼賑飢。率首先捐貲。爲邑人倡。數十年不倦。其刻意力行如是。而猶欲然。

自謂生平無可稱述。身後勿請名賢誌墓。以重吾過。是其心固不欲表暴。以干時譽者。然在樂道人善之君子。烏得不亟表之。以爲世之敦本率俗者勸也。君二子長卽希閔。次曰希閱。皆能讀父書。承先志。而希閱方司訓涇邑。余嘗慨道之不明。學之不講者。由師友之道不立也。希閱誠本文清公讀書錄。與其徒講明而力行之。俾一邑之士無戾乎孔孟以來遞傳之道。風教蒸蒸日上。進於古。於以循流沂源。推本所自。生之光大先業者。其在斯乎。君配黃氏。爲邑庠生兆聖公女。年十五于歸。能持婦道。事翁姑。婉婉柔順。不妬不忌。疾且革。問所欲言。惟曰。願汝讀書。做正人。瞑目地下矣。是皆可志者。余因撫其大概。而合爲之傳。贊曰。溫恭自持。維德之基。夙興夜寐。奮發有爲。事親敬祖。大本無虧。心存利物。道足濟時。生不求名。名亦歸之。閭然君子。卓爾芳儀。厥有邦媛。眉案相隨。

正誼堂續集卷之七

墓誌銘

皇清誥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戶部尙書加七級王公墓誌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五日。原任戶部尙書華亭王公。以疾薨於京邸之正寢。遺表奏聞。奉旨予祭葬如禮。九月。公子圖煒。圖永。將扶榭南還。衰經踵門。以翰林某君所撰行狀屬誌公墓。伯行在公門下四十年。追隨匪丈。久而愈親。公之崇經術。斥異端。爲文章宗匠。爲喬木世臣。海內皆知之。至生平嘉言懿行。持身恭謹。伯行得之爲詳。又忝任秩宗。與聞國家恩禮之渥。於以綜本末。紀榮衰。銘公爲宜。不敢以不文辭。按狀。公姓王氏。諱鴻緒。字季友。號儼齋。江南松江府華亭縣人。曾祖藻鑑。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兼工部尙書。曾祖妣沈氏。贈一品夫人。祖典。本生父廣心。順治己丑進士。巡倉御史。祖父贈官。皆與曾祖同。祖妣胡氏。本生妣姚氏。皆贈一品夫人。嗣父廓。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戶部尙書。妣史氏。朱氏。贈一品夫人。公之嗣父廓。字遙集。實公之從祖也。遙集公年五十餘。無子。兩兄皆獨子。無可繼者。乃就宋相王球以從孫爲子故事。撫公爲子。公長身玉立。廣額疏眉。自幼具大人相。從嗣父遙集公居於鄉。就塾讀書。一目數行下。超悟不凡。九歲。執嗣父喪。哀戚中禮。年十五。本生父侍御公林居。公偕兩公承顏侍。

養益肆力於經史之學。公之長兄。今武英殿大學士。太子太傅。瑁瑚公。諱頊齡。次兄先亡。都察院左都御史薛澂公。諱九齡。兄弟並躋極品。門第之盛。甲於天下。公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壬子。舉順天鄉試。癸丑。會房式。名在第四。仁皇帝策多士於廷。公以第二人及第。前以嗣叔祖故名。度心是年授編修。奏改今名。越二年。乙卯。充日講官。起居注官。其秋。典順天鄉試。丁巳。遷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尋轉左。己未。遷翰林院侍講。庚申。以講幄勞。加侍讀學士。壬戌。奉命充明史總裁官。癸亥。遷右春坊右庶子。其冬。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尋充纂修平定三逆方略總裁官。甲子。遷戶部右侍郎。乙丑。正月。入直南書房。逾月。轉左。充會試總裁官。夏四月。充殿試讀卷官。九月。充武會試總裁官。丙寅二月。聞本生母姚淑人病。疏乞省親。抵德州。聞訃。卽具疏請治喪。報可。丁卯三月。特旨卽家擢補都察院左都御史。是年九月。聞嗣母朱太淑人訃。奔喪回籍。戊辰正月。奔哭文皇后梓宮。及叩辭。召入禁廷慰問。卽旋里守制。己巳春。仁皇帝南巡。公迎送。具荷恩禮。是秋。有毀公者。公致仕。杜門埽迹。不通往還。辛未十月。丁本生父艱。甲戌八月。奉特旨起用。依原官。食二品俸。總裁明史。戊寅冬。入直南書房。己卯五月。拜工部尚書。十二月。奉命督催高家堰工程。庚辰九月。還朝。癸未正月。扈駕南巡。四月。充殿試讀卷官。十月。充經筵講官。又充武殿試讀卷官。丁亥春。復扈駕南巡。戊子五月。轉戶部尚書。己丑正月。以原官解任歸里。癸巳春。赴京祝仁皇帝六秩萬壽。乙未二月。特旨召還朝。爲纂修詩經總裁官。戊戌。書成。十二月。命爲省方盛典總裁官。書未成。而捐館。此公立朝之大略也。侍御公博雅高華。爲文章鉅手。公兄弟濡染家學。胚胎前光。原本六籍。網羅百氏。

朝章國典。討論精覈。作爲文章。爲世模楷。以視古之燕許楊常。殆有過之無不及也。公在詞垣。言規行矩。及侍講幄。益加嚴翼。時有左道肆行曰朱方旦者。中外士大夫往往爲所煽惑。公本無言責。具疏劾方旦三大罪。言方旦自號二眉山人。陽託修養煉氣之名。陰挾欺世惑民之術。盛姬妾。廣田宅。爲子納官。交結勢要。所刻祕書。更有逆天三大罪。方旦本被參究問。宥死放歸。告其徒云。聖帝賢王。公卿將相。士庶男女。往往以休咎問余。念在趨避。良心自存。皆有修省之心。不識真修門路。夫皇上九五至尊。而方旦敢以臣民下賤之人。一同論列。皇上德可格天。仁能造命。而方旦敢捏稱。念在趨避。有修省之心。不識真修門路。如此妖言。刊書布傳。大逆不道。此誣罔皇上之大罪一也。自堯舜禹湯。以至孔子。皆以一中授受。內則正心修身。外則治國平天下。聖聖相傳。此理不易。今方旦妄謂中道在兩眉之間。山根之上。立論怪僻。違悖聖經。卽伊所造說補。亦不過坐功煉氣之術。而妖黨互相標榜。其徒有云。孔子後二千二百餘年。而有我師眉山夫子。又有云。程朱精理而不精數。覺大儒之用小。有云。古之尼山。今之眉山。皆背叛孔孟。尊奉妖邪。方旦亦全無畏忌。居之不疑。此悖聖道之大罪二也。又身歷各省。煽誘愚民。去冬從湖廣至江浙。乘輿張蓋。僕從如雲。地方大吏迎接跪拜。聚衆輒數千人。勾連入教。雖漢之張角。元之劉福通。亦不過以是術釀亂。竊恐其處心積慮。尙有不可測者。此搖惑民心之大罪三也。伏乞大奮乾斷。將方旦及伊黨按律嚴處。則於萬世之道。統人心幸甚。奉旨。該撫嚴拏究擬具奏。於是方旦伏誅。其黨皆坐罪有差。天下稱快。仁皇帝知公持正。駁駁大用。及拜御史大夫。益自感奮。知無不言。其請申飭駐防疏。略云。各省要地。分該滿

洲官兵駐防。所以衛民而兵強民弱。駐防將領。或恃威放肆。公行請託。或佔奪民業。或重息放債。或強娶民婦。或謊作逃人。株連良善。或收羅奸棍。巧生紮詐。種種爲害。所在時有。如西安。荊州。駐防官兵紀律太寬。旗營馬匹。每於春初放牧。斯時青草未長。勢必驅赴村莊。累民芻秣。及至夏李。河沙水草之鄉。儘可飼畜。然往往驅至成熟之處。百十爲羣。踐食田禾。勒索酒飯。沿鄉徧落。所至騷駭。其他苦累。又可類推。請嚴飭各省駐防將軍。副都統等。力行約束。杜絕種種累民之事。督撫徇隱者。該部作何議處。綠旗提鎮。縱兵害民。以及虛冒兵糧。肥入己囊者。亦不一而足。請飭督撫。立行指參。庶軍政肅而民情和矣。旨下九卿詹事科道會議以上。悉如公請。又請詳核改註人員有疏。糾溺職撫臣有疏。請移調閩海提臣有疏。請激清監員有疏。受事未幾。章奏數上。皆關國是民生。班行會議。言論侃侃。公以文章氣節。結主知。位躋副相。猜忌者始而詆誹。繼而誣陷。會公內艱歸。上又敕諭保全。自是巖居川觀。安枕高臥矣。其領司空也。河議紛紜。賴聖意獨斷。專力於黃淮交會之口。以拒黃不使倒灌。而加築高堰。以捍淮不使旁洩。兩工告成。漕運無阻。公仰承廟謨。殫厥心力。後數年。工部堂上官。以內外河工官冒領錢糧一案。俱褫職留任。同事者以墨敗。公矚然不滓。尋議敘河工。公以督催高堰工程。節省錢糧六十餘萬。奉旨開復。其歸里也。尤以明史爲念。編纂不去手。繕寫列傳。進呈御覽。奉旨著明史館察收。及爲詩經總裁。奏請發內府之書。又訪遠近藏書家。得宋元明諸儒經解百餘種。薦用詞臣及舉貢。通經博古者二十人。乃考鄭孔之古義。究朱呂之精微。輯諸家之論說。書成進御。繼奉省方盛典之命。公復奏請翰詹詞臣博學能文者二十人。分任纂修。

公虛衷商酌。編摩詳慎。漸成卷帙。又以餘暇仍用力於明史。今皇上雍正元年六月。具疏進全史。紀志表傳共三百一十卷。奏言。皇土學貫天人。博極經史。臣見識短淺。文辭蕪陋。自愧難以行遠。伏冀宏開館局。重定信史。臣書或可備參考之萬一。旋奉上諭。特簡重臣。董修全史。而公所進稿本。滿漢監修總裁諸大臣。奏請留館考定成書。卽蒙俞允。是書告竣。公氣血日益衰耗矣。自仁皇帝賓天。隆冬舉哀。三月。叩送梓宮。追感號慕。五月。躬叩孝恭仁皇后喪次。扶策哭臨。病勢增劇。至八月而遂不起。公孝友出於天性。樂善好施。有范文正公之風。汲引後進。賓至如歸。後門寒素。片善寸長。極口獎譽。精研書法。奄有魏晉以來諸家之長。揮毫落紙。人爭藏弄。仁皇帝在熱河山莊。垂念講幄舊臣。惟兩相國及公三人。特作詩書扇。並書對聯以賜。稱之爲老大臣。每有宣召。任使必三大臣並命。一切頒賚。並同閣臣。前後錫予。便蕃載在家乘。茲不備書。所著制義存稿二冊。文稿六十卷。詩稿三十卷。進呈明史稿三百一十卷。公生於順治二年乙酉八月初三日午時。薨於雍正元年癸卯八月十五日申時。享年七十有九。配袁夫人。晉封一品。先公二十年卒。浙江嘉興府知府若遺公女。夫人讀詩書。明大義。能盡婦道。慈愛二子。無異所生。治家井井有法。子二。長圖煒。生母誥封恭人邢氏。戊子科舉人。戶部貴州清吏司郎中。加一級。娶蔣氏。河南提學副使莘田公女。次圖永。生母沈孺人。丁酉科舉人。娶陳氏。翰林院侍讀學士世南公女。女二。長殤。次適廣西全州知州徐唐。袁夫人出孫男五。興吾。庠生。聘張氏。翰林院編脩姚先公女。興世。庠生。聘史氏。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鐵厓公女。興邦。聘蔣氏。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仍管內閣學士事。西谷公女。興仁。興讓。

俱幼。未聘。孫女五。長適國學生高毓秀。次字國學生高岱。未嫁卒。次適歲貢生廖化乾。次字國學生陳墀。次未字。俱圖煒出。公既奉旨諭葬。九月甲辰。靈柩由潞河而南。將卜葬於某原某阡。謹按行狀。敘公行事而系之以銘。銘曰。

海宇一統。景運昌。偉人挺出。膺殊祥。顏訓柳誠。承義方。五雲唱第。聲譽翔。青藜爲杖。玉作堂。發揮典誥。邁宋唐。異端左道。何披猖。縉紳煽惑。士庶狂。鳳池有鳳。鳴朝陽。邪說殄滅。正學光。帝鑒精白。需贊襄。金掌卿。月旋輝煌。雙藤倚戶。森臺綱。八紘拭目。瞻神羊。河堤相度。籌淮黃。舳艫千里。一葦杭。金錢會計。謹制防。橫雲之山。煙水鄉。鷹隼肆力。公退藏。逍遙獨樂。與世忘。釋經潤史。道益彰。老成典型。翼廟廊。山龍藻火。繡舜裳。臺符袞職。聯雁行。生徒問業。盈古香。鼎湖一慟。神悴傷。鶴歸華表。雲蒼茫。九峯鬱鬱。遙相望。高封若斧。題識詳。千秋喬木。慶未央。

明進士中大夫太僕寺卿管廣東鹽屯水利道事實陞一級紫屏何公暨配傅淑人墓誌銘

予撫閩時。振興學校。於省會。創立鼈峯書院。擇八郡之有德誼者。聚其中。講濂洛關閩之學。閩之人及一二好賢有司。咸以何子維嶽名爲子言。且稱其祖父。舊德碩望。學有淵源。子亟招之。適何子負米入粵未歸也。戊子秋。何子既舉於鄉。將上公車。始縵袍謁予。其明年罷歸。從子請業未幾。遽辭去。察其色。若有汲汲不自寧者。及予調撫江蘇。復以書招之。何子至。則又遽欲辭去。詰之曰。維嶽祖若父。謝世久。貧不能襄葬事。雖然。下兆之心。一夕不敢忘也。於是出其大父紫屏公狀。長跪請曰。昔曾子固爲其先人求傳於歐

陽公。謂惟。有道德。而能文章者。方足永其傳。今維嶽不揣。欲邀長者一言。儻力所及。爲當先厝吾祖。將藉爲泉壤光焉。予惟何氏簪纓相望。維嶽祖若父官皆不卑。而一貧至此。其爲清白子孫可知也。因感范忠宣於曼卿故事。捐俸成之。而爲之誌。公諱運亮。字忠寅。紫屏其別號也。先爲吾中州固始人。唐末隨王審知入閩。八大姓。何卽其一。居於泉之晉江。世有好德稱。遠不具載。至學博作庵。公雅以聖賢教家。生屏臺公。仕至廷尉。與其母弟大司空理學名臣鏡山先生並著清節。屏臺公生封中大夫。禔屏公卽公父也。公生而神姿溫肅。氣宇淵深。鏡山公早器重之。嘗願謂禔屏公。吾姪有子。崇禎壬午。登賢書。癸未。成進士。授粵東海康令。甫下車。卽詢民所疾苦。凡弊所當革。利所當興者。悉次第舉行。而廉潔清敏。治尙寬厚。不事煩苛。尋調南海令。南海爲粵東首邑。煩劇百倍海康。公一以治海康者治南海。循聲蔚起。行取授工科給事中。例陞粵東廉憲。督理鹽政。無何。晉問卿。理鹽政如故。鹽法舊有多斤溢引之罰。牙吏得藉是爲奸。公至則逐其老而且猾者。一切舊例及諸不便商者。悉除去之。當是時。軍興旁午。公爲籌畫處置。豫貯穀數萬石以資飛輓。事聞於朝。晉階一級。不數月。太淑人卒於家。公退讀禮於五羊城外。迨國已非。戢影荒郊。與遺世諸先達共結詩社。時或擊筑浩歌。吞聲痛哭。誠嗣君曰。我卽死。當如唐梁震書我碑。騎箕之日。家人具袍笏曰。吾將謁先帝於地下。三十載遺臣。今願畢矣。嗚呼。仕則忠於其君。公之大節如此。方太淑人之訃至。商民遮道留公。公固請終制。疏凡三上。始得俞旨。猶以不及視含殮。終身若抱沈疴。祝天減算。以延禔屏公遐齡。禔屏公旣壽終。哀毀骨立。無異孺慕。嗚呼。處則孝於其親。公之大節又如此。公惟篤友于。

撫視猶子。真切懇摯。異於尋常。公守廉吏家聲。薄田不及頃。而宗族戚黨。挾所願來者。公必勉應之力。或不能。恆抱歉終日。公林居二十餘年。未嘗以辭色少加於鄉黨。或有非禮相加者。處之若忘。卽子弟有不率者。亦必從容稱述先德。引之於道。自王公大人下逮庸夫牧豎。莫不以公爲忠厚長者。每相語。必曰。是誠好德。公旣克敦大節。而其睦於族黨鄰里。又如此。公之教子弟也。不專尙嚴。要於敦倫明理爲主。嘗書養身讀書四字授家君。曰。此而祖以勸我者。今以示汝。汝其省徵。遂愼喜怒。毋過炫聰明。毋少劉思慮。全真守璞。是謂養身。虛其心。靜其氣。定其識。堅其力。窺聖賢之闢奧。會書史之指歸。處有守而出有爲。是謂讀書。見家君領省解勉之曰。第一人科名易。第一人品格難。毋汎汎隨俗步趨也。公天資英敏。目數行下。博覽羣書。而於詩律尤工。所著有某草。予雖未及詳讀公書。然觀其大節不苟。凡居官居家居鄉。溫厚端凝。道氣盎然。必有如朱子所言。實於此學上下得工夫者。而家君有名石渠金馬間。次皆經明才茂。家孫又知卓然向道。不徒爲科舉之習。則公之所以貽謀者遠。而其家學傳授誠非無所本也。公配淑人傅氏。癸酉鄉進士。郡守積庵公諱元禎之女也。年十九歸公。時公方肆力於學。淑人輒紡績相助。率漏下三鼓。乃罷。公筮仕海康。以國事倥偬。淑人奉太淑人歸鄉。太淑人病篤。淑人躬親湯藥。衣不解帶。雖泔滌賤役。不以委任婢妾。視屏公。老年得疾。淑人鬻簪珥爲養。奉起居無敢怠。凡公之所以盡瘁於國而無虧子職者。淑人有以相之也。淑人天性溫厚。撫側室之子無異己生。蓋有樛木蠡斯之化焉。當其逮事太淑人。寸鏹尺帛不入私囊。及太淑人棄世。家政又一歸之家妯。其退讓出於天性。而孝敬誠樸。克勤克儉。閭里談

女範者必舉以爲法。公丈夫子五人。長龍文。己酉解元。戊辰會魁。辛未。選授翰林院庶吉士。傳淑人出。次云云。公生於萬曆乙卯年二月初八日。卒於康熙乙卯年四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一。淑人生於萬曆丙辰年正月初七日。卒於康熙丁卯年十二月十五日。享年七十有二。今維嶽之歸營公穴也。尙其體公平生清白之意。貧無厚葬。是亦濂洛關閩諸君子之所以爲教者也。并豫爲銘以授之。銘曰。人之行己。勿庸匪奇。忠孝大節。所不可虧。繫維我公。丁時之艱。盡瘁於國。厥親在焉。公旣盡孝。亦復盡忠。荆棘銅駝。遺悲無窮。允矣佳城。鬱乎芊芊。公之風流。與時偕綿。爰告我公。公有哲嗣。公應有知。輟然而喜。

皇清敕贈文林郎江南和州含山縣知縣許君墓誌銘

君諱琦。字奇玉。歸德府虞城縣人。世爲中州名族。以儒業著稱。君之曾祖朝選。祖世坤。皆隱居不仕。父騰龍。明季高材生。時以流寇充斥。不復事進取。生四子。君最長。穎悟好讀書。與仲弟珽同。受知於劉學使。叔季亦能文。兄弟自相砥礪。名日益高。而君久患瘡疔。不能束縛。就場屋。專以治家養親爲事。其先文學。喜稱說古今。窮源竟委。人以他議問之。意輒不怡。君窺見旨趨。務順適其志。或遇抑鬱時。則率諸孫環侍。請講論經史。及小學諸書。徐進酒肴。引滿極歡。而能母壽八十餘。病臥床褥。親嘗藥餌。衣不解帶者逾年。蓋終其身抱嬰兒之慕焉。女兄弟六人。于歸之後。存卹備至。凡衣飾之用。瓜果之供。饋問周流無間。嘗語子弟曰。母之愛女至矣。吾體親心。應如是也。仲叔兩弟早世。撫猶子如己出。後皆蔚然成佳士。其於姻黨族屬。助卹甚篤。有中表某。值歲不登。以田求售。君給其值之半。以其券還之。御奴僕有恩意。有王某者。所爲

不法。其家在鄰郡。給之資。善遣之。後入闖寇中。某年。闖寇屠城。有介冑者馳至。懸弓矢於門。賊黨不復入。於時。虞邑被虔劉。而君家獨完。介冑者跪自陳。乃曩日善遣之王某也。其訓諸子曰。有課。月有程。於忠孝大義。提命尤加深切。戊午。長子舉賢書。君不加色喜。且勸以遠大。及爲利津令。歲大饑。君遣人馳告曰。每見有司匿災不報。急催科而利羨餘。是擠人於溝壑而奪其金也。擠一人且不可。况一邑之民乎。利津繪圖請命。發倉賑濟。民免流亡。君生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以子士貞貴。敕贈文林郎。江南和州含山縣知縣。配劉氏。敕封太孺人。子三十。貞。戊午科舉人。歷宰利津。含山。上海三縣。士弘。監生。士捷。增廣生。女一。適楊乾。孫男五。宣。舉人。寅。歲貢生。容。監察御史。憲。監生。□。監生。孫女四。曾孫二。曾孫女四。方余撫吳時。上海以廉幹稱。而不能曲事上官。遂爲制府所摭。余適當被議之會。雖心知其冤。有所格而不能直也。上海願以余爲知己。今歲壬寅。將葬君於某鄉某原。於是狀君之行事。寓書鄭重命其子侍御踵余門請銘。余禮辭不獲。遂次第其梗概而銘之。銘曰。

源之深。流之長。太嶽後。遠條揚。務積善。家餘慶。秉涓則。延龍光。高陽里。鄭公鄉。告悼史。永不忘。築佳城。謹闕藏。昭隧道。垂銘章。

太學生待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衡湘鄒公墓誌銘

丁酉秋。余奉命典京兆試。首拔南卷。得一士焉。曰鄒生登恆。見其氣和而行方。卽以遠大期之。旣成進士。官禁近。益退然不自足。惟時時以本生母老爲念。輒忽忽思歸。辛丑。散館後。忽聞訃。慟哭不欲生。國家成

例於本生父母不得丁憂。願回籍治喪者許給假一年。時生之本生父亦未葬。因件繫其先人之行事。乞余言爲之銘。余惟後世文章之弊。修辭者鮮立誠。而諛墓之文爲甚。爲子者旣稱美。不稱惡。秉筆者因而徇之。獨生述其先人語實而事實。知其人之可傳。迺按狀而銘之。君姓鄒氏。名卿森。字衡湘。系出宋道鄉先生之弟諱澗之後。自武進遷無錫。代以文章登上第。爲世聞人。及明李孝廉叔介公生二子。長曰治。官中翰。君之本生父也。次曰忠倚。順治壬辰廷試第一。官翰撰。君之嗣父也。君少時以循謹孝友稱。翰撰公早歿。事其本生曲盡誠愛。事兄如事父。以隸蓲名軒。自童龀至白首。無間言。其持身也。坐立無跛倚。燕處無戲言。終身不二色。雖窘急。不苟取人一文。視非義若澆。其處衆也。自昆弟親戚。以及朋友鄰里。無所不親愛。終身不談人短。不慕人財勢。不慢貧賤。以故一邑皆以仁厚長者稱之。其愛物也。有生之類皆不忍殺。其訓子也。不專以制舉得失爲欣戚。必勸之爲君子。爲善人。徧授羣從經。皆不用督責。而能使自鏃礪。配施太孺人。爲馬文肅公諱世奇之外孫女。父召徵。前癸未進士。廣西陸川令。俱以忠死。先朝難。孺人幼識大義。與君白首相莊。雖甚貧。無交譎聲。君少席榮盛。迨中年稍衰落矣。而清操愈堅。恆怡怡有自得之色者。由孺人有以成之也。君旣累試不遇。積善之報乃在其子。子四。長士端。次登恆。次一元。次一桂。登恆旋以戊戌成進士。今任翰林院編修。庚子一桂復舉京兆。二子之舉。君不及見矣。君以前明崇禎癸未十月生。以康熙壬辰年六月卒。年七十。孺人之生。長君一歲。其卒也。後君十年。年八十。今將以辛丑年月日合葬於先塋之旁。蓋君之素志也。余嘗謂聖賢之道。不外仁義二字。士無論居鄉立朝。必有一介不取之

節而後可與言義。必有萬物一體之意而後可與言仁。和者近仁。介者近義。夷惠可師。百世者。端在於此。後世儒者。高言性命。反之一身一家一邑之間。其能無愧者鮮矣。如君者。其庶幾不遠於仁義而可爲聖賢之徒者歟。余旣不獲讓。乃爲之銘。辭曰。

余昔撫吳。期俗化醇。有里必式。有善必旌。惟三讓里。代產哲人。君性和介。負義懷仁。如石斯辨。如玉斯溫。醞釀淳蓄。垂裕後昆。鬱鬱山岡。蒼蒼松柏。厥祖所營。厥孫惟宅。盛德發祥。何地非吉。千秋萬世。視此銘石。

考授州佐潛若程君墓誌銘

辛卯之役。余以糾發科場事與制府訟。奉旨解任。卽訊。時制府怙勢作威。日遣調事者刺余左右。籍記姓名。將羅織致重罪。人皆惴恐避匿。獨揚州程生正。家晨夕過從。隻身往來維揚。姑蘇間。凡歲餘。而事始解。釋。繼於乙未冬。被命入京。程生徒步從余。嘗與余黑夜聯三舟渡江。一舟覆。余與生僅而獲免。嗚呼。生可謂強力好義。守道不惑之君子也。生至京師。讀書余寓中者半年。一日。欲歸葬其親。出其父潛若君之行狀而乞銘於余。嗚呼。余忍不銘。按狀。君姓程氏。諱國明。字潛若。世籍於歙。系出東晉太守元譚公後。代有達人。至君之祖爾參。以修德有聞於時。父仲台。治鱣淮南。因家焉。今爲揚州人。生三子。長卽君也。君幼時。授書卽通大義。稍長。益嗜學。文譽蔚然。謂功名可戾契。致而父疾作。委以家政。君遂棄舉子業。專意治生。以例考授州佐。顧君雖爲布衣。其志與衆異。常不自私己。而慨然以濟人利物爲務。遇事。輒鬚髯戟張。不屑屑計較利害。於財物無所顧計。賑施揮千金不吝。以故諸公咸重之。願折節與交。而君亦慷慨發抒。不

以引嫌避也。黃水舊爲淮揚患。秦州串場河勢尤湍急。歲屬商人疏濬。費以距萬計。力不支。將以悞公獲罪。會聖駕南巡。駐蹕茱萸灣。君率衆跪迎道左。具陳所以。上嘉納之。卒大減其役。商困以蘇。而河工亦告成。居無何。揚之商人。有以鹽價病民爲科臣所糾者。廉問及數十家。衆噤不敢出聲。君條具鹽法事宜。愷切陳之。當事悟其冤。爲據實題覆。而商人皆得不坐。事具載兩淮鹽法志中。嗚呼。君之一二事。其見於世者如此。其小者可知也。使假以尺寸之柄。其利澤之及人者。豈有既乎。而卒止於此。可慨也已。君生二子。長正道。次卽正家。俱諸生。孫男五人。皆業儒。生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年六十有八。配黃氏。有賢行。先君二年卒。君故饒於資。以好施故喪其業。而君不以爲悔。晚年益篤好善。教二子俱卓然。有志行。不爲利害傾奪。卽程生之與余如此。可以知君之家教矣。余故不辭而爲之銘。銘曰。

士生斯世。齷齪猥鄙。遇小利害。觀望首鼠。由於挾私。惟利是視。嗟乎冠裳而行賈市。君獨不然。與物爲體。敷陳黼座。大役斯已。烏臺一言。庶獄消弭。流澤孔長。同彼淮水。是宜賢嗣。克踵厥美。佳城鬱鬱。崇山翠嶽。君歸幽宅。勒此銘詞。永固不滅。

墓表

翰林侍讀澹成陸公墓表

澹成先生陸公。余乙丑同年友也。憶甲戌歲。公在館閣。而余官中翰。維時文學侍從之臣。各充纂修官。修

明五經史鑑。公輒預焉。每有撰著。同時皆爲推服。以故受主知。禮遇優渥者亦莫如公。公之卒也。在丙子八月二十六日。距今一十有五載。而余適調官公里。公詰嗣秉鑑。賜書等。謀建石琢辭以示來者。且亟請於余。謂曾附譜末。其所見聞。尤足以信今而傳後。余復何能辭。公諱肯堂。字遂升。一字澹成。世居浙江湖州府歸安縣。公之祖諱廷楫。字彥超。始遷蘇州。今爲吳縣人。彥超公飭行好學。旁及天文地理。靡不精通。生平尤樂施予。鄉人德之。誥贈中大夫。祖妣吳太淑人。生三子。次即公之父。誥贈中大夫。吳邑諸生諱衰。字山補。公性倜儻。多大略。妣誥封沈太淑人。生一子。即公。公自幼穎悟嗜學。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其爲文。肆筆而成。滂沛閎闊。凌厲頓挫。如萬斛泉。不可遏止。甫弱冠。補博士弟子員。丁巳。授歲貢生。辛酉。舉江南鄉試經魁。甲子夏。授穎上學教諭。未之任。中乙丑會試第一人。是科。皇上親自命題。主考錄前列十卷進呈。親拔第一。優獎甚至。及殿試。遂大魁天下。授翰林院修撰。丁卯。主試江西。所得盡知名士。人咸頌其公明。比還。充日講官。起居注。辛未。擢右春坊右中允。壬申。轉左。又擢侍講。癸酉。轉侍讀。蓋自出典文衡。以至陪侍螭頭。入直講幄。皆不循年資超擢。且疊荷天語褒嘉。兩謂閣臣曰。陸肯堂學問甚優。人品亦好。嗚呼。士君子立身行道。豈易得此遭逢於聖世哉。先儒謂。士必有學有德。而後其言行有可觀。則夫養之不裕。縱修飾文辭。枝葉焉已耳。公惟本根深厚。故其在館閣也。凡誥命制敕。傳記詩章。務歸典要。及遇大著作。則前後掌院諸先生無不交相推重。迄今讀擬撰闕里孔廟碑文及試瀛臺諸作。纒纒洋洋。華實並茂。至於動容周旋。鮮不由禮。卓然儀表一時。公真所謂有學有德。立乎言之先者。固宜備膺。

聖眷錫賚頻加。寵光勿替。有如是也。公天性孝友。篤於仁義。父早見背。事其祖能盡色養。撫異母弟愛護深至。幼孤輔之成立。而於女兄弟尤曲盡恩禮。于歸必豐其奩具。或婿貧不能娶者。婦館迎之。宗族戚友。餽遺賙貸。各致其情。而後已。又自以爲分所宜然。非有所爲而爲之。嗚呼。宋史稱王文正志不在溫飽。德望勳業。不愧科名。公實近之。年壽不永。設施未竟。所可見者止此。悲夫。公卒時年甫四十七歲。娶張淑人。封內閣中書麗敷公女。子男三人。秉鑑。賜書。秉鏤。女六人。孫男二。遇安。元善。孫女二。俱秉鑑出。公卒之某年。葬其里之某處。嗚呼。公則已矣。余觀公之令嗣。皆當世所謂賢者。陸氏之興。實自公發其祥。後之人儻以余言爲不欺。其尙有考於此也。夫爰撫其事。以表諸墓。且系諸銘。銘曰。

先生名譽振千秋。馬蹏得意入鼇頭。經天奎壁雲漢浮。文章禮樂砥中流。一代絲綸公獨抽。黼黻盛時猗歟休。前途遽爾阻驂騑。日付厥後心無髮。姑蘇之原林麓幽。靈巖鄧尉護松楸。過者視此式其丘。

純孝王命時先生墓表

士君子有微顯闡幽之義。雖異代殊方。有善必紀。況梓里世交。知其齒德。而忍令湮沒不傳乎。祥符王命時先生。少從父力學。工帖括。父以遠大期之。時際明末。流氛灌注。奉父母出危濤。抵河朔。鳴鏑載途。播遷輾轉。常躬自耐飢。而必陳甘旨。愉色承歡。使親忘其亂離之苦。寇平。父母思故土。先生亟奉言歸。當是時。廬沒田荒。蕩然靡有。乃草荆棲止。家室羸寧。效古人牽車服賈之義。以孝養父母。或勸其重理舊業。取青紫。先生答曰。家貧親老。竭力以供子職。卽此是學。榮親則以俟後之人矣。父年六十七。病劇。先生親調藥。

餌百餘日衣不解帶。母七旬得末疾臥牀不起。性好潔。服用器具。先生親爲浣濯。飲食起居。日夜扶掖。嚴寒溽暑無倦容。及連遭大故。哀毀踰常。皆三年廬墓。不御酒肉。逢忌辰。往往不食者三日。先生原配徐氏。同心仰事。曾籲天代翁。封股雜芼羹以進。城困之際。姑以疾艱於食。乃棄其幼子。專以乳姑。翁瘡瀉濱危。研麥糊以續其命。時有一兒。扳袂以索。竟不與。先生之仲弟溺於水。弟婦朱矢節。遺腹子無乳。亦乳之。如己出。嗟嗟。迹內人之懿範。可以信丈夫之刑于。非先生純孝過人。孰能倡隨一致如此哉。世俗但知先生以子之登第而顯親。孫之接踵而華國。稱封公。贈公。而余獨揭先生之大節。而特書之曰純孝。夫孝。仁之本也。孝而純。合治亂常變。而無間者也。其斯以爲天爵乎。後之子孫。雖位望聲華。不可限量。其尙以先生之孝行。內外交勉。奕世繩繩。淑人心而厚風俗。斯爲大矣。先生生於萬歷四十一年八月三十日午時。卒於康熙四十年正月初九日酉時。享年八十有九。其先世居洪洞。有宦金陵而籍於歙者。傳數世。諱演。偕同懷姪官豫藩。長理來汴。是爲初遷之鼻祖。先生爲樂善好施。諱希烈之長孫。爲篤行設教。諱世輔之長男。生四子。珽。璽。瑾。球。孫九。符震。符霖。符霈。符霽。符霽。曾孫四。蔚。著。葵。蓋。元孫一。考輅。余與先生之子珽。同登乙丑進士。珽之子孝廉中翰。符震相見。閩南。余敬附茲篇。俾鐫諸石。以彰純孝於勿諼也。

正誼堂續集卷之八

雜著

祭孝感熊中堂文

嗚呼惟公爲天篤生。表溫良之粹質。萃川嶽之精英。道尊德備而不自以爲足。位高望重而不自以爲榮。擅經邦贊化之能而不矜其績。膺桃李公門之譽而不有其名。極風雲際會之鴻庥。存者神而豈曰小補。闡身心性命之奧蘊。紹絕業而展也大成。學有統宗。支派之羣分縷析。道閑先聖。中流之一柱獨擎。是殆希往哲。駕前賢。合立言立功而歸諸立德。又將啓後人。垂奕葉。開寰宇之聳曠。而躋正學於昌明。嗚呼我公。真瀟湘雲夢之特鍾。挺出。豈惟余小子之幸。而實四海九州之所是式。而是程。某壯年趨拜。私幸受知。得出源派。輒自念掘地之難及泉。尤竊恐成功虧於一簣。惟是高山之仰止。景行。恍若大海之汪洋澎湃。謂當天假期頤。俾得躬親至教。脫孟門太行而指其迷津。誰謂與化爲徒。消息盈虛。付之一虧。嗚呼哀哉。公位極人臣。心實恬退。榮辱得喪。無所繫於中。道貌光輝。直睥然而盎背。然而遭逢之盛。致澤之猷。則固調劑太和而文章藻績。當其官司司徒。侍講幄。進秩冢宰。入直綸扉。異數有加。隆恩疊沛。公則酌禮樂之明備。步丹墀以獨對。秉人物之權衡。增聲價者十倍。誠知吾道之足以有爲。而何患乎斯文之用晦。某後進

鄙儒愚鈍闕迂。念有美之一人。質夏琬而商瑚。珍之爲國寶。而奉之爲楷模。痛音容之不可再。哲人梁木之感。惟有太息而噫吁。聊抒忱悃。薄進生芻。哀哉尙饗。

祭司農華亭夫子文

嗚呼。屹名教之底柱。樹文章之典型。身雖騎乎箕尾。名已昭乎日星。備榮哀於典禮。繪勳業於丹青。痛招魂之升屋。增淚背之雙焚。惟我夫子。道積淵源。學臻壺奧。體協圭璋。言成典要。韓魏公高映科名。張燕公早同制誥。西臺之堂構方隆。東觀之風徽彌耀。時則金華勸講。石室紬書。憤異端之惑衆。秉正氣以驅除。讀彈文而屹若。致左道之廓如。動九重之深鑒。竦觀聽於羣儒。四十年來。士歸滄則。矯誣不興。訛言屏息。遵仁義之坦途。絕隱怪之奇迹。衛道黜邪。伊誰之力。於是仰參宸職。式啓青箱。南司肅穆。北斗光芒。洞河渠於掌握。籌國計之精詳。開濟之模既遠。秉鈞之望逾彰。追惟矩矱。尤在文章。李漢之序昌黎也。以爲日光玉潔。韓休之序許公也。以爲雲夢秋陽。乃有懷於編輯。竟莫効於揄揚。伊丙魏之麟閣。實郊祁之雁行。七葉傳乎名德。一門萃夫琳琅。謂純嘏之未艾。占積慶之方長。何三秋之問訊。纏二豎於膏肓。乍舉扶而易箠。騰遠近之悲傷。嗚呼。家垂琬琰。國有旂常。念全歸其何憾。痛模楷之難忘。某函丈追隨。歲逾三紀。譬歎時聞。話言在耳。誼重恩深。滄溟莫比。霜冷風淒。條達杖履。胡不百年。生平已矣。薄酒盈觴。野蔬在几。薦此哀誠。雲旗鑿只。嗚呼哀哉。尙饗。

題金華張申伯所藏魏公宣公誥敕手卷

有宋名臣如王范呂蘇。並以官世其家。或父子後先顯於一代。大概文章氣節卓卓著聲。而理學相傳。兩世濟美。則鮮有如魏公。宣公者。二公之德業聞望。顯著曩時。不特誠意正心之學。親賢遠佞之疏。往往徵諸建言。而且至孝通乎神明。忠貞貫乎日月。勳隆王室。澤徧民生。無不班班可考。而公之家孫澂濱。流寓浙婺。余讀先儒所撰行狀。墓表。壙志。皆闕焉不詳。外此亦更無可考見。顧自麗澤建祠以來。有朱晦庵。呂東萊。及南軒三先生俎豆於此。至今講學諸生。猶以時羣集其中。莫之或覲。寧渺無依據。而相沿至是。歟。甲午冬。後裔申伯出涇熙。紹興閒所賜誥敕二道。裝潢成軸。介門下士何生。請爲文以標其端。爲之淨拭。繙玩。蠶篆封題。宛然典冊。乃信婺固有兩公之苗裔。且知先澤之未湮也。余惟古之人一氈一笏。一草一樹。凡有可傳。皆有可守。況以當時誥敕。兩公之名爵著於斯。卽公之靈爽憑於斯。向使似續無人。蔑蔑薄楮。幾何不與劫火荒煙同其漸滅耶。今申伯於數百年後。世守而藏之。誠可謂箕裘之勿替。梧棬之毋忘者矣。然吾之所厚望於申伯者。不寧惟是。嘗憶兩公昔日所以訓諸子暨門人曰。學以禮爲本。禮以敬爲先。又曰。學者當清明其心。默存聖賢氣象。久久自有見處。申伯服膺勿失。孳孳自勉。則所以上繼前人者。又寧僅守此誥敕以爲淵源之有自哉。是余之所爲加勗也夫。

書劉喬南題周寒溪卷後

喬南劉先生忠義自矢。剛正不阿。卓然有古大臣風。見人之善。則愛之慕之。忻歡而稱道之。不啻若己出。見人之不善。則憎之惡之。咨嗟而歎惜之。若恐或浼焉。蓋素性然也。宜其與寒溪周先生有鍼芥之合矣。

周先生爲國掄才。一秉至公。徹棘後。多士景仰。感佩。作詩文以誦揚之。盈筭滿篋。炳炳烺烺。而劉先生又爲之紀其事。誠有數十年不經見者。嗚呼。使當日稍有不公。則士子方且怨詈之。唾罵之。旁觀者亦爲慷慨不平。深惡而痛絕之矣。又安能致人愛慕不忘。若此乎。是周先生取士之公。與劉先生好賢之誠。皆足以風當時。而傳後世也。余因書此以示後之君子。俾有所取法云。

紫陽書院落成告朱夫子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謹以釋奠之禮。致告於紫陽朱夫子之神曰。大道昭垂。得先聖以開其統。斯文未喪。賴後賢以廣其傳。慨自孔孟云亡。墜緒僅存一綫。幸值周程繼起。表章聿著千秋。然而異學爭鳴。不免離經而畔道。芳規漸遠。尤資反正以閑邪。惟吾夫子。系出紫陽。靈鍾劍浦。天資粹美。光風霽月之懷。學業深醇。琢玉追金之器。臨軒講學。集諸儒之大成。閉戶著書。闡千聖之奧蹟。然燈精舍。攜笈煙邨。溯洙泗而接其淵源。考關洛而承其宗旨。濂溪太極。已晰微言。橫渠西銘。獨參精義。會英才於鹿洞。教育弘開。祛俗學於鵝湖。講求益勵。若乃立朝建白。以正心誠意爲啓沃之歸。暨乎出仕敷施。以返樸還淳爲宣揚之化。迨信從者日益衆。而牴牾者日以紛。於是退跡武夷。藏修九曲。啓發六經之精意。羽翼四子之真傳。不干譽以徇人。惟知衛道。非好辯而執己。實切傳心。務窮理爲入道之門。惟主敬爲修身之本。發明正學。如日月之麗中天。辨析羣言。若江河之行大地。繼往聖而開來學。千百載推名世真人。本至理以斥異端。古今來稱醇儒種子。功斯偉矣。德莫隆焉。今天子重道崇儒。已升位於十哲之列。復頒集於各學之中。令諸生誦習。

惟勤。俾萬世咸遵實學。道既高而且美。教已徧而彌長。真可爲吾道干城。洵足稱人倫師表。某忝從後學。仰切先型。湖厥流風。到處崇祠。巍煥。亶思善教。要歸明德馨香。捐俸鳩工。聿新廟貌。選材置主。永奠明禋。將見三吳士子。來肄業者。皆恂恂執玉之容。四海儒生。願追隨者。懷抑抑循牆之誠。庶乎道明德立。操修罔閒。晨昏致知力行。踐履無虛歲月。自是居仁由義。於以見斯道之大行。從茲希聖希賢。方不失吾儒之正脈。幸成規之尙在。瞻遺範之猶存。虔卜良時。正雲麗風和之候。用諏吉日。展迎牲告廟之誠。爰鞠臚而陳詞。冀神靈之來格。謹告。

書表忠錄後

子生平讀書至忠義死節之臣。如張睢陽。顏常山輩。未嘗不斂衽變色。咨嗟涕洟。歎其死最烈。爲人所難及。迨撫吳日。嘗道經毗陵。其士大夫往往爲予稱說劉忠毅公死賊事。予竊竄焉。思一表彰之。未逮。方明之季。流寇肆毒。公以御史按楚。周流各郡。非若守土之臣宜死封疆者比。而崎嶇行間。身自搏戰。護持二藩。不避艱險。及勢孤力竭。爲賊所得。誘之以甘言。臨之以白刃。而公卒不少動。雖受慘禍。視死如歸。觀其絕命諸詩。直可與日月爭光也。嗟夫。國家養士數十百年。授以高爵顯位。平居慷慨。自謂大節不奪。能死國事。一至變起倉卒。死生呼吸之際。不能引決而覲顏。偷活者何限。公一七品官耳。忠義天植。以身殉國。上與睢陽常山。後先比烈。豈不偉哉。歲庚子。余筦倉儲。閒至京師。見所謂表忠錄者。載公死事甚詳。與予向聞於吳中者無異。予雖去吳日久。而公之忠節。未一闡揚。則無以愜人心。奮士氣。予曩時之所未逮。卽

予今日之所大懼也。爰具書於錄後如此。他日尙當訪公之子姓。俾附諸家乘云。

東嶽廟祈晴祝文

甘霖時降。乃成潤物之功。恆雨滋愆。不無傷禾之患。蓋適中斯爲美。而過度則苦多。嚮者仲夏連陰。二麥僅能半稔。今也兼旬霖雨。秋禾竊恐無收。夫食者民之天也。而穀者食之本也。嘉禾徧野。疊被大雨之滂沱。新霽宜人。旋見同雲之變黓。乃萋萋者不已。則芸芸者何堪。相彼高原。溼足傷根。安望方苞堅好。況在下隰。潦將濡首。奚由黃茂馨香。下民未免怨咨。某益切修省。意者職業之不修與。簠簋之不飭與。抑民利有未興。民害有未除。民冤有未雪與。夫過在於官。當叢咎於厥躬。而不必以歲稔示罰。卽是闕乎民。亦降殃於所掌。而何忍以暑雨爲災。用竭微誠。仰祈弘庇。惟神迅賜嘘吸之力。仰成覆育之仁。開麗象之光明。掃陰氛之沈滯。裨苗之穉者以長。而華之秀者以成。俟需潤之時。再沛甘澤。某之願也。農家之祥也。敢俯伏以請。謹告。

圓妙觀祈雨文

三吳之地。雖襟江帶湖以爲田。而原隰高下之間。形勢異宜。非江湖所能敷澤。雨暘之節。一失其常。子遺黎民。奚以堪此。顧入夏以來。陰伏陽驕。雲欲合而復離。雨欲下而旋止。甘霖未沛。插蒔維艱。安能望其有秋。人心倉皇。惴惴焉將不免溝壑。是懼某竊念。今之爲吏者。不無政弛事頽。致干陰陽之沴及。嗟彼邦邑之人。蚩蚩何罪。茹茲荼苦。是用齋祓。省躬責己。引慝瀝懇。控告於我明神。惟神聰明正直。佐佑陰陽。綏福

一方廟食百世。尙其誕布甘澍。易凶爲豐。此邦下民。實嘉賴之。夫明有長吏。幽有明神。皆將爲朝廷宣德。而使膏澤之下究也。長吏弗若厥職。繫惟神明是賴。其顧謚帝之休命。覃敷雷雨。毋緩須臾。以保障此邦。卽以永血食於此邦。歲時潔醴豐牲。以將承事。罔有攸斲。而涼德之長吏。或者用啓厥衷。益圖改悔。其爲祗受神賜。何如矣。激切上告。

羅氏宗祠碑文

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士無世官。則建祠而不立廟。所以妥先靈。序昭穆。敦禮讓。厚風俗也。聖天子久道化成。山陬海澨。罔不率俾。矧閩爲理學奧區。而汀州據上流。接壤甌粵。秀者橫經。樸者負耒。最爲近古。其源本皆自立愛立敬始。憶余撫閩時。奉聖諭十六章。頒布各屬。實心講解奉行。又建鼇峰書院。闡明濂洛關閩宗旨。民風士習。頗知崇尚古道。有汀之長邑羅生紘者。予武闈主試所得士也。詢其家世。自宋南渡時。遷居汀。聚族數百年。半耕半讀。少陵競忿爭之事。亦著姓也。辛丑。羅生來京。請曰。某在邑同族衆某某等。建一宗祠。五載始成。願夫子爲文勒於石。余思水源木本之思。葛藟庇根之意。乃昔賢所以風勵後人。使人無忘本支。則夫講求合食睦族之禮。雖子孫繁衍之後。而自高曾。以至雲礽。秩然不失其序次者。皆賴宗譜爲之永垂於不墜也。予旣嘉羅生此舉。用弁數言。羅生持歸。以示其族人及其鄉黨。使人皆知敬其祖先。而聯屬其宗派。皆勉爲孝弟。而恥爲澆薄。則余之志也夫。

題道統錄

今夫人之所以爲人、參天地而號三才者、道而已矣。道也者、如江河之行地、日月之經天、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也。其大目爲三綱五常、而其要則曰一中而已。三皇由之而皇、五帝由之而帝、三王由之而王、皋夔稷契、伊傅周召、由之而相、孔子由之而師、胥是道也。韓昌黎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王，周公、文王、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殆謂是也。迨宋而後，大儒輩出，周程張朱，諸君子繼起而修明之，而斯道之統遂大白於天下。獨是三代而上，上而爲君爲相，故其道以位而行；三代而下，下而爲師爲儒，故其道以言而傳。要之言傳，道亦傳也。傳於上而統在上，堯舜禹湯、文王、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事業炳然，傳於下而統在下，孔孟、周程張朱，源流秩然，則不得謂行道爲統而傳道非統也。宋儒旣歿，斯道賴以不墜者，元有許魯齋，明有薛、胡、火盡而薪傳，則雖謂周程張朱至今存可也。周程張朱猶存，則雖謂堯舜禹湯、文王、皋夔稷契、伊傅周召、孔子孟軻，皆在可也。天不變，道亦不變，統豈有中絕之理，有中絕之時哉！此道統錄之不可不作，而某之所爲敬書其後也。

原跋

吾師敬庵張先生以明道覺世爲己任。直接紫陽朱子之傳。學者當探其大本大原之所在。而不必沾沾。尋求於文詞章句之間。此非霖一人之私見也。然文以載道。道非文不傳。舍是以求先生則又不可。往矣。追隨硯席。仰觀先生著述之富。不禁望洋而歎。冀得沈潛玩索。盡質所疑。以自淑其身心。而奔走四方。未能卒業。哲人云萎。嗟何及矣。歲戊午。游淮上。盤桓於次君道署者累月。因得請先生文集而敬觀焉。集。浩博備文家諸體。經前輩李雨蒼選定授梓。止存什之二三。蓋取其雄偉峭拔。詞華茂美。有類唐宋大家者。而布帛菽粟。不事修飾之文。所存蓋少。霖維先生著述。如日月在天。江河行地。順其自然。無不極化下之妙。豈如世之執筆學爲文者。新奇詭麗以爲工。摛華揆藻以爲美哉。不自揣量。謹擇前集中之所不盡。凡奏疏。序論。書記。尺牘。雜著。共若干篇。編爲後集。極知管窺蠡測。不足見先生全體。而因文以求道。或可爲自淑身心之一助。霖固以自勉。亦藉是以質諸同志。相期共勉焉。受業門人張朱霖謹識。

